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二十一回 峡谷交兵擒叛将 囚车审贼问妖狐

旗牌官道：“张都尉反了！”耿照双眼火红，叫道：“是张定国？”旗牌官道：“不错，他冒称奏事，刺死元帅，纵火焚衙，现在已带领叛兵出城去了。”原来这张定国乃是耿京心腹将领之一，身居步兵都尉要职，他入衙奏事，耿京自是未加防备，不料就遭了毒手。这张定国也就是蓬莱魔女那晚来见耿京之时，曾用快刀伸量过蓬莱魔女的那个军官。

蓬莱魔女顿足叹道：“咱们又中了那妖狐调虎离山之计！”不必蓬莱魔女解释，耿照心中已经雪亮，连清波今日约他相会之事，若不是连清波与张定国早有勾结，预先说给他知道，张定国怎敢发难？张定国就是趁着耿照、蓬莱魔女与珊瑚等人离开了府衙，这才敢大胆行凶的。

耿照道：“辛将军呢？”旗牌官道：“辛将军出城追反贼去了。”

耿照道：“走哪道门？”旗牌官道：“走的西门。”耿照无暇多问，立即要了四匹坐骑，说道：“先擒拿反贼，再料理妖狐！”跨上坐骑，立即驰出西门，直追下去。

天色渐渐入黑，他们快马疾驰，终于到了一座山边，只见前面火把蜿蜒，大军正靠着山边列阵，原来辛弃疾也已经追上了张定国。张定国据险扼守，两军隔着山谷对峙，眼看就是一场大大的厮杀！

耿照这几骑与大军会合，军士都认得他是元帅的侄儿，让开了路，耿照走到最前一列，只见辛弃疾正在马上扬鞭，指着那边叛军的阵地大喝道：“反贼张定国出来！”

叛军据着山头，黑压压的一大片，人数竟似比辛弃疾的队伍还多。忽听得号角齐鸣，叛军打出一面大旗，旗上斗大的一个“张”字，张定国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走出军前，也在马上扬鞭，指着辛弃疾喝道：“你我多年袍泽，何苦萁豆相燃？不如彼此合兵，共图大事！”

辛弃疾大怒骂道：“你跟了元帅多年，元帅待你不薄，为何将无帅杀了？如今还与我论袍泽之情么？”他越说越是激昂，蓦地提足了气，大声叫道：“那边兄弟听着，张定国弑主帅，叛国投敌，你们都是有血性的好男儿，怎可以跟随反贼？你们想是一时糊涂，受了张定国的煽惑，如今悔过，也还未迟。快来吧，咱们仍是手足！”

耿照加了一句：“罪在张定国一人，倘有谁杀了张定国，重重有赏，就让他替张定国做步兵都尉！”

张定国是军中第一员勇将，他的部下都知道他的厉害，谁敢杀他？可是辛弃疾义正辞严，确实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有一队叛军，忽地哗变，果然纵马奔了过来。

张定国把手一挥，前排的弓箭手绷紧了弓弦，张定国喝道：“毙了他们的坐骑！”一声令下，箭如雨落，那队叛军个个都跌下马来，变了滚地葫芦。原来张定国训练的这三百名神箭手，人人都有百步穿杨之能，一排箭射出去，箭无虚发，但却只是射毙马匹，没有伤及马上的人。张定国大喝道：“快回来，可免处罚，若敢抗令，这一次就要射人了！”那队叛军见神箭手如此厉害，只得垂头丧气地重行归队。

张定国哈哈笑道：“幼安，你捏造谣言，意图摇动我的军心，这未免太卑劣了吧？”辛弃疾大怒道：“你杀了主帅，叛国求荣，铁证如山，人所共睹，还能够抵赖么？”张定国也蓦地提足了气大声叫道：“那边兄弟听着，

不错，我是杀了元帅，但你们可知道我为何杀他吗？这都是为了你们的缘故！”辛弃疾这边的士兵纷纷骂道：“胡说八道！”“放屁，放屁！”但也有许多人觉得出奇，挤上来要听他说些什么。

张定国内功虽未到达上乘境界，功力亦颇不弱，提足中气将声音远远地送出去，在无数人的喝骂声中，他的说话仍是字字清楚，只听得他接着说道：“咱们为什么要跟随元帅，一来是为了咱们不愿忍受鞑子的气，元帅可以率领咱们抗击鞑子；二来咱们也是图个‘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大称分金，小称分银’，快快活活地过一个下半世，对也不对？”耿京所纠集的义军固然有许多是爱国的志士，但也有许多本来就是各处的草寇，随意抢掠，快活惯了的。张定国这番话说中他们的痒处，心想：“他说的倒也不错呀！”骂声就渐渐地减弱了。

张定国得意洋洋地接下去说道：“元帅率领咱们举义，这事做得很对，可是他也要率领咱们投奔赵宋官家，这事你们想必也早已风闻了。他是准备明天就颁发军令，要咱们渡过长江，听候赵宋官家的收编的。这件事依我张某之见，那就是做得大大错了！咱们现在可以免了受鞑子的气，却又为何要自钻圈套，受那赵宋官家的气？做一个不受拘束的绿林好汉，大碗酒、大碗肉、大称分金、小称分银，不好得多么？我就是因为屡次劝告，元帅不肯依从，为了兄弟的缘故，这才迫不得已将他杀了的！”

辛弃疾大喝道：“胡说，胡说，朝廷纵有不是，但现在是什么时候，咱们岂能不同赴国难，共抗金兵？你投降敌人，这就罪该万死！”辛弃疾是主张率兵投奔南宋共赴国难的，但这些大道理一时却难以对士兵解释得清清楚楚，倒是他指摘张定国投敌叛国这几句话，简单有力，可以说动人心。但他话声未了，张定国也已在大声喝道：“胡说，胡说！”

张定国提高嗓子将辛弃疾的声音压了下去，“胡说，胡说，有什么证据说我叛国投敌？不归顺赵宋官家就不能杀敌了吗？哼，赵宋官家还正在向金人求和呢，他们又何尝是真正抗敌？岳飞那么一个忠肝义胆的大忠臣，不也是被奸臣害了？弟兄们跟我走吧，我带你们打鞑子，而且又可以不受拘束！”

耿京部下本来良莠不齐，但爱国之心却是人人有的，一听张定国仍是主张要打鞑子，对他杀主帅之事，就宽恕了几分。尤其那些原是草寇出身的，自从接受了耿京的指挥之后，对军纪的束缚，平素已经很不习惯，隐隐不满，听了此话，都不禁暗自想道：“张定国说的可真不错呀，跟了他可以不受拘束，一样是打鞑子，何乐不为？”竟然有一小队士兵就跑了过去。这还是因为耿京生前以忠义服人，辛弃疾在军中也甚有威望，有些人心里虽然动摇，但总觉得这样过去对不起死去的元帅，对不起辛弃疾，这才欲走还留，要不然跑过去的只怕更多。

辛弃疾的亲军都动了怒，张弓搭箭，也要射那些叛变的士兵，辛弃疾暗暗叹了口气，摆了摆手，止住那些弓箭手，心里想道：“这都怪我平日未能好好教导士兵，以致他们受了张定国的煽惑。”

辛弃疾明知张定国包藏祸心，说的一片假话，但苦于没有证据，张定国又能说会道，却是无奈他何。本来辛弃疾文武全才，要辩论也绝不至于输给张定国，但在战场上又岂能容你从容辩论，士兵对大道理也没有耐心去听。而张定国却摸透了草寇出身的士兵心理，三言两语就打动了他们。就在辛弃疾踌躇之际，又有一小队士兵跑到张定国那边去了。辛弃疾大为着急，看眼前的形势，除非是能够立即拿出张定国叛国投降的证据，否则只怕过去的人

越来越多，军心也会瓦解。

就在此时，忽听得张定国那边，蓦地有个人暴雷似的一声大喝，斥道："妖贼花言巧语！"举起了大斫刀一刀就向张定国劈下，辛弃疾认得此人是骑兵统制秦浩。这人乃是辛弃疾的好友，辛弃疾对他的依附张定国本来大惑不解，这时方始恍然大悟，原来秦浩正是要伺机揭破张定国的奸谋，并将他杀掉的。

秦浩突如其来，在张定国背后举刀劈下，眼看那一刀就要将张定国劈个身首异处，辛弃疾也正在欢呼，那料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　"的一声，张定国身旁的另一个军官忽地一举手就把秦浩的大斫刀，夺了过来，掷落山谷，说时迟，那时快，秦浩还来不及和他扭打，已给他一把抓住，高高地举了起来，一个旋风急舞，摔到了对面的石岩上，只听得一声厉叫，秦浩已是变成了一团肉饼！

辛弃疾又惊又怒，又觉得奇怪，要知秦浩也是一员勇将，武艺高强，在耿京军中，仅次于张定国而在其他将领之上，但现在不过一个照面，就给那个军官杀了，连还手也来不及，这当然大大出乎众人意料之外。辛弃疾暗自想道："看来此人武功，还远在张定国之上，军中有这么一个人，怎的我以前从不知道？"他和张定国双方各占一个山头，中间隔着一条山谷，虽有火把照明，看得毕竟不很清楚，那军官摔死了秦浩，已退入人丛之中，一声也没作响。辛弃疾凝神看他的背影，似乎在他所认识的同僚中并没有这么一个人。

张定国哈哈大笑，扬起马鞭，指着辛弃疾道："你在我身边埋伏了奸细，就以为可以暗算我吗？哼，那不过是白送一条性命罢了！哼，谁敢意图加害我的，秦浩就是你的榜样！"

辛弃疾心伤好友惨死，气得怒发冲冠，抡起一杆长枪，骑着无鞍烈马，就冲出去，大怒喝道："奸贼下来与我决一死战！"张定国笑道："你不是我的对手，我也不想伤你性命，你还是过来与我合伙吧。"辛弃疾舞动长枪，已冲过了山谷的中央，将张定国的几个前哨士兵挑开。张定国笑道："幼安，你不听良言，我只好对你不客气了，放箭射他！"一声令下，千箭齐发。辛弃疾的卫兵大队冲来，保护主帅。但张定国占了地利，居高临下，他的那一营神箭手，又个个有百步穿杨之能，箭无虚发，辛弃疾这队卫兵还未冲到山边，已是伤亡过半。

辛弃疾舞动长枪，水泼不进，倒没有受着箭伤，可是他护人难护马，坐骑却给射翻了。张定国喝道："幼安，你悔已迟矣！"亲自掷出一支梭标，他腕力沉雄，梭标掷出，呼呼风响，眼看就要把辛弃疾钉在地上。

蓦地银光一闪，只听得"　"的一声，原来是耿照及时赶到，一剑将那支梭标打落。耿照换了匹马，将辛弃疾扶上马背，说道："幼安，不必和这奸贼硬拼。柳女侠自有办法对付他。"辛弃疾见卫兵伤亡过半，情知自己不退，他的卫兵也绝不肯退，只有累他们更受伤亡，只好按下怒气，下令退回原来阵地。

耿照与辛弃疾并辔同行，低声说道："幼安，你可听得秦浩的那句话么？他骂张定国花言巧语，看来已是知道他与金虏勾结的内情。"辛弃疾叹口气道："可惜他来不及揭露那恶贼的奸谋，已是以身殉国了。"耿照道："柳女侠已决意去查个水落石出，吾兄不必担忧。"辛弃疾听了一喜，但仍是不敢放心，说道："柳女侠虽然武功卓绝，但对方千军万马，她却怎近得张定

国身边？要冲过这条峡谷就很困难，莫要累她也送了性命！”

耿照沉吟道：“柳女侠这么说，想来一定是有她的办法。”话犹未了，忽听得对面山头喊声如雷，那是惊惶失措、诧异之极的一片喊声。辛、耿二人抬头看时，只见一团黑影，流星殒石一般，正自从对面山峰坠下，又严如一头大鸟，突然张翅扑了下来！

原来这正是蓬莱魔女凭藉她的绝顶轻功，绕过一座山头，到了张定国那边山上，从一处峭壁上突然跃下，这么一来，就可以避免通过峡谷，正面冲锋，但却也是险到了极点！

张定国等人正在那峭壁之下，那层峭壁拔地而起，不下二三十丈，从顶至底，毫无借力攀援之处，莫说下面尖石如笋，又有敌人狙击，即算只是一片平坦的草地，从这样高处跳下来，只怕也要摔成肉饼。张定国做梦也想不到，蓬莱魔女竟有这么大胆，居然敢从这个猿猴也难攀援的峭壁上跳下来！

张定国那一营神箭手久经阵仗，虽惊不乱，在周围军士一片惊叫声中，那一营神箭手的三百枝弓箭是一齐射出。好个蓬莱魔女，在半空中施展绝技，左足在右足脚背上一踏，突然斜掠出去，避开了乱箭的攒射，十枝箭倒有九枝落在她的后面。但三百枝箭毕竟未能尽数避开，仍然有二三十枝射到她的身边，但也给她展开拂尘全部打落了！

神箭手的第二轮弓箭还未射出，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蓬莱魔女头下脚上一个筋斗将身形翻转过来，霎眼间已抓着了张定国那支二丈多高的帅旗旗杆，避免了从高处落下的反震之力。

那营神箭手发一声喊，第二轮弓箭射出，但业已错过时机，迟了片刻，就在此时，只听得“咔嚓”一声，蓬莱魔女已腾出手来，拔出宝剑，将旗杆当中斫断，脚踏实地，就将那面大旗挥舞起来，经过她内功的运用，这面大旗，就似一面硕大无朋的盾牌，乱箭一碰到大旗，纷纷四下荡开，倒把张定国的随从亲军，伤了不少。

蓬莱魔女旋风似的扑到了张定国身边，大旗一卷，把他的卫士卷翻了十几个，忽地一条长鞭卷地扫来，蓬莱魔女将大旗一抛，腾身跳起，长鞭从她脚底扫过，她已到了那个军官身边，冷冷地“哼”了一声：“原来是你！”

这军官正是摔死秦浩的那个人，他这时已认出是蓬莱魔女，这一惊非同小可，但明知不敌，也要死里求生，他的长鞭急切之间，撤不回来，立即一个“魁星踢斗”，双足连环踢出，左掌又横掌如刀，一招“玄鸟划砂”，疾切下去，这双足一掌，具见功力，的确是上乘功夫。但碰上了蓬莱魔女，却比他更要高强，只是一飘一闪，他的连环飞腿已是扑空，蓬莱魔女一声喝道：“还想逃么？”只一抓就抓着了他的虎口，他那招“玄鸟划砂”还只使到一半！

就在此时，张定国的快刀正自劈来，他料不到那军官只是一个照面便已落在蓬莱魔女掌握之中，这一刀劈来，势捷力沉，收不住手，眼看就要斫在那军官身上。

蓬莱魔女好不容易才擒得一个活口，哪肯让这军官被他斫死，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蓦地将那军官一抛，拂尘一展， 的一声，将张定国的长刀卷出手中，倒转拂尘，尘杆一点，已是点中了张定国的麻穴。

这几招快如电光石火，蓬莱魔女抓着了张定国，被她抛起的那个军官还未落地上，蓬莱魔女抢上两步，恰好将那军官接住，周围虽有张定国的十来个卫士，都已吓得慌了，哪敢阻拦？

那一营神箭手散成扇形围着了蓬莱魔女，正自张弓搭箭，第三轮弓箭还未射出，蓬莱魔女已把张定国举了起来，冷笑说道：“你叫他们射吧！”张定国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叫道：“快快放下弓箭，退出十步！”

蓬莱魔女一手抓着一个，飞身一跃，足尖在一处凸出的石笋一点，再一跃已飞上了一座三丈多高的石台之上，她一手提着一人，少说也有二百来斤，居然还能施展这等精妙绝伦的“登云纵”轻功，把张定国的部下看得目瞪口呆！张定国虽有几个心腹武士，但莫说他们投鼠忌器，即算他们毫无顾忌，要想救人，也是没有这样的本领了！

蓬莱魔女先把张定国放下，张定国叫道：“柳女侠，有话好说。”蓬莱魔女冷笑道：“等下自然要与你好好说的，现在还未轮到你呢。”她把张定国放在石台上，一足踏着他的胸口，教他丝毫也不能动弹。腾出手来，搜那军官，搜出了一面金光灿烂的腰牌，于是一手拿那金牌，一手提那军官，高高举起，朗声说道：“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在金国内廷可以通行无阻的金牌！这人是谁？这人是金国狗皇帝的御前侍卫北宫黝！”她内功深厚，将声音远远送出，两面山头的士兵都听得清清楚楚！

此言一出，全军沸腾，有的喝骂，有的议论，有的惊诧，有的还在表示怀疑。但一班比较高级的军官，都知道金国的御前侍卫，人人有这样的一面金牌，而且北宫黝是大名鼎鼎的“四霸天”之一，他们虽然没有见过，也曾听过他的名字。

蓬莱魔女把北宫黝高高举起，让兵士们都看清楚了，这才说道：“你们有谁以前可曾见过他么？他是不是你们的长官？”士兵们都不认得北宫黝，心里俱是想道：“奇怪，这人的确不是咱们的长官，他是怎么来的？他冒充军官，混到这儿，即使不是金国狗皇帝的御前侍卫，那也一定是敌人的奸细了！”这么一想，兵士们都停止喧哗，对蓬莱魔女的说话信了几分。

蓬莱魔女解开了北宫黝的穴道，将他推到石台前面，抓着他的背心，喝道：“北宫黝，你来这里做什么？快说！”北宫黝身为“四霸天”之一，自忖必死，不想辱没了身份，硬起头皮充作好汉，傲然说道：“我落在你这魔女手中，早已不打算活着回去了，要杀要剐，随你欢喜，三刀六洞，俺绝不皱眉，大丈夫宁折不弯，你想套出我的话来，那是休想！”说罢，胸脯一挺，倒颇有点视死如归的气概。

蓬莱魔女冷笑道：“你当真绝不皱眉？好，我倒要试试你是怎么样一条好汉？”五指轻舒，在北宫黝的背心一拂，这是蓬莱魔女“罡气刺穴”的绝技，一拂之下，北宫黝只觉体内有如千万条小蛇乱窜乱啮，浑身穴道刺痛难当，四肢百骸，也似就要松散一般。这痛苦难以形容，惨不堪言，赛过任何一种酷刑！饶是北宫黝铜皮铁骨，也禁受不起，野兽般地嗥叫起来：“你好狠毒，这样来折磨我？快，快一刀把我杀了吧！”他痛苦难熬，说到后来，已是上气不接下气，声音断断续续，蓬莱魔女笑道：“你说不说，你不说我还有比这更厉害的毒刑，叫你一套一套地消受！”北宫黝实在硬不下去，只得呻吟叫道：“柳女侠，你高抬贵手吧，我说，我说了！”

蓬莱魔女在他的背心拍了一下，稍稍减轻他的痛苦，喝道：“说！倘有半句虚言，管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北宫黝汗流满面，苦笑说道：“柳女侠，在你的面前，我还敢不说实话吗？”当下面向下面的士兵，说道：“实不相瞒，我是来这里做监军的。”蓬莱魔女道：“奉谁之命？”北宫黝道：“奉金主完颜亮之命。”蓬莱魔女道：“张定国如何与你们勾结？是谁替他

接头，你这监军，完颜亮吩咐你如何做法，都给我详细说！”北宫黝道：“是谁接头，我委实不知。我只负责监视张定国的行动，要他遵守金主的命令，执行计划。”蓬莱魔女道：“什么计划？”北宫黝道：“我们要张定国刺杀耿京之后，仍然准许他打出抗金的旗号，号召各处与朝廷（指的是金国朝廷）作对的绿林前来归附，然后开到金国大军埋伏之地，一网打尽，愿意投降的可以收编，不愿投降的尽杀无赦。大功告成之后，金主答允封张定国做山东的藩王！”

士兵们听了这一番话，个个都又惊又怒，骂声四起：“狗娘养的张定国，如此毒辣，竟想斩尽杀绝，用咱们的颈血染红你头上的乌纱！”“这狗贼不是人，一刀将他杀了吧！”蓬莱魔女道：“暂且留他的狗命，待祭了元帅，再开刀给元帅报仇！”放下了北宫黝，将张定国抓了起来，喝道：“张定国，你还有何话说？”

张定国惨然一笑，亢声说道：“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我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如今落在你们手中，还有何话可说！”忽听得“勒”的一声，只见他嘴巴张开，鲜血汩汩流出，竟已把舌头咬断了。原来他见北宫黝已和盘托出，无可置辩，自知犯了众怒，决计难逃一死，又怕蓬莱魔女也用酷刑来向他迫供，因此把心一横，咬断舌头，意图自尽，免得多受折磨。他被点了穴道，四肢无力，但牙齿的劲道却还是有的。

蓬莱魔女大怒，在他下颚一捏，张定国嘴巴大张，半截舌头吐了出来，嘴巴再也不能合拢，蓬莱魔女冷笑道：“你想免了刑场上一刀之苦，哪有这样便宜？辛将军，请过来！”辛弃疾不带护从，单骑驰上山头，向原来的叛军高声说道：“如今已是水落石出，叛贼也受擒了，此次叛乱，罪在张定国一人。你们不愿意跟我的，可以散去。”叛军人人愧悔，齐声呼道：“我们愿意拥戴辛将军，请辛将军收容我们，将功赎罪。”一场眼看无可收拾的叛乱，就这样出乎意外轻易地平息了。

蓬莱魔女将张定国抛下石台，说道：“辛将军，这叛贼交给你看管。”有许多士兵跑过来，就要咬张定国，辛弃疾连忙阻止他们，说道：“他杀了主帅，叛国投敌，理该明正典刑，以告慰元帅在天之灵。”好不容易才把愤怒的士兵们劝阻下来，但张定国也已被咬了好几口了。辛弃疾冷笑道：“张定国，你现在知道了么，你在众人眼中不过是一条狗，你想遗臭万年，也还够不上呢！”当下唤来了一辆敞蓬的粮车，权改作囚车，把张定国五花大绑，押上囚车。

蓬莱魔女冒险成功，当然高兴，但却也有点失望，因为她有几个疑团是想从张定国的口供中得到答案的，但现在张定国咬断舌头，已是不能说话了。蓬莱魔女心想：“好在还有一个北宫黝，可不能让他自尽了。”北宫黝受了她罡气刺穴的酷刑，气息奄奄，蓬莱魔女是个武学行家，见此情状，已知他即欲自尽，亦已无能为力，他是连咬断舌头的气力也没有了，但他内力深厚却也还不至于毙命。

这时两边山头的队伍已经会合，耿照、珊瑚、秦弄玉等人也己过来，秦弄玉见了北宫黝，大喜说道：“那日我离开天宁寺之后，在路上碰到的军官，正是此人。”蓬莱魔女笑道：“我正是要留着他让你审问。”她也招来一辆敞蓬的粮车当作囚车，将北宫黝提上囚车，耿照、珊瑚、秦弄玉等人也都坐在车上。

辛弃疾传下将令，大军开拔回城，蓬莱魔女迫不及待，在囚车上便抓起

北宫黝问道：“ 连清波是什么人？快说！ ” 北宫黝翻着死鱼样的一对眼睛，显出惶惑的神情，半晌说道：“ 谁是连清波，我不知道这个人。 ” 耿照怒道：“ 你还装什么蒜？那日你在三槐集将我打伤，正要捉我去领功的时候，有个女子到来，将你赶跑，这件事难道你就记不得了！ ” 北宫黝道：“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女子。 ” 耿照道：“ 我正要问你，你是不是和她串通了来玩这套把戏的？ ” 秦弄玉也道：“ 你睁眼瞧瞧，你还认得我么？ ” 北宫黝苦笑道：“ 认得。姑娘你莫怪我，我追捕你那是奉命而为，不得不然。 ” 秦弄玉道：“ 我不是和你算这笔旧帐，我只是问你，那日之事，是不是你和连清波串通了的。 ”

北宫黝叫起撞天屈来，说道：“ 这么说连清波是你们的自己人，却怎的颠倒说是我与她串通？我罪在不赦，但求少受折磨，多一条罪名本不在乎，但我却实在不认识什么连清波、连浊波！ ” 蓬莱魔女皱了皱眉，打量了北宫黝一下，见他一副惶惑的神情，却不像是假装的，心里想：“ 他已被我惩治得吓破了胆，谅他也不敢说假话。他和张定国那样重大阴谋都已说了，还在乎揭露连清波的真相？敢情他当真是不知道这妖狐的秘密？这妖狐暗中给金国做奸细，连作为御前侍卫的北宫黝也瞒过了的？ ” 珊瑚不肯信他，说道：“ 小姐，他不肯说实话，你再用刑。 ” 北宫黝吓得连忙叫道：“ 我所知道的全已说了，若然那女子就是连清波，那么我也就见过她两次，两次都在她手下吃了大大的亏。事情经过，耿相公和这位秦姑娘都是知道的了。还有，据我所知，我们派在蓟城的武士也是她杀的。 ” 珊瑚怒道：“ 你这是什么实话，你这是替她遮瞒身份？ ” 北宫黝苦笑道：“ 那么你是强迫我编造谎话了？ ” 蓬莱魔女道：“ 珊瑚，不要迫他。这里面只怕另有文章，那妖狐连他也瞒过了？ ” 耿照听了，不觉心中又有点思疑不定，暗自想道：“ 若说连清波是金国的奸细，为何她又敢杀金国的武士，又两次折辱了北宫黝？北宫黝而且是死也不承认与她串通？ ” 但他虽然是有这一点点思疑，究竟与以前大不相同，从前他一直认为连清波是同一路的人，碰到表妹之后，真相一点一点揭露，他业已明白连清波实是奸猾无比，现在所未敢完全断定的只是她是否金国的奸细而已。

蓬莱魔女道：“ 好，妖狐的事我暂且撇下不问。反正这妖狐的尾巴已露出来了，不必问这北宫黝，我们也知道她是什么东西了。北宫黝，我现在要问你另一个人，这个人你一定应该知道的！ ” 北宫黝道：“ 谁？ ” 蓬莱魔女道：“ 武林天骄！ ” 北宫黝似乎吃了一惊，说道：“ 武林天骄？你要问他？ ” 蓬莱魔女道：“ 不错，我要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什么身份？ ” 正是：

妖狐露尾何须问，只有天骄尚系心。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半阕新词几行泪 一般心事两逃情

北宫黝再次现出迷茫的神色，喃喃自语道：“武林天骄？武林天骄！”蓬莱魔女皱眉道：“怎么？难道你还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北宫黝道：“武林天骄的大名如雷震耳，金国的武士只要是上得台盘的人物，私下里都会谈及这位武林天骄，他的事情我也有所闻，可是，可是我却不知从何说起？嗯，武林天骄，武林天骄！笑傲乾坤！”他突然把“武林天骄”与“笑傲乾坤”连起来说，蓬莱魔女听得莫名其妙，说道：“武林天骄与笑傲乾坤有何关系？他们并不是同一个人呀！”

北宫黝道：“我当然知道他们不是同一个人，但他们的身份却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因此我就把他们连起来想了。我这么说，可以使得你容易明白。”蓬莱魔女道：“好，那你就说吧，他们有哪点相似？”北宫黝说话一多，精神已是有点支持不住，上气不接下气。蓬莱魔女一掌贴着他的背心，真气输送进去，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说道：“你只要尽说实话，或者我可以饶你一死！”

北宫黝精神一振，说道：“在你们汉人中，武林第一高手是笑傲乾坤，对不对？”珊瑚“哼”了一声，意似不以为然。蓬莱魔女却道：“不错，他的本领是比我高明，珊瑚你别打岔。”北宫黝才瞿然省起，连忙说道：“柳女侠，以前我未见过你的武功，只是听得人家那么说，把笑傲乾坤抬得太高了，你别见怪。”蓬莱魔女道：“我已经自认不如他了，怎会怪你呢？我不要你恭维，只要说实话，我就高兴。”

北宫黝定下了心，继续说道：“我听说笑傲乾坤近年来名头很大，中原的武林高手大概都听过他的名头，对他佩服得很，但却很少人知道他的实姓真名，对吗？”蓬莱魔女道：“不错，但这与武林天骄又有何关？”北宫黝道：“武林天骄的情形也正是如此，金国武士都公认他是武林第一高手，人人对他都是敬畏万分，可是却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姓。”蓬莱魔女道：“哦，原来是这一点相同。”未免有点失望，闹了半天，连武林天骄的姓名，仍是不知。只听得北宫黝又道：“很少人知，当然也还是有人知道的。”蓬莱魔女忙道：“是谁？”北宫黝道：“据我所知，有两个人是知道武林天骄的底细的，一个是金国御林军统领檀道清，另一个就是皇上，不、完颜亮了。”北宫黝是完颜亮的御前侍卫，称完颜亮为“皇上”已成习惯，一时改不了口，蓬莱魔女也不骂他，说：“好，完颜亮大约是不会对你说的，檀道清是你的顶头上司，总会对你说过吧。”北宫黝道：“我在檀道清眼中是个外人，我几次向他问及武林天骄的名字，他总是要我别多管闲事。”原来北宫黝既非汉人亦非金人，而是奚族人，故而他自认在金主的御前侍卫中，他是一个“外人”。

那檀道清就是因为那晚（蓬莱魔女初遇武林天骄那晚）在泰山上败在蓬莱魔女手下，蓬莱魔女要他供出武林天骄的底细，他坚不肯说，因而自杀了的。蓬莱魔女颇为懊恼，只听得北宫黝说道：“檀道清已死，那武林天骄姓甚名谁，恐怕只有、只有完颜亮知道了。”珊瑚“哼”了一声道：“那你这番话不是白说了吗？”

蓬莱魔女道：“名字没有什么紧要，你不知道，也就算了。你的同僚既然常常谈及武林天骄，那么或多或少你总会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情，他是什么身份？”北宫黝道：“他们谈的多半是关于武林天骄的神奇武功，至于他

的来历，也并不怎么清楚。”珊瑚怒道：“又不清楚，那么你清楚的是什么？”蓬莱魔女道：“对，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吧。”北宫黝道：“我只知道一点，武林天骄是皇……是完颜亮切齿痛恨的一个人。”蓬莱魔女怔了一怔，诧异已极，心想：“我那晚行刺完颜亮，功败垂成，都是因为有个武林天骄在暗中保护完颜亮的缘故。完颜亮却怎的会痛恨他？”因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北宫黝道：“完颜亮为什么恨他，原因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完颜亮曾几次三番派人去杀武林天骄。”蓬莱魔女大大惊奇，诧道，“有这样的事？”北宫黝道：“金国武士素来佩服武林天骄，谁都不愿与他作对，可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却又不能不去。据我所知，已经去了三批人，说也奇怪，那些人去了之后，就如泥牛入海，杳无踪迹，从此音讯全无，人当然也不再回来了。也不知他们是给武林天骄杀了，还是因为不愿与武林天骄作对，因而逃到远方，藏匿起来了？现在的金国国师鸠罗上人，他有两个师弟，就是因为奉命去追查这些武士的下落，连带这两个人也失踪了。鸠罗上人不是金国人，他为了两个师弟失踪之事，对武林天骄又忌又恨，他自动请求派去查缉武林天骄，就在柳女侠你那晚大闹泰山的第二天，他就动身了。鸠罗上人自负得很，不过金国的武士对他却并不佩服，人人都说他的武功比起武林天骄，就似小星之与日月争光，太不自量了！”蓬莱魔女笑道：“这我早已知道。”

北宫黝尽其所知，将有关武林天骄的事情，都一一说与蓬莱魔女知道，可惜他所知有限，仍然未能摸清武林天骄的底细。蓬莱魔女正在寻思还有什么事情要向他查问，忽听得一声长啸，宛如龙吟，蓬莱魔女吃了一惊，心道：“这是何人？难道是笑傲乾坤？”但她再听了一声，啸声的功力虽然深厚，比之笑傲乾坤华谷涵，那还是差了一截，正在思疑，已有军士前来报告，说是有个人求见耿照，话犹未了，只见一人一骑，已驰到跟前，原来是东海龙东园望。东园望翻身下马，说道：“柳女侠你也在这儿，这更好了。”

耿照暗暗纳罕，寻思：“我与他素不相识，他却怎的突来找我？”要知东海龙是武林前辈，耿照不过是初出道的少年，虽说不久之前，耿照在公孙奇家中曾见过东海龙，但那时耿照已被公孙奇点了穴道，而东海龙则是向公孙奇寻仇，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根本就未曾与耿照交谈半句。耿照知道是他，他却未必知道当时有个耿照，所以实在说不上相识。蓬莱魔女柳清瑶也觉他的话里有因，颇感疑惑。当下耿、柳二人同时尊了他一声“东园前辈”，正要问他来意，东海龙忽地一声喝道：“抬起头来！”耿照不觉愕然，蓬莱魔女却知道这一声就是为北宫黝而发，心里想道：“他来得正好，我正愁不知如何处置北宫黝，不如就让他领去管教吧。”

原来北宫黝生平最怕的就是这位大哥，他一见东海龙来了，就立即低下头来去，瑟缩一旁，岂知仍是逃不开东海龙的眼睛，只好抬起头来，嗫嗫嚅嚅地叫了一声：“大哥。”

东海龙面色铁青，“哼”了一声，冷冷说道：“谁是你的大哥，北宫黝，你还有面见我？”北宫黝颤声说道：“大哥恕罪。”东海龙戟指骂道：“你的所作所为，我都已知道了。你可知道人家叫你做什么？人家叫你做北芒狗！把你看作一条金国的看门狗！英雄侠客原不是人人可以做的，我也不期望你做什么英雄侠客，但大是大非却总是要顾的，一个人也总得有几分骨气的，你不怕辱没祖宗，自甘作狗，我这个曾被你尊为大哥的，脸皮却给你剥光了！”北宫黝被他骂得抬不起头，脸上一阵青一阵红，低声说道：“大哥，我知错

了。”东海龙又骂道：“我也曾有信给你，劝你回头，又托过朋友劝你，你却屡劝不醒，阳奉阴违，越陷越深，你知道什么？哼，你这次与张定国勾结，又害死了耿元师，端的是丧心病狂，天理难容！”东海龙越骂越气，双眼火红，忽地一掌击下，将北宫黝的天灵盖击碎，蓬莱魔女想要阻拦，已来不及！

蓬莱魔女本来还有些话要问北宫黝，她也料想不到东海龙突然便将把弟打死，但人已死了，也只好算了。心里想道：“那北宫黝之罪，实也该死。东海龙虽然暴躁了些，但他大义凛然，却是教人佩服！”当下叫兵士将北宫黝的尸体抬下去，与东海龙重新见过了礼，问他来意。

东海龙道：“我这次是替华大侠华谷涵送信来的。”蓬莱魔女上次苦苦追踪，就是为的想见华谷涵一面，岂知连他的消息也得不到半点。如今忽然碰到了东海龙，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连忙问道：“华大侠呢？他在哪儿？你们是几时分手的？他托你送信与谁？”

东海龙道：“华大侠早已渡过长江，前往江南了。”蓬莱魔女道：“哦，他也前往江南，却不知为了何事，前辈可有知闻？”东海龙道：“华大侠途中打听到一个极秘密的消息，据说金主完颜亮就要兴兵犯宋，准备今年在临安过中秋。”蓬莱魔女问道：“什么时候知道的？”东海龙说了这个消息，见蓬莱魔女和耿照都并不怎样惊异，好似已经知道了的，心里倒也有点奇怪，当下说道：“上月十四那晚，我和他在泰山的玉皇观住宿，玉皇观的主持泰清道人是我的老朋友。我这次在桑家受了伤，华大侠以前与我并不相识，但他却不但以他的绝顶内功为我疗伤，还放心不下，一路送到泰山。当真是古道热肠，令人铭感。”蓬莱魔女这才知道他们两人并非深交，心里有点失望，暗自想道：“这么说来，我所要查询的事情，那还是非见到华谷涵不可了。”

东海龙接着说道：“那晚我和泰清道长老相逢，在云房作长夜之谈，华大侠独自到玉皇顶赏月。我们正谈得高兴，华大侠忽地从外面跑来，立即催我下山，说是再逗留此地，只怕会有麻烦。我奇怪极了，心想以华大侠的武功，还怕谁来？但他说得这样紧迫，我也无暇细问，只好随他下山。下山之后，他这才告诉我，原来金国的皇帝完颜亮也在山上，随从的高手甚多，他虽然不怕，但打将起来，却怕连累了泰清道人，我的内伤亦未完全痊愈，于我亦怕不利，因此才匆匆拉我下山。”蓬莱魔女在泰山碰见完颜亮那晚是上月十五，心里想道：“原来他是早我一日到泰山的，不知他可曾见那武林天骄没有？他这样匆匆走避，除了照顾东海龙之外，莫非也是为了武林天骄的关系？”

东海龙继续说道：“华大侠又说，他出去赏月的时候，发现了完颜亮的随从，暗中还偷听到一个消息，那就是金国即将兴兵犯宋的消息了。因此他就在泰山脚下，与我相约，彼此分道扬镳，他前往江南报讯，我则来此拜会耿京将军。华大侠还亲笔写了一封信，叫我面呈耿将军的，哪知我来迟一日，耿将军已被好人所害了！有人告诉我，耿相公是耿将军的侄子，这封信只好交给耿相公了。”耿照这才知道东海龙来找他的原因。

耿照拆开了信，原来华谷涵从前也曾见过耿京，知道耿京有待机报国之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未知道耿京已决意举义，这封信就是通知耿京这个消息，并请他立即举义，扰乱金人后方的。耿照热泪盈眶，说道：“多谢华大侠一副热肠，多谢老前辈远道传书，我叔叔虽然壮志未酬，便遭惨死，但华大侠信中所期望于他的，他都已经做了。”东海龙这时才看出耿照似曾相识，说道：“耿相公，咱们好似是在哪里见过的？”

耿照道：“老前辈真好眼力，老前辈那日驾临桑家堡，斗公孙奇夫妻，晚辈也曾在场。”东海龙道：“对了，你提起桑家堡之事，我倒想起来了。柳女侠，华大侠托我带个口信给你，就是关于公孙奇那厮的。”蓬莱魔女诧道：“华大侠怎知道我在这儿？”东海龙道：“这事说来有点曲折，还是从耿相公身上说起吧。华大侠虽然也没见过耿相公，但他却是知道耿相公的，金虏朝廷在各处通衢大道都悬挂有你的图形，缉拿你呢。”耿照道：“华大侠曾见过我的叔叔，相必是叔叔对他提过我的名字，他见了那‘缉拿叛逆耿照，的悬赏，猜想我一定会投奔叔叔这儿。”东海龙道：“不错，他不但知道你，还知道你和珊瑚姑娘同行。他对我说，你见了耿照，可以托他将口信带给珊瑚姑娘，再由珊瑚姑娘带给柳女侠。想不到柳女侠就在这儿，可不必这样辗转相托了。”蓬莱魔女笑道：“原来如此！”这才明白东海龙刚才来到，一见她面就嚷道：“你在这儿，这更好了！”的意思。当下便即问道：“华大侠托你带的什么口信？”

东海龙迟疑了一下，说道：“华大侠说，那日他是看在柳女侠的面上，放过了公孙奇的。他说公孙奇误入歧途，越走越远，听说最近还与玉面妖狐有所勾搭，只怕柳女侠还未知道。公孙奇的事情华大侠是不能多管了，他——”蓬莱魔女道：“他是要我来管这桩事情？”东海龙道：“他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要我将这消息带给你。”蓬莱魔女咬着嘴唇道：“我知道了。”心里难过得很，暗自想道：“桑青虹突然在此出现，与妖狐同在一起，我已经有所怀疑，想不到果然证实了。但愿我师兄只是上那妖狐的当，并非甘心投敌。要不然可令我难为了。”想起恩师只有这个独生儿子，不觉心乱如麻。

东海龙道：“好了，我的信已经带到，我也该走了。耿相公，请你在令叔灵前，代我上一炷香。北宫黝为非作恶，我早已知道，他是我的义弟，我未能及时管教，以致酿成今日的大错，我实在无颜在他灵前告别了。但请你告诉他，我已经亲手将北宫黝击毙了。”耿照含泪说道：“老英雄大义灭亲，家叔泉下有知，也定然高兴的。”又道：“我们辞灵之后，明日义军就要撤过江南，老前辈可否留在军中，助我们一臂之力？”东海龙道：“我不惯军旅的拘束，过了些时候，我或许也会前往江南，那时再来拜访你们。”蓬莱魔女问道：“老前辈何以这样匆匆便走？”东海龙道：“我三弟西岐凤与一个仇家约会，只怕有性命之忧，约会的日期不久就到，我可得先去助他一臂之力。”耿照、珊瑚二人在途中碰见过西岐凤，对此事略有所闻，蓬莱魔女则还是第一次听到，不觉心下骇然。

原来在“四霸天”之中，虽以东海龙居首，武功也最为了得，但却还有几分邪气；而西岐凤则文武兼资，所到之处，解难扶危，当真可以称得是游侠一流的人物，武功也不在东海龙之下。蓬莱魔女心想：“武功得胜过东海龙、西岐凤的只是有限几人，这西岐凤的仇家却不知是何等样人，他们二人竟要合力对付，难道又是像武林天骄那样的奇人？”但这类武林仇冤，当事人不说，旁人却是不便多问。

东海龙叹了口气，说道：“我的三弟四岐凤行侠仗义，胜我多多。但二弟南宫造却又是个不成器的东西，虽然还不至于像北宫黝那样沦为金人鹰犬，也是作恶多端。听说他现在江南作独脚大盗，我此次与三弟赴仇家之约，是否保得住性命回来，还未可知，要是我不幸身亡，就请耿相公给我带个信儿给华大侠，请他代我管束管束我这二弟。耿相公此去江南，料想迟早会见得着华大侠的。”耿照道：“邪不胜正，老前辈此行，定卜逢凶化吉，可以

无忧。至于老前辈的吩咐，我自当记在心上。”珊瑚心想：“这南山虎南宫造是我的杀父仇人，你不清理门户，我也要为父报仇的。”但她听东海龙的口气，对南宫造似乎多少还有点姑息的意味，他只是请华谷涵代为“管束”，并非请华谷涵“诛凶”，珊瑚心有不满，因此也就不愿将自己报仇之事和东海龙说了。

东海龙去后，珊瑚忽地笑道：“姐姐，你一直在探听华谷涵的下落，如今已经知道他的确实消息了，何不与我们也同往江南？玉面妖狐虽然可恨，但不妨暂搁一边，待咱们从江南回来之后，再料理她不迟。”蓬莱魔女双颊微现红晕，摇了摇头，说道：“我不是为了玉面妖狐，我是为了公孙奇。我要阻止他上妖狐的当，此事刻不容缓，等下待我辞灵之后，我就要动身往桑家堡了。”珊瑚说：“这公孙奇反正已是个坏人，小姐，你又何必为他多费心力？”蓬莱魔女苦笑道：“江湖上人人当我是个魔女，难道你也以为如此么？”珊瑚道：“我知道小姐还有菩萨心肠，但……”蓬莱魔女打断她的话道：“你既知道，那就不必多说了。菩萨普渡众生，难道我就不应去拯救一个公孙奇。”珊瑚听她这么说，只好默不作声，心里还暗暗在奇怪。她却不知公孙奇乃是蓬莱魔女的师兄。

一行人回到济南，辛弃疾督促兵士，立即搭起灵堂，大厅上设起耿京的牌位，耿京的属下都换了白衣，前来致祭。耿京没有儿子，由耿照披麻带孝，以侄代子，在灵前答谢。午时一到，灵堂外三声炮响，辛弃疾亲自行刑，将张定国处死，端了三木杯血酒进来，在耿京灵前洒了，悲声说道：“元帅，你的大仇已报，请你在九泉之下瞑目！”灵堂内人人掉泪，个个伤心。

耿京生前的卫士将一把宝剑双手捧起，说道：“辛将军，这是元帅的宝剑，遗赠将军，请将军仗此宝剑，扫平金虏，恢复中原。”辛弃疾拔剑出鞘，“咔嚓”一声，将香案一角斫了，亢声说：“元帅吩咐，弃疾决不敢忘！倘有二心，有如此案！”回头叫那卫士道：“取纸笔来！”挥毫落纸，嗖嗖有声，片刻间已成了一阕新词，说道：“耿元帅，你赠我佩剑，我无以为报，谨以芜词一阕，奉献灵前。元帅呀，你与我到临安开怀痛饮之约，我还没有忘记，可惜你已不能践约了！明日我就与弟兄遵承遗志，横渡长江，请元帅英灵庇佑！”当下捧起词笺，悲声念道：“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慷慨悲歌，听得人人感泣。

耿照拭了眼泪，说道：“辛大哥，你领了元帅佩剑，以后这副重担，就得你来挑起了。还望节哀。”一众军官都在灵堂，当下众口一辞，就在灵前推举辛弃疾作为主帅。大事已定，宾客一一辞灵。

蓬莱魔女向辛、耿二人告别，辛弃疾道：“这次敉平乱事，全仗柳女侠鼎力相助，以后还望柳女侠同心为国，图复中原。”蓬莱魔女道：“将军放心，待你们王师北返之日，我定与义军前来迎接。”话中之意，已表示了要执行耿京生前与辛弃疾所定下的计划，发动各处义军，在敌后接应。只因人多口杂，故此不便明言。辛弃疾听了，大为欣慰，一再致谢。

珊瑚道：“我送柳姐姐一程。”耿照因是代替孝子的身份，要在灵前答谢宾客的致祭，不便送行，便在灵前洒泪别过。

送了一程，蓬莱魔女道：“妹妹，你回去吧。”珊瑚道：“时候尚早，不必着忙。姐姐，你传我的天罡拂尘三十六式和柔云剑法，有些地方，我还

不大明白。”蓬莱魔女道：“你说吧，是哪几招？”蓬莱魔女边行边说，详细给珊瑚讲解其中奥义，不知不觉，已离城有十多里，珊瑚所要问的，也都已问了。蓬莱魔女笑道：“你悟性过人，熟习了这天罡拂尘三十六式和柔云剑法，尽可以对付那南山虎。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日头已经过午，你不怕耿照惦记你吗？你还是回去吧。”

珊瑚忽道：“姐姐，我不回去了。”蓬莱魔女怔了一怔，说道：“怎么你不回去了。”珊瑚道：“我已经留了一封信给耿照，告诉他我要跟随姐姐，不能与他同行了。”蓬莱魔女皱眉道：“怎么，你不想到江南报那南山虎杀父之仇么？”珊瑚道：“杀父之仇，怎能忘记？姐姐，我在此与你分手，分手之后，我就要前往江南了。”蓬莱魔女愕了一愕，说道：“那你又说要跟随我？这是怎么回事？”

珊瑚“噗嗤”一笑，扮了个鬼脸，说道：“我不是这么说，他怎会相信我呢？”她虽然装出顽皮的神态，面上带着笑容，但却是苍白的笑容，笑声中也带着凄凉的意味。蓬莱魔女恍然大悟，说道：“哦，原来你是避开耿照，单独前往江南。”珊瑚低下了头，说道：“不错，我是不能再和他在一起了。我不愿他多所猜疑，所以捏造出一个离开他的藉口。”蓬莱魔女茫然问道：“你为何如此，耿照他待你不是很好么？”珊瑚道：“正因为他待我太好了，他待我一直就似亲生的兄妹一般，我不愿他因我难为。”蓬莱魔女轻轻叹息，说道：“我明白了，你不但是为了耿照，也是为了成全别人。但你心里不难过吗？”

珊瑚眼角有晶莹的泪珠，说道：“姐姐，你别劝阻我了。我的确是难过的。可是，我倘若不离开耿照，有人会比我更难过的。秦姑娘的身世和我一样，都是父母双亡的孤儿，但她比我更可怜，我还有你这么一个姐姐，还有玳瑁、明珠等一众姐妹。她却只有耿照一个人是可以倚靠的了。她和耿照是青梅竹马之交，对耿照是深情一片，姐姐，难道你还看不来吗？他们经过了许多苦难，几乎反目成仇，如今才得误会冰消，重新相聚，我怎好还插在他们中间？”

蓬莱魔女默然无语，眼角也有点潮湿了。珊瑚道：“姐姐，你以为我做得不对么？换了你，你怎么样？”蓬莱魔女紧紧握着她的手，说道：“妹妹，你真是个好姑娘。不错，换了我我也也会这样做的。”珊瑚看了看天色，抑泪笑道：“好了，这回我可真得走了。姐姐，我盼望你也早日能到江南。那笑傲乾坤华谷涵现在正在江南呢。”

珊瑚抄另一条路走了，她不走回头路，为的是要绕过济南，取道前往江南。蓬莱魔女目送她的背影，直至不见，怅然久之，这才独自前行。走了一会，忽听得马铃叮　，有一骑马追赶上来，骑在马上的是个少女，远远的就扬声叫道：“柳女侠，请等等我。”蓬莱魔女不觉又是一怔，说道：“咦，秦姑娘，你怎么也来了？”

秦弄玉翻身下马，到了蓬莱魔女跟前，说道：“珊瑚姐姐回去了么？”蓬莱魔女顾全珊瑚的心意，不想说穿，便点点头道：“早回去了。你在路上没有碰见她么？”蓬莱魔女知道她是来追珊瑚回去的，正想替珊瑚砌辞掩饰，说她是抄小路回城的。秦弄玉已露出欣悦的神气说道：“幸好她没有碰上我。我是抄小路来的，我不想给她看见。”蓬莱魔女诧道：“为什么？”秦弄玉道：“因为我不想回去了。”蓬莱魔女更是惊奇，问道：“这却为何？”秦弄玉道：“柳女侠，我会告诉你的，我先求你一件事情，你可肯答允么？”

蓬莱魔女道：“你要什么，尽管说吧。”秦弄玉道：“我求你收我做你的丫鬟。”蓬莱魔女道：“秦姑娘，你折煞我了。你的父亲和我的师父是同一辈的朋友，咱们只能以姐妹相交。”秦弄玉道：“我的杀父之仇，全凭你的指示，才知道真正的仇人，我身受的不白之冤，也是全蒙你的昭雪。柳女侠，你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是粉身碎骨，难以为报。你就让我替代珊瑚姐姐，在你的身边服侍你吧。”说罢，就向蓬莱魔女盈盈拜下，蓬莱魔女衣袖一展，发出一股柔和的力道，将她扶住，说道：“这个决不敢当。即使是珊瑚，我也从没有将她当作丫鬟看待。秦姑娘，你和耿照同年生的，是也不是？”秦弄玉听她突然提起耿照，不明其意，怔了一怔，说道：“不错。”蓬莱魔女道：“这么说，我比你痴长两岁，我且妄自尊大，你就叫我一声姐姐吧。”秦弄玉道：“柳女侠，你对我太好了。”叫了一声“姐姐”。蓬莱魔女这才受了她的一拜。

秦弄玉道：“姐姐，你不要我做你的丫鬟，请你也让我跟随你吧，我已经是无家可归的人了。”蓬莱魔女道：“你不是还有个表哥吗？你应该跟随耿照，为什么要离开他呢？”秦弄玉眼圈一红，说道：“我不愿令他难为，我在他的身边，非但我自己心中不安，他将来也会后悔的。”蓬莱魔女听她说的和珊瑚一模一样，心里已明白了，大为感动，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柔声说道：“妹妹，你有什么心事，对姐姐说了吧。”

秦弄玉眼角沁出晶莹的泪珠，说道：“我已反复思量过了，唯有我离开他，我才能无愧于心。”蓬莱魔女道：“你这是为了珊瑚吗？”秦弄玉道：“为了珊瑚姐姐，也是为了他。珊瑚姐姐对我表哥恩深义重，我现在也已经知道了，珊瑚姐姐的身世与我一样可怜，也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我不能让她难过。”她拭了眼泪，继续说道：“姐姐，我想跟随你还有一样私心：现在我已知道了我的杀父仇人，但自恨武艺低微，只怕不能亲手报仇。姐姐，你就让我服侍你，闲时我也可以跟你学学武功。”说罢又要下拜，蓬莱魔女将她扶起，说道：“不要如此，好妹妹，你听我说。我说珊瑚已经回去是骗你的，她没有回去，她是独自走了。因为她的想法和你一样，她也不愿意令你伤心，决意离开耿照了。”秦弄玉“啊呀”一声，心中一片茫然，登时呆了。蓬莱魔女轻轻将她扶住，接着说道：“好妹妹，你要跟我在一起，我很感激，但我不能让你如此，你静下来好好想想，别辜负了珊瑚的心意，还是回去吧！”说到此处，忽地出手如电，点了秦弄玉的穴道，转眼间不见人影。

秦弄玉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蓬莱魔女点她的穴道，其实正是以本身的绝顶内功，替她打通了三焦经脉，这经脉一通，以后修习上乘内功，便可以事半功倍了。秦弄玉又是感激，又是迷茫，心中想道：“珊瑚姐姐走了，柳女侠也走了。我呢？我应该往哪儿去？”当真是天地茫茫，却不知何处是可以安身立命之所？她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终于还是决定了不变初衷，想道：“我不能让照哥被骂作忘恩负义之人，我若是不离开他，珊瑚姐姐是决不会回头的了。与其三人不幸，何如让我一人把愁苦独自承当？唉，柳姐姐，你对我的恩义，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但你叫我回到耿照那儿，这番好意，我却是只能心领了。”秦弄玉心意已决，便跨上白马，单骑北走。她准备将父亲迁葬之后，再去找那玉面妖狐报仇。

暂且按下秦弄玉、珊瑚等人不表。且说蓬莱魔女回去探望她的师兄，一路上也是怅怅惘惘，难遣愁怀。走了两天，己到了孤鸾山下，公孙奇夫妇所住的桑家堡，就在这山中了。这时已是二更时分，月淡星稀，夜色朦胧，蓬

莱魔女心道：“ 我要查访真相，今晚月色朦胧，正好行事。免得惊动众人。但我单独见师兄呢还是也见师嫂？嗯，这师嫂是大魔头桑见田女儿，只怕未必与我们一样心肠？师兄误入歧途，多半就是因为她的关系。 ”蓬莱魔女小时她帅兄对她甚好，因此蓬莱魔女对师兄也总是宽恕多些，不肯相信她师兄已坏到不可收拾。

这孤鸾山山形陡峭，但也难不倒蓬莱魔女，她施展轻功，片刻之间，已上到半山，茅草高逾人头，山风吹来，猎猎作响。蓬莱魔女正自心中思想，夜色迷朦中，忽见峰顶似有一溜轻烟，转瞬即逝。蓬莱魔女大吃一惊，心道：“ 难道是我眼花了吗？谁人如此本事？ ”心念未已，忽听得“ 嘎 ”的一声，原来是一只夜枭，从她头顶飞过。蓬莱魔女哑然失笑，心道：“ 我还当是笑傲乾坤或是武林天骄呢。 ”想起了笑傲乾坤华谷涵，又不禁心下黯然。她与华谷涵几次失之交臂，如今一南一北，又不知何日相逢了。她一见风吹草动，立即便会想起“ 笑傲乾坤 ”，那当然是因为在她的心中，时刻都在思念着华谷涵的原故。但说也奇怪，“ 武林天骄 ”处在她的敌对地位，她也会不时地想起他来。而且每每在想及“ 笑傲乾坤 ”之时，同时也就想起“ 武林天骄 ”。

不消多久，蓬莱魔女已翻过了孤鸾山主峰，从另一边溜下，悄悄地进入桑家堡，堡中武士虽多，却没一人发现她的踪迹，正是：

苦心一片何人识，为报师恩到此来。

欲知蓬莱魔女见了公孙奇之后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毒药甜言求秘笈 诡谋巧计套奸徒

蓬莱魔女此次是旧地重来，路途已熟，不需多久，便找到了公孙奇的卧房，只见房中灯火通明，纱窗上现出一个人影，正是她的师兄。蓬莱魔女心道：“原来师兄还没有睡，却不知师嫂是否也在里面，怎生想个法儿引他出来才好。”心念未已，忽听得桑白虹的声音喘着气说道：“我看这药我不吃也罢，吃了也不会好的。我吃了这么多天，丝毫也没起色。”

蓬莱魔女施展绝顶轻功，倒挂屋檐，贴近窗子张望，只见桑白虹躺在床上，脸儿朝外，向着她的丈夫。她病容满面，灯光掩映之下，更显得一片枯黄。床前有张小几，几上有碗汤药，热气腾腾，想是公孙奇刚刚给她端来，等待冷却的。蓬莱魔女心道：“是了，她那日大战群雄，内伤不浅，想必是过后就大病起来了。”但也有点诧异，心想：“但她内功深厚，和我师兄也差不了多少，我师兄当日所受的伤比她更重，怎的我的师兄已经痊愈，她却病得这样沉重？”

公孙奇笑道：“虹妹，你怎的这么心急，常言道得好：病来如大山，病去似微尘，哪有这样快好的？你放心，我已经把卢大国手请来了，在他手下没有医不好的病人。”桑白虹道：“卢大国手的医术我知道他是好的，但我只怕病入膏肓，纵有仙丹也难救治了。”公孙奇道：“你别胡思乱想，自己吓自己。”桑白虹道：“我不是胡思乱想，你想咱家自炼的大还丹，乃是最好的医治内伤的灵药，你吃了见效，我吃了却仍是病体依然，这不是我的气数当尽了么？再说，卢大国手的药，我也吃了好几天了，我真是不耐烦再吃下去了。”公孙奇道：“卢大国手说，你是伤了肝脏，大还丹虽能补中益气，却不能修补肝脏。因此他要用疏导调补的良药给你调治，不能心急，要连续吃药，再吃半个月，你就可以好了。”桑白虹道：“哎哟，还要半个月，那烦死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气！”公孙奇笑道：“我知道，你们桑家在武林称雄数十年，从没折过威风。那天，东园望、华谷涵相继而来，甚至连宋金刚这班家伙，也居然敢登门找到咱们的头上来，你心里当然是有气的。但好在半个月转眼即过，待你病好之后，咱们就去找宋金刚那班人算帐，然后再一个个地收拾东园望和华谷涵。”

桑白虹忽地靠着床壁，抬起身来，凝神望着丈夫说道：“你提起那日之事，怎么漏提了一个人？”公孙奇道：“谁呀？”桑自虹冷冷说道：“还有谁呀？你的师妹柳清瑶。”公孙奇道：“她那日是来相助咱们的，可并非咱们的仇人。”桑白虹道：“我知道。但既说起那日之事，恩人仇人都该提起才是。我问你，你心里感不感激你这位小师妹？”

公孙奇道：“我这小师妹是个孤儿，我爹爹将她抚养大的，她帮我那是理所当然，说不上什么感激不感激。”桑白虹冷笑道：“哦，原来你们早已是一家人了，至亲之人，患难扶持，纯出自然，我提起‘感激’二字，这倒是我说错了话了。”公孙奇瞧她神色不对，忙道：“虹妹，你——”桑白虹道：“别忙，我再问你一句，倘若我病死了，你就该娶你的小师妹了吧？”公孙奇面色一变，随即苦笑道：“虹妹，这都是你不放心的缘故，你若能心境宽舒，病也就容易好了。”

蓬莱魔女听了，又是气愤，又是为她师兄难过，心里想道：“师嫂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竟在背后含血喷人，污蔑于我，哼，要不是她尚在病中，我就打她两记耳光！我师兄也真可怜，好好一个名家子弟，却被这妖

女勾引私奔，一步步变得坏了。他对师嫂倒是体贴入微，师嫂却还要这样气他。”蓬莱魔女暗暗为公孙奇感到不值，对桑白虹也就更憎厌了。

桑白虹道：“我就是放心不下。哦，这么说来，你对我并非假情假意，当真是望我病好的么？”公孙奇道：“好，我向你发誓，我对你倘有三心二意，叫我不得好死！”桑白虹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伸手掩着他的嘴，说道：“好了，我相信你便是，不必发誓了。”

公孙奇扶他妻子躺下，说道，“为了教你放心，我将心事都对你说了吧。我本来要找师妹帮忙咱们报仇的，你既是不放心，我以后再也不见她了。”桑白虹道：“那又何必。”公孙奇道：“我要为你争一口气，咱们不用外人相助，也报得了仇。”桑白虹叹了口气，说道：“但求你对我永不变心，这仇么不报也就罢了。你我联手都打不过那笑傲乾坤华谷涵的，你不找师妹帮手，那除非是你回到你父亲身边，求他饶恕，再学全他的武功，但你家与我家乃是世仇，你父亲可以宽恕你，却决不会宽恕我，我知道他是不肯让我踏进你的家门，做他的媳妇的。我宁可不报仇，不愿失了你。”

公孙奇轻轻抚摸妻子的头发，柔声说道：“你放心，我怎舍得离开你呢？但我已想过了，不必求我爹爹出头，也无须请我师妹帮手，咱们就可以打败那华谷涵！”桑白虹道：“我可没有这把握。”公孙奇道：“不，咱们两家的武功若能融会贯通，何惧那华谷涵。我练了那大衍八式之后，自觉功力已增进了不少，可惜你不让我早练……”桑白虹打断他的话道：“你别怪我，我爹爹临死时候吩咐过我，桑家的武功是决不外传的。”公孙奇笑道：“女婿又不是外人，要是你爹爹在生，现在就不会这样说了。”桑白虹道：“我就是见你待得我好，所以这几年我已经违背了我爹爹的吩咐，传了你一些武功了。”

公孙奇笑道：“那些可算不得是什么上乘的武功。”桑白虹道：“大衍八式你也已经练了，你还想要什么？”公孙奇道：“我想练你们桑家的两大毒功——腐骨掌和化血刀。”桑白虹吃了一惊，说道：“什么？你想练这两门功夫？这个，这个——”公孙奇弯下腰，在妻子颊上轻轻亲了一下，柔声说道：“虹妹，我已经发过重誓了，你还不相信我么？你怕我练了你们桑家的武功，就会抛弃你么？唉，你每多烦恼，甚至弄出病来，这都是你不能放心的缘故。咱们本来可以过得更快活的，只要你减少猜疑！”

蓬莱魔女偷听至此，心里很不舒服，暗自想道：“我只道他们夫妻十分恩爱，却原来彼此猜疑。夫妻本应推诚相向，师嫂却似守财奴般守着她的武功，留为缚住丈夫之用，心胸也未免太狭窄了！”又想道：“师兄也未免太没男子气了，为何要觊觎别人的武功？咱们本门的武功，绝不在桑家之下，你若然都已精通，一生便已受用不尽。又何须去练这种妖邪恶毒的功夫？”

桑白虹却似很受感动，说道：“官人，你听我说，我不是吝不肯传，只怕这两门功夫，你练了反而不利，你知我爹爹是怎么死的？”公孙奇诧道：“你爹不是病死的么？”桑白虹道：“我爹爹就是因为练这两门功夫，一不小心，败血而亡的。这两大毒功，非同小可，练的时候，危险得很。我也一直不敢练。”公孙奇道：“但咱们要打败华谷涵，就非练这两大毒功不可。你让我试试吧，也许我凭着我本门的正宗内功，可以克制得住毒性。”桑白虹沉吟不语，公孙奇又道：“我也是为了你的缘故，试想咱们融会了两家之长，再夫妻联手，天下还有何人是咱们敌手？你也不必受人欺负了。”桑白虹神情委顿，半晌说道：“官人，你容我仔细想想好吗？这两大毒功太过厉

害，可不是闹着玩的。当然你一定要练，我也不会吝啬，但对这练功的奥秘，我自己也未深明底蕴，先得推究一番。”

公孙奇虽然有点失望，但已知道妻子已给他说动，迟早会得到这两大毒功，眼角眉梢，也不自禁露出一丝喜色，当下端起药碗说道：“咱们只顾说话，药已凉了，你喝了吧！”桑白虹将药碗一推，说道：“且慢！”公孙奇诧道：“怎么？”桑白虹道：“我还想问你一句话，我妹妹哪里去了？”公孙奇道：“喝了再说吧。”桑白虹道：“不，我一直记挂着她，你又不肯和我说，我闷在心头，难过极了。我要你说了再喝。”公孙奇笑道：“青虹大约是追耿照那小子去了。”桑白虹道：“是谁给她通风报讯的？”公孙奇道：“这个，这个——她精灵古怪，耳朵长着呢。我怎知她从哪儿打听到那小子的消息？”桑白虹道：“你别瞒我，是不是玉面妖狐来过咱们这儿？”

公孙奇苦笑道：“我怕你又瞎起疑心，所以没有告诉你。不错，她是来过了。”桑白虹道：“你当真没有和她勾搭？”公孙奇佯怒道：“你把你丈夫当成什么人了，这妖狐人尽可夫，你丈夫还未至于这么下贱！”公孙奇一发脾气，桑白虹反而赔笑道：“我知道你不会。但这玉面妖狐委实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愿意你和她来往。”公孙奇道：“她只是来找青虹的。第二天青虹就悄悄和她走了，连我也未曾告诉。”桑白虹道：“她不是只单找妹妹吧？你和她不是曾在密室里谈过两次吗？谈的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公孙奇吃了一惊，心道：“不知是哪个多嘴的丫鬟偷偷告诉了她？”只好说道：“没谈什么，她只是来告诉我关于耿照的消息，她知道耿照偷了咱们的大衍八式，问我要不要将耿照逮捕回来。我记得你曾说过，看在妹妹的份上，你不愿意理会这事了，我就这样告诉她。大约她因为见我不理，后来又将这消息告诉妹妹，妹妹对那小子不肯死心，就跟她走了。我怕你病中多担心事，所以没有告诉你。”

桑白虹冷冷说道：“怕还不仅仅这样简单吧？”公孙奇道：“那你以为还有什么？”桑白虹道：“我怕你受她怂恿，做出了不好的事情。”公孙奇道：“你又来了，唉，你总是不能放心你的丈夫。”桑白虹摇手道：“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公孙奇道：“那又是什么意思？”桑白虹道：“我在担心，担心你受她怂恿，做金朝的鹰犬！”公孙奇面色一变，说道：“你真爱胡思乱想，没这回事！”

桑白虹道：“没这回事就好了。你还记得么，那回北宫黝来咱们这里，他透露口风，说是金主完颜亮想请你出山，做什么龙骑都尉，马上就给我赶跑了。我就是不愿意你做金朝的官，和北宫黝、玉面妖狐这些人混在一起。”公孙奇低声说道：“我知道你的心意。”

桑白虹提高声音说道：“你还有不知道的呢，我爹爹人称大魔头，他也是强盗头子。但他只不肯做一件事情，他生前对我说，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金人的官，因为一做了金人的官，稍微有点骨气的都不会跟你了，那时你想做强盗头子也不可得了。咱们的手下，大半是我爹爹的旧部，只要他们知道你与那妖狐往来，他们也会对你离心的。所以我不单是怕你受那妖狐勾引，而是怕你坏了咱们的基业，你可得仔细想想才好。”公孙奇出了一身冷汗，说道：“虹妹你说得对，你放心，我也不会做那样傻事的。”蓬莱魔女听了桑白虹这一席话，大感意外，暗自想道：“我只道是师嫂带坏我的师兄，却原来她也有几分正气。虽说是为了本身利害，但也算难得了。”如此一想，对师嫂的恶感也就减了几分。公孙奇又端起药碗说道：“药都凉了，

你可真得喝了！”

桑白虹道：“唉，我可实在不想喝。”公孙奇道：“不喝病怎会好呢？虹妹，就算是为了我的缘故，你也喝了吧！”桑白虹道：“我有个奇怪的感觉，我这病是医不好了的。（公孙奇插嘴道：‘胡说。’）但你既然定要我喝，那我就喝了吧。”

药碗已端到唇边，桑白虹正待张嘴吃药，忽有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只听得“叮”的一声，接着“　嘟”声响，那药碗突然从公孙奇的手上掉了下来，裂成八块，汤药泼了满地，地上起了一层淡淡的紫气。

这一瞬间，公孙奇吓得呆了。桑白虹道：“咦，你怎么啦？这药不喝也罢，何必难过？”她在病中耳目不灵，还当是公孙奇失手打破了药碗。

蓬莱魔女这一惊可比她的师兄更甚，她听得出那“叮”的一声，声音极为微细，乃是梅花针之类的暗器打着了药碗，但因药碗随即坠地，药碗碎裂的声音便将它遮掩过了，桑白虹闻得药碗碎裂之声方始惊起，根本就没察觉是有人用暗器将药碗打破的。

这一瞬间，蓬莱魔女当然也知道了另有个人，也似她一样，在向这房中偷伺。这人用极微细的暗器，竟打破了公孙奇手中的药碗，事前公孙奇丝毫也没发觉，连蓬莱魔女也是事发始知另有一人在暗中埋伏，这人武功之高，那也就可以想见了。“谁人有如此武功，他为什么要打破药碗？”“以那人的武功之高，他若要用梅花针偷袭，尽可射入公孙奇的穴道，但他只是打翻药碗，可见用意只是在阻桑白虹吃这碗药。为什么？哎呀，莫非……”蓬莱魔女心念电转，一瞬间想到了许多事情，但想至此处，已不敢再想下去，她可得先看看这是个什么人？当下立即一个“鹞子翻身”，从“珍珠倒卷帘”的姿式变为“一鹤冲天”，飞身上了屋顶，夜色迷闲，星光黯淡，哪里看得见什么人影？

就在这时，桑白虹已在叫道：“外面有人！”挣扎欲起，公孙奇蓦然一醒，心神稍定，倏的一个转身，长袖一挥，扑灭了那层淡淡的紫气，立即破窗而出。桑白虹诧异万分，看着他的背影，喃喃自语：“这是什么原因？他为什么如此惊恐？”要知公孙奇并非初出道的雏儿，他是屡经大敌的江湖上一流人物，即使发现有敌人来到，也不该如此惊慌的，而且他也没有向妻子交代一句话，就匆匆破窗而去，这也令得桑白虹多了一层思疑。当下，桑白虹就挣扎下床，察看究竟。

按下桑白虹慢表，且说公孙奇追出来的时候，蓬莱魔女已藏到一块假山石后。她是想等候那另一个人出来，而且她也不愿引起桑白虹的猜疑，故而不想在这时候便与她师兄会面。

公孙奇跳上那座假山，周围一望，不见有人，却也并不声张，一溜烟就跑了。他料想不到蓬莱魔女就藏在一块假山石后。

蓬莱魔女伏地听声，辨出了师兄所走的方向，待他走了一会，这才施展绝顶轻功，向那个方向追踪，远远的只见师兄的背影走进一间房子。

这是公孙奇自己的书房，他点燃灯火，翻开抽屉，翻出了一本手抄的小册子，纳入怀中。这是他十年来偷学到的桑家武功，最近所得的“大衍八式”也在其内，只因这些武功乃是东鳞西瓜，并非连贯起来的整套东西，因此他要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加以整理，仔细琢磨，因而这本册子，不单纯是他所偷学的武功的记载，其中也有他自己的研究心得。

蓬莱魔女借石障形，从后窗偷望进去，只见她的师兄绕室彷徨，似乎正

有重大的心事委决不下。原来公孙奇此际正在寻思："白虹是用毒的大行家，她若起了疑心，定然能够发现。唉，刚才我为什么不即杀了她？"他突然起了杀机，自己也觉得有点吃惊，随即想道："我怎么可以有这个念头？她究竟是我的妻子，而且我若是下手杀她，这可就要声张起来了，这堡中多半是她父亲的旧人，事情发作，我虽不惧，但我在这里的基业可就要毁了。何况还有两大毒功的练功密诀，我也还没有到手。"想起了这两大毒功，他不知不觉地喃喃自语，说出声来："我走呢还是不走？"原来他作贼心虚，一怕桑白虹发现他的阴狠手段，二怕刚才打碎他手中药碗那人乃是桑白虹暗中埋伏窥伺他的人，事情已然发作，他在这堡中是站不住脚的了。但随即又想道："不对，这人的武功十分高强，只有在我与白虹之上，堡中诸人，谁有这样本领？""嗯，这也难说，她父亲是一代武学大师，往来的朋友，焉知没有本领极强的人物？说不定是她哪位世交叔伯，一向隐藏身份，在这堡中，连我也不知道？今晚他已经识破我的计谋，出头示警。"公孙奇不断寻思，疑神疑鬼，既不敢回去杀桑白虹，又怕刚才打破他药碗那人，追来与他算帐，而且即使那人不来，他也料想事情定会发作，他妻子决不肯与他甘休，左想右想，彷徨无计，终于还是决定一走了之。就在他准备开门的时候，忽听得门环轻轻碰了两下，那是有人在外面敲门，公孙奇大吃一惊，喝道："是谁？"把门拉开，藏在门后拔剑出鞘，准备那人一踏进来，他在门后一剑就刺过去。哪知那人进来只说了一声："是我！"公孙奇这一剑登时刺不出去了，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蓬莱魔女。

公孙奇抹了一额冷汗，插剑入鞘，说道："师妹，原来是你？你怎么来了？倒把我吓了一大跳！"

蓬莱魔女冷冷说道："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你作了什么亏心事了？"公孙奇道："哦，刚才发梅花针的那个人就是你么？"心中又惊又喜，暗自想道："师妹决不会是白虹暗中埋伏来窥伺我的，只要不是白虹的人，那我就不用害怕了。从日前之事看来，师妹对我也似乎并非全无情意。"

蓬莱魔女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冷冷地盯着她的师兄，追问道："你给师嫂吃的是什么药？"公孙奇讷讷说道："是补中益气汤。"蓬莱魔女双眉一竖，冷笑说道："你休骗我，补中益气汤泼在地上，会有一层紫气的么？"公孙奇把心一横，说道："师妹，你已然识破，我也不妨对你直说，那不过是汤药中加上一小撮闽南桃花溪的百年茉莉根。"蓬莱魔女吃了一惊，失声叫道："闽南桃花溪的百年茉莉根，这还说不是毒药么？"

闽南桃花溪在武夷山的九疑谷，遍地桃花之外，溪畔还有野生的茉莉，溪水蕴藏有桃花瘴，毒性甚烈，茉莉根受溪水的滋养，也含有毒质。但经过了百年之久，瘴气都已去尽，研成粉末，无色无味无臭，即使是用吸毒的至宝玉蟾蜍来验，也验不出它是毒药。而且因为经过了百年，毒性已减，只能慢慢致人于死，死后也无丝毫中毒的迹象。宋代开国之初，宋太宗就曾用这种毒药暗害了后蜀降王孟昶，其后秘密流传于外，许多人都知道了。所以蓬莱魔女虽然不是使毒行家，也曾听过"闽南桃花溪百年茉莉根"这个毒药的名字。

公孙奇尴尬笑道："我并不是想要她性命，这茉莉根是慢性毒药，她内功造诣甚深，不会就死去的。我只要得到她那两大毒功，我就不会再用此药了。"蓬莱魔女道："要是她始终不将那练功秘诀交出来，那你不是要继续

用药，把她毒死了？再说，她中毒已深，即使你停止用药，那她也要长年卧病在床，不能复起了。”蓬莱魔女把公孙奇问得哑口无言，他原来的打算，实在就是这样。

蓬莱魔女冷笑道：“你使用这种慢性毒药，然后再假情假意地服侍她，原来就是要骗取她的武功？”公孙奇道：“她是用毒的大行家，用这种毒药，才不至于给她发觉。”蓬莱魔女哼了一声说道：“还有，你还想继续役使她父亲的旧属，称霸江湖，所以必须让她死后，尸体上毫无中毒的迹象，这才能使得她的部下不起疑心，仍然跟你？”公孙奇给她说中了心事，只好默不作声。

蓬莱魔女毛骨悚然，想不到师兄如此恶毒，又是伤心，又是愤激，心想：“我只道师嫂不是好人，却原来师兄比她更坏百倍！”公孙奇忽道：“师妹，你不知道，我实在后悔得很！”蓬莱魔女道：“你后悔什么？”

公孙奇道：“我悔不该当年离开你们，和这妖妇私逃。”蓬莱魔女本来也是一直把桑白虹当作“妖妇”的，但此时此际，这“妖妇”二字出自公孙奇之口，她听来却是刺耳非常，心里大大不以为然，不禁勃然作色，说道：“师嫂对你实在是情深义厚，你怎么可以这样骂她？好坏你们都做了一场夫妻，你就连这一点夫妻之情都没有了么？”

公孙奇嘻皮笑脸地说道，“师妹，你不知道，我本来不打算和她做夫妻的。我当年血气方刚，受不了她的狐媚手段，被她勾引私奔，现在是越想越觉不值。我只说一件小事给你听，你也会感到可笑了，她年纪本来比我大，但她却一直要我将她唤作‘虹妹’。你说可笑不？哼，不瞒你说，我早就讨厌她了！”蓬莱魔女心道：“你不知道，我听了你这话，我也是多么讨厌你！”但因公孙奇毕竟是她师兄，她还在想怎样好言相劝，而不愿即时破脸。

公孙奇机灵之极，察觉师妹面色不对，又叹口气道：“我娶了这个妻子，弄得我有家难归，爹爹不认我作儿子，师妹，你和我的情份也断了。唉，想起咱们从前所过的日子，你叫我怎不悔恨，怎不伤心？”说着，居然掉下两滴泪来。

蓬莱魔女本已对师兄充满恶感，但听了这一番话，想起师父对自己的恩情，而师父又只有这一个儿子，不禁也起了悽恻之情，当下说道：“师兄，师父虽然不满意你做的事情，表面上虽然是口口声声不认你做儿子了，但他老人家心里却还是挂念你的。他一喝醉了酒，就会叫你的名字，这是我知道的。师兄，你若痛改前非，我一定给你向师父说情，连师嫂也一起接回去。至于我，我是一向把你当作师兄的。”

公孙奇苦笑道：“多谢师妹，师妹，我知道你对我好，只要咱们的情份还在，那我也没有这么伤心了。但你说把、把那贱人也接回去，那就不必了。你想，事已如斯，我和她还能再做夫妻吗？师妹，只要你还是象往日一样对我，我马上就跟你走。她的什么毒功秘诀，这里桑家堡的基业，我统统都可以不要了！”蓬莱魔女听出他话里有话，怔了一怔，蓦地变色，说道：“师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公孙奇笑道：“师妹，你是绝顶聪明的人，你还不明白？我把那闽南桃花溪的百年茉莉根弄来，给你师嫂吃，一半的原因也是为了你啊！”

蓬莱魔女气得说不出话来，正要发作，忽听得外面似有脚步声响。公孙奇吃了一惊，作手势指那书橱，示意叫蓬莱魔女暂避一避。蓬莱魔女心想：“我且看来的是谁？”当下就依从公孙奇的意图，躲到书橱后面，外面已轻

轻响起了敲门声，公孙奇道：“来啦！”手心里捏着一根毒针，便去开门。
　　公孙奇只道是妻子前来问罪，心中打定主意：“我且先听听她来意如何，要是未曾发觉，我就找个藉口，解释刚才之事，再骗她那两大毒功的神功秘诀；要是她已经发觉，知道我在她汤药中加上了闽南桃花溪的百年茉莉根，哼，哼，那就没话好讲，只能将这根毒计刺进她的天灵盖了。舍弃这里的基业虽然有点可惜，但得了师妹，一切都可以补偿了。师妹比她貌美，比她高强，师妹又是绿林领袖，比桑家堡这点基业更是大得多。好，一意这么办了。”他想得如意，似乎十拿九稳，师妹定然从他，一切都可以在所不顾。但，虽然如此，他和桑白虹毕竟是做了将近十年的夫妻，一旦要下毒手，他捏着毒针的那只手，仍是不禁微微颤抖，手心也淌出了冷汗。
　　公孙奇轻轻把门拉开，只见一个披着白狐裘的女子走进门来，笑道：“公孙奇，原来你躲在这里，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公孙奇怔了一怔，道：“原来是你，你怎么又来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玉面妖狐连清波。蓬莱魔女躲在书橱后面，暗暗欢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好个妖狐，这次可是你自投罗网，逃不脱我的手心了。且先听听他们说些什么，看看他们之间还有什么秘密？”
　　连清波格格笑道：“你以为是谁，你不说我倒忘了，我上次是几时来过的？”公孙奇皱眉说道：“我可没工夫和你说闲话！”连清波道：“好大的架子，翻脸就不认人了么？喂，我当真是忘记了咱们几时会过的了，你不可以告诉我么？”
　　公孙奇背向书橱，料想蓬莱魔女瞧不见他的面部表情，便连连向连清波打了几个眼色，示意屋内有人，叫她赶快走开，同时心里又很奇怪：“她怎的尽是找些闲话来说？她是个精明仔细的人，上次几时会面她怎的也会忘记？就是忘记了也没什么打紧，为何老是发问？”当下只好说道：“我也不很记得清楚，大约是上月十二、十三吧！”
　　连清波竟似不懂他的眼色，说道：“好，那么已过了一个多月了，咱们上次商谈之事，你已经准备好了没有？”公孙奇道：“什么准备好了没有？我根本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又接连打了两个眼色。连清波道：“你想想看，我上次和你说的什么？”公孙奇恼道，“你真是无理取闹，快走，快走！”
　　连清波反而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说道：“我好辛苦才来一次，哪有这样容易走的？你放心，我周围巡视过了，外面没有人。你赶快说吧，你把准备好的计划告诉我，我马上就走！”公孙奇气得七窍生烟，心里骂道：“你号称妖狐，怎的这样愚蠢，连我的眼色也会意不来？哼，你是真的愚蠢呢，还是有心要我出丑？”
　　公孙奇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清波，你知不知道，我的妻子正恼你呢，她的病已经好了！”用意是要把连清波吓走，哪知连清波双眉一竖，仍是坐着不动，却冷笑说道：“我知道她是个醋娘子，但我来得光明正大，怕她何来？哼，你要是怕她，那你就更不宜拖延时候了，快快把你的计划告诉我，我好回去复命，你也可以省了嫌疑。”
　　公孙奇道：“你知道她为何恼你？她恼你怂恿她的妹妹出走，要找你算帐呢！什么计划不计划的，我全不懂，我只知道你上次到来，为的是要青虹和你去找那姓耿的小子，这件事我倒是无可无不可，但我的妻子却是大不高兴。你可得当心点儿，惹翻了她，我也没法保护你的。”心想：“我已经说得这样明显了，难道她还不会意吗？”公孙奇这番话也是有心说给蓬莱魔女

听的，好撇清他与连清波之间的关系。

哪知连清波依然还似不懂，说道：“那个姓耿的小子，他的事我才管不着呢！”公孙奇跺脚道：“你不是来通风报讯，叫青虹去将耿照捉回来的吗？她碰着了耿照没有，为何不与你一同回来？”连清波面向书橱，蓬莱魔女从缝隙偷看出来，见她的面色，倒似是怔了一怔，这才支支吾吾地说道：“唔，不错，不错，青虹是追那姓耿的小子去了，她武功高强，不用我帮她手。所以我和她出了商河县境，我就让她独自去了。”她顿了一顿，接着说道：“你不要节外生枝，咱们话回正题吧。你不是说要投效朝廷，但因为时机未到，北宫黝的意思，也只是要你暗中出力吗？北宫黝想知道你的计划，叫你详细地回报他！”蓬莱魔女听到这里，疑心大起。第一，连清波分明是在济南途中见过耿照，还骗了耿照，救了那个被俘的军官。桑青虹也分明是和连清波一同到了济南的。第二，北宫黝被擒，她在济南，不该不知道，怎的还说了北宫黝等着回报？心里暗自寻思：“她的话中露出许多破绽，都与事实不符。我师兄既是与她同谋，她在我师兄面前，还用得着说假话吗？还有，听她一路说来，似乎在想套取我师兄的口风，这又是什么道理？她和师兄的对答之间，也有许多不接头的地方。咦，真是古怪，叫人猜想不透。唔，玉面妖狐，著名狡猾，莫非她已知道我躲在这儿，有意说出一些假话？”但随即又觉得自己这个猜想，也还是有几点站不住脚，连清波若是察觉有人埋伏房中，何以还流连不走？而且她也不该老是迫公孙奇说出什么计划，难道不怕泄漏了秘密么？蓬莱魔女心细如发，旁观者清，听出他们的对答有许多不接头的地方。公孙奇虽是聪明，但因他心中焦急，恨不得连清波早走，却未曾发觉她话中的破绽。

公孙奇思疑不定，心中想道：“难道北宫黝当真是等着回音？但她上次和我密谈，却是压根儿未曾提过北宫黝的，怎的平空多钻出一个人了？哼，岂有此理，我的身份在北宫黝之上，我即算投顺朝廷，也只有金主完颜亮才配管我，他北宫黝是什么东西，也想骑在我的头上，以顶头上司自居？”原来连清波上次来做说客，拉拢公孙奇归顺金朝，是奉了金国御林军统领檀道清之命，还带了金主完颜亮的“密诏”，以金主完颜亮的名义来进行的。要他暗中效力，剪除绿林中抗金的豪杰，并在金兵大举侵宋之时，由他去攻袭两股义军的山头，表面上装作是绿林火并，实际是牵制义军的兵力，使他们不能“扰乱”金兵的后方。事成之后，金主完颜亮默许公孙奇在山东自立为王，全国官军与他可以订立互不侵犯之约。

连清波上次是直接传达完颜亮的“御旨”，公孙奇觉得完颜亮很看重他，欣然答允。但这次连清波却说是奉了北宫黝之命，来向他索取什么“计划”，这就等于无形中降低了公孙奇的身份，公孙奇自是大不高兴，心中想道：“北宫黝是什么东西？他不过是完颜亮的一名御前侍卫，也配给我下令？他的把兄东海龙我尚且不放在眼内，难道反而要向这条北芒狗卖帐？”

公孙奇想至此处，不觉暗暗恼怒，这时连清波的眼光正注视着那个书橱，公孙奇心头一动，随即想道：“我师妹是北五省绿林盟主，只要她肯嫁我，我一样可以自立为王！”原来公孙奇此人野心极大，但求能称霸绿林，占据一方，随心所欲，事齐事楚，他倒并不在乎。

连清波见他沉吟不语，说道：“怎么，难道你不信任我么？”公孙奇疑心忽起，寻思：“上次她只是说完颜亮许我便宜行事，官军可以在暗中帮我一把，让我可以吞并其他山寨。至于什么详细计划，她可并没有要我呈报。

那样的机密大事，她都可以与我商量，她又是有完颜亮‘密诏’的，我怎会不信任她？”他人极聪明，登时从连清波这一句话看出破绽。

当下公孙奇冷冷一笑，说道：“你是要我捉拿耿照的计划么？青虹已经去追踪了，我再添多几个人帮她追捕就是。这个，北宫黝也要知道吗？”

连清波诧道：“你说什么？”公孙奇道：“你上次和我谈的，不就是这个计划吗？”连清波更是惊诧，说道：“我说的是关于你投顺朝廷的事情！”

公孙奇道：“你哪里说过这种事情？我公孙奇打家劫舍，坐地分赃，也不知什么朝廷不朝廷的？哼，你究竟是什么人？到这里胡说八道！”

连清波叫道：“你说什么？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弄错？”公孙奇道：“我说你才是弄错了，跑到这儿胡说八道！”连清波站了起来，退后一步，厉声说道：“哦，原来你是压根儿没有归顺朝廷的意思！”公孙奇道：“你再啰唆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他说这两句话的时候，悄悄地对连清波又使了个眼色，原来他的心思未定，要知他虽然自己觉得七八分把握可以获得师妹，只要获得师妹，他就可以完全不理会连清波，不必走连清波给他安排的道路，但毕竟师妹还没有答应嫁他，他心里还想给自己准备一条后路，因而也就不想对连清波太过绝情。他一面作势要驱逐连清波，一面给她打个眼色，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连清波忽地笑道：“哦，这么说来，或许倒真是我弄错了。你既然没有投顺朝廷之意，那我只好走了。”

蓬莱魔女躲在书橱后面，听到此处，也是恩疑不定，暗自寻思：“原来我的师兄虽然误入歧途，与这妖狐也有来往，却倒还不是叛国投敌！但这又焉知不是他们故意一唱一和，有心在我的面前说的假话。”这时连清波正要跨出房门，蓬莱魔女岂能容她就此走掉？蓦地一声冷笑，从书橱后面出来，冷冷说道：“玉面妖狐，你看看我是谁？你还想跑得了吗？”

在蓬莱魔女意料中，这玉面妖狐一见是她，定然惊惶失色，哪知连清波的态度却大出她意料之外，只见她在门口立定，“噗嗤”一笑说道：“你是桑家嫂子吧？我早知道你躲在这里了！我又没有勾引你的丈夫，你干嘛要发这样大脾气。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该知道我是为了正事来的吧？公孙大哥，你是否瞒着嫂子的？好，嫂子你既然出来了，那咱们就挑明来说吧，我先想问你一句，你丈夫不肯投顺朝廷，这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你的主张？”

连清波竟然把蓬莱魔女误认作公孙奇的妻子桑白虹，蓬莱魔女初是惊诧，继之恼怒，只道玉面妖狐故意戏弄于她，气得满面通红，一声喝道：“好个妖狐，你死到临头，还敢对我污言秽语，我先把你宰了！”声到人到，拂尘一展，立即便向连清波当头罩下！

连清波这才大吃一惊，叫道：“什么，你不是……”话犹未了，只觉一股劲风，已是迎面扑来，连清波衣袖一拂，荡开了蓬莱魔女的拂尘，但听得“嗤嗤”声响，虽是荡开了蓬莱魔女的拂尘，但她的衣袖也已给拂尘撕成片片，一条欺霜赛雪的玉臂上起了十几道血痕！双方交了这招，连清波固然是心头大震，蓬莱魔女也是诧异非常！

要知蓬莱魔女与玉面妖狐是曾经交过一次手的，蓬莱魔女对这敌人的武功深浅，知得清清楚楚，玉面妖狐的武功虽然不弱，比起她来，毕竟还是相差很远，但现在玉面妖狐居然能用衣袖荡开她的拂尘，这可就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了！虽说这一招也还是连清波吃了大亏，但比之上次交手，却不知高明了多少了！蓬莱魔女大为诧异：“想不到隔别不过半年，这妖狐的武功

竟尔精进如斯！”

蓬莱魔女见玉面妖狐武功了得，大是今非昔比，不敢怠慢，出招更狠，暗运内力，拂尘闪电般地扫去，尘尾根根竖起，恍如千百根利针，根根向玉面妖狐刺下。公孙奇吓得慌了，连忙叫道：“师妹手下留情，放过她吧！”

但见拂尘过处，声如裂帛，玉面妖狐的另一条衣袖又已化作了片片蝴蝶，随风飞舞，剩下了两条肤光如雪的臂膊，己无衣裳遮蔽。蓬莱魔女冷笑道：“师兄，你还替这妖狐讨饶？这妖狐为虎作伥，到处残害我大宋英豪，今日撞在我的手上，我不将这妖狐宰了，难消我心头之恨！”说时迟，那时快，第三招又已发出，连宝剑也拔了出鞘，左手拂尘，右手长剑，同时齐下杀手！

连清波忽地叫道：“你，你弄错了！……”可是她的话声未了，蓬莱魔女的剑尖吐出一缕青光，已刺到她的背后。连清波一个“细胸巧翻云”，在间不容发之际，箭一般地射出门外。但饶是她身法如此迅速，也不过仅仅避开了蓬莱魔女的剑招，左臂光滑的皮肤上却又已添了十几道血痕，骨头都给拂尘扫得隐隐作痛！

玉面妖狐逃得快，蓬莱魔女也追得急，两人几乎是首尾相衔，如影随形，霎眼之间，蓬莱魔女的剑尖又已指到她的背心。这玉面妖狐的武功也真不弱，就在蓬莱魔女的剑锋堪堪要刺中她身体之际，她反手一格，“　”的一声，竟把蓬莱魔女的青钢剑架住，她手中业已多了一样兵器。

这是一支笛子，笛身用名贵的建漆漆得鲜红夺目，在月光中可以瞧见人影。上面刻有刀法精细的春山牧牛图、牧童、横笛、青山、云树，在月光下也隐约可见。画的线条嵌成石绿色，题字嵌成赤金色，笛尾是一段象牙，使整支笛子显得十分古雅。蓬莱魔女吃了一惊，心道：“这支笛子可是人间罕见的宝贝！如此古雅的笛子，只合在高人隐土的手中，这妖狐用来当作兵器，却是大大的不配了。”

但更令得蓬莱魔女吃惊的却还不是这支笛子本身，而是她的精妙招数，她把这支短笛使开，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居然有若流水行云，毫无粘滞，招招都是指向对方的要害穴道，瞬息之间，连拆了蓬莱魔女的九招十七式！

最最奇怪的是：玉面妖狐的点穴家数竟是与“武林天骄”颇为相似，不过一个用的是萧，一个用的是笛而已。这种奇妙的点穴神招绝非半年之内所能学会，蓬莱魔女奇怪极了，不禁想道：“上次在天宁寺废墟之战，这妖狐与我生死相搏，何以不使这套功夫？当时她已有性命之忧，论理是该使出自己最得意的本领才对。还有，她从前用的兵器乃是青剑红绸，现在却改用一支笛子，兵器的性质，也是毫无相似的地方。”同是一个玉面妖狐，武功却是前后判若两人，饶是蓬莱魔女绝顶聪明，也是百思莫得其解。

蓬莱魔女把心一狠：“管它这么多，她是玉面妖狐，总没有错！”正要痛下杀手，忽地想道：“她刚才为什么说我弄错了？”随又想道：“这妖狐狡猾非常，我斥她为虎作伥，她大约是还想狡辩。哼，你这妖狐骗得别人，可骗不了我！任你如何狡猾，今日也是要取你性命的了！”要知连清波的来历，蓬莱魔女虽然还未完全清楚，但她的恶迹，蓬莱魔女已是查悉甚多，今晚又亲见她来充当说客，口口声声要公孙奇投顺金朝，对这“妖狐”的说话，蓬莱魔女还焉能相信半分？当下心意已决，再也不去琢磨连清波的那句说话，立即痛下杀手。

连清波的点穴招数虽然奇妙，毕竟还是不如蓬莱魔女。蓬莱魔女一发了狠，天罡尘式、柔云剑法，同时展开，一刚一柔，攻如雷霆疾发，守如江海

凝光，连清波的笛子点不到蓬莱魔女身上，蓬莱魔女的长剑却是欺身直进，招招紧迫，越来越见凌厉，不过片刻，连清波全身都已在她的拂尘与剑光笼罩之下，进既不能，退亦不得。

公孙奇赶了出来，看得胆战心惊，但却已不敢再为连清波讨饶，就在此时，只听得蓬莱魔女大喝一声：“ 着！ ”拂尘一裹，连清波的那支笛子脱手飞出，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的剑尖已指到了她的心口。

就在这千钧一发，性命俄顷之间，忽听得“ 叮 ”的一声，不知何处飞来一粒石子，竟把蓬莱魔女的剑尖荡歪少许，连清波身法何等快疾，趁此稍纵即逝的时机，一个“ 倒踩七星 ”，倒纵出一丈开外。

蓬莱魔女心头一凛，喝道：“ 好呀，原来你这妖狐还有同党！ ”话犹未了，只见一条黑影，倏然而来，已是拦在她与连清波之间。蓬莱魔女唰的一剑刺去，那人笑道：“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想不到咱们今日又在这里遇上了！ ”蓬莱魔女在瞬息之间，疾攻七招，那人竟是兀立如山，丝毫未动，蓬莱魔女这时才看得清楚，原来此人不是别个，正是与她在泰山玉皇顶上交过手的那个“ 武林天骄 ”！正是：

造化弄人缘未了，人生何处不相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来何汹涌须挥剑 去尚缠绵可付箫

蓬莱魔女气往上冲，喝道：“ 好呀，又是你！ ” 上次给他救了金主完颜亮，这次又给他救了玉面妖狐连清波，两次都是功败垂成，坏在武林天骄的手里，蓬莱魔女自是气恨之极，一认出是武林天骄，立即痛下杀手。

蓬莱魔女深知武林天骄的本领高强，这一招几乎是使出浑身的本领，与他相拼。只见她尘剑兼施，拂尘散开，万缕千丝，宛如在武林天骄的头顶撒下一张大网；青钢剑也同时刺出，其直如矢，迳取武林天骄胸口的“ 璇现穴 ”。这两招同时并用，乃是“ 天罡尘式 ” 与“ 柔云剑法 ” 的精华所在，端的是奥妙之极，威力无穷！

武林天骄竟是依然神色自如，笑道：“ 上次我一曲未终，殊属遗憾；今日有幸重逢，你再听我吹一支曲子如何？ ” 洞萧凑到口边，一声清越的萧声飞了出来，气流激荡，把蓬莱魔女的拂尘吹了开去，随即听得“　 ”的一声，蓬莱魔女的青钢剑砍中他的玉萧，也给他的玉萧弹开了。

武林天骄的玉萧没有离开他的口边，但蓬莱魔女狂风暴雨般的剑招，竟给他随意挥洒，一一化开，每一剑都恰恰给他的玉萧挡住，他的玉萧家数虽是与玉面妖狐的古笛家数同源，差异不大，但他运用的神妙，功力的深厚，却不知比玉面妖狐高出多少倍，蓬莱魔女可以制伏玉面妖狐，对武林天骄却是一筹莫展！武林天骄不但挥萧拒剑，举重若轻，而且萧声也从未间断，蓬莱魔女的拂尘被他吹得尘尾飘飘，缕缕散开，“ 天罡拂尘三十六式 ” 施展开来，已是不成招式！

武林天骄吹的乃是唐诗人陈子昂的“ 登幽州台歌 ”，这首歌很短，总共只有四句：“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 悽怆激越，当真是响遏行云，令人不知不觉之中受了萧声的感动，蓬莱魔女大吃一惊：“ 想不到他的萧声还有这许多妙用！ ” 连忙强摄心神，正拟再施展生平所学，与他一决雌雄，武林天骄已吹到最后一个高音，忽然拔了一个尖儿似一根钢丝抛入天际，蓬莱魔女不觉心头一震，说时迟，那时快，武林天骄已突然反守为攻，玉萧挥舞，忽地在一招之间，遍袭蓬莱魔女的奇经八脉，蓬莱魔女迫得使出“ 登云纵 ” 的绝顶轻功，平空拔起，一个倒翻，向后方纵出了三丈开外，虽然是避开了武林天骄这一击，但高手过招，给敌人迫得一退三丈，已经可以说得是落败了。

蓬莱魔女一片茫然，但那武林天骄却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后退，他也像蓬莱魔女那样，就在那瞬息之间，也突然使出了“ 登云纵 ” 的绝顶轻功，一个倒翻，向左斜方倒纵出三丈开外恰恰落在公孙奇面前，玉萧一个盘旋，竟似闪电般的手法，突然向公孙奇点到！

公孙奇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公孙隐乃是武学奇才，只有桑白虹的父亲桑见田在时，能与他抗手，虽说公孙奇因与桑白虹私奔，未曾尽得他父亲的衣钵真传，但所具的一身上乘武功，已是非同小可。与桑白虹成亲之后，桑家的武功秘奥，他也略有所窥，尤其是最近又学了桑家的“ 大衍八式 ”，融合了两家之长武功更是大大地精进了。

“ 武林天骄 ” 闪电般地攻来，却也未能将公孙奇立即点倒就在武林天骄的玉萧堪堪点到他胸口的时候，只见他身形一仰腰向后弯，脚跟一旋，玉萧几乎是贴着他的面门扫过，陡然间一缕青光飞起，只听得“　 ” 的一声，他已拔剑出鞘，格开了武林天骄的玉萧。他闪招、拔剑、长身、还击，四个动

作，一气呵成，武林天骄也不禁暗暗赞了一个“ 好 ”字，心想：“ 他的武功虽还比不上他的师妹，但在武林中能胜过他的恐怕也只是有限的几个人了。 ”

说时迟，那时快，武林天骄挥舞玉萧，已把公孙奇前后左右的退路全部封闭，公孙奇虽不至于在数招之内见败，但全身穴道，都己在武林天骄卷起的千重萧影笼罩之下。

公孙奇又惊又急，连忙叫道：“ 你弄惜了！连姑娘是，是…… ”他心想这“ 武林天骄 ”在他师妹剑下救了连清波的性命，当然是连清波这一边的人，他正想向武林天骄说明连清波是他的朋友，话犹未了，武林天骄已是“ 哼 ”了一声，冷笑说道：“ 你才弄错了，枉你一身武功，却不学好！ ”他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就在这说话的时间，他的玉萧已插进了公孙奇剑光封锁的圈子，直指到了他胸前的璇玑穴，公孙奇哪里还能分神说话，连忙横剑护胸，瞬息之间，玉萧金剑，已碰击了十七八下！公孙奇虎口酸麻，眼看就要遮拦不住。

蓬莱魔女正想上去帮她师兄，忽听得一声惊呼，在花树丛中，突然现出一个人影，不是别人，正是公孙奇的妻子桑白虹。

武林天骄摇了摇头，说道：“ 嫂子，公孙奇如此对你，你还怜惜他么？ ”桑白虹指着公孙奇骂道：“ 怪不得我的病迟迟不好，原来是你存心害我，竟然在我的汤药中放下了闽南桃花溪的百年茉莉根！好在我命不该死，倒要看看你这副黑心肠是怎么生的！公孙奇叫道：“ 娘子，念在—— ”底下那“ 夫妻之情 ”四字未曾出口，又已被武林天骄的攻势迫住，只能全神招架了。桑白虹冷笑道：“ 我若不是念在夫妇之情，早已任凭恩公将你杀

了！ ”蓬莱魔女听得桑白虹对武林天骄称作“ 恩公 ”，颇为诧异，她这时也已看得出来，武林天骄的攻势虽然凌厉，却仍是手下留情，并无取公孙奇性命之意。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随即恍然大悟：“ 是了，我在孤鸾山上所见的那个影子，以及刚才用暗器打碎药碗的那个人，原来就是这武林天骄！他本来就不是想取我师兄性命，而只是为了救我师嫂来的。但他却怎么会知道我师兄蓄意谋害师嫂呢？是偶然撞上的呢还是有心来的？ ”

武林天骄道：“ 好，他是你的丈夫，我不便越俎代庖，随你怎样处置他吧！ ”桑白虹恨声说道：“ 我不要这样的丈夫，从今之后，我只当是他死了！ ”走上前去，“ 呸 ”的啐了公孙奇一口，恨恨说道：“ 公孙奇，你好，你好！ ”接着噼噼啪啪，连打了公孙奇四记耳光！公孙奇被武林天骄的攻势迫住，那一口唾涎和四记耳光，全部不能闪开。

蓬莱魔女心道：“ 以师兄的所作所为，受这四记耳光，责罚还是轻了。 ”本来以她的本领，若与师兄联手，尽可胜得武林天骄，也尽可拦得住桑白虹，免使她的师兄受辱，只因她也不齿师兄所为，故而袖手旁观。

桑白虹打了丈夫四记耳光，回过头来，忽地对蓬莱魔女冷笑：“ 丈夫我不要了，这桑家堡我也不要了。你要是欢喜你的师兄，我就都送了给你吧！ ”长袖一挥，扭头便走。蓬莱魔女又羞又气，追上前去，叫道：“ 师嫂，慢走！我不是你所想的这样的人，你听我说。 ”话犹未了，桑白虹已在骂道：“ 谁是你的师嫂！ ”双袖一扬，一团彩色的烟雾从袖管中飞出，蓬莱魔女知她是个使毒的大行家，虽然不惧，却也不能不立即避开。星光黯淡，烟雾弥漫，桑白虹的影子已在烟雾中消失。

远处忽有笛声传来，音细而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武林天骄道：“ 好，

咱们一同走吧！”将洞萧凑到口边，也吹了起来，与那笛声相和。

蓬莱魔女心道：“看来这武林天骄并不全是坏人，但他却是玉面妖狐的同党，是金主完颜亮的保镖。这就是我的敌人了！”这时武林天骄已放开了公孙奇，向着桑白虹所走的方向追去。蓬莱魔女飞步赶上，挺剑喝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武林天骄萧声不断，却加快了脚步，蓬莱魔女起步在后，追不上他，距离越来越远，只听得他洞箫吹奏的乃是当代词人陆游的一道“沁园春”词，词道：“孤鹤归来，再过辽天，换尽旧人。念累累枯冢，茫茫梦境，王侯蝼蚁，毕竟成尘。戴酒园林，寻花巷陌，当日何曾轻负春。流年改，叹围腰带剩，点鬓霜新。交亲散落如云，又岂料而今余此身。……”一曲未终，人影已是杳然，余音袅袅，细若游丝，也几乎听不见了。蓬莱魔女一片茫然，心道：“这是他藉此词而自诉身世心事吗？”

公孙奇神情沮丧，在月光下更显得脸色发青，蓬莱魔女对他是又气又恼又有几分可怜，回头说道：“师兄，你知道错了么？”公孙奇举起袖子，抹掉了脸上的唾涎，恨声说道：“我早已知道错了，我错在不该娶这妖妇。哼，此仇不报，何以为人！”蓬莱魔女气往上涌，双眼一瞪，说道：“你这是什么话，你还要报仇！你要报什么仇？你下药害你妻子，若说报仇，应该是师嫂向你报仇！”

公孙奇吃了一惊，心道：“糟糕，我只道这小师妹心里是喜欢我的，不料她也帮起那贱人来了。却不知她这话是否出自真心？”偷偷望过去，只见蓬莱魔女那两道目光，有如寒冰利剪，冷峻非常，公孙奇只感到一股凉意直透心头，从蓬莱魔女这充满责备的目光，不需她再说半句，公孙奇已知道师妹是极之不齿他的所为了。

公孙奇蓦地想起一事，说道：“师妹，你只道我对不起她，却不知她也对不起我！”蓬莱魔女道：“她有什么对不起你？要不是她阻住武林天骄，你今晚已有性命之忧！她打的四记耳光，你自己想想，是该打不该？”公孙奇又羞又愤，但为了要获得师妹的同情，只好强忍怒气，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苦笑说道：“师妹，夫妻之间打打骂骂，本来也属寻常。但她打我耳光，却是打给别人看的，哼，我明白她的用心。”蓬莱魔女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公孙奇忽地移转话题，说道：“你可知道那武林天骄是什么人？”蓬莱魔女本不满意他移转话题，但这武林天骄的来历，却是她长久以来渴欲知道的，不禁问道：“你这么说，敢情你知道他是谁了？”公孙奇双眉一竖，咬牙说道：“从前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这武林天骄就是那贱人旧日的情郎！”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连忙峭声斥道：“住口，你怎可如此含血喷人？师嫂对你是情深义重……”公孙奇淡淡说道：“师妹，你的武学造诣在我之上，难道你看不出那武林天骄的家数么？”蓬莱魔女又是一怔，问道：“怎么？”公孙奇道：“武林天骄的家数脱胎自桑家的上乘武功，其中有几招就是从大衍八式变化来的。”蓬莱魔女见过桑白虹的武功，也见过耿照所用的大衍八式，刚才已略有所疑，此时听师兄这么一说，不由得心里想道：“确是不错。但经过武林天骄的变化运用，却是比桑家的原来武功高明多了。倘若这武林天骄当真是大魔头桑见田的弟子，那么得这大魔头衣钵真传的，就不是师嫂而是这武林天骄了。”当下问道：“他们的家数相同，这又怎么样了？你怎可据此就推断他们之间有什么私情？”

公孙奇冷笑道：“师妹，你瞧这武林天骄的相貌，是不是像个胡儿？”当时在中国的北方，汉胡杂处，彼此通婚，汉人胡人，本不容易分别，但蓬莱魔女从北宫黝的口中，早已知道武林天骄是金国武士引以为荣，最最崇拜的人物，而且他又曾经暗中保护过金主完颜亮，当然是金人无疑。当下说道：“不错，他本来是个胡儿，还用说么？”公孙奇道：“着呀，如此说来，他怎会是我岳父的门下？我岳父虽然是个无恶不作的大魔头，但他一生却是痛恨金人的，他生前曾定下戒条，严禁部属作金人的官，这想必你也听说过的了？”蓬莱魔女想起桑白虹在密室中告诫她帅兄的说话，心道：“是呀，师嫂不准她丈夫与玉面妖狐来往，为的就是禀承她父亲的遗训。如此说来，桑见田确是不会收一个胡人作为弟子，尤其这武林天骄更多半是金国的皇族中人。”

公孙奇接着说道：“还有一层，我爹爹与桑家乃是世仇，他心目中最大的强敌也就是我那死鬼岳父，这也是你知道的了。强仇大敌，必须知己知彼，我爹爹对桑见田的一切情形，当然了如指掌，桑见田倘若有这么一个武功高强的徒弟，我爹爹还会不知道么？但我爹爹可从来没有提过桑见田有这么一个传人！”他说到后来，已是直呼岳父之名，越说也越得意了。

蓬莱魔女心想：“不错，我一向只知道桑家的武功只传给两个女儿，从没听说桑见田还有徒弟。我师父对桑家一切极为留心，即使是桑见田秘密收徒，瞒得过别人，也未必瞒得过我师父的。我师父交游广阔，所交的又都是江湖上的奇人异士，武林天骄技成已非一日，倘若他当真与桑家有甚渊源，我师父岂能不得一点风声？”蓬莱魔女最初未经深思，还有点怀疑“武林天骄”是桑见田的弟子，如今层层剖析，最初的想法，已是站不住了，因而心中也就更感到“武林天骄”的来历神秘。

公孙奇得意洋洋，往下说道：“师妹，以你这样聪明，难道还不能识破其中疑窦？武林天骄从何获得桑家的武功？我岳父不会传给他，传给他的人，除了桑白虹这贱人还有哪个？老实说在那贱人与我成婚之前，我早已知道她有个情郎的了，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是哪一个！不但如此，还有好些蛛丝马迹，那贱人在婚后也与情郎暗中互通声气，我就是怕她与情郎暗中联手，暗害于我，我才先下手为强的！”其实只有“武林天骄”的家数与桑家的武功颇有相同之处，这一点乃是真的。其他一切，都是无中生有！公孙奇绝顶聪明，想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同时也是为了想骗取师妹的信任与同情，信口乱捏了一大段说辞，但说来头头是道，蓬莱魔女也不禁信了几分。

蓬莱魔女心里想道：“师嫂出身邪派，在婚前行为不大正当，或许也会有的。婚后不知如何，但就我刚才所见，她对师兄却是深心相爱，并无虚假。”当下说道：“师兄，你不要胡乱猜疑，你们已经是相近十年的夫妻了！……”公孙奇打断她的话道：“这不是猜疑，这是事实。”蓬莱魔女道：“有什么真凭实据你已拿到了手中么？”公孙奇冷笑道：“还用得着什么证据？那武林天骄今晚到来，又和她一同走了，这就是证据！师妹，多谢你好言相劝，但请你设身处地替我想想，这样的夫妻还能做下去么？我与她已是恩断义绝，师妹，你能原谅我过去做错的事，仍像从前一样对待我么？你可知道，我是一向喜欢你的啊！”

蓬莱魔女勃然变色，厉声说道：“师兄，不管如何，你对妻子下这毒手就是不该！我和你是师兄妹，我受你爹爹抚养之恩，一向也愿意把你当作哥哥看待，但倘若你做出天理难容的事情，我认得你，我的宝剑却不认得你！”

公孙奇面色灰白，讷讷说道：“ 师妹，你，你，你就一点不念从前的情份？ ” 蓬莱魔女正色说道：“ 我就是因为念在师兄妹的情份，想你做个好人。你过去做错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今后可要堂堂正正做一个人。 ” 公孙奇道：“ 你要我怎么样做？ ” 蓬莱魔女道：“ 回去见你爹爹，禀明一切，你爹爹会原谅你的。然后你要找回师嫂，向她认罪。依我看来，只要你真诚悔过，她也会饶恕你的。你不必担心你爹爹不许她进门，我会替你们说好话的。师嫂对你一片真情，你若对她三心二意，甚或还想谋害她，那我就第一个先不饶你！ ” 公孙奇颤声道：“ 这个，这个—— ” 蓬莱魔女道：“ 我言尽于此，听与不听，这就由得你自己了！师兄，我望你好自为之！ ” 说完便去，再不回头。公孙奇呆若木鸡，心里想道：“ 这可真是两头不到岸，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唉，我该不该听她的活，回不回家呢？ ”

蓬莱魔女走出了桑家堡，也是心事重重，暗自思量：“ 师兄的话不知是真是假？但师嫂与那武林天骄同走，总是令人放心不下。她未必与武林夭骄有什么私情，最少在婚后不会。但只怕她不知道武林天骄的身份，那就可能象耿照从前一样，糊里糊涂，给敌人利用了，自己也不知道。 ” 再又想道：“ 好在我师兄倒并非叛国投敌，我却可以放下一重心事。这里的事情既了，我应该到江南走一趟了，不论于公于私，我都应该见见笑傲乾坤。但在去江南之前，我可先得回山寨安排一下，好在金兵侵宋之时，冀鲁的绿林好汉，也可与义军呼应。 ” 主意打定，蓬莱魔女就兼程赶路，向北而行。她为了赶路，也为了便于施展轻功，不走大路，专抄山间的小路行走，免得惹人注意。她脚程快速，不过几天工夫，已到了冀鲁交界的山道上。

山风吹来，蓬莱魔女吸了一口，不觉眉头一皱，暗自沉吟：“ 奇怪，这风中怎的有一股腥味？ ” 朝着那股风向走去，只觉前面黑压压一片危崖，峥嵘兀立，崖上大红的山茶花正在盛开，而那股腥味也越来越浓了。到了此刻，蓬莱魔女已可以肯定这是血腥的气味，心里想道：“ 是谁在这里杀了人？而且看来不只杀的一个！倒要上去看看。 ”

蓬莱魔女施展绝顶轻功，脚点危石，手攀藤蔓，转眼之间，就上了那座危崖，途中还随手摘了一朵茶花。

上面倒是一块平地，蓬莱魔女定睛一瞧，这一惊端的非同小可，只见那块草坪上，东南西北四方，各有一堆乱石，乱石上各有三颗人头，正中间有块形如镜台的圆石，石上也有一颗人头，共是一十三颗人头！

蓬莱魔女身为冀鲁的绿林领袖，剑底也曾诛过不少奸邪，只 是发现人头，还不会令她吃惊，令她吃惊的是，这些人头竟有许多是她认识的人，而且还有几个是向她纳贡、依附于她的山寨寨主！

蓬莱魔女可以看出，这些人头，都是给人用药水炼过的，面目完整，神情如生，只是比生前缩小了一半有多。蓬莱魔女一路看过去，心里越来越是惊疑，“ 只就我所认识的这几个人而论，快马韩的五虎断门刀是武林一绝，铁拐李的乱披风拐法也曾纵横绿林，还有跳虎涧的柳麻子和饮马川的杨大眼也都是一方之霸，这些人武功委实不弱，怎的都给人杀了？ ” 再看到正中间圆石上的那颗人头，更是吃惊，那是山东绿林大豪、新任一股义军首领的褚大海，此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性情豪爽，任侠仗义，素为绿林好汉推重。蓬莱魔女崛起之后，他起初不服，后来见蓬莱魔女力抗金兵，行事磊落，武功又是世所罕见，这才心悦诚服地与蓬莱魔女深相结纳，自愿作她的部属，蓬莱魔女也很敬重他，不敢以部属看待，而尊他以大哥之礼，因此这褚大海

实际上就等如蓬莱魔女在山东的副手。此际，蓬莱魔女见褚大海也被杀害，不由得又是伤心，又是愤怒，心想：“凶手把这些人头摆在此处，不知是何用意？可能会有人来，我且在此守候。求褚大哥在天之灵保佑，让我捉着凶手，替你报这血海深仇。”当下将褚大海的人头拿了下来，用一件衣裳包好，其他的人头，她就无法一一收拾了。

树林里远远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与风刮茅草的声响并无多大分别，但蓬莱魔女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一听就知是有轻功高明之士来到，心想：“我且看看来的是谁，有何动作？”

她拾起人头，跳上了一棵大树，藉那繁枝密叶，掩蔽着身体，过了一会，果然看到有一个人从树林里走出来了。

来的是个面色焦黄的干瘦老头，脚登穴耳麻鞋，身披黄麻大褂，和他的面色配合，一片深黄，就似一段枯萎的树枝，直挺挺地竖在四面山花之中，色泽显得非常的不调和，令人看了一眼，就觉得心里厌烦。

这枯瘦老头步出树林的时候，发出一声狞笑，显得十分得意的样子，目光缓缓地从一堆堆的人头上扫过，忽地“咦”了一声，双眉倒竖，这时他已发现失去了中间的一颗人头。

蓬莱魔女心道：“这些人多半是他杀的了。”从树叶缝中望下去，只见这怪老头脸色黄里泛红，显得气怒不堪，两个太阳穴高高坟起，蓬莱魔女心中一凛，想道：“此人内功深湛，倒不可轻敌了。”正待现出身形，却见那怪老头戟指骂道：“哼，居然还给他的党羽漏网一人，到此捣乱，好呀，你把褚大海的首级拿去，我就要你的首级也不能保全。”飞起一脚，“轰隆”一声，将那块大圆石踢得四分五裂，聊泄心头之恨。

蓬莱魔女本待下去，但听了那怪老头的自言自语，却又不禁起了好奇之念，“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以为是谁的党羽？好，我且再看一会。”

心念未已，忽听得一声长啸，剑器铮鸣，有人朗声吟道：“宝剑欲出鞘，将断佞人头。岂为报小恩，夜半刺私雠。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弹剑悲啸，宛若龙吟，走出树林，是个英气勃勃的中年汉子。蓬莱魔女心道：“壮哉此人，看来他是自知不是这老头的对手，但却下定决心，要决一死战了。”

那怪老头仰天大笑，说道：“西门先生果是信人，依时来了。请你先会会你的朋友，老朽不敢慢客，把他们先请来了。”那汉子虎目蕴泪，在每一堆人头之前作了一个长揖，悲声说道：“列位大哥，西门业拜谢你们高义，请稍待须臾，西门业拼了这颗头颅，倘若报不了仇，就来陪你们了。”蓬莱魔女这才知道是四霸天中的西霸天——西岐凤。蓬莱魔女想起当日在济南道上，东海龙曾和她提及此事，说是西岐凤已约好日期，与一个极厉害的对头决战，想不到日期就是今天，地点就是此处，恰恰给她碰上了。

那怪老头大笑道：“西门业，你也算得还有自知之明，老朽定然成全你的心愿，比你和你的朋友团聚。但你还有一个党羽呢？何不叫他出来，成全你们的义气，也省得老朽多费一番功夫。”言下之意，即是要将西门业与他的朋友一同收拾。西门业倒怔了一怔，随即亢声说道：“西门业并无约人助拳，这些朋友，义薄云天，都是闻风来的。今日之事，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西门业死则死耳，岂能向你示弱？宁可死后让朋友给我报仇，如今却定要单打独斗，与你一决存亡！来，来，来！你有本领就把我的首级取去吧！”

蓬莱魔女心道：“人言四霸天中，西岐凤最有侠气，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他面临大敌，视死如归，确是高傲得紧！今日他与仇家在此约会，

他是正主，我若此时下去，抢在他的前头，反而显得是我轻视他了。好，我且让他先打一场，泄泄他胸中的怒气。有我在此，谅这老怪也要不了他的性命，到了紧要关头，我再出来，挑明了是给褚大哥报仇，将这梁子接了过去，就不至于坏了江湖规矩了。”蓬莱魔女主意打定，仍然隐伏不动，静观其变。

那怪老头阴恻恻的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好，西门业真有你的，看在你这点义气份上，我可以饶你同党一命，但我劝你还是把他先请出来的好，你不要准备交代交代后事么？你当然知道，我金某纵横半世，从来没有人能在我手底逃得性命！”西门业怒极气极，反而仰天长笑，亢声说道：“金超岳，休得猖狂，我西门业本来就不打算活着回去，但你也休想毫无损伤，我劝你也早作万一准备，立下遗嘱的好。”那老头大笑道：“哈，原来你是立心与我拼命了，只怕你虽有此心，却难如所愿。好，你要拼命，那就动手吧！”他口里虽然出言调侃，心中却也颇有几分忌惮，要知西岐风在四霸天中虽然排名第三，武功却不在老大东海龙之下，尤其一手西岐剑法，更是出色当行，这老头心想：“西门业口出此言，莫非他已练成了什么两败俱亡的武功，这倒不能不小心在意了。”

蓬莱魔女这才知道怪老头的名字，饶她武功绝世，也不禁微吃一惊，心道：“原来是祁连老怪金超岳，他居然还活在人间。怪不得西岐凤抱了必死之心，褚大海等人也丧在他的手下了。”

三十年前，在金国还是四太子兀术掌兵，与南宋名将岳飞对垒的时候，兀术手下，有一名武士，本来的姓名已无人知道，他因金兵屡败在岳飞手下，遂把自己的姓名改为金超岳，以国号为姓，以“超岳”为名，即是要超过岳飞的意思，这金超岳的武功也的确高强，金兀术好几次死里逃生，都是仗着他的力量。后来有一次他碰到岳飞手下的勇将杨再兴，在“小商河”一场恶战，给杨再兴一枪戳破他的肚皮，杨再兴也受他甩手箭所伤，杀不出重围，在小商河桥下殉国。人们都以为这金超岳也必然死了，哪知他却还没有死，不过他医好伤之后，兀术已经失势，他的武功也没有恢复，遂遁入祁连山中，被人称为“祁连老怪”，最初十多年中，还曾经有过两次下山，后来就生死不明了。他最后一次下山，有碰过他的人说：他的武功不但已经恢复，而且还胜过当年。当时蓬莱魔女的师父公孙隐曾动过念头，想到祁连山将他除掉，只因祁连山在金国腹地，公孙隐单骑匹马，一时不敢鲁莽从事。……

其时四霸天中的东海龙已经成名，其他三人则还是初初出道，公孙隐想约东海龙前往，正要起行，消息传来，说是这金超岳已经死了，公孙隐遂罢此行。此后，就果然没有再听到金超岳的消息，中原的武林豪杰，都以为这死讯是真。又过了几年，公孙隐的另一个世仇桑见田亦已去世，公孙隐这才闭门封刀的。时光流转，江湖上的后起人物，十九连金超岳的名字，都不知道了，但蓬莱魔女因为她师父当年有过这段往事，师父曾向她提过，因而得知这“祁连老怪”的来历。心里想道：“原来这老怪居然还没死掉，今日陌路相逢，我可要为恩师了他当年心愿了。”

蓬莱魔女心念未已，只听得西岐凤已在朗声说道：“你远来是客，出招吧！”金超岳大笑道：“好个西岐凤，在我面前也这样傲慢么？也好，我就成全你吧！”

眼看双方如箭在弦，就要动手，忽听得又是一声长啸，宛若龙吟，震得树叶纷落，林鸟惊飞，金超岳道：“好，你的同党来了，那正是最好不过！”西岐凤叫道：“大哥，这不关你的事！……”话犹未了，只见东海龙已到了

场中，他背着一个大麻袋，淡淡说道：“三弟，你还认我是大哥不是？你若还当我是你大哥，你的事怎能与我无关！”

金超岳冷笑道：“东园望，听说你当年想约公孙隐那老儿到祁连山找我，如今你来得正好，也省得我到东海去回拜你了。你们别争论了，一齐上吧。”

西岐凤道：“大哥，别的事我听你的，这次是我与这老怪有约在先，你可得成全做兄弟的声名。大哥，你不是与笑傲乾坤有约吗？我认为你不宜在这里多耽搁了，还是赶快前往江南吧！”原来西岐凤暗暗自忖，只怕两兄弟联手，也未必是金超岳对手，与其连累东海龙陪同送命，不如自己独自承当，故此出言暗示，他提及东海龙与笑傲乾坤之约，实即是点醒他的大哥，若然他有不测，便请大哥代求笑傲乾坤给他报仇。

东海龙当然听得懂把弟话中之意，但他怎忍见把弟独自送命，当下一笑说道：“你没有听见吗？十七年前，我已经是准备与这老怪交手的了。可惜那次这老怪诈死，未如所愿。但虽未成行，我与金老怪一决生死之约，是早已定下了，远远在你之前！”西岐凤想不到他大哥也抬出江湖规矩，重提这段旧事，一时做声不得，心里暗暗叫苦。

金超岳满面通红，原来那次误传他的死讯，的确是他自己故意散播出来的。为的是他那时尚有两门极厉害的武功未曾练成，恐怕不是公孙隐的对手，故而诈死避战。当下他听了东海龙的刺讽，恼羞成怒，一声冷笑说道：“公孙隐这老儿死了没有？”

东海龙道：“死了怎么样？没死又怎么样？”金超岳道：“死了我就挖他的坟；若还没死，我宽限你们三个月，让你们请那老儿来此，再一同领死。”东海龙哈哈大笑，金超岳一瞪眼道：“你笑什么？”西岐凤抢着说道：“好笑啊好笑，你要见公孙前辈，那除非是来世了！”东海龙倒不觉怔了一怔，随即明白他把弟的用意，西岐凤故意闪烁其辞，那是有心让金超岳认为公孙隐已死了的。但这几句话也可以解释为金超岳将在此战丧生，焉能还留得性命与公孙隐相见？”东海龙也不禁大笑起来，暗暗佩服把弟回答得妙。

蓬莱魔女听见金超岳那些狂妄的说话，却是怒气勃发，倘若不是为了顾全江湖规矩，顾全西岐凤与东海龙的声誉（他们与这老魔头有约在前，倘若旁人拦在他们的前头，纵是助拳，亦属不敬），她早就想跳了下去，将那金超岳刺个透明窟窿。但蓬莱魔女在发怒之余，却也不禁想道：“西岐凤故意让这老魔头误会我恩师已死，这当然是不想拖累于他，难道这老魔头当真就那么厉害？西岐凤竟然害怕连我的恩师都不是他的对手么？”

金超岳自大惯了，果然没有想到西岐凤话中的另一种含义，只当是公孙隐果然已经死了，当下冷笑说道：“好，你们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免死了，只要你们带我去挖那老儿的坟墓。”东海龙掩鼻叫道：“是谁放屁？好臭，好臭！”金超岳怒喝道：“东园望，你上来！我让你三招！”西岐凤叫道：“让我先来！”金超岳双掌一错，冷笑道：“先来后来，都是难免一死，你们不必争了，要就一齐上吧！”

东海龙忽道：“且慢，我有一件礼物先要送你！”金超岳怔了一怔，跟后说道：“哦，对了，你把褚大海的人头拿到哪里去了？快快拿出来吧，等会儿你好与他作伴。”他见东海龙正在解开麻袋，只道东海龙是要拿出褚大海的人头。

东海龙将麻袋一抖，淡淡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将我三弟的朋友请来，我也将你的两位高足和七名帮手请来了！”只见倒在地上的是九对血

迹殷红的耳朵，不问可知，这是新割下来的了。原来金超岳虽然艺高胆大，无须约人助拳，但他却不能不准备临时有什么事情发生，例如附近的绿林好汉闻风而来之类，是以他除了在路上把自动来给西岐凤助拳的人尽都杀了之外，还派了两个弟子会同七个金国军官，在这座山的四周巡逻，以防意外变化，想不到这些人也被东海龙杀了。（这也就是蓬莱魔女踏进此山，一路无人拦阻的缘故。）

金超岳见了这九对耳朵，气得七窍生烟，再也顾不得还端什么武林前辈的身份，一声大喝，猛的就向东海龙扑来。

东海龙笑道：“三弟，这你可该让我了！”一声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还招！”疾的转身，双掌拍出。原来他正是要激怒金超岳，引他先动手的。

西岐凤叫道：“大哥，别碰他的手掌！”东海龙运足了劲，哪收得住，“蓬”的一声，双掌已是互相碰击，东海龙只觉奇寒彻骨，对方的手掌简直不似血肉之躯，比冰雪还要冻上数十百倍。

金超岳也不禁晃了一晃，心里好生骇异：“想不到这厮也练成了混元一炁功，果然不愧是四霸天之首，倒不可太轻敌了。”

说时迟，那时快，金超岳左掌扬起，又已拍来，东海龙不敢硬接，退后三步，还了他一记劈空掌。金超岳冷笑道：“你以为不碰上我的手掌，就可以躲过了吗？哼，我教你知道我这阴阳二气的厉害！”

金超岳掌力一吐，一股劲风扑面而来，登时把东海龙裹住。单是发掌成风，那还不足为奇，内功有了几分火候的都可以办得到，最奇怪的是他这股掌风，竟是热风呼呼的，触体如熨，东海龙刚以劈空掌力荡开他这股热气，他右掌拍出，登时又是一团冷气袭来，虽然没有触着他掌心所感到的那样奇寒彻骨，也是十分难受！

原来金超岳这一冷一热的奇功，名为“阴阳五行掌”，乃是将两门最厉害的邪派功夫，合而为一，苦练了三十年，这才练成功的。邪派中威力最强的阴煞掌力名为“修罗阴煞功”，纯阳掌力最厉害的则是“雷神掌”。“修罗阴煞功”练到最高境界，发掌则可令对方血脉凝结；“雷神掌”练到最高境界，拿风一触，则可令对方如受炮烙之刑。但这两门功夫，单练一种，要练到最高境界，也得花三十年以上的功力，练功途中，还有走火入魔的危险。金超岳以偶然的机遇，获得了这两种练功的秘诀，他取舍为难，鱼与熊掌，意欲兼得，而人生有限，又哪有六十年的寿命，可以让他练成两样奇功？因此他就贪图速成，兼收并练，每一样都只练到第七重境界，（最高的境界是第九重，到了第七重之后，每进一重，练功的困难就要增加一倍。）这样虽未能登峰造极，但却可以免去走火入魔的危险。把这两样奇功，练到了第七重境界的，普天之下，仅他一人，因而他虽然未能达到最高境界，自信已是天下无敌，也正由于他有了这样的自信，他才重踏江湖，再助金主，妄图杀尽所有的抗金豪杰。

也幸而他两样功夫都未练到最高境界，东海龙还可勉强抵挡，东海龙的混元一炁功也有三十年以上的功力，虽然及不上这两门邪派奇功的歹毒，却是正宗内功，掌力雄浑纯厚，金超岳在一时之间，竟还无奈他何。

但时间一长，强弱就渐渐分了出来。一来金超岳的本身功力确是比东海龙胜过一筹，二来他这“阴阳五行掌”乃是邪门之极的绝世奇功，东海龙第一次遇到，根本就不知该如何应付；三来东海龙初上场时，曾硬接对方一掌，

身上中了寒毒，过后又受一冷一热，冷则极冷，热则极热的阴阳二气所包围，饶是他内功深厚，过了三十招之后，已是觉得体内寒冷难禁，而体外的皮肤却又是如受火然炙，牙关打战，而同时又是大汗淋漓，混元一炁功的功力，也就越来越弱了。

东海龙苦苦支撑，激战中被金超岳迫得他又硬对了一掌，这一掌是与金超岳的左掌相碰，登时半边身子，似放在蒸笼之中，火气攻心，舌焦唇燥！东海龙眼前金星乱冒，连忙叫道：“三弟，快走！你代我去见笑傲乾坤吧！”

刚才他们兄弟二人争着与金超岳对敌，这倒还不单单是为了顾全江湖规矩，不愿以二敌一的缘故，而是预防不测，好歹也有一个人逃生。但如今西岐凤眼见他的大哥已是危在须臾，他又焉能舍之而去。当下亢声说道：“这老魔头是应金国狗皇帝之请，来剪除咱们大宋豪杰的。他不单单是我的仇家，也是大宋男儿的公敌，何须与他讲什么江湖规矩？大哥，咱们一场兄弟，生则同生，死则同死！”拔剑出鞘，银虹疾绕，拦腰便斩！

金超岳冷笑道：“对啦，我早就叫你们一齐上的，你本该早早听我的话才是。何必还要找什么藉口？”双掌一分，左劈西岐凤，右劈东海龙。

西岐凤朗声吟道：“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十万师……”金超岳大笑道：“你挡我双掌还挡不了，还说什么曾当十万师？这儿又不是比诗词歌赋，你念什么鸟诗？没的惹人讨厌！”话犹未了，忽觉一片清风吹拂，一丝丝暖气相继侵来，风虽不劲，气虽温和，但却有令人软绵绵、懒洋洋的感觉。金超岳这才大吃一惊，喝道：“你捣什么鬼？”连忙振起精神，凝神对付，加强了阴阳二气，使得那清风暖气根本吹不进来。

原来西岐凤也练有一门正宗内功，名为“太清气功”，与东海龙的“混元一炁功”异曲同工，“混元一炁功”力量威猛，而“太清气功”则是一片柔和，更容易侵袭敌人。他借朗吟而使出太清气功，倒不单单是为了扰乱敌人注意而已。金超岳不知他的“太清神功”奇妙之处，几乎着了道儿。西岐凤趁此时机，唰唰唰，连环发剑，气流激荡，嗤嗤有声，竟突破了金超岳阴阳二气的包围，取得了先手攻势，把金超岳迫得退后了几步。东海龙所受的压力减轻，得有余暇默运玄功，将体内的火毒寒毒，驱出了不少。

蓬莱魔女见西岐凤一出，便扭转了形势，心中快慰，想道：“这西岐凤果然名不虚传，看来还似在他大哥东海龙之上。要是他们二人能够取胜，那我就不出手去分他们的功劳了。”蓬莱魔女眼力本来甚高，但这次却是看得有点差错。在“四霸天”之中，西岐凤是唯一正派侠士，东海龙则在邪正之间，西岐凤行为侠义，涵养又好，因而所练的内功的确是比东海龙更为纯正，但论到功力的威猛，却是所有不如东海龙了。他们两兄弟的本领，只能说是各有擅长，难分高下。西岐凤之所以一出场便能扭转形势，一来是他的“太清气功”出其不意，慑住了敌人，取得了先手；二来则因为先有东海龙的一场猛战，多少消耗了金超岳的几分功力。

东海龙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混元一炁功的威力渐渐又见增强，与西岐凤联手，双方已有攻有守，成了均衡相持的局面。西岐凤剑招催紧，以太清气功配合他独创的西岐剑法，将金超岳的攻势消解了十之六七。东海龙则从侧翼助攻，牵制金超岳的掌力。

但金超岳的功力毕竟还是胜过他们一筹，这时他对太清气功已有防备，西岐凤攻不进去，过了三十招之后，西岐凤也遭到了东海龙先前所遇的危险，

在金超岳阴阳二气不断侵袭之下，身受一冷一热的煎熬，迫得要运功同时御寒抗热，太清气功也就相应而减弱了。不过，因为西岐凤的内功较为纯正，比东海龙也较能支持，同时他所学的武功，又较为广博，不但内功深湛，剑法也极精妙，他的太清气功虽然逐渐减弱，仍可勉强支持，而剑招则丝毫未缓。因此他虽然已遭危机，表面上却还看不出来。

旁人看不出来，西岐凤自己却是心中明白。忽地一咬舌头，叫道：“大哥，你快走！”一口鲜血喷了出去。说也奇怪，他这一口鲜血一喷，功力竟似陡然加强，一声长啸，剑招有如暴风骤雨，杀得金超岳连连后退。金超岳双掌所发的热风冷气，也被他这一声长啸，荡得向两边散开！蓬莱魔女这时方始大吃一惊，心道：“难道是我走了眼？西岐凤未见输招，怎的便甘冒性命之危，使用这种邪派的天魔解体大法？”原来西岐风这咬破舌头，乃是将全身的精力凝聚起来，作最后的一掷，这么一来，功力可以突增一倍，但本身的元气，也大受损伤，要是不能即时杀了敌人，终必被敌人所杀！又即使能杀了人，过后自己也要大病一场！蓬莱魔女想不到西岐凤所练的是正派内功，竟然也懂得这种邪派大法？尤其想不到的是他竟然未露败象之时，忽然施展出来！要知蓬莱魔女早已随时准备下去相助，只因看得差错，以为他们二人联手，多半可以取胜，故而不想分功。要是他们早露败象的话，蓬莱魔女也早已下去了。如今眼睁睁地看着西岐凤自损元气，使用“天魔解体大法”，要阻止已来不及！正是：

与敌偕亡拼一死，不辞碧血染黄砂。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亦狂亦侠真豪杰　能哭能歌迈俗流

西岐凤使出“ 天魔解体大法 ”将全身精力凝聚起来，作最后的一击，这刹那间，他“ 太清气功 ”的威力，陡然增强一倍，果然功效立见，把金超岳双掌所发的热风冷气，荡得向四边散开。但金超岳虽然连连后退，脚步仍是十分沉稳，他将阴阳二气撤回护身，只守不攻，周围严如堆起了一堵无形的墙壁，西岐凤的太清真气竟然攻不进去。西岐凤心头一凉，想道：“ 我已竭尽所能，依然杀不了这祁连老怪。再过片时，我的功力消失，势将落在他的手中，大丈夫岂能生而受辱？ ”当下牙根一咬，就要自断经脉而亡。

就在这刹那间，西岐凤身边的一块石头突然移开，“ 蓬 ”的一声，飞出了一团烟雾，烟雾中金光闪烁，西岐凤与东海龙大叫一声，同时跌倒。只见那“ 石门 ”开处，窜出了两个人来，当前一人是个长发披肩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那玉面妖狐连清波，那团毒雾就是她发出来的。原来她和另外一个人早已埋伏此间，下面是个地洞，用大石堵住洞口，她从石隙看出来，见金超岳连连后退，却不知西岐凤元气已伤，只道金超岳势将不敌，故而移开大石，现出身形，同时也就发出她的独门暗器最歹毒的毒雾金针烈焰弹，在毒雾之中混杂着许多细如牛毛的梅花针，东海龙西岐凤二人元气已伤，吸了毒雾，穴道又着了几枚梅花针，当然是禁受不起了。他们二人吸了毒雾，昏昏迷迷，神智虽然尚未消失，但气力已是提不起来，西岐凤即欲自断经脉，亦已不能。

金超岳哈哈笑道：“ 赫连郡主，原来你早已到了，其实你无须出手…… ”话犹未了，忽听得一声喝道：“ 无耻妖狐，偷施暗算，有我在此，决不能让你得意，快来纳命！ ”声到人到，正是蓬莱魔女！

原来在连清波偷发暗器的时候，也正是蓬莱魔女从树上跳下来的时候。蓬莱魔女本是要来阻止金超岳伤害西岐凤东海龙的，不料变出意外，这二人已是受了伤，她见了连清波，不由得怒火勃发，就舍了金超岳，先取玉面妖狐。

连清波与金超岳距离有六七丈地，蓬莱魔女突然扑下，快如闪电，大出金超岳意料之外，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已到了她的跟前，青钢剑寒光一闪，已向着她的胸口刺到，此时，金超岳尚在数丈之外，一时不及赶来，除非是发出劈空掌力，才可以攻击蓬莱魔女，但蓬莱魔女已到了连清波身边，他若是发出劈空掌力，只怕连清波也要受伤。

同时从那地洞之中窜出来的还有一个军官，手持一柄长剑，奋力一架，“ 嗦 ”的一声，居然把蓬莱魔女的青钢剑架住，蓬莱魔女一看，认得这人就是那日在“ 活阎王 ”家中与耿照对敌，后来被她所擒，后来又在押解途中，被连清波救走的那个军官。

蓬莱魔女一声冷笑道：“ 这回你可没有这么好运道了！ ”出手如电，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一句话未曾说完，双方的长剑已碰击了七下，到了第七下，“　　”的一声巨响，那军官的长剑折为两段，蓬莱魔女的剑尖指到了他的胸口，只要往前一送，就可要了他的性命，忽地心念电转：“ 这人与武林天骄大有渊源，且别忙取他性命，留下来好查问武林天骄的来历。 ”剑尖在他胸口的“ 璇现穴 ”一点，力道用得恰到好处，皮未破，血未流，已是点了他的穴道。

蓬莱魔女制服了那个军官，脚步不停，便向玉面妖狐追去，玉面妖狐喝

声："照打！"一扬手，"蓬"的一声，烟雾迷漫，她的独门暗器毒雾金针烈焰弹再度发出，蓬莱魔女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拂尘一挥，劲风呼呼，那团浓烟烈焰，连同烟雾中的数十口梅花针都反射回去。玉面妖狐身形一晃，斜窜出数上开外，避开了浓烟烈烙，但仍然有十几口梅花针射了回来。玉面妖狐吃了一惊："这魔女的内功竟然精进如斯，比起上次在天宁寺之战，又强得多了。"连忙一个"大弯腰，斜插柳"，身子矮了半截，长袖一挥，有几口梅花针从她头顶飞过，余下的却钉在她的衣袖上，未伤及她的身体。

玉面妖狐这手破解暗器的功夫，也可算得上乘本领，但蓬乘魔女却是感到有些奇怪。她奇怪的倒不是因为玉面妖狐这手功夫的奇妙，而是因为她所用的各种武功，与几天前在公孙奇家中用过的武功大不相同！上次玉面妖狐用的是一支玉笛，点穴法精妙绝伦，但自始至终却未曾用过暗器。

蓬莱魔女暗自想道："奇怪，怎的她的步法与家数全都变了？但却与再上一次在天宁寺相遇的时候相同。难道她的武学竟是如此广博，每一次都能使出一套截然不同的武功？"她心里暗自琢磨，脚步却丝毫不缓，三伏三起，飞箭一般连续射出，眨眼间已追到了玉面妖狐背后。

玉面妖狐原也知道暗器伤不了蓬莱魔女，只是想阻她一阻，以利自己逃走，哪知蓬莱魔女一挥手就破了她的暗器，如影随形又缠上了她，迫得她不能不回身应战。

玉面妖狐反手一剑，与蓬莱魔女碰个正着，"　"的一声，玉面妖狐虎口酸麻，但蓬莱魔女随之而来的拂尘一击，仍然给她避开。蓬莱魔女连进三招，玉面妖狐脚踏五行八卦方位也连避三招，但有一次仍是不能不硬接蓬莱魔女的长剑，这一次蓬莱魔女的内力更强，震得玉面妖狐虎口迸裂，沁出血来，青钢剑都几乎拿捏不稳！蓬莱魔女取得了压倒的优势，但心里却是越来越感到诧异！

要知蓬莱魔女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不但从招数上可以看出前后的异同，内力上的轻微差别她也可以感觉得出，她与玉面妖狐交手三招之后，心里不由得想道："奇怪，怎的这妖狐的内力也似比上次减弱了少许？相隔不过几天，难道在这几天之中她曾碰过什么强敌，受了内伤？但看她步法轻灵，却又不似受了内伤的模样？"

心念未已，忽觉冷风飒然，背心的"灵台穴"突然似被一股寒流透进，饶是蓬来魔女功力深湛，也不禁微微一抖。蓬莱魔女正自使到一招杀手，尘剑兼施，拂尘罩住了玉面妖狐的身形，青钢剑闪电般地向前疾刺，眼看这一剑就可以戳穿玉面妖狐的琵琶骨，但由于这微微一抖，剑尖刺歪，只在玉面妖狐雪白的手臂上画开了一道五寸多长的伤口。

"　"的一声，玉面妖狐扔剑便跑，蓬莱魔女却不追赶，回过头来，冷笑说道："好，好一个背后偷袭的功夫！"却原来是那祁连老怪金超岳已经赶到，使出"玄阴指"的隔空点穴功大，向蓬莱魔女戳了一指。

金超岳在武林中的辈份极高，只因急于要救玉面妖狐的性命，无可奈何，才只得偷施暗算，他满拟这一指就可以点倒蓬莱魔女，哪知蓬莱魔女非但没有受伤，还能够将玉面妖狐伤了。金超岳心里一惊，暗自想道："我三十年没有下山，想不到后辈中竟是能人辈出！这女娃子年纪轻轻，居然也受得起我第七重的修罗阴煞功！"

金超岳满面通红，打了一个哈哈，掩饰他的窘态，说道："我看你本领

很是不错，有心试一试你的功夫。嗯，你姓甚名谁，师父是哪一位？”

蓬莱魔女运气三转，早已把侵进体内的阴煞之气驱出，神色自如，走上两步，拂尘一指，淡淡说道：“你先通上名来！”金超岳见她神色自如，更是诧异，说道：“你不是早已藏在那棵树上的吗？难道你不是与西岐凤约好了的，还不知道我的名字？”蓬莱魔女道：“我与西岐凤素不相识，更没有听过你的名字。”金超岳道：“你这女娃子分明是打谎了，你没有听到他们与我说话么？”蓬莱魔女道：“听不清楚。你快快报上名来，须知我剑下不杀无名之辈！”

金超岳笑道：“你这女娃子倒是骄傲得紧，那你听着，我的名字你没听过，你师父想来不是无名之辈，他总该知道的。我乃三十年前，纵横大江南北的金超岳是也！”蓬莱魔女忽地噗嗤一笑，说道：“不对！”金超岳道：“什么不对？”蓬莱魔女道：“你的名字不对！”金超岳诧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名字有何不对？”蓬莱魔女慢条斯理地说道：“你叫做什么名字都可以，就是不能叫做金超岳！”

金超岳冷笑道：“你这小娃娃懂得什么，我起这个名字其中大有道理。”蓬莱魔女道：“不如我给你改一个名字吧。”金超岳怒道：“岂有此理，我这名字有何不对？你又要给我改作什么？”蓬莱魔女缓缓说道：“不对就是不对，你试想想，你名叫金超岳，却连岳飞手下的一员将领都超不过，还有何面目再用此名？想当年杨再兴在小商河桥下，一枪挑破你的肚皮，你居然没有死掉，也算得你运气好了。你就该韬光养晦，躲在那祁连山里学学缩头乌龟才是，你却还要出来兴风作浪，这不是太不识时务了吗？须知一个人总不能尽是倚靠运气啊！”金超岳被她揭开疮疤，气得哇哇大叫，喝道，“住口！”蓬莱魔女却并不住口，继续往下说道：“我看你的名字应该改作金服宋才对，大宋的英雄儿女，超过你的人不知多少，你还是改作金服宋吧！”

东海龙哈哈笑道：“好，说得好，改得妙！”他与西岐凤受伤之后，双双盘膝打坐，运气疗伤，本不宜于开口说话，但他听得蓬莱魔女妙语如珠，把祁连老怪大大奚落了一番，却是禁不住又是大笑，又是赞好。蓬莱魔女听得他的笑声中气不足，却不由得心头一凛，想道“东海龙的内伤很是不轻，想来西岐凤也不会好得多少。我今日一战，是只许胜，不许败的了！若然败了，他们二人的性命也就休矣！”

金超岳怒极气极，却反而仰天大笑道：“原来你这小娃儿也识得老夫的来历，不错，老夫生平是曾经只有一次输过给那杨再兴，但如今杨再兴早已骨头变灰，你们的大元帅岳飞，也早已埋骨西冷，你们宋朝，还有何人可以服我？”

蓬莱魔女冷笑道：“杀鸡焉用牛刀，服你何须大将？我出门的时候，我师父对我说，有这么一个狂妄老贼，自称金超岳的，从前怕我找他晦气，诈死埋名，听说他现在又出来了，你要是碰上他，就把他揪来见我，让我好好地教训教训他！”金超岳怔了一怔，喝道：“你是公孙隐的徒弟吗？那老儿还没有死？”蓬来魔女笑道：“他老人家健在，你又该诈死了吧？”金超岳大怒道：“我暂且不杀你，你把你师父请来。”蓬莱魔女笑道：“你耳朵聋的吗？你没听见我刚才说了，我师父吩咐我揪你去见他，你要见他，容易得很，乖乖随我走吧！咄，你还不束手就擒？”金超岳气得七窍生烟，喝道：“我不与小娃儿斗嘴，好，你既要为你师父替死，我就成全了你吧！”双掌一圈，疾的拍出，先是左掌拍出一团热风，跟着右掌发出一股冷气。蓬莱魔

女以巧妙的身法避开正面，拂尘一挥，劲风呼呼，敌住他的阴阳二气，登时大战起来。

蓬莱魔女右手挽了个剑花，一个“玉女投梭”平刺出去，这一招平淡轻舒，看似毫不着力，但剑尖刺到之处，却“嗤嗤”有声。原来她用的“柔云剑法”也是武学一绝，威力之强，绝不逊于她左手拂尘的“天罡三十六式”。这柔云剑法，柔中寓刚，轻灵翔动，内中却蕴藏着强劲的真力。那“嗤嗤”声响就是她剑尖突破对方的阴阳二气，气流激荡，发而为声的。

金超岳吃了一惊，“想不到这女娃子年纪轻轻，武学造诣已然如此超卓！罢了，罢了，公孙隐的徒弟尚且如此，我要胜过公孙隐只怕还得回山再练几年了。”蓬莱魔女尘剑兼施，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着着抢攻，虽然一时间还攻不破金超岳的防御，但已是打得难分难解，金超岳丝毫也占不了她的便宜。金超岳默运玄功，将“阴阳五行掌”的妙用尽数发挥，在身体周围，俨如堵起了一堵无形的墙壁，蓬莱魔女的剑尖刺到离身三尺之处，就给反震回来，那“嗤嗤”声响，似炒熟的黄豆爆裂一般，越来越密，双方都是暗暗吃惊！蓬莱魔女心想：“这祁连老怪的功夫果是邪门，我若然不能速战速决，只怕受不了他阴阳二气的寒热煎熬。”金超岳心想：“我倘若容她过了百招之外，颜面何存？久战下去，对我亦是不利，须得想个法子速胜才好。”要知金超岳已恶战了一场，尤其被西岐凤的“天魔解体大法”耗了他不少真力，功力已是减弱了三两分，他也怕防御万一有疏，被蓬莱魔女乘隙攻进。

双方都是抱着同一心思，意图速战速决，双方遂越打越快，也越来越见紧张！激战中金超岳忽然卖了个破绽，侧身发掌，左胁露出“空门”（武学术语，防御不到之处是谓空门）。蓬莱魔女明知他是诱敌之计，但恃着自己剑招迅捷，意图速战速快，将计就计，唰的一剑，就从空门刺进，剑锋中途一转，“嗤”的一声，却攻到了金超岳的右胁，一剑穿过了金超岳的衣襟，在他肋下划开了一道伤口。

金超岳喝声“着！”“铮”的一声，在她剑尖脊上弹了一下，这是邪派“雷神指”的绝顶功夫，蓬莱魔女只觉虎口一热，登时似是受了火烙一般，全身发热。原来金超岳见热风冷气，伤害不了对方，故而冒险使出了“隔物传功”的绝技，他“雷神指”所发出的热毒，已从蓬莱魔女的剑上传进她的身体，热力非但不会即时消散，而且还在扩大！这一来，双方虽然都是吃亏，但金超岳所受的外伤不重，蓬莱魔女被他的热毒侵进，所吃的暗亏却是更大。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蓬莱魔女抽剑退步，换过一个方位，正要再攻之时，金超岳又是一掌拍出，这一掌用的却是“修罗阴煞功”的掌力，奇寒之气，猛的袭来，刺体裂肤，厉害之极！蓬莱魔女不由得又是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噤！

金超岳哈哈笑道：“你这个小娃儿知道厉害了吧，你拜我为师，我可以饶、饶……”“饶你不死”四字还未说得完全，忽觉微风飒然，原来是蓬莱魔女默运玄功，将拂尘一抖，飞出了几条尘尾，当作暗器使用，似利针一样向金超岳射来。本来金超岳以阴阳二气护身，等于在身体周围堆起了一堵无形墙壁，任何暗器都是伤他不了。但他一时松懈，以为蓬莱魔女业已受伤，得意忘形，哈哈大笑，这一笑真气渲泄，防备就没有那么严密了。那几条尘尾细若游丝，有隙即入，竟然穿过了那堵“无形墙壁”射到了他的面前。细若游丝的尘尾无声无息，若换了别人，决计发现不来。幸亏金超岳是以阴阳二气护身，那几条尘尾突破气流，射进来的时候，有一点点微风，既不冷也

不热，和金超岳以阴阳二气激荡而成的寒风冷气不大相同，金超岳立时警觉。

也幸亏金超岳发现得早，那几条尘尾本是要射他双眼的，他倏的一个“凤点头”，尘尾从他侧面射过，但虽然没有射瞎他的双眼，有一条尘尾已把他的左耳穿了一个小孔！

金超岳气得哇哇大叫，立时加强功力，阴阳五行掌的妙用尽数发挥，左掌拍出的是第七重“修罗阴煞功”的掌力，右掌则掌指兼施，以“霹雳掌”与“雷神掌”发出热风，向蓬莱魔女猛攻。寒热交煎，把蓬莱魔女迫得连退几步。

本来在金超岳恶战一场之后，蓬莱魔女的功力与他已是不相上下。但如今蓬莱魔女身中热毒，要分出几分功力驱毒疗伤，此消彼长，就渐渐感到应付为艰了。

双方越战越烈，蓬莱魔女只觉全身发热，体外却又是寒气侵肤，几乎忍不住就要发抖，蓬莱魔女暗叫不妙，寻思：“如此下去，只怕再过五六十招，我就要败给这祁连老怪了！我是走呢还是不走？”要知蓬莱魔女若是趁早抽身，凭她的绝顶轻功，要逃出性命，总还有几分机会；但她若这么一走，东海龙与西岐凤二人那就必然要丧命于金超岳之手了！

西岐凤看出蓬莱魔女的危机，叫道：“柳女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请你到江南给我们带个口讯吧！”蓬莱魔女心意踌躇，金超岳大喝道：“还想走么？”寒飙卷地，热浪弥空，顿时把蓬莱魔女的退路全都封住。

正在这形势紧急万分之际，忽听得一缕萧声，抑扬顿挫，远远传来，渐来渐近，萧声也越发清亮，吹的是一首唐诗谱成的小曲，“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萧声美妙，令人精神一爽。但蓬莱魔女却又不禁暗暗吃惊，心知是“武林天骄”来了！

蓬莱魔女寻思：“不知道武林天骄来意如何，倘若他是来助这老怪的，我与东海龙、西岐凤就要命丧此间了。”要知蓬莱魔女曾与武林天骄两度交手，武林天骄对她都似无甚敌意，每次都是点到即止，随即一走了之，令得蓬莱魔女根本捉摸不到他的心意。但这武林天骄毕竟乃是金人，蓬莱魔女正自处在下风的时候，见他突如其来，心中总是惴惴不安。

萧声越来越见清亮，转眼间只见那武林天骄已现出身形，走到场中。蓬莱魔女心里怔忡，不知不觉招数一乱，露出了好大的破绽。但说也奇怪，那金超岳竟也露出惊愕的神情，似是比她还要心里不宁，本来蓬莱魔女已露出破绽，这正是金超岳乘虚进击的大好时机，他却似熟视无睹，双掌拍出的力道反而比前减弱。时机稍纵即逝，蓬莱魔女迅即弥缝破绽，转守为攻，抓紧先手，登时把颓势挽了过来。

萧声拔高，当真是声如金石，响遏行云，金超岳更显得焦燥不安，步法也有点乱了。蓬莱魔女本来可以趁此时机逃走，但她见此情形，心里甚为奇怪，一时又不想逃了。

萧声忽地嘎然而止，武林天骄走到了那军官的面前，停了下来，玉萧一指，解开了那军官儿的穴道，笑道：“你这几年倒混得很得意啊，做起官来了，看你的顶戴，职位还不小呢！是游击将军吗？”蓬莱麾女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见武林天骄解开了那军官的穴道，心里又不禁一惊：“果然他们是自己人！他救了这个军官，下一步大约是要把东海龙西岐凤缚起来了？”

心念未已，忽见那军官打了个千，满脸尴尬的神情说道：“多谢少主人

搭救！”忽地把他的顶戴摔开，锦袍撕下，惶然说道：“请少主人治罪，小的以后再也不敢私逃啦！”武林天骄淡淡说道：“这也没有什么，人望高处，水向低流，你作游击将军，当然比跟我做书童好得多！”那军官越发惶恐，忽然僻僻啪啪，左右开弓，接连自打几记耳光，说道：“请少主收留，我还是愿意跟你。我的性命是少主救的，少主你要再取回去，我也甘受无辞，只求少主不要将我摒弃。我一时做错，悔已莫及，官场上的气，更不好受，还是服侍少爷的好。求少爷饶了我吧。”

蓬莱魔女这才知道，原来这军官乃是武林天骄的书童，他那一身武艺大约就是陪伴武林天骄习武之时偷学来的。心里想道：“听这口气，武林天骄很不高兴他的书童做金国的官，而他自己却又暗中做那金主完颜亮的保镖，这倒真是奇怪了。”心念未已，只听得武林天骄又问道：“你不是和赫连郡主一起的吗？她呢？”

那军官道：“赫连郡主已经走了。她、她给那魔女刺了一剑。”显然是想挑起他少主人对蓬莱魔女的敌意。武林天骄眉头一皱，说道“这可真是不巧得很，每次都是我一到来，她就走了。”转过头来，蓦地沉声说道：“你既然愿意仍旧跟我，以后就别再多管闲事！你回去吧，这里用不着你了！”那军官吓得诺诺连声，连忙退下。

蓬莱魔女疑心大起，“原来那玉面妖狐复姓赫连，还是什么‘郡主’。赫连乃是胡姓，她是胡人那是无疑的了。但金国的王族之中，却似乎没有‘赫连’这个姓氏，她这‘郡主’却又是谁封的？”这还不算奇怪，还有另一个更大的疑团，蓬莱魔女接着想道：“不过是几天之前，这武林天骄与那玉面妖狐还在我师兄家中，同来同去，怎的他现在却在叹息机缘不巧，碰不上那玉面妖狐？难道是两个人么？但那日我听得那妖狐和公孙师兄所说的话，却又分明是那个与北宫黝勾结，又陷害过耿照的那个玉面妖狐连清波。”饶是蓬莱魔女聪明过人，见多识广，这时也是百思莫得其解。

蓬莱魔女正在胡乱猜疑，只见那武林天骄已向东海龙与西岐凤走去，不由得大大吃惊：“要是武林天骄心怀恶意，这可如何是好？东海龙、西岐凤二人，即算没有受伤，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何况他们现在正自运功疗伤，又正是到了紧要的关头！”她心里一慌，招数登时乱了。幸好那金超岳也似乎正在分出心神，注意武林天骄的行动，又错过了一次可以轻易取胜的时机。但虽然如此，蓬莱魔女在心神一乱的那刹那间，拂尘封闭不严，却被一丝阴煞之气，又侵进了她的穴道，蓬菜魔女打了一个寒噤，登时清醒，连忙加紧施为，弥缝了露出的破绽。

武林天骄面带笑容，一步步地往前走去，这时已将要到了东海龙与西岐凤的面前。这二人并排坐在地上，正自默运玄功，身上所受的寒毒热毒虽然未能驱除尽净，功力已稍稍恢复了几分，见武林天骄走近，不约而同地突然四掌齐发，他们都是武林中一等一的角色，尽管只是剩下几分功力，两人联手发出的内功，仍是足以裂石开碑，伤人有余。

武林天骄笑道：“两位不必多疑，我是给你们治伤来的。”

他神色自如，笑容未敛，在掌风激荡之中，霎时间就到了东海龙面前。东海龙哪肯相信，正要跃起拼命，但武林天骄比他更快，一手己搭上他的肩头，西岐凤一时心意未决，此际见把兄被来人制住，方自吃惊，武林天骄的另一只手又把他按住在这瞬间，东海龙只觉一股暖流，从他背心透人，在他体中流转，直往丹田，登时似是猪八戒吃了人参果一般，八万四千个毛孔，

无一个毛孔不舒服！东海龙被金超岳的“修罗阴煞功”掌力打伤，身上着的是阴煞之气，这般暖流流经之处，寒意顿消，东海龙再以本身的内功配合，不消片刻，所着的阴煞之气全部驱出，登时精神大振，功力恢复如初。

西岐凤则是被金超岳“雷神指”的指力所伤，身上着了热毒，在这瞬间，他则觉得一片清凉，也是舒服之极，过了片刻，他体中的热毒亦已全部消解，功力恢复如初。

他们这才知道武林天骄的确是以本身的上乘功力，给他们驱毒疗伤。这武林天骄能够双掌同时运功，各生妙用，寒毒热毒，一举尽消，这等神奇奥妙的内功，饶是他们二人都是武林中一等一的角色，也觉得简直是难以思议，不禁又是佩服，又是惊奇！

武林天骄微微一笑，说道：“两位再各自运功三转，那就可以永除后患了。”不待他们说出“多谢”二字，已自离开，缓缓向蓬莱魔女与金超岳恶斗的地方走去。

金超岳一直留意着武林天骄的行动，见他走来，不由得面色铁青，冷冷说道：“檀贝子，你意欲如何？”武林天骄笑道：“金老先生，你也可以歇歇了。”

蓬莱魔女这才知道“武林天骄”的姓氏，心道：“原来他还是金国异姓藩王的贝子，怪不得那次他在泰山顶上，要在暗中保护完颜亮了。”金国的“贝子”有两种，一种是宗室亲王的儿子，一种是异姓藩王的儿子，“檀”姓乃是金国著名的“华姓”（高门贵族的姓氏），金国有好几代皇帝的皇后就是娶于“檀”家，这一姓的族人在金国中居高位掌大权的很多，例如金主完颜亮以前的御林军总管檀道清，现任的燕云十六州兵马大总管檀道隆都是。檀道隆这一家是受封为藩王的，这武林天骄既被称为“贝子”，想必是檀道隆的兄弟了。蓬莱魔女心头一凛，暗自寻思：“他是金国的贝子，那是绝不会助我的了。他要这老怪歇手，莫非他是有意和我三度较量么？”

金超岳听了这话却是又惊又怒，沉声说道：“擅贝子，你与皇上纵然意见不合，却怎可胳膊反向外弯？这魔女是金国的大敌，你知不知道？”武林天骄叹了口气，说道：“你们只知与汉人为敌，国事就要坏在你们这班人手上！”金超岳喝道：“好，这么说，你是意图叛国，助这魔女了？”武林天骄冷笑道：“我不与你一般见识，我劝你住手，这是一片好心，你可知道么？我才没那么些闲工夫与你较量呢！”

金超岳心上一块石头放下，寻思：“到底他还是金国的贝子，不敢吃里扒外。哼，哼，只要他不出手，我已是胜券在握。”

武林天骄似是知道他的心意，一声冷笑道：“你以为你准是柳女侠的对手么？我劝你住手，是怕你折了金国武人的颜面，也是为你着想。你这一大把年纪了，若然败在一位年轻姑娘的手下，你不害臊，我也为你难过！你却不识我这一片好心，反而当作恶意么？”

金超超气得七窍生烟，纵声大笑道：“檀贝子，你号称武林天骄，我金某也不是无名之辈！你莫在门缝里瞧人，把人瞧扁啦。你就骑着驴儿看唱本，走着瞧吧！请站远一些！我倘若容得这女娃子过得百招，你就把我的‘金’抹掉！”

武林天骄淡淡一笑，说道：“好，我就走着瞧吧。我倒愿你得胜，只看你自己能不能够争气了！”背负双手，抬首望天，果然远远地离开他们。

蓬莱魔女只道武林天骄袖手旁观，是有心看她出丑，登时被激起满腔怒

气，一意争雄、长剑翻飞，拂尘挥舞，拼了性命，与金超岳对抢攻势。蓬莱魔女凭着一股锐气，强攻猛打，令得金超岳也不禁心头一凛，“这女娃子身受热毒，居然还能够如此强攻，倒是不可小视！”金超岳为了要在武林天骄面前争一口气，当下也是全力施为。右掌以“霹雳掌”与雷神指兼施，左掌拍出“修罗阴煞功”的掌力，寒风热浪，迫人而来。武林天骄袖手旁观，他去了顾忌，攻势也比刚才大大增强了。

蓬莱魔女毕竟是功力稍逊一筹，且又身受热毒，一方面要抵御金超岳所发的寒风热浪，一方面要运功驱毒，尽管竭尽所能，终是力不从心。但她凭着一股锐气，着着抢攻，表面却还看不出败象。

东海龙与西岐凤已是完全复原，不知不觉地就走了近来，他们都是第一流的武学造诣，看出了蓬莱魔女已是危机暗伏，久战下去，定必吃亏，东海龙暗暗着急，心里踌躇，意欲上前相助。

武林天骄忽地走到他们面前，笑道：“这场比斗，在当今之世，也算得是难得一观的了。两位请与我同赏妙技吧！”话中之意，即是不许他们“搅局”，要他们似他一样，袖手旁观，武林天骄曾为他们驱毒疗伤，江湖上讲究的是恩仇二字，因此东海龙虽然跃跃欲动，但被他一拦，却也不敢与他翻脸，硬冲过去。

西岐凤心思比较细密，却是纳罕非常，暗自寻思：“这武林天骄救了我们，听他口气，也是帮着柳女侠的。却又为何这样忍心，要看着柳女侠受那老怪所挫，拦阻我们出手助她？真不知他是何用意？”

蓬莱魔女越打越急，拂尘急聚急散，或如天女散花，或如草圣挥毫，变化纵横，难以名状。金超岳的招数却似乎慢了下来，一掌一掌地缓缓发出，但掌风激荡，那“轰轰”之声，宛如海潮怒啸，夏日闷雷，更是惊心动魄。东海龙、西岐凤看得目眩神摇，但却也更为蓬莱魔女担心了，他们看得出来，蓬莱魔女急着抢攻，那是因为敌人的掌力太强，迫得以攻为守的。但如此一来，更是消耗真力，只恐难以为继，待到再衰三竭之时，就要给敌人乘虚而入了。

东海龙看得血脉愤张，暗暗准备，到了紧要关头，就要不顾一切扑上前去相助，即使武林天骄拦阻，那也是在所不顾的就在东海龙正自紧张万分，手心捏着一把冷汗的时候，武林天骄却是意态悠闲，击节赞道：“妙呀，妙呀！攻似雷霆，守如江海凝光，似此武林绝技，真是人生难得几回见？我也来凑趣凑趣，给你们吹一支曲子助兴吧。”萧声吹出，顿挫抑扬，时而清轻，时而浑厚，或如鹤唳长空，或如惊涛拍岸。东海龙更是着急，心想：“人家已在舍死忘生，他却偏有这些闲情逸致？”西歧凤较为冷静，却听出这萧声与蓬莱魔女的一攻一守，若合符节，心里暗暗纳罕。

说也奇怪，萧声吹起之后，斗场的形势便登时变了。蓬莱魔女已是意态从容，拂尘挥舞，俨如流水行云；剑气夭矫，宛若游龙戏凤。身法是轻盈美妙，招数是挥洒自如。与刚才那一派急迫忙乱的情形，简直是判若天壤！另一方面，金超岳却是神色沉重，双掌连连拍出，相衔如环，热浪寒风，弥空匝地，东海龙等人站在离他们七八丈之远，也自感到一寒一热，交错袭来。东海龙是个武学行家，看得出金超岳已是心慌意乱，连真气也不能完全凝聚了。故而他的寒风热浪，才会四溢出来。也就是说他的阴阳二气，不能集中来对付蓬莱魔女了。

原来武林天骄的萧声藏着无上妙用，他的萧声与蓬莱魔女的一招一式，

都暗暗合拍，等如指挥她作战一般。蓬莱魔女听了精神一爽，萧声与她的心灵相合，她的奇招妙着，也就层出不穷！但另一方面，金超岳却是被这萧声搅乱了心曲，心头越来越感到烦躁，精神内力都渐渐感到难以集中。金超岳想不到武林天骄用这等意想不到的妙法暗助蓬莱魔女，但这时双方正自斗到紧张之极，武林天骄又不是公然出手相助，莫说金超岳已不能分神说话，即算能够，他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激战中忽听得金超岳大吼一声，原来肩头上己着了蓬莱魔女的一剑！金超岳大吼道：“ 好，檀贝子，你好！ ” 倏的一掠数丈，和身滚下山坡，如飞逃了！

武林天骄冷冷说道：“ 我早说过你打不过人家，你偏不信，现在如何？你自己技逊于人，怨得我么？ ” 东海龙拍掌大笑道：“ 祁连老怪，你还是听柳女侠的吩咐，今后将名字改过来吧！金超岳是应该改为金服宋了！ ” 他心思没有西歧凤那么细密，虽觉萧声起后，蓬莱魔女就占到上风，这情形有点奇怪，但一时之间，却还未想到这正是武林天骄的萧声暗助之功。武林天骄淡淡一笑，说道：“ 金国宋国，各有能人，只宜问善恶是非，择其善者而从之，却不必定要谁折服谁。 ” 东海龙这才想到武林天骄是金国的贝子，自悔失言。

蓬莱魔女心里当然明白，暗暗叫了一声“ 惭愧 ”，又不禁一片茫然，不解武林天骄何以暗中助她？她回过头来，只见武林天骄似笑非笑，双眼正自向她望来。蓬莱魔女面上一红，本来她是应该向人家道谢的，但在这样尴尬的情况之下，却怎生说得出口？

东海龙、西歧凤双双向蓬莱魔女道谢，蓬莱魔女面上更红，说道：“ 你们该谢的不是我，这，这是—— ” 一个“ 他 ” 字未曾出口，武林天骄忽地说道：“ 此间事情己了，恕我失陪了！ ”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只听得武林天骄曼声吟道：“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 ” 吟声甫歇，萧声再起，武林天骄己是下山去了。

西歧凤喃喃说道：“ 这武林天骄真是个奇人，难道他真的是金国的贝子？ ” 蓬莱魔女呆了一呆，忽地身形疾起，跟踪追去。她心里有无数疑团，非向武林天骄问个明白不可，一时间也就顾不得失礼，忘了与东海龙、西歧凤二人道别了。

蓬莱魔女深知武林天骄的轻功不逊于她，只怕追他不上，当下使出全副本领，一口气追过山坳，只见武林天骄却在前面缓缓而行，蓬莱魔女心道：“ 啊，原来他早已料到我会追来，竟在这里等我。 ” 她本要出声呼唤的，一时间却心乱如麻，不知如何开口。

武林天骄己是转过头来，笑道：“ 柳女侠，你打得还未尽兴，还要与我再度交手吗？ ” 蓬莱魔女道：“ 你不是我的敌人，最少今天不是，好端端的我何必与你厮拼？ ” 武林天骄笑道：“ 着啊，你现在也该知道了吧，并非金国的人就都是你的敌人？ ” 蓬莱魔女面上一红，说道：“ 多谢你吹得好萧，要不是有你相助—— ” 武林天骄截住她的话道：“ 你也帮助了我，咱们是彼此相助。 ” 蓬莱魔女怔道：“ 怎么？ ” 武林天骄正容说道：“ 我也讨厌那祁连老怪，我主现在正重用他，这不是我国之福，而是我国之祸。但我却不好与他动手，我也未必就能胜得了他。今日你将他打得狼狈而逃，也正是替我出了一口闷气。 ”

蓬莱魔女道：“你不怕他在你们皇帝面前告你一状？”武林天骄笑道：“我早就是皇上密令要缉拿归案的钦犯了。”蓬莱魔女道：“为什么？”武林天骄道：“因为我一向就反对完颜亮做皇帝。”蓬莱魔女想不到他说得如此坦率，怔了一怔，笑道：“你这人的行事真是怪得出奇！”武林天骄道，“你是指我在泰山阻你杀他之事么？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我反对他做皇帝这是一回事，但我金国的皇帝绝不能让你杀了，从前你们的徽钦二帝被金国所掳，你们宋人认为是莫大的耻辱，要是我们的皇帝被你杀了，我又怎能不认为是耻辱呢！”蓬莱魔女道：“你们金国来占我们宋国的地方，杀戮我们宋国的百姓，我们可没有侵犯你们丝毫！”

武林天骄深深叹了口气，说道：“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反对完颜亮的地方了。他不止是只图蚕食，而且是意欲鲸吞，他已定下了今年中秋，要到你们南宋的京都临安欢度佳节，这你也是知道的了。”蓬莱魔女大感意外，说道：“想不到在这件事情上，你和我竟是相同，一样的反对你们的皇帝。”

武林天骄神色惨然，又叹了口气，说道：“完颜亮大动干戈，你们宋国的百姓固然是大受其害，我们金国的百姓又何尝有什么好处？他们还不是一样的会妻离子散，田园荒芜！”蓬莱魔女越听越觉惊奇，对武林天骄的故意也就在不知不觉之中，烟消云散，武林天骄越说越是沉痛激昂，“穷兵黩武者其国必亡！你是听过完颜亮所发的三愿的了，他一愿‘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二愿‘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三愿‘得天下绝色而妻之。’荒淫无耻，专制残暴，再加上穷兵默武，一应俱全！尤其是他是有着几分才情、几分霸气的皇帝，带来的祸患就一定比一个才具平常的皇帝更大！我只怕金国就要断送在完颜亮手上。”说到伤心之处，眼泪籁籁地掉了下来！

蓬莱魔女完全没有想到，武林天骄和她初次交谈，竟会披肝沥胆地向她倾吐衷曲！在此之前，武林天骄在她心中是一个谜，是一个怪诞离奇，难以索解的人物，顿时间，她全都明白了，他的哭笑无端，他的狂歌寄意，他的凄凉沉郁的萧声，他对自己忽敌忽友的举动……在从前她处处感到奇怪的，如今全都明白了。这一切原来都是有所为而发，并非只是佯狂！蓬莱魔女心情受了他的感染，黯然无语，怔怔地望着他，一时间竟不知说些什么话好。武林天骄面带泪痕，忽地又纵声笑了起来，说道：“你瞧我多糊涂，我还没有问你的来意，尽是和你说这些徒增烦恼的国家大事。好，现在轮到我来问你了，你追上前来，既不是要和我动手，那又是为了什么？”

蓬莱魔女定了定神，说道：“多谢你对我说了这许多心里话，这正是我想要知道而不敢冒昧动问的。要是你一直不说，只怕我也一直会把你当作敌人呢。”笑了一笑，接着说道：“现在我想问你一件私事，不知你也可肯告诉我么？”武林天骄道：“请说。”蓬莱魔女道：“你和我的师嫂可是相识的？她如今是在哪儿？”武林天骄笑道：“那晚我突然在桑家堡出现，救了你的师嫂，你觉得奇怪，是么？你师兄心怀不轨，我料想他在恼羞成怒之下，定然在你面前含血喷人了？”武林天骄料事如神，蓬莱魔女暗暗心折。但以“家丑”不便外传，却不好将她师兄对她纠缠的事情明白说出，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晕。武林天骄说道：“这件秘密我可以告诉你，我和你师嫂素不相识，但说起来她是我的师姐，我到桑家堡去是为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想见一见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师姐。”蓬莱魔女怔了一怔，问道：“难道你真是桑见田这老魔头的徒弟？”武林天骄道：“不，桑见田是我的师叔。”蓬莱魔女甚为诧异，她父亲和桑见田做了一世对头，却从不知道桑见田还有师兄。

武林天骄想了一想，接着说道：“我先给你说一个故事，大约在四、五十年之前，那时还是宋、金、辽天下三分之局，互相攻战。宋、金联盟灭辽，那是以后的事。当时金国有一个武林奇人，他父亲是金人，母亲是宋人，他自己的妻子则是辽人。他目睹三国纷争，杀戮无已，甚是伤心。于是遂不问世事，遁迹山林，先后收了三个徒弟。他的父母妻子都是出自武学名家，因此他一身武功，兼有宋、金、辽三国武学之长，他要把武功分给宋、金、辽三国的杰出武林之士，这也是他的一点心事，不分畛域，兼收并容，意图使他的三个弟子，将来可以为三国的武林保存一点友谊。因此，他这三个弟子，一个是辽人，一个是金人，一个是宋人。宋国那个弟子乃是带艺投师的，他就是你的师嫂的父亲桑见田了。”

蓬莱魔女道：“哦，原来如此，那么，你——”武林天骄道：“我师父就是那个金国弟子，我以偶然的机缘，得遇我的师父，此事不必在此细说。且说那三个弟子技成之后，各自归国，不久，他们的师父也去世了。不久，金、宋联盟灭辽，随后金、宋又成大敌，大势如此，虽有有识之士，也无可挽回。辽国被灭，宋国受侵，两国之人，当然都是对金国恨如刺骨，那辽国弟子和宋国弟子处此情势之下，都不敢泄漏出自己的师父乃是金人。”蓬莱魔女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连他父亲也不知道桑见田师承之秘。”

武林天骄续道：“我师祖收徒之时，只问资质，却忽略了徒弟的人品。宋国那个弟子，后来成了作恶多端的大魔头。”

蓬莱魔女心道：“桑见田虽然作恶多端，大节尚是无亏。”当下笑道：“那么说，你的师父是好人了？”武林天骄笑道：“我师父也是带着几分邪气的，要不然，他就不会收我做弟子了。”蓬莱魔女道：“他收你为徒，这又关乎什么正邪了？”武林天骄道：“你不知道我是金国的贝子么？一般正派的高人隐士，大都是不愿沾惹官宦之家，怕人家说他们趋炎附势的。但我的师父却不是这样想法。他反对朝廷的穷兵黩武，但仍然收我为徒，他是希望我他日掌权，能改变朝廷的政策。他却没想到以我一人之力，如何能够扭转这既成的局面？完颜亮因为我反对他，早就把我列为钦犯了，如何还能容我掌权？”蓬莱魔女暗暗嗟叹，心想：“怪不得武林天骄见解超越常人，原来是受了他师父的薰陶。”

武林天骄续道：“回过头来再说你的师嫂吧。我虽然从未见过她，但我却早就知道在宋国之桑见田这个师叔。我师父临终吩咐，也曾嘱咐我要访寻分处宋、辽两国那两个师叔的后人。我就是因此而到桑家堡的，恰巧遇上你师兄暗害妻子之事，我当然不能不出手了，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你明白了么？”

蓬莱魔女道：“我师嫂现在哪儿？”武林天骄答道：“你是想再见她么？”蓬莱魔女道：“师嫂对我误会很深，不过我还是想劝她和我师兄和好。”武林天骄道：“这恐怕很难了，我想你师兄曾对她下过如此毒手，她能不心寒？”蓬莱魔女黯然无语，武林天骄又道：“不过你也用不着多担心事，你师嫂虽然对你误会一时，但如今却已经是明白了。”他说话之时，微笑一笑，蓬莱“魔女道：“明白了什么？”武林天骄笑道：“她明白你心上另有人在，决不会看上她的丈夫。”蓬莱魔女面上一红，她给说中了心事，又是在初相识的武林天骄面前，当真甚是尴尬，发作不是，不发作又不是，只好佯嗔说道：“我师嫂总是爱胡猜乱想！”

武林天骄道：“你还想见你的师嫂么？”蓬莱魔女道：“怎么？”武林

天骄道：“ 你若想见她，再回转桑家堡，或者可以碰上。 ”蓬莱魔女又惊又喜，说道：“ 你刚才说他们很难和好如初，何以我师嫂又肯回家？是不是回心转意了？ ”武林天骄道：“ 她未必肯与你师兄重做夫妻，但也总还有夫妻情份。她不愿你师兄身败名裂，想回去制止他胡为。同时，也想出一口怨气。”蓬莱魔女道：“ 我师兄怎的会身败名裂？ ”武林天骄道：“ 你师兄已在暗中接受了完颜亮的封号，意图在山东裂土称王，你不知道么？ ”蓬莱魔女大吃一惊，这才知道那晚她所听到的密室私谈，玉面妖狐说的是真，而她师兄在她面前推得干干净净，那却是假的。

蓬莱魔女心乱如麻，暗自想道：“ 师嫂能制止有了他吗？他们夫妻己闹得不可收拾，师兄也未必肯再听师嫂的话。 ”“ 恩师若是知道了这件事情，不知如何痛心？唉，我该不该让他老人家知道？ ”“ 要是迫得我非大义灭亲不可，我又如何下得这个绝情？ ”武林天骄似是知道她的心意，笑道：“ 你师嫂的武功虽然是略逊于你的师兄，但她手上却握有两件法宝，可以制服你的师兄。 ”蓬莱魔女道：“ 可是那两大毒功秘诀？ ”武林天骄道：“ 不错，你师兄娶你师嫂，用心就在偷学桑家的武功，如今他已偷学了十之七八，但那两大毒功未曾到手，他总是不能不有所顾忌。 ”蓬莱魔女道：“ 但师嫂也未曾练过，难道她说的不是实话。 ”武林天骄道：“ 那倒不假。要练那两大毒功，须得我师祖所传的独门上乘内功心法，桑师叔也没有得到传授，因此他后来勉强练那两大毒功，终于走火入魔。 ”蓬莱魔女道：“ 这么说，纵然那两大毒功秘诀在师嫂手上，也是无用之物，怎能说是可以制服我师兄的法宝？ ”

武林天骄笑道：“ 但我师祖的上乘内功心法却传给了我的师父。原来他老人家晚年的时候，己看出桑师叔心术不正，所以虽然传给了他两大毒功，却没有传给他内功心法。我师祖的三个弟子，除了共同修习本门的一般武学之外，以性之所近，又各有专长。我师父长于内功，桑师叔偏学使毒，还有一位师叔则精于招数。我师祖胸中所学，无所不包，最初是依各弟了性之所近，各自传授的，后来发觉桑师叔心术不正，悔已无及，那两大毒功秘诀已经传授，不便收回，只好将练功的心法勒而不与，改付我的师父，以留他日制他之用。你明白了么？ ”蓬莱魔女道：“ 哦，我明白了，你已经将那练功心法交与了我的师嫂？武林天骄点了点头，说道：“ 你师嫂已打定了主意，要是制止不来，要是你师兄仍然对她寡情薄义，她就要用化血神功，令你师兄终身残废，永远不能再背叛她！ ”蓬莱魔女打了个寒噤，但随即想道：“ 这样也好，终身残废，也还胜于身败名裂。 ”武林天骄笑道：“ 你还要到桑家堡见你师兄吗？ ”蓬莱魔女心意踌躇，说道：“ 我现在也说不定，怎么？ ”武林天骄道：“ 你始终是要到江南去的，是么？ ”蓬莱魔女此际对武林天骄已是无所顾忌，不愿隐瞒，便即说道，“ 不错，你有什么话说？ ”武林天骄神情颇为怪异，目光闪烁不定，如有所思，忽地握着蓬莱魔女的手问道：“ 你现在是把我当作敌人，还是当作朋友？ ”蓬莱魔女生性豪迈，朗然笑道：“ 你和一般金人不同，咱们可以交个朋友！ ”双手和他牢牢相握。武林天骄说道：“ 那么我拜托你一件事情。 ”

蓬莱魔女道：“ 请说。 ”武林天骄缓缓说道：“ 你此去江南。倘若见到了笑傲乾坤华谷涵，请代我向他致意。我和他有一局未了的残棋，看来是不必再下了。唉，你就把我这一句话告诉他吧。 ”声音低涩，说来似有无限伤感。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道：“你们两人是相识的？”武林天骄道：“岂止相识，他这次前往江南，还是因我而起。”蓬莱魔女诧道：“因你而起？但据我所知，他是得了金人即将南侵的消息，要赶去江南报讯的。”武林天骄笑道：“这消息是我告诉他的。”蓬莱魔女想起了东海龙所说的那晚他和华谷涵在泰山上所遇，恍然大悟，说道：“哦，原来华谷涵在泰山上也曾见到你了？”武 林天骄笑道：“不错，我与他相遇，就是在和你相遇的前一晚。他本想约我在泰山绝顶比剑的，得到了这个消息，剑也不比，匆匆便走了。”

蓬莱魔女双颊晕红，说道：“其实我和华谷涵还未算得相识……”武林天骄纵声笑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华谷涵心上有你，你心上有他，这就已经是胜过相识了。我这话说得不错吧？”笑声甚是凄凉，松开了蓬莱魔女的双手，蓬莱魔女给他说中了心事，脸上更红，说道：“你这话也说得不错。我和你也是在今天才算相识的，但不是已像多年的朋友了么？我对你们两人，都是当作一样的好朋友。”蓬莱魔女是带有几分男子气的性情中人，她这话倒并非只是为了替自己解嘲，而是真正的出自肺腑。

武林天骄忽又纵声笑了起来，再一次地抓起蓬莱魔女双手，说道：“如此说来，我和他那局残棋，还是大有可为了？”蓬莱魔女愕然挣脱他的双手，说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应该前往江南了。”武林天骄叹了口气，苦笑说道：“不错，江南江南，隔着长江；金宋之间，隔着的无形天堑比长江更难逾越，谁叫我是金人呢？这局残棋即使还有可为，我也没有勇气再下了。”

说到后来，笑声更显得凄怆，是哭是笑，已难分辨！武林天骄忽地说道：“对，我也该走了！”怆然吟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彼何人哉？”在带哭带笑的声中，已撇下蓬莱魔女独自走了。蓬莱魔女一片茫然，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没入林中，自己似乎还有一些话要与武林天骄说的，一时间只觉脑子里空荡荡的，也不知要说什么，想要再追上去，双脚已是不听使唤。

远远萧声再起，蓬莱魔女听得出他吹奏的是温庭筠的一首诗，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做“赠知音”。诗道：“翠羽花冠碧树鸡，未明先向短墙啼。窗间谢女青蛾敛，门外萧郎白马嘶。残曙微星当户没，澹烟残月照楼低。上阳宫里钟初动，不语垂鞭过柳堤。”缠绵悱恻，无限心事，从萧声中透露出来。正是：

不尽低回游子意，几多幽恨付萧声。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惘惘情思困魔女 重重迷雾隐妖狐

月坠幽林，残星明灭，晨飙动野，百鸟离巢，东方出现一片鱼肚白，不知不觉，已是天将破晓的时分了。温庭筠那首“赠知音”，写的正是“晓别”情景，武林天骄显然是心有所感，特为自己吹奏这一支曲子的。余音袅袅，随着晓风飞散，但曲中那一片无可奈何的伤离惜别之情，却是吹不散、荡不开，兀自在蓬莱魔女耳畔索回，心头镣绕！

蓬莱魔女一片茫然，凝眸处四野清寂，武林天骄的影子早已在她眼前消失了。蓬莱魔女情思惘惘，暗自想道：“他把我当作知音，唉，我却怎能接受他这番情意？”

武林天骄的影子消失了，笑傲乾坤的影子却泛上了心头，顿时心乱如麻，端的是剪不断，理还乱，怅怅惘惘，难以自休！蓬莱魔女本来是巾帼须眉，具有豪情壮志的女中豪杰，这时却是一片迷茫，不知情怀何托？深深地陷入了感情苦恼之中。

朝阳从密云之中钻出来了，揭开了笼罩大地的夜幕，周围景物，豁然开朗，蓬莱魔女吸了一口晓风，精神顿爽，暗自想道：“武林天骄之谜已经揭开了，笑傲乾坤却仍然还是一团谜，不知何日方能揭开？我是应该尽早了结此间之事，前往江南了。”蓦地想起：“武林天骄托我问候笑傲乾坤，我却只知武林天骄是金国的檀贝子，还未曾问他的名字呢。”

想至此处，瞿然一惊，神智清醒，这才忽地又想了起来：“我忘记问他的岂只他的名字，还有一桩重要的事情，我竟也忘记问他了。他既然不赞同金主南侵，却又为何与玉面妖狐哪样亲近？玉面妖狐不正是为着完颜亮奔跑，到处拉拢武林人物，为虎作伥的吗？我师兄就是受了她的毒害的了。以武林天骄的为人，怎么会和她交上了朋友的？”还有，玉面妖狐的武功家数，次次不同；金国贵族中没有“赫连”这个姓氏，武林天骄在和他仆人的谈话之中，又何以将她称为“赫连郡主”，玉面妖狐的来历端的如何？这种种都是难以索解之谜。

这种种疑团，在蓬莱魔女追赶武林天骄之际，本来都是准备好了要问他的。但后来两人一见了面之后，武林天骄先是剖露自己的心事，随即谈及她师兄师嫂的纠纷，跟着又提起了笑傲乾坤，这一些更是蓬莱魔女所关心的，不知不觉就把玉面妖狐之事置之脑后了。如今才想起来，武林天骄早已是走得不知去向了。

蓬莱魔女暗自思量：“算了，妖狐之事暂且搁过一边。我还是先办自己的正经事要紧。先回山寨安排一下，再往江南揭开那笑傲乾坤之谜。他是唯一知道我身世秘密的人，揭开他的谜，也就是揭开我自己的身世之谜了！这才是我最迫切需要知道的事情！”

蓬莱魔女心意已决，便即调匀气息，施展轻功，迎着朝阳，匆匆赶路。说也奇怪，她身上所受的热毒，本来还没有驱除净尽的，所以她才要调匀气息，准备一面赶路，一面默运玄功，驱毒疗伤，但真气一运，脚步一迈，立即发觉自己竟是精力充盈，功夫非但没在减退，反而胜似从前。运气驱除热毒之时，本来应该有一种消渴烦躁之感的，这时亦已爽然若失！蓬莱魔女初时有如坠入五里雾中，莫名其妙，但她毕竟是个武学大行家，从真气运转所得的奇妙之感，立即恍然大悟，“哦，原来是武林天骄所弄的神通，他刚才和我双手紧握之时，已在我不知不觉之中，以真气输进，助我打通了奇经八

脉，把热毒都驱除净尽了。”不禁又是感激，又是佩服，但想到自己竟然未曾发觉，不禁又是面红。原来以蓬莱魔女的武学造诣，虽说及不上武林天骄，也差不了多少，本来是应该可以发觉的，但在武林天骄紧握她双手之时，她正自心头惘惘，意乱情迷，真气输入的刹那间，那一点点微妙的感觉，当时就被忽略过去了。

蓬莱魔女功力既已恢复，当下便即兼程赶路，不过三日工夫，便横过了鲁西八百里山区，回到了自己的山寨。她离开的期间，寨中事务，由心腹侍女玳瑁代为主持。一去数月，此际归来，玳瑁率领大小头目出来迎接，相见之下，都是喜不自胜。

蓬莱魔女巡视一遍，见寨中一片兴旺气象，各项事务，玳瑁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更为高兴。坐定之后，对玳瑁笑道：“好妹子，多谢你啦。我去之后，寨中可曾发生过什么事情么？”玳瑁说道：“正要禀告小姐，发生了一件极为奇怪的事情，山寨几乎遭到覆灭之危，幸而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有人意外相助。”蓬莱魔女吃了一惊，说道：“有这样的事情？是什么人助了咱们？你把经过详细道来。”玳瑁笑道：“小姐，你再也意想不到，这个帮助咱们渡过险难的人，不是别个，却是那玉面妖狐！”

蓬莱魔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睁大了眼睛，叫道：“什么？是玉面妖狐！”玳瑁道：“是呀，当时我们也不敢相信呢，但后来事实证明，她说的都是事实，的确是咱们的恩人”。蓬莱魔女心急如焚，叠声说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快说，快说！”

玳瑁说道：“有一晚，我己卸衣上床，但还未曾睡着，忽觉微风飒然，窗门打开，我连忙跳起，只见有一个人已进入我的房间，那晚月色很好，一眼就认出了是玉面妖狐！”蓬莱魔女从玳瑁刚才的说话中，虽然已知道玉面妖狐是来助她的，而玳瑁此际也好端端在她的面前，可知当时并无危险，但听到这里，仍是禁不住心头怦怦跳动，心想：“玳瑁武功远不及那个妖狐，要是妖狐那时下了毒手。咳，这可就真是不堪想象了！”

玳瑁接着说道：“当时我认出了玉面妖狐，这一惊端的是非同小可，立即便一剑向她刺去，她架住我的青钢剑，却不还招。”蓬莱魔女忽地问道：“她用什么兵器架住你的剑？”玳瑁说道：“是一支笛子，也不知是什么做的，我使尽气力劈下去，她的笛子竟然毫无伤损。”蓬莱魔女点了点头，说道：“我见过她这支笛子，那的确是件宝物。你继续说吧。”心里想道：“这一次她又是用笛子了。真是奇怪，每当她用剑的时候，总是在做着坏事，用笛子的时候，即使不是在做好事，也总是叫人捉摸不透，不敢断定她是好是坏。比如那次在师兄家中，她是用笛子的，但她又是与武林天骄同来，救出我的师嫂的。同是一个人，怎的有时好，有时坏，这却是什么缘故？”

玳瑁继续说道：“她架住我的剑，并不还招，却笑了一声，说道：‘玳瑁姑娘，你别害怕，我不是来害你的，我是来救你的。’我当然不会相信，骂道‘胡说八道，我有什么危险，要你来救？’我要抽剑刺她，但她的笛子却似有一股粘力似的，我的青钢剑被她粘住，竟是不能移动。我大为着急，立即发啸示警，叫姐妹们前来帮我。”

蓬莱魔女有八个侍女，八人中以珊瑚、玳瑁武功最强，其他六人，虽然稍逊一筹，也颇不弱。蓬莱魔女道：“后来怎样？她们能否及时赶到，围住了那玉面妖狐？”

玳瑁说道：“脚步声已经可以听到了。但那、那玉面妖狐既不向我攻击，

也不逃跑，却滔滔不绝地说出一番话来。”蓬莱魔女道：“她说什么？”玳瑁说道：“她说金国的冀鲁招讨使兀哈赤元帅已查知小姐你离开了山寨，要趁机‘袭灭’咱们，已定下了明日晚间，前来愉袭。她未曾说完，明珠、绿云等一众姐妹，都已来到。将她围了起来。这时她不得不移开笛子迎敌，就在屋顶上和我们交起手来。”蓬莱魔女松了口气，说道：“你们六人，若然依照我布下的阵法，那是绝不会输给玉面妖狐了。”原来蓬莱魔女上次临走之前，也曾顾虑到王面妖狐会来捣乱，传给众侍女一个“六合剑阵”，是完全针对玉面妖狐的武功家数而设的。

玳瑁说道：“她一面抵御我们的攻击，说话却没有终止。她说：‘信不信全凭你们，但这关系你们一寨存亡，我却不能不告诉你们。官军定下的计划，是明日晚间三更时分，先用三百名精选的武士，都是善能纵跃，武艺高强的人，从你们后山那条猿啼谷小路摸来，一摸进山寨，就举火为号，里应外合，攻破你们的山寨。正面的大股官军，兵分三路，一见火起，便立即上山。’”“猿啼谷”形势险峻，猿猴也难攀援，故有“猿啼谷”之名，山寨各处防御严密，只有“猿啼谷”那一处，因为形势奇险，一向认为敌人绝难从该处攻来，所以简直没有什么防守。

蓬莱魔女心头一凛，暗暗叫了一声“惭愧”，想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敌人这个行军计划的确是狠毒无比，我对山寨的防备，计虑未周，倒真是百密一疏了。”

玳瑁接着说道：“她言之凿凿，不由得我们不半信半疑，但想到她是恶名昭彰的玉面妖狐，我们总是疑多于信。于是我就发动阵势，把六合剑阵一步步地收紧，将她困在核心。说道：‘你要我们相信，那也不难，委屈你在山寨里暂留几天，倘若真有其事，事情过了，我们自会放你。笛子抛下来吧！’”这即是说要俘虏玉面妖狐，留作对证。蓬莱魔女点点头道：“对，你处事很有分寸，是该这么办。”

玳瑁说道：“惭愧得很，我们虽是全力施为，却依然困她不住。她听了我的话后，冷冷说道：‘信不信全在你们，你们要把我留作俘虏，这可不能！我也还有事情，请恕失陪了！’我们的阵势步步收束，她的笛子挥舞起来，也骤然加紧，所出的招数，都是我们意料不到的，不过数招，唉，惭愧得很，我的虎口竟就给她点中，剑即坠地，给她打开了一个缺口，突围而去了！”

蓬莱魔女道；“你不用惭愧，这是我的六合剑阵，有个大大的破绽。我设的这个剑阵，是完全针对五面妖狐的武功家数的，但我当时只知道玉面妖狐的一套武功家数，却不知道她还有另外一套。她改用笛子，难怪你们在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应付了。”

玳瑁说道：“她突围之后，却也并不立即走，在屋顶上抛下一个纸团，说道：‘你们不信，再看看这个！你们愿否化祸为福，那就全看你们自己了！’她跑了之后，我拾起纸团，打开一看，却原来是一道行军密令，是金国的招讨使兀哈赤给本城兵备道的，果然是兵分三路的指示，连进军的路线都绘在上面。上面还有招讨使的大印，那是很难假冒的了。当下，我就和众姐妹商议，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但我们也怕中了她调虎离山之计，好在按照官军的计划，他们是先来奇袭‘猿啼谷’，那里形势奇险，他们来的三百武士，我们只需用百数十人，扼守山头，就可制他死命。于是我们也针对官军那个计划，作下布置。

“第二天晚三更时分，月暗星稀，扼守山头的弟兄，果然发觉有一队官

军，偷偷地进了猿啼谷。弟兄们毫不声张，待他们爬上半山，这才把大石树木滚下，又用煮沸的热油浇他们，这三百名武士，就似老鼠掉进了油锅，不是给热油浇得皮焦肉烂，就是给石头树木压得手断脚折，三百名武士，非死即伤，没有一个逃脱。我们消灭了后顾之忧，立即又出动全寨弟兄，给官军的中路来个反奇袭。可笑他们还在等待山寨火起，一点也没防备我们会突然来攻。”

蓬莱魔女听得眉飞色舞，说道：“这一仗是大获全胜了？”玳瑁说道：“不错，这一路敌军正是那兵备道本人率领的，给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全军覆没，连那狗官也成了我们的俘虏。敌军中路覆没，左右两路，不战而溃！这一次敌人动用的兵力，比我们多出两倍有余，我们以少胜多，实在是侥幸之极！说来都是靠了那、那玉面妖狐暗通消息之功。”听得出玳瑁对连清波已是甚为感激，因此当她说这“玉面妖狐”绰号之时，心中已是感到不妥，但一向说惯了嘴，又是当着蓬莱魔女的面前，故而一时间改不了口。

蓬莱魔女也是惊诧之极，心念一动，忽地问道：“你们可曾问了那狗官的口供？”玳瑁笑道：“问了。说来可笑之极，他还不知他们元帅给他的那道密令己被人偷了。当我拿出那道密令给他看的时候，他才大吃一惊，嘴巴张大得合不拢来。慌慌张张地往怀里摸掏。原来他在传达了行军部署后，就把这道密令藏在贴身的衣袋里，根本就想不到会有失的，因此也就没有再拿出来看过。”

蓬莱魔女喟然叹道：“如此说来，这妖狐非但不是咱们的敌人，反而是咱们的恩人了？”玳瑁道：“可不是吗？打了胜仗那晚，寨里大开庆功宴，姐妹们都说，只怕以前对这妖狐是有所误会了，咱们受了她的大恩，可惜请不到她来喝一怀庆功酒。可巧，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她又来了！”蓬莱魔女诧道：“她又来了？这次来作什么？只是为了参加咱们的庆功宴吗？”

玳瑁说道：“不是，她没有进来，只在寨门外把一封书信交给守门的弟兄送来给我。我连忙追出去，她已经走得远了，只听得她在山下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对我说道：‘玳瑁姑娘，到了今日，你应该相信我了。信中所说的事情，你需小心防备，但只可告诉柳女侠，对旁人都不必张扬。’说了之后，声影俱杳。我追了一程，追不上她。”蓬莱魔女连忙问道：“信呢？”玳瑁道：“在这里。”蓬莱魔女连忙接了过来，打开一看，益感诧异。

信上写的寥寥几行，说道：“公孙奇与金虏暗通款曲，意图有所不利于义军，此人切不可轻信。请转告柳女侠。

蓬莱魔女问道：“那一天是什么日子？”玳瑁道：“上月初三。”蓬莱魔女一算日期，是在她到桑家堡之前的五日，心里想道：“看来她早已知道公孙奇是我师兄，但却想不到在桑家堡会碰上我。故而先给山寨送信，提醒玳瑁防备，并劝我不可上当。”

但她那次在桑家堡，却是以北宫黝代表的身份，去见我的师兄，向他索取密谋破坏义军的计划的，这又是什么缘故呢？”玳瑁见她低首凝思，面色不定，心里也有点奇怪。

事情像是一团迷雾，但蓬莱魔女用心思索，终于在茫无头绪之中找到了一点线索，“那夜玉面妖狐与我师兄在密室商谈，言谈之中，露出许多破绽，常常是彼此的说话接不上头。嗯，莫非玉面妖狐是假冒北宫黝代表的身份，’套取师兄的秘密？北宫黝在临死之前，曾向我供出他所知道的一切，我师兄是否被金主收买，他毫不知情，也没提到曾派玉面妖狐做代表的事。谅这北

宫黝在完颜亮手下，不过是个二等角色，真有这等机密之事，也不会让他主办。我师兄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敢情当场就识破了玉面妖狐乃是假冒，故而对她丝毫不假辞色，当时连我也给骗过了。”再三推敲，只觉唯有这样的解释，才比较合理。“那么这玉面妖狐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蓬莱魔女又再思量：“这次她暗通消息，令我阖寨弟兄姐妹化险为夷，说来当然应该是我们的大恩人。可是她串同张定国，谋害义军主帅耿京之事，也是铁证如山，决难狡辩的。还有许多其他罪恶的勾当，也都有证据，指明是她干的，这又如何解释呢？只是她谋害耿京这桩事情，其罪就足以死有余辜了！能因她这次功劳，就饶了她吗？功罪、善恶、好坏，都同在一个人身上，如此矛盾，如此离奇，当真是令人百思莫得其解！”

玳瑁说道：“小姐，敢情你还是在疑心这玉面妖狐？说实话，我也是有点疑心，深感捉摸不透，天宁寺那件案子……”蓬莱魔女道：“不只是天宁寺那件案子！她还有更大的罪恶！”玳瑁一脸惶惑的神色，问道：“那么我们应该是怎样对待她？把她当作敌人还是当作恩人？请小姐指示。”蓬莱魔女道：“这很难说，对这玉面妖狐，我是下了决心，要查她个水落石出的。在水落石出之前，你们还是要对她小心为妙。尤其在她不是用笛子作兵器而是用剑的时候，更要小心！”玳瑁大感诧异，问道：“为什么？”蓬莱魔女道：“此时我也无暇细说，而且，我也还弄不清楚呢。此人似乎是个两面人，在用剑的时候，就是恶面孔、坏心肠了。所以你们的六合剑阵，还要加紧操练。”玳瑁奇怪极了，但蓬莱魔女既然说不出所以然来，她也只好应了一声“是”。

蓬莱魔女又道：“还有，山寨的防备以后还应该更周密些，玉面妖狐偷偷到了你房中你才发现，这样的事情不可再发生！”玳瑁满面羞惭，说道：“我防范不周，很是惭愧，以后大约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已经在山寨各处重要处所，布下机关，有人踏进，就会铃声大响。有些地方，墙壁里还装有暗箭。”

蓬莱魔女笑道：“好，你很干练，今后我离开了山寨，也可以放心了。”玳瑁诧道：“小姐，你刚刚回来。怎么又提到离开了？”

蓬莱魔女喟然道：“我何尝不想和你们多聚些时，但国难当头，我已是席不暇暖了。金国即将大举侵宋，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此事，和你们先作安排的。待这里布置停妥，我又要前往江南了。玳瑁，冀鲁两省绿林，唯咱们山寨的马首是瞻，今后的担子更重，这副重担，就要由你来替我挑起了。请受我一拜！”玳瑁连忙跪下，说道：“小姐为国奔劳，婢子不能追随左右，也自当尽我本份。请小姐快快吩咐，别折杀婢子了。”蓬莱魔女双手将她扶起，说道：“金主完颜亮已定好秋风一起，就要兵渡长江，他狼子野心，妄图在临安过中秋呢。到时你要联络各处寨主，扰乱敌人后方，切断他的粮道，务必令完颜亮渡江之梦，成为泡影。今晚我写好几封书信，你拿我的令箭，把书信分送给几个最靠得住的寨主，想他们见了我的亲笔书信以及令箭，定会依计而行。”当下又叮嘱了几件应该注意的事情，玳瑁一一记在心上。

蓬莱魔女把那几封书信写好，已是将近五更时分，搁下纸笔，毫无睡意，顿时间又是心事如潮，她打开华谷涵送给她的那个盒子，将那对连体孖生的红豆拈了起来，怔怔地出了一会神，跟着又把玉面妖狐留下的那封信再看了一遍，怔怔地又出了一会神，暗自想道：“华谷涵已到了临安，辛弃疾所率领的义军此际想也已经渡过长江了。我稍微耽搁几天，再赶去和他们相会，

也还不迟。腾出这几天时间，我应该再到桑家堡一看。公孙师兄丧心病狂，竟接受了金主封号，意图裂土为王，并将有所不利于义军，此事关系重大，虽说已有师嫂去制止他，我总是放心不下。”又想：“师嫂是武林天骄的师姐，或者可能知道玉面妖狐的底细，我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才得心安。嗯，即使师嫂依然对我有所误会，我也是要去见她一面的了。”主意打定，这才闭目养神，稍息了片刻，便听得雄鸡报晓，天色已白。

蓬莱魔女将书信与令箭交给玳瑁，又和她巡视了一遍山寨，见一切布置周密，心中已无牵挂，便即下山。

一路无事，三日之后，蓬莱魔女又到了孤鸾出下，桑家堡也己隐约可见了。这时已是黄昏时分，蓬莱魔女心想：“还是等到晚间，悄悄地进去较好。”于是缓步上山，暮色苍茫中，只见孤鸾山那座山峰，形似一头张开双翼的怪鸟，在黑暗中俯瞰猎物，蓬莱魔女心头怅触：“师兄当日抛家背父，与师嫂私奔，何等情浓，岂知今日仍是难偕白首！难道果真如珊瑚所说，这孤鸾山的名字大是不祥？”随即哑然笑道：“这是他们志趣不投，却关这地名何事？但志趣相投，便能成就美满姻缘么？”蓬莱魔女本不是多愁善感之人，但不知怎的，一上到这孤鸾山上，便觉得心事重重，愁思难遣！

笑傲乾坤的影子蓦地泛上心头，接着又是武林天骄的影子。笑傲乾坤曾在这孤鸾山上狂笑高吟，武林天骄也曾在这峰头飞出一片萧声，奏过缠绵悱恻的曲子。蓬莱魔女第一次到桑家堡碰见了笑傲乾坤，第二次碰见了武林天骄，如今是第三次旧地重来，不自禁地就想起了这两个人来。她想起了笑傲乾坤无限伤感的高吟：“弹剑狂歌到蓟州，空抛红豆意悠悠。”她想起了武林天骄满怀心事的低奏：“我自飘零湖海去，嗟君此别意何如？”这两个人虽未明言，但蓬莱魔女已是可以深深感到他们的情意。她知道笑傲乾坤是和她志同道合的，虽然彼此还未有过交谈。但武林天骄则向她倾吐过心中的衷曲，经过了那一次深谈，似乎武林天骄更亲近得多，而笑傲乾坤虽说知道是志同道合，但却还似一团迷雾。这两个人在她心上，究竟孰轻孰重，连她自己也难分辨！

蓬莱魔女是女中豪杰，但也还是个少女，“哪个少女不善怀春？”她有时也会想起自己的终身大事的。此际，她在孤鸾山上触景伤情，就不知不觉地从师兄师嫂的婚姻不如意，引起感触，想到了自己在爱情上的遭遇了。师兄师嫂是因志趣不投而演成悲剧的，但笑傲乾坤和武林天骄都可以说得是侠义中人，与她志趣相投的了，她却要选择谁呢？在理智上，她偏向于笑傲乾坤，在情感上说，她又似乎更靠近武林天骄。终于总是感到深深的苦恼。

月影西移，不知不觉已是三更时分，蓬莱魔女好不容易才收束了心猿意马，定了定神，心道：“是时候了，该进堡中一探了。但愿能碰见师嫂。”武林天骄的影子蓦地又在她眼前摇晃，她想见的是师嫂，但这时却又不自禁地想起了武林天骄。这刹那间，她也蓦地发觉自己心底的秘密了。原来她之渴望要见师嫂，除了要解决师兄的事情，除了要打听玉面妖狐的来历之外，原来心中还隐隐藏着一个希望，希望从师嫂口中，更知道多些关于武林天骄的消息。这希望隐藏心底，平时她自己也不会想到的。如今发现了心底的秘密，不由得面泛红潮。

就正在蓬莱魔女意乱情迷之际，忽听得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了夜空的寂静，令人毛骨悚然。这是她师兄公孙奇的叫声！蓬莱魔女心头一震：“这是突然受到重伤，绝望之极的临死呼叫！哎呀，难道是我师嫂已对师兄下了

毒手了？”她想起武林天骄曾对她说过，她师嫂已下了决心，倘若师兄不受她的约束，她就要用化血神功令师兄终身残废！蓬莱魔女虽然不齿师兄所为，但听到这一叫声，仍是不禁大为震动。这时她已进入堡中，连忙施展绝顶轻功，向这声音的方向赶去。正是：

堪嗟情海风波险，变化离奇不忍看！

欲知蓬莱魔女师兄是否给她师嫂打死，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孽债犹怜薄幸 汉狠心竟害枕边人

园中小楼一角，灯火犹明，那是她师兄的卧室。断断续续的叫声又从这卧室中传出来了：“虹妹，虹妹，你下毒手，我不怨你，但在我临死之前，你也不出来见我一面么？咱，咱们毕竟是十年夫妻，你竟不来和我诀别？”声如三峡猿啼，哀怨欲绝，令人酸楚。蓬莱魔女心里一沉，“果然是师嫂下了毒手了！”心念未已，只见一条人影，疾若流星，从蓬莱魔女前头那假山飞过，眨眼间便上了楼台，不是别人，正是蓬莱魔女的师嫂桑白虹，她被丈夫凄楚的呼唤叫出来了。

蓬莱魔女武学深湛，从声音可以察觉伤势，暗自想道：“听师兄的声音，虽然中气已衰，但似乎还未伤及脏腑。”心中燃起一线希望，寻思：“师嫂的原意，本是在迫不得已之时，至多令师兄终身残废的。但愿她不改原意，那么师兄虽然残废也胜于身败名裂。师嫂是爱之深，恨之切，但想来决不至于就忍心取了丈夫的性命。”又再想道：“师嫂迫不得已下手惩戒了她的丈夫，心中也定是十分难过。我师兄此时真情流露，并不恨她，还对她念念不忘。可见他还不是坏到透顶，对师嫂也原来还有一片深情！说不定他经过这次教训，从此就悔改前非。嗯，他们夫妻此时定有一番说话，我可不好打搅他们了。”于是蓬莱魔女停下脚步，隐身在假山石后，遥遥观望。

且说桑白虹进了卧室，只见丈夫躺在床上，面如金纸，气若游丝，脸上的肌肉都痉挛了。桑白虹又是惊奇，又是心痛，叫道：“大哥，你——”公孙奇眼中蕴着泪光，说道：“虹妹，你对我说一声，你还是爱你丈夫的。那我就死也瞑目了。”

桑白虹步到床前，神情惊骇，急声叫道：“不，不！大哥，大哥，这不是我，不是我……”公孙奇道：“你说什么？”桑白虹道：“这不是我下的毒手！”公孙奇苦笑道：“这不是你下的毒手？虹妹，我过往对不起你，曾经想谋害过你，就是你下的毒手，我也死而无怨！”桑白虹是又着急，又感动，心想“他终于悔悟了。”说道：“大哥，此时无暇追查凶手，待我先给你拔毒疗伤吧。”公孙奇怔怔说道：“虹妹，原来当真不是你吗？”桑白虹道：“当然不是我！倘若是我，我也不会来了。”公孙奇脸上现出一丝微笑，说道：“不管是谁，我心中都不会恨他。因为我若不是这次受伤，你也不会出来见我的了。”桑白虹道：“哦，原来你早知道我回到家里了。”公孙奇道：“夫妻心灵相通，我怎会不知道呢？虹妹，你肯原谅我，我真是高兴得很。”桑白虹的眼泪也一颗颗滴了下来，说道：“大哥，”你知道悔过，那就好了。你别要挣扎起来，让我先给你看看。哎呀，这人好狠！奇怪，奇怪！你是怎么中了他的毒的？”

你道桑白虹何以连呼奇怪，原来她看出了丈夫所中的毒，乃是一种名为“飑蜮神砂”的剧毒暗器，这种暗器要用一百种毒虫研成粉末，和砂练成。桑白虹的父亲桑见田生时是使毒大师，并世无伦，“飑蜮神砂”就是他著名的十二种毒药暗器之一，炼砂之诀，乃是他家的不传之秘，只有大女儿桑白虹得其所传，连小女儿桑青虹都是不知道的。

桑白虹怔了一怔，心道：“怪不得他以为是我下的毒手。”还有一样奇怪之处，因为这种毒砂份量很轻，不能及远，最少要在一丈距离之内，才有把握打中敌人。公孙奇身具上乘武功，在刚中神砂的时候，只要一记劈空掌发出，在这短距离之内，除非对方是武林天骄、笑傲乾坤这流人物，否则一

定会给他的劈空掌击倒。桑白虹心想：“ 习武之人，受到突如其来的攻击，反击敌人乃是一种本能。难道大哥在那刹那间，还有空暇思索是谁打他的，因而迟疑不敢还手？又即使如此，但在这样一丈之内的距离，难道他竟看不出不是他的妻子吗？ ”

公孙奇断断续续地呻吟道：“ 哎哟，哎哟，我、我浑身发痒，好不难受。不过，不过，也高兴得很，我毕竟知道不是你下的毒手了。当时，我一中暗器，身上的痛苦倒没有什么，心中可是伤痛到了极点，我一直以为你潜回家中，是要向我报复，我也一直在等待着你的报复，这是我罪有应得，死而无怨。但当我身中你的暗器时，我还是心头有如刀绞，痛惜咱们的夫妻之情。好了，好了，现在毕竟知道不是你了。 ”桑白虹听了这番说话，感动非常，心中想道：“ 原来如此。他当时心中伤痛，神智已经昏迷，怪不得看不出那是别人了。 ”“ 嗯，这个人又是谁呢？他怎么懂得使用我家的独门暗器？ ”

公孙奇说了这一串说话，早已是上气不接下气，额角的汗珠，黄豆粒似的一颗一颗地滴下来，脸上的肌肉也痉挛得几乎扭曲变形了。桑白虹心中充满怜惜，早已把一切仇恨抛进东洋大海，她眼中蕴着泪珠，柔声说道：“ 大哥，你中了暗器，以为是我，不肯还手，只此一点，我已经可以完全原谅你了。你别说别动，我来给你治伤。 ”

伏在外面假山石后的蓬莱魔女，听了这番说话，也是惊奇之极，心道：“ 原来不是师嫂下的毒手！ ”她心思细密，立即想到：“ 这暗算师兄的人，一定还藏在堡中。我师嫂给师兄治伤，只怕他又来暗算，我一定要给他们防护。 ”她悄悄走近几步，在楼下埋伏，手中捏着一把石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师兄的卧室，只要一发现敌踪，她便要立下杀手。从纱窗上望进去，只见她的师嫂已弯腰立在床前，看得出是正在给她师兄治伤了。

蓬莱魔女一面是紧张的戒备，一面又有轻松的愉快，心道：“ 帅兄师嫂和好如初，我也可以放下一重心事了。 ”

别种毒药暗器都有解药，只有这“ 飑蜮神砂 ”之毒，却是要靠手术治疗的。当下，桑白虹掌贴丈夫伤处，默运玄功，推拿有关穴道，一面柔声安慰她的丈夫道：“ 若是感到疼痛，你别害怕。大约只需一盏茶的时刻，我就可以把飑蜮神砂吸出来了。 ”

肌扶相接，桑白虹只觉掌按之处，热得烫手，心里颇为奇怪，“ 飑蜮神砂 ”的毒性，初着体时，全身发热，但很快就会过去，渐渐转为冰凉。大哥中这毒砂，最少也过了半炷香时刻，为何此刻还是热得骇人？难道那人所配制的飑蜮神砂，和我家所传的又有不同？她推拿了几下，又觉得丈夫的肌肉颇有弹性，本来习武之人，肌肉是比常人更富于弹性，但中了飑蜮神砂毒后，弹性就必然消失的。桑白虹更感惶惑：“ 难道中的不是飑蜮神砂？但其他的迹象，却又分明是中此毒。这是什么缘故？ ”

正在心头惶惑，捉摸不定之际，忽听得公孙奇一声冷笑，忽地长身而起，桑白虹道：“ 大哥，你、你痛…… ”她还以为是丈夫痛得难受，跳起身来，哪知话犹未了，公孙奇已是出指如电，倏的就点了她的穴道，冷笑说道：“ 你潜回家中，暗地里算计我，你当我是傻瓜吗？哼，现在我也让你尝尝暗算的滋味！对不住，这两大毒功秘诀，我可要不问自取了！ ”一把揪住妻子，迅即就剥去了她的上衣，在她的贴身衣袋，搜出了那本毒功秘笈，哈哈大笑，啐了妻子一口，说道：“ 你把丈夫当作外人，将这秘笈视如宝贝，连丈夫也不肯给。好，你就滚吧，如今我也不要你这妻子了！ ”

桑白虹这才知道上当，气得双眼发白，几乎失了知觉。原来公孙奇的那些“中毒迹象”都是假装出来。他内功深厚，要令全身发烫，肌肉痉挛，都非难事。但他对于“飑蜮神砂”的特殊毒性和中毒之后的现象，知得还不很周全，故而也还露出一两处马脚。可惜桑白虹被丈夫“深情脉脉”的言语所骗，发现了疑点，也依然对丈夫毫无防范。

公孙奇尽情将妻子侮辱了一番，正要一掌将她推出。屏风后忽地跃出一人，冷冷笑道：“捉虎容易放虎难，你还要顾念夫妻之情，给自己留下心腹大患吗？”话声未了，已是把手一扬，嗤嗤嗤三枚毒针，射进了桑白虹的背心大穴。这人正是玉面妖狐连清波！

当那三枚毒针射来之时，公孙奇本已扬起衣袖，想要把毒针拂开的，但听得连清波“捉虎容易放虎难”那句话，不禁呆了一呆，略一迟疑，那三枚毒针都已射进去了。公孙奇面色灰白，颓然坐下，喃喃说道：“白虹，白虹，你别怨我！”

玉面妖狐媚眼流波，娇声笑道：“大丈夫何患无妻，你怕没人喜欢你吗？”公孙奇在她一笑之下，销魂荡魄，哀寂之容，顿时收敛，抓着了连清波的手，吃吃笑道：“你肯赔我一个妻子，我也就不怪你了。”

桑白虹一声厉叫，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声音中充满怨毒，叫道：“公孙奇，你、你好！你这妖狐，我、我恨、恨不得食你的肉，我、我死不瞑目，死不瞑目呀！”原来她被毒针刺进穴道，剧痛攻心，以毕生功力，作临死前的挣扎，竟把穴道解开了。忽地在地上一滚，张口一咬，咬着了玉面妖狐的脚踝。

玉面妖狐用力一蹬，骂道：“好狠的妖妇，临死还敢伤人。”桑白虹中了毒针，已无法凝聚功力，被玉面妖狐蹬一脚，登时又再跌倒，血如泉水般地喷了出来。玉面妖狐“嗖”的拔出佩剑，冷笑说道：“免得你受苦，我超渡了你吧！”

公孙奇转过了脸，玉面妖狐挽了朵剑花，却停在半空，来即刺下，冷笑道：“公孙奇，你舍不得吗？”公孙奇道：“毕竟是一场夫妻，总也有点难过。你，你就赶快下手吧，早点了结，免得我多受折磨。”玉面妖狐嘿嘿笑道：“真是个多情夫婿，嘿嘿，既然如此，你何必与我合谋？哼，哼，我偏要你受点折磨，你若是真心喜欢我，我要你亲手了结这个贼人！你杀不杀她？”公孙奇道：“哎呀，你别难为我了！”玉面妖狐道：“好，你不下手，咱们就一拍两散！”公孙奇无可奈何，接过利剑，闭了眼睛，正要一剑向他妻子的心胸刺下，忽听得铮铮两声，一枚石子荡开了公孙奇的剑尖，另一枚石子则向着玉面妖狐打来，玉面妖狐扬袖一拂，这枚石子的力道大得出奇，这一拂仍然阻不着它的去势，玉面妖狐的额角给石子打个正着，登时也是血流如注。还幸亏她这一拂减弱了石子的劲道，要不然已是头破脑裂之灾。

这一刹那，公孙奇吓得呆了，长剑 啷坠地，只见蓬莱魔女已从窗口闯进，戟指骂道：“你，你、你不是我的帅兄，你是禽兽！做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情，天道难容！”她激动之极，声音都颤抖了！

玉面妖狐背靠墙壁，壁上忽地现出一道暗门，原来她这几天一直就是躲藏在复壁之中的，这道暗门和复壁是桑白虹离家之后，公孙奇才作的秘密布置，所以连桑白虹也不知道。这次她潜回家中，暗中监视丈夫，却想不到玉面妖狐早就藏在她丈夫的房中，而且也在暗中监视她了。公孙奇假装中毒诱妻，就是玉面妖狐给他出的主意。

玉面妖狐想要从暗门溜走，蓬莱魔女怎能容她？她比玉面妖狐更快，拂尘一展，已是闪电般地击下，玉面妖狐不敢背向着她走进暗门，只好回过头来招架。

只听得“唰”的一声，玉面妖狐的衣袖被拂尘一扫，已是片片碎裂，雪白的手臂上现出了几道血痕。玉面妖狐疾退几步，一把金针撒出，蓬莱魔女冷笑道：“你用毒针害死我的师嫂，好，我就叫你尝尝自己毒针的滋味！”拂尘一挥，呼呼风响，十枚中有七八枚反射回去，余下的也都给拂尘打落了。

公孙奇展开折扇，当中一隔，叫道：“师妹手下留情！”他的武功虽然不及蓬莱魔女，也还差得不是太远，那一把金针射到了折扇上，发出了一连串爆豆似的声响，纷纷落在地上，莲莱魔女斥道：“滚开，谁是你的师妹！”话虽如此，蓬莱魔女到底还是看在恩师份上，不愿对师兄即下杀手，所以只是叫师兄“滚开”。

玉面妖狐叫道：“事已如斯，你还想你的师妹嫁给你吗？”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身形一侧，已从公孙奇身旁掠过，拂尘再展，向玉面妖狐追击。公孙奇咬一咬牙，折扇一合，突然向蓬莱魔女的后心大穴点下。

蓬莱魔女一觉微风飒然，知道是师兄偷袭，心中又是伤痛，又是气愤，但也只得放松了玉面妖狐，反手一拂，尘扇相交，蓬莱魔女未用全力，双方的招数都给对方化解了。

蓬莱魔女柳眉一竖，冷冷笑道:“公孙奇，你、你当真要给这妖狐陪葬？”她实在还不忍反脸无情，声音都已有点颤抖了。公孙奇何等聪明，听出了师妹还有几分情份，这刹那间，他已转了无数次念头，要是他立即表示悔过，愿从此洗心革面，料想蓬莱魔女会饶恕他。但如此一来，他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功名事业，也都要付之流水，以后只能跟随蓬莱魔女走同一条道路了，而蓬莱魔女又是决不会爱上他的。

这是两条道路的抉择，这是人兽关头，可惜公孙奇利令智昏，终于想道：“要是她还没有发现今晚之事，我 还可以骗她。如今她亲眼看到我杀害妻子，她纵然饶我，也一定是鄙视我的为人了。我还能指望她爱上我么？我跟随她，至多是在她手下做一个头目，受她管束，遭她鄙视，一世也抬不起头来。但我若和连清波一条路走，我还可以在绿林中称霸一方，说不定借助金人之力，还有裂土封王之望。大丈夫岂能俯仰随人，不思青云直上？何况连清波的美貌，也并不输于师妹！”思念及此，心意立决，冷然说道：“师妹，你都不肯认我作师兄了，还多说作甚？从今之后，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不管你，你也别再管我了吧！”蓬莱魔女气往上冲，不由得怒声说道：“你既执意叛国投敌，那就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了。我为什么不能管你？”但话虽如此，她还是未下杀手。公孙奇趁她未有防备，折扇一张，倏的向她面门一拨。就在此时，玉面妖狐拾起地上的长剑，也已一剑向她刺来。

公孙奇情知不是师妹的对手，故此猝然发难，意图侥幸，纵然不能制胜，也可引开师妹的视线，好让玉面妖狐逃走。哪知蓬莱魔女武功已臻化境，眼看折扇就要扑到她的面门，她忽地身形一仰，硬生生使出了“铁板桥”的功夫，双足钉牢，腰躯后弯，只听得“叮”的一声，玉面妖狐一剑刺来，公孙奇这一扇也恰好从她面门上掠过，却和玉面妖狐的青钢剑碰上了。

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拂尘一扬，蓦地长身而起，拂尘裹住了玉面妖狐的长剑，飞足又踢公孙奇的手腕。公孙奇用“盘龙绕步”的身法，绕过侧边，折扇用力一拨，劲风发出，尘尾飘散，那拂尘收束的力道已被卸去几

分，玉面妖狐也非弱者，趁势用个“ 夜叉探海 ”的招式，长剑往前一送，解开了拂尘的缠绕。

蓬莱魔女气怒交加，喝道：“ 好个妖狐，你还想逃吗？ ”佩剑铿然出鞘，一手挥舞拂尘，一手展开剑式，使到疾处，拂尘有如黑云压顶，剑气宛若玉龙天矫，将公孙奇与玉面妖狐的身形都罩在千丝万缕的拂尘与寒气森森的剑光之下。

玉面妖狐忽地笑道：“ 柳清瑶，你和武林天骄的交情很不错啊，说来咱们也不是外人，何必苦苦相迫？ ”蓬莱魔女斥道：“ 无耻妖狐，谁和你是一路人？莫说武林天骄不是和你一路，即使你是他的朋友，我也不能饶你！ ”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运剑如风，刹那之间，连攻了六六三十六剑，玉面妖狐竭尽所能，全力防御，挡开了三十五剑，最后一剑终于未能闪开，“　 ”的一声，剑尖已被蓬莱魔女削去。幸亏公孙奇的折扇当中隔开，替她挡过了蓬莱魔女的第三十七剑。

蓬莱魔女心里也不禁起疑。寻思：“ 这妖狐要和我套交情，论理应该提出她对我阖寨之恩，助我山寨逃过危难之事。她不提此事，却要借重武林天骄，转弯抹角地来套交情，这不是轻重倒置了吗？嗯，难道来向玳瑁暗通消息的那个‘ 妖狐 ’，不是同一个人！ ”

公孙奇道：“ 师妹，你不看武林天骄的情份，难道我爹爹的情份你也不顾？ ”蓬莱魔女又气又恨，又是悲痛，说道：“ 公孙奇，你若还记得你的爹爹，你怎可这样辜负他的期望？倘若你爹爹在此，他早已把你打死了。 ”但蓬莱魔女虽然硬起心肠，心里不住地自己对自己说道：“ 他已是叛国从贼的敌人了，决不能放过他。 ”但终是心中悲痛，攻势不由得略略一缓。公孙奇何等机灵，一见有机可乘，折扇疾挥，把蓬莱魔女也迫得退了一步。玉面妖狐立即飞身掠起，“ 砰 ”的一声，击碎了窗户，从窗口跳了出去。蓬莱魔女大怒，追上去就是一剑，但终是迟了一步，未刺着玉面妖狐，却刺了掩护玉面妖狐的公孙奇。

只听得一声低沉而又急促的尖叫，突然间爆发出来，却不是受了伤的公孙奇的叫声，而是桑白虹惊惶失措，不由自主地呼喊。她心中本是充满了对丈夫的恨意，但不知怎的，到了这紧要关头，眼看着丈夫就要丧命在蓬莱魔女剑下，她仍是不由自主的发了惊呼！

蓬莱魔女瞿然一惊，心道：“ 不好，还是救师嫂要紧！ ”心如乱麻，第二剑就没有再刺出去，公孙奇已是在他妻子的惊叫声中，跟在玉面妖狐后面，也从窗口跳出去了。蓬莱魔女望着他们二人的影子在黑暗之中消失，心中一片茫然,她没有再刺一剑,是为了看她恩师的情份？是为了还顾念同门之谊？是为了免她师嫂再受刺激？是为了急着要先救师嫂的性命？还是这种种因素都有着一些？总之在这瞬间，她也像她师嫂一样，情绪错综复杂，心中难过非常。蓬莱魔女定了定神，回过头来，见了她师嫂那个模样，心神刚定，又不禁大吃一惊，桑白虹原来的样子虽说不上怎样美貌，但却是体态丰盈，肌肤红润的，但如今蓬莱魔女眼前的师嫂，却是个皮肤起皱，形容枯槁，消瘦不堪，难看已极的一个小妇人！从她中了毒针之后，还不到一炷香的时刻，在这短短的时间，她简直是完全变了样子！玉面妖狐那毒针的厉害，可想而知！

桑白虹用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道：“ 清瑶妹子，我错怪你了。你快过来，我有心腹话要和你说。 ”蓬莱魔女将她扶起，一掌抵着她的背心，

说道：“ 别忙说话，你要把一切事情抛之脑后，养好了伤再说。 ”

蓬莱魔女默运玄功，一股真气输进她师嫂体内。桑白虹挣扎了几下，似乎添了一两分活力，声音比前稍微清亮，但却更觉凄凉，说道：“ 多谢你了，但还是没有用的。 ”她抖抖索索，从怀中摸出一只哨子，约有五寸来长，黑黝黝的，也不知是什么金属。蓬莱魔女道：“ 师嫂，你要什么？ ”桑白虹道：“ 我要了结此间未了之事。 ”

桑白虹正把那哨子凑到口边，眼光一瞥，忽见在她脚边有一只玉钏，这是公孙奇当年送给她的定情之物，她本是套在臂上的，如今她肌肉消瘦，这玉钏不知不觉地褪落下来，她一直未曾发觉。几颗泪水从她干涩的眼中滴了下来，桑白虹蓦地把那玉钏拾起，使一把劲，摔出了窗外，顿时间心如刀绞，人也累得气喘吁吁。蓬莱魔女道：“ 师嫂，你这是何苦来呢？还值得为这薄幸人生气吗？ ”

桑白虹道：“ 我没气力了。你替我吹这哨子，三长两短，连吹三遍！ ”蓬莱魔女怕她多说话伤神，虽然不懂它的作用如何，却也不愿多问，接过哨子便吹。

桑白虹在一旁急促地喘气，呼出来的口气热得骇人。蓬莱魔女吹了三遍，放下哨子，忙又出掌，抵着她的背心，以真气输送进去。桑白虹道：“ 清瑶妹子，你别浪耗功力了，我已不中用的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请你听我临终一语。 ”蓬莱魔女察觉师嫂的脉息已乱，心跳也在若断若续的状态之中，知她所言不假，自己给她输送真气，也只能让她暂延残喘，要想保存她的性命，那是千难万难的了。

蓬莱魔女心头沉重之极，低声说道：“ 师嫂说吧，我听你的。 ”桑白虹脸上露出一丝笑意，缓缓说道：“ 我的遭遇，你已看见了。天下男儿多薄幸，女子择人而事，需要特别小心！我师兄对你衷心爱慕，我知道这是真的。我但愿你也成为我的师嫂，我就可以放心了。那、那笑傲乾坤，不是你的良配，你嫁了他，只怕将来要会后悔！你肯听我的劝告吗？ ”

蓬莱魔女怔了怔，她感谢师嫂在这弥留的时候，还关心她的终身大事，但也不禁起了疑心，暗自寻思：“ 师嫂为什么作这样的劝告？只是因为武林天骄是她的师兄吗？但她为什么要说华谷涵的坏话？怎见得华谷涵不是我的良配？听她的口气，竟似认为华谷涵也是个薄幸男儿，她何所见而云然？ ”要知在蓬莱魔女心目之中，刚好和她师嫂所想的相反，尽管在感情上她比较接近武林天骄，但在理智上她却更相信华谷涵，觉得华谷涵似乎更适宜于做她的配偶。这些日子来，她也一直感到感情的苦闷，武林天骄，笑傲乾坤，这两个人在她心中的份量，连她自己也难以分别孰重孰轻。听了师嫂的话，她心情一片混乱，但为了不想令师嫂失望，她只好含糊其辞，这样答道：“ 师嫂，我会记着你的劝告，好好考虑的。 ”

桑白虹对这答语虽然不很满意，但她已没有精力再多说了，她自知离死不远，只得赶快再说第二件事情，“ 你要告诉我的妹妹，叫她千万不要上她姐夫的当，设法将那毒功秘笈夺回，立即焚毁，免得留在世上害人。 ”蓬莱魔女道：“ 你放心，我会助你妹妹一臂之力的。 ”

桑白虹正想说第三件事，只听得楼下己是人声嘈杂，脚步声呼喝声乱成一片，桑白虹霍地站了起来，叫道：“ 你们快来！ ”话犹未了，只听得轰隆一声，房门踢破，进来的是四个老头，手中都执着兵器，向蓬莱魔女怒目而视，但似乎投鼠忌器，因为蓬莱魔女还在扶着桑白虹，他们不敢即行攻上。

桑白虹连忙说道：“这位是柳女侠，害我的人不是她，她是救我的，我死之后桑家堡上下人等，都要听她的吩咐！你们快来见过新主人！”

这四人惊疑不定，面面相觑，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桑白虹喘着气却带笑说道：“刚才这哨子是我教她吹的，你们还有什么疑心？”此言一出，这四个老头再也没有怀疑，登时一齐跪下，向蓬莱魔女行参见主人的大礼。

原来这四人仍是桑家老仆，曾跟随桑见田数十年，得过桑见田的传授，而且在桑见田临终之时，还有遣命托孤，请他们照顾桑白虹、桑青虹姐妹的。这四人对桑白虹最是忠心，桑白虹也自小就把他们当作叔叔看待，从来没有端过主人的架子用哨子呼唤他们。

蓬莱魔女刚才吹的那个哨子乃是千年犀角，声音特异，是专为召唤他们才吹的，那样的吹法——三长两短、连吹三遍也只有桑白虹才懂，那是桑见田临终之时，将哨子与吹哨的方法一同授给桑白虹的。

这四个人最初还有怀疑，以为桑白虹是受了挟持，被迫出此。这时他们已看出了桑白虹受伤极重，绝计无力吹那哨子，始信她所言是实。要知她若不是出于自愿，即使受了挟持，也无须教蓬莱魔女吹那哨子。

蓬莱魔女慌道：“这如何使得？”衣袖一卷，发出一股潜力，阻止那四人下跪。桑白虹道：“好妹子，你忍心让桑家堡落在恶人之手么？”蓬莱魔女瞿然一惊，心道：“不错，我若是不安置她这班旧属，他们就要被玉面妖狐所用了。”一迟疑之间，那四个老头都已行过礼了。

行过了礼，为首的老头连忙问道：“大小姐，伤你的人是谁？我们誓必为你报仇！”第二个道：“姑爷刚才已经走了，他说的又不一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桑白虹道：“他说了什么？”那老头道：“他说小姐已被一个女贼害死，这女贼就是，就是——”眼望蓬莱魔女，没有再说下去，蓬莱魔女柳眉一竖，气起来道：“他竟敢诬指我是凶手！”那老头惶恐之极，忙再跪下，说道：“现在我已经知道姑爷说的是假话了，但我却不明白他何以要说假话？我只是转述他的话，请主人恕过。”桑白虹咬牙说道：“因为害我的人就是那玉面妖狐！”这四人不约而同的“啊呀”一声叫了出来。吓得呆了。桑白虹提了口气，说道：“今后你们都听这位柳女侠的命令，报不报仇，怎样报仇，柳女侠自有主意，你们可以不必多管。我最恨的是那妖狐！”蓬莱魔女暗暗叹了口气，心道：“到了这步田地，师嫂还是顾念着丈夫，怕这四个人找他算帐。听她口气，她分明是暗示我只可找那妖狐，唉，若论起罪恶，师兄之罪实不下于那玉面妖狐，又教我如何能放过了他？”

桑白虹说了这一连串话，己是风中之烛，摇摇欲坠。蓬莱魔女连忙将她抱起，桑白虹又挣扎着问道：“他、他还说了些什么？”

为首的老头道：“姑爷神色仓皇，和一个女子匆匆出走。他说小姐被害死，敌人太强，难以抵御，要我们放一把火，将这桑家堡烧了，并叫堡中人众，在各处点起火头之后，立即撤离，由我率领，先找一个地方避难。日后他自然会来找我们，那时再商量给小姐复仇的大计。”桑白虹气得两眼翻白，恨声叫道：“公孙奇，你好狠毒！”蓬莱魔女也是毛骨悚然，“想不到师兄卑鄙狠毒，竟至如斯！他是怕我追来，将他惩处，所以不敢亲自放火，却命令手下行此毒计。这四老是桑家忠仆，他们放火要是给我发现，我将他们杀了，就正合师兄心意，免得他日东窗事发，这四老要为他们的小姐报仇。要是我不发现呢，那就连我和师嫂一同烧死！即使我能逃出火窟，师嫂不能行动，那是必死无疑了！”

那老头续道：“幸亏姑爷说了之后，匆匆便走，没有亲自督促我们动手。我一想，小姐即使已被害死，我也应该见她一面，决不能就把她的尸体毁灭。何况这桑家堡是老爷数十年心血之所聚，我也不能就一把火将它焚了。因此，我想了又想，终于没有接受他的命令。我们拼着一死报主，正待来看小姐，可巧那哨声就响了。”第二个老头道：“那女子想必就是玉面妖狐了。她还给了我们一把毒针，叫我们若是见到柳女侠出来，就用毒针乱射。我们那时未知底细，还以为柳女侠真是害死我们小姐的凶手。幸亏我们到来的时候，柳女侠正扶着小姐，我们这才不敢下手。”原来玉面妖狐虽然来过几次，但每次都是半夜潜来，除了公孙奇和他几个心腹之外，其他人都未见过。蓬莱魔女上次来到桑家堡给公孙奇解围，将群雄逐走，因而这四老认得她，也识得她的厉害。

桑白虹双眼翻白，忽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叫道：“你告诉我的师兄，这妖狐，这妖狐……”话未说完，一口气已经断了。蓬莱魔女连忙运掌抵她后心，在她耳边喊道：“师嫂，你还有什么要吩咐我的？”桑白虹身体抖动了一下，似是记起一件紧要之事，眼皮睁开一线，说道：“我，我忘了告诉你，你、你爹爹还在人间。”声音断续，细如蚊叫。蓬莱魔女心头一震，叫道：“什么？他，他在哪里？”忽觉桑白虹全身冰冷，气息毫无。蓬莱魔女再把真气输送进去，她也全无反应，原来早已死了！

蓬莱魔女是个弃婴，一直不知自己父母的名字。自从她懂事以后，无日不以自己的父母为念，她的师父公孙隐也曾为她多方查探，总是得不到半点消息，也不知他们是否还在人间？想不到此际突然从桑白虹口中，第一次听到她爹爹还活着的消息，只可惜桑白虹已经死了，她已是不能再向桑白虹多问半句了！正是：

言犹未尽幽冥隔，更向何人探隐情。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变生肘腋情何忍　祸起江心事更奇

蓬莱魔女忽然听到父亲还活在人间的消息，心中的震动可想而知，但随即发现了师嫂的死亡，这一个震动又比前一个震动更甚！师嫂是死得如此不值，是死在充满怨恨、绝望与哀伤之中，当真说得是死不瞑目！因此尽管师嫂之死原在蓬莱魔女意料之中，蓬莱魔女仍是不禁深深哀悼，突如其来的惊喜也就给这深沉的悲痛所掩过了。蓬莱魔女只好把父亲的事情暂搁一边，先来料理师嫂的后事。

那四个老头没有眼泪，但一脸悲愤的神情，可要比号陶大哭更要令人难过。他们又一齐跪了下来，同声叫道：“请主人给我们的小姐报仇！若有差遣，赴汤蹈火，粉骨碎身，在所不辞！”

蓬莱魔女将师嫂的尸体放下，扯过一床棉被掩盖了她，想到师嫂是死在同床共枕的丈夫手中，而害死她的丈夫，却又正是自己恩师的独生子，蓬莱魔女心中的痛苦比这四老更甚！过了好一会子，蓬莱魔女才稍稍定下心神，说道：“我会给师嫂报仇的，你们起来，听我的吩咐。”

四老听得蓬莱魔女答应报仇，各自叩了三个响头，这才号陶大哭起来，蓬莱魔女待他们哭得够了，说道：“这还不是悲伤的时候，你们听我的话，赶紧办几件事情。”

为首的老头拭去了脸上的泪痕，说道：“请主人吩咐。”蓬莱魔女说道：“第一件，你们赶快给小姐料理后事，早早将她埋葬，让她入土为安；第二件，料理了丧事之后，由你暂时代行堡主之权，将堡中人众招集前来，告诉他们，这桑家堡是不能再住了，他们若有愿意跟你们走的，你就带他们离开，若是不愿意跟你们一起的，你们就给资遣散，让他们自寻活路。”

四老在这堡中住了几十年，不无依恋之情，力首的老头说道“主人要我投奔何处，我们一意遵命。但这座桑家堡经营了几十年，也可以作为基业，抛弃了不可惜吗？”蓬莱魔女道：“我不能长住这儿，我等下就要离开了。我离开之后公孙奇和那妖狐定会重来的。”四老面面相觑，心中均想：“我们虽是恨不得杀那妖狐，但柳女侠不在这儿，只怕我们伤不了她，先就要被她杀了。”蓬莱魔女取出一支碧玉短箭，说道：“这是我的令箭，你们持此令箭，率领众人，在丧事过后，立即投奔我的山寨，求见玳瑁姑娘，她现在是给我摄行寨主之职，她见了这支令箭，自会收容你们的。我告诉你们，据我所知，那妖狐是金虏的奸细，公孙奇也已向金虏卖身投靠了。我们是抗金的义军，不久就将与金虏有一场激战。你们加入义军，也就是替你们的小姐报仇了。当然对那妖狐，我还是会找她算帐的，但却不必你们动手了。”

四老齐说道：“执戈卫国，正是我等所愿。老主人在生的时候，也曾屡次告诫部属，不可做金人的鹰犬。想不到姑爷丧心病狂，一至如斯，不但违背了他岳父的遗嘱，连我家小姐也害死了。”蓬莱魔女见这四老忠心耿耿，且又深明大义，甚是欢喜，说道：“你们料理了小姐的葬事，便即起程吧。义军纪律严明，有些人怕受不住，若有不愿跟随你们同走的，也不必勉强他们。但也要劝告他们，只可洗手归田，不可再跟从公孙奇作恶，否则给我知道，定杀不饶。”为首的老头应了一声，恭恭敬敬地接过令箭。

忽听得有急促的脚步上楼而来，未曾进门，便先叫道：“主公，主公，他们要杀孟钊，求你、求你——”“啊呀”一声，突然停住，原来己被为首的老头揪了进来。这人是个丫鬟，手上拿着一只玉钏，她见四老和蓬莱魔女

都在房中，主母又躺在床上，状如死尸，难看之极，单单不见主人，不禁惊惶失措，吓得呆了。

四老认得她是二小姐桑青虹的贴身侍女碧绡，桑青虹离家追踪耿照，未有带她同行。为首的老头喝道：“碧绡，你慌慌张张闯来作甚？快快叩见主人！”

蓬莱魔女是知道珊瑚和孟钊一段关系的，听得孟钊的名字，心中一动说道：“不必难为她，让她说吧，孟钊犯了何事？”碧绡见四老将蓬莱魔女称作主人，看主母的模样，又似已经死了，未明底蕴，惊惶之极，跪下来抖抖索索地说道：“孟钊在园中放火，他、他说是奉了主公之命的，旁人却不信他说，要、要拿他处死。我因此来求主公给他证明。”原来孟钊今晚本是在堡门外值夜的，公孙奇逃跑出去的时候，遇见了他，又叫他回园中放火，给堡中的护院发现，这些人除了公孙奇夫妇之外，只信四老所言，怎肯相信孟钊？何况又是放火烧堡这样的大事？当下便立即把他包围起来，孟钊平日恃着公孙奇的宠爱，和下人多不和睦，那些人找着他放火的证据，都不相信公孙奇会下这道命令，便要将他拿来处死！孟钊着急，和他们动手，形势危殆，也无暇仔细分辩了。碧绡和孟钊原有私情，见孟钊受攻，只听得他说是奉主公之命而点火的，却还不知公孙奇业已逃走，使急急忙忙地跑来向公孙奇求救了。

蓬莱魔女心想：“孟钊心术不正，但一来未曾做过什么恶事，二来他和珊瑚好歹也曾有过一段交情，看在我珊瑚妹子的份上，姑且饶了他这一遭吧。”当下便吩咐四老中的一个道：“这事确是公孙奇要他干的，他奉乱命，虽有不是，也不能单怪责他，你出去叫他们将孟钊放了吧。”

那老头道：“启禀主人，孟钊这小子是公孙奇的心腹。”蓬莱魔女叹口气道：“我也曾帮过公孙奇呢。在今日之前，谁知道他是如此人面兽心？而且公孙奇的亲信在堡中想还不少，也不能一一诛了。还是把他放了吧。”那老头应了声“是”，不敢再说。

蓬莱魔女忽道：“且慢！”那老头刚刚迈出一步，连忙回过身来，碧绡刚自暗暗欢喜，不觉又是心头一沉，扑通通地乱跳，只见蓬莱魔女两道目光在她面上盘旋，冷冷问道：“你很喜欢孟钊，是也不是？”碧绡心想：“我和孟钊要好之事，瞒得过这魔女，也瞒不过这四个老头。”便硬着头皮说道：“是。所以我才来给他求情。”

碧绡这一坦率自承，正对了蓬莱魔女的脾气，蓬莱魔女把手一挥，说道：“好，你就随孟钊走吧！只有一样，以后可不许再做公孙奇的奴才。你叫孟钊找个正当的营生，以后也不必再在江湖上混了。”碧绡大喜过望，叩头说道：“多谢主人宽宏大量，我们一定听你的吩咐。”为首的老头道：“要不要把孟钊带来，你再问他几句，也好让他向你道谢。”他是意欲提醒蓬莱魔女，即使放走孟钊，也该盘问他的口供。要知孟钊是公孙奇心腹，说不定还可以盘问出一些秘密。蓬莱魔女心绪不宁，思虑未周，也无工夫盘问，挥手便道：“不用了。让他们早早走吧。咦，碧绡你怎么还不起来？”

碧绡讷讷说道：“这个玉钏……”原来她手上拿的这个玉钏，正是桑白虹刚才从窗口摔下去的那个玉钏，也即是公孙奇给她作定情之物的那个玉钏，碧绡在楼下拾到，玉钏上已沾了许多尘土，黯然无光。蓬莱魔女厌烦之极，脾气突然发作，说道：“让这玉钏和公孙奇都给我滚了吧，别再拿来令我生气了！”碧绡心道：“好，你不要正好，便宜了我！”连忙将玉钏藏好，

跟那老头便走。蓬莱魔女心头烦乱，匆匆将她遣走，想不到后来从这玉钏上又生出祸事，那是后话，按下不表。

碧绡走后，蓬莱魔女吁了口气，心道：“如此安排，也好了结珊瑚妹子的一重心事。”随即瞿然一惊：“这孟钊虽无大过，但心术不正，已现端倪。日后他不知会不会变作第二个公孙奇？若是那样，我意欲成全他们，却反而是害了这丫头了。”但此际，蓬来魔女已是心力交疲，虽然想到这层，也无暇多理闲事了，心想：“这是那丫头自己愿意的，是好是坏，由她去吧。”

蓬莱魔女回身一拜，垂泪说道：“师嫂，恕我不能送你了。你的冤仇，我会替你昭雪的。你好好安息吧。”她满怀悲痛走出了桑家堡，这时已是曙光微露的时分了。

蓬莱魔女吸了一口晓风，头脑稍稍清醒下来，想道：“我爹爹还在人间，但天地茫茫，却不知他身在何处？可惜师嫂已是一瞑随尘，不能再向她打听了。”

淡淡晨曦，烟笼雾锁，孤驾山在晨曦中，似蒙了一层薄轻绡，更带着几分神秘，那形似怪鸟张翼的山峰，也似俯瞰人间，作着无情的嘲讽。在这孤驾山上，笑傲乾坤曾狂笑高吟，武林天骄也曾箫声寄意。蓬莱魔女昨晚来的时候，经过此山，曾生过许多感触，如今又过此山，不止怅触依然，心中的伤感也更多了。她为师嫂之死而哀痛，又为师嫂临终所吐露的消息而迷惘，迷惘惶惑之中，她又一次想起武林天骄与笑傲乾坤来了。

“师嫂已死，我是不能再向她打听我父亲的消息了。不知她怎么会知道我父亲还活在人间？武林天骄是她的师兄，师嫂的消息不知是不是从他那儿来的？即使不是，师嫂知道的事情，想必武林天骄也有所闻？他上一次与我无所不谈，却又为何不见提起？难道这消息是他们最近才得到的？但这武林天骄行踪无定，却到哪里去找他？”

蓬莱魔女从武林天骄再想到笑傲乾坤，“不知华谷涵是否知道我父亲还在人间？但从他送给我的那几样东西，显然他是知道我的来历的，最少也会知道一些关于我父亲的事情。”华谷涵送给她的那个金盒还藏在她的身上，她已经看过不知多少次了，现在又再一次打开来看，金盒里三样东西，第一件是一张残旧的黄纸，纸上有她的生辰八字，蓬莱魔女心想：“这生辰八字除了我师父之外，只有我父亲才能知道。从前我未知道父亲还活在人间，华谷涵何以会得到我的生辰八字，百思莫得其解。咦，难道是我爹爹给他的？”第二件是沾有几点血渍的破布，蓬莱魔女心想：“这又是什么意思？我以前曾疑心破布上是我爹爹的血渍，他是个会武功的人，给仇家害死，留下血衫，要我给他报仇。但如今他既还活在人间，这当然是猜错了。不知爹爹何以要他送来？”随即又想：“是否爹爹叫他送来的，这也还是我的猜疑。总要见了他才能知道。”第三件东西就是孖生红豆，华谷涵的诗句“弹剑狂歌过蓟州，空抛红豆意悠悠。”忽地又似在她耳边响了起来，蓬莱魔女面上一红，便不再看，把那金盒藏好。

突然间蓬莱魔女又想起了师嫂临终的叮嘱，“她为何说笑傲乾坤与我并非良偶？她若只是为了想撮合我与她师兄的姻缘，也无需乎说华谷涵的坏话呀？难道华谷涵也像我的师兄，是个薄幸男子？”华谷涵是行事光明磊落的大侠，满腔热血的爱国男儿，这些，蓬莱魔女绝对没有半点疑心，但对于他用情是否专一，蓬莱魔女与他未曾有过交往，那却是不敢肯定了。

武林天骄渺不可寻，那只有先到江南寻访笑傲乾坤了。笑傲乾坤华谷涵

虽然也是居无定所，但辛弃疾和耿照带领的义军此时已在江南驻扎，料想华谷涵必定要和他们互通消息，只要找到义军，也就不难知道华谷涵的下落了。蓬莱魔女心中想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我虽然是一介女流，也当有男子的气概。管他华谷涵薄幸与否，这却与我何关？我此去江南，于公是助他同抗金虏，于私是查问我身世之谜，至于儿女私情，尽可以置之脑后。”想至此处，豪情勃发，烦恼顿消。于是仍依原来的计划，兼程前往江南。

一路无事，她脚程迅速，半月之后，已是到了长江岸边的采石矶，从这里渡江，对岸便是南宋所辖的疆土了。蓬莱魔女是北国长大的女儿，第一次来到长江之滨，放眼望去，只见大江东去，滚滚奔流，心道：“长江天堑，果然名不虚传。”默念苏东坡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顿觉胸襟开阔。

金、宋两国大体上以长江为界，南北对峙，烽火连绵，战乱时作，临江的两岸人家，早已十室九空，要找一只船也不容易，蓬莱魔女沿着江边走去，走了十多里路，仍是不见帆影，正自焦躁，忽听得橹声咿哑，芦苇丛中有一只小船摇了出来。想是船家怕金兵骚扰，故而把船只密藏，待见有客人来到，这才从芦苇中出来的。

蓬莱魔女大喜道：“船家请行个方便，渡我过江。”把舵的艄公是个浓眉大眼满面虬须的汉子，仔细地打量了蓬莱魔女一番，问道：“就只是小娘子一个人么？”蓬莱魔女道：“不错。”那艄公道：“小娘子因何一人渡江？”似乎颇有顾虑，不敢立即答允，蓬莱魔女道：“你别多管，我多给你船钱便是。”那艄公道：“不是小人多管，要是碰着了金国的水师查问，小娘子你独自一人，出了事情，小人担待可不起。”蓬莱魔女道：“有何意外，我也决不怪你。”那艄公道：“我渡你过江，我也冒着很大的危险，你肯出十两银子吗？”蓬莱魔女立即掏出一锭元宝，说道：“这是十六两重的一锭元宝，你拿去吧。”那艄公接过元宝，在手上一掂，眉开眼笑道：“好，难得小娘子如此慷慨，小人就拼着担当一点风浪，送你过江吧。小娘子，你贵姓啊？”蓬莱魔女颇为讨厌他的啰唆，但有求于他，却不便现于辞色，当下随口答道：“我姓柳。”一纵身就上了船。那只船还未靠岸，距离约有二三丈远，蓬莱魔女一跃上船，船身晃也不晃，那艄公望了蓬莱魔女一眼，神情颇是诧异。

武林中有个戒条，说是武功有如钱财，不可随便在人前露眼，但蓬莱魔女露了这手惊世骇俗的轻功，倒不是忘了这个戒条，而是有意如此的。她见那艄公神色诧异，心中想道：“让你知道我不是寻常女子，也好去了你的顾虑。”

那艄公道：“小娘子坐稳，开船啦！”提起一杆黑漆漆的篙来，在岸边一点，小舟如箭，破浪前行，转瞬间已到江心。蓬莱魔女心头微凛：“想不到这艄公也不是等闲之辈，我倒要小心了。”原来蓬莱魔女武学深湛，早就看出这艄公是练过武艺的“会家”，但却还未想到这艄公的本领，尚在她估计之上。从那艄公以铁篙开船的功力看来，起码有十年以上的内功根底。

蓬莱魔女艺高胆大，虽多了几分小心，却也不怎样在意，心想：“即使你是贼船，我也不惧。”当下淡淡一笑，说道：“艄公，你气力可不小啊。”那艄公道：“小人是靠气力吃饭的，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也多少得练一点防身本领。”蓬莱魔女心想：“不错，他若不是有这一身本事，又怎敢在长江撑船。我实是不该太多疑了。”

艄公叫道：“浑家（妻子），你出来见见客人。”后舱钻出一个妇人，约有三十多岁年纪，一双眼滴溜溜地在蓬莱魔女身上打了一转，福了一福，说道：“小娘子，你真是好胆量，一个人横渡长江。”蓬莱魔女道：“我急着过江投亲，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好在你们夫妻都这么了得。搭上你们的船，我也可以安心了。”蓬莱魔女一眼看出这妇人的武功，更在她丈夫之上，索性一口就给她道破。那妇人也暗暗吃惊，心想：“她自称姓柳，莫非就是那名震北国的蓬莱魔女柳清瑶？眼光好不厉害，我倒不可鲁莽从事了。”

那妇人道：“今天风大浪大，逆水行舟，要到对岸，只怕要个小半天工夫。小娘子，我给你弄点吃的好吗？舱里还有几尾鲜鱼，可以做菜。”蓬莱魔女道：“多谢了，我还不饿，不必费神。”那妇人道：“对岸未必找得着人家，我看你还是在船上吃了饭的好。”蓬莱魔女见她盛意拳拳，说道：“也好，那我就叨扰你了。”

那妇人进了后舱，片刻又再出来，说道：“小娘子，你若口渴，这里有茶。”将一个茶壶放在蓬莱魔女身边，回舱去弄饭。

蓬莱魔女正感口渴，倒了一杯热茶，在鼻端一闻，只觉一股清香，却香得有点古怪，蓬莱魔女心里冷笑，想道：“我正想知道你们的底细，且喝你这杯茶试试。”

蓬莱魔女一口喝下，面色陡变，喝道：“岂有此理，你们竟敢害我！这杯茶我还敬了！”中指一伸，一条水线从她指端激射出来。原来蓬莱魔女早有防备，一喝下去，知是毒茶，立即默运玄功，把毒茶从中指射出。

蓬莱魔女年纪轻轻。内功早却已到了上乘境界，除非是有孔雀胆、鹤顶红、苗山阴风洞的黑心莲，闽南桃花溪百年茉莉根之类的剧毒之物，方能致她死命，一般的药物，决不能使她中毒。这杯毒茶下的是那艄公秘制的蒙汗药加酥骨散，虽然也很厉害，但蓬莱魔女早有防备，喝了下去，只不过等于喝了一杯普通的热茶。丝毫没有受到伤害。

当下她默运玄功，将毒茶迫成一条水线，从中指指端激射而出，船舱与船头约有七八尺距离，那艄公霍地侧身，饶是他闪避得快，头面上也已溅上了几点，热辣辣的好不难受。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剑已出鞘，向那艄公扑去。

艄公这一惊非同小可，提起铁篙一挡，“■嚓”一声，铁篙被削去了一截。蓬莱魔女使的本来不是宝剑，但经过她的内功妙用，居然一样削铁如泥，那艄公更是吃惊，暗暗叫苦。

瞬息之间，蓬莱魔女连攻七剑，那支铁篙给她削得寸寸缩短，只剩下小小一节。那艄公把铁桨一扳，船身打了个横，蓬莱魔女一剑刺出，剑尖略歪，“嗤”的一声，剑光从那艄公头顶削过，乱发蓬蓬，登时随着剑光飞起。

蓬莱魔女心道：“可不能将他杀死，杀死了他，可没人给我驾船。”她的剑法收发随心，手腕一抖，剑尖恰好指着那艄公的咽喉，却没有将它割破，喝道：“你服不服？还想不想再打？说吧，你为什么意图害我？”

那艄公狡狯之极，一听就知蓬莱魔女有所顾忌，不敢杀他，便即叫道：“柳女侠，你把剑拿开，我说，我说。是有人指使我的。……”蓬莱魔女道：“是谁？快说！”那艄公趁她说话的当儿，忽地一个倒翻筋斗，跳下长江。

蓬莱魔女此时若是一剑刺出，早已要了那艄公的性命，但她有所顾虑，稍一犹疑，那艄公已是头下脚上，一个倒栽葱冲入江心。蓬莱魔女喝道：“要想逃么？起来！”疾的伸手，便抓那艄公的脚跟。

忽觉背后暗器破空之声，原来是那艄公的妻子已经出来，人还未到，暗器先发，蓬莱魔女运起护体神功，叮　几声，将三枚钢镖、两支甩手箭全都震落！但在这刹那，她要运功抵御暗器，手上那一抓的劲力不免便要稍稍放松，那艄公以全身的重量冲下，蓬莱魔女抓他不牢，竟给他潜入水底去了。

那妇人冷笑道：“好个蓬莱魔女，果然名不虚传，但在这水上，却不轮不到你来逞能！”蓬莱魔女霍地转身，喝道：“好，我倒要看你有什么能为？”在这一转身间，左手也已把拂尘取下，一招“万缕千丝”，便要施展拂尘拂穴的绝技，制服这个妇人。

就在此时，小船忽地向上抛起，打了个转，船尾变作了船头，船身倾斜，几乎就要覆没在风浪之中。原来是那艄公在水底弄的手脚，他趁着一个浪头打来，将船底一托，推得它团团乱转。

蓬莱魔女那一招拂出，登时失了准头；只听得竹木碎裂的格格声响，原来是拂尘扫着了板壁，打碎了好大一块。那妇人笑道：“有胆的你就把这船拆了吧！”蓬莱魔女瞿然一惊，心道：“毁了此船，我胜也是败了。”要知她不懂水性，在这大江之上，第一要保存此船，第二还得有人给她撑船。这么一来。蓬莱魔女便不得不有所顾忌，既不敢使用杀手，也不敢运足功力。许多在陆地上可以使用的厉害打法，在这小船上都不能使用。

蓬莱魔女感到有点儿晕眩，连忙用重身法定住船身。那妇人使一对分水蛾眉刺疾攻几招，蓬莱魔女兀立船头，一步不移，挥剑将她的招数一一化开。这妇人的本领比她丈夫高明得多，但比起蓬莱魔女还是差得太远，若不是蓬莱魔女有所顾忌。焉能容她拆过十招。

那妇人过了十招，忽地笑道：“好，在这船上算你本事高强，我可要失陪啦！”蓬莱魔女喝道：“往哪里去？”振臂一挥，“　”的一声，将那妇人的一支蛾眉刺削断，施展绝顶轻功，一个“移形换位”，已截住了那妇人的去路，教她不能跳下水去。

蓬莱魔女的轻功已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虽然是在狭窄的船舱之中，也是运用自如，但见她身形一飘一闪，每一次都是恰到好处地拦在那妇人面前，教她根本不能走出船舱之外。可是蓬莱魔女这么一动手，她既要施展精妙的轻功，就不能同时再用“千斤坠”的重身法定住船身，风浪袭来，加上那艄公在船底弄的手脚，小船颠簸不休。

那艄公露出头来叫道：“浑家，何必在船上与她争胜，下来吧！”蓬莱魔女冷笑道：“有那么容易让你走么？”拂尘一展，“呼”的一声将那妇人的另一支蛾眉刺也夺出了手，拂尘再展，眼看就要将她手腕卷着，忽觉背心一片冰冷，原来是那艄公抄起了一片江水，向她泼来。

蓬莱魔女从未在水上打过，陡觉背心一冷，依照在陆地上养成的习惯，只道有人在后方偷袭，本能的就反手一招，哪知这只是江水泼上，背后根本无人。待到她猛然一省，再发招攻那妇人之时，那妇人已趁此时机，一拳打碎板壁，跳到水里去那妇人在碧波中载浮载沉，仰面向蓬莱魔女打了个招呼，格格笑道：“你问我有什么能为，现在我就给你看。你有本领，可跳下来与我再斗三百回合么？”蓬莱魔女气得七窍生烟，可是，拿她毫无法子。转眼间，那艄公夫妻二人已经潜入水中，不见了踪影。

船上那支铁篙已被蓬莱魔女削成几截，不能使用，划船用的桨也早被艄公抛下水去，那妇人跳下去时，又把摇船用的橹也折断了。也即是说，驶船所需的一切用具，尽已毁坏无遗，其实，即使完整无缺，蓬莱魔女也不懂得

使用。

一个浪头打来，船身侧过一边，蓬莱魔女连忙用“ 千斤坠 ”的重身法定住，刚得平衡，又一个浪头从相反的方向打来，船身又侧过另一边，蓬莱魔女不断地移动脚步，使船身稳定。但她的内功虽然深厚，究竟敌不过风浪的巨大威力，正是扶得东来西又倒，小船在风浪之中不住地颠簸浮沉。蓬莱魔女船头纵目，但见滚滚长江，烟波浩荡，望不尽头。离对岸也不知还有多远。蓬莱魔女吸了一口凉气，寻思：“ 这可如何是好？难道我柳清瑶今日竟要丧身鱼腹之中？ ”

心念未己，在风浪中忽又听得叮叮的凿木之声，蓬莱魔女大吃一惊，俯身察看，只见船舱已裂开了一个小孔，江水汩汩流入。蓬莱魔女大怒道 :“ 下三流的小贼，不敢明刀明枪的交战，却来用这等卑鄙的手段！ ”

那艄公露出头来，哈哈笑道：“ 你要明刀明枪的交战吗？那就下来吧！咱们是各展所长，你不怨水陆两路的本领没有学全，却来怪我！ ”蓬莱魔女气得柳眉倒竖，忽地拂尘一指，暗运内功，几根尘尾如箭射出，但江中风大，那艄公人又机灵，见她拂尘一起，连忙又沉入水中，饶是如此，也仍然有一根尘尾，从劲风中飞来，刺了那艄公一下，刺着的是艄公尚未完全浸入水中的耳朵，幸而劲力已被风力对消，犹如强弩之末，但艄公的耳朵也似被利针穿过一般，那艄公猛的游开，叫道：“ 哎哟，好厉害！ ”从此潜入水中，不敢再在船边露头。

艄公两夫妻加紧在船底刺钻，船底板裂开的小孔渐渐扩大，片刻之间，船舱中己是一片汪洋，船身渐渐下沉。蓬莱魔女气极怒极，心道：“ 我纵丧身鱼腹，也得泄一泄这口怒气，绝不能让你们如此洋洋得意。 ”就在此时，一个浪头打来，蓬莱魔女猛的脚跟一旋，藉着那股风力，因势利用，将船身打了个横，离开了原来的位置。蓬莱魔女抓紧时机，运足了十成掌力，向水面一拍。这一拍登时令得波翻浪涌，只听得闷雷似的“ 哎哟 ”一声，原来那艄公正在船底，船身荡开，他未曾及时游开。被蓬莱魔女的掌力所震，在水底晕了。小船被风浪震撼，下沉的速度更加快了。那妇人托起她的丈夫，用“ 蹬水法 ”远远地离开了小船，向对岸游去。到了估量蓬莱魔女暗器决计打不到的地方，这才回过头来恶狠狠地骂道：“ 算你这魔女够狠，就让你和长江的大鱼斗狠吧！便宜了你，不需再买棺材啦！ ”

小船渐渐下沉，但天色却有好转，本来是阴霾四合的天空透出了阳光，江心泛起一片金碧，耀眼生辉。片刻间，风势缓和，波澜不兴，水平如镜，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日暖风和之下，长江景色，壮丽无涛，可惜蓬莱魔女己到了生死关头，哪还有心情欣赏？

舱中已满满是水，蓬莱魔女鞋袜尽湿，水还在不断的灌进来，渐渐浸到了她的腰部，湿透了她的紫罗裙子。蓬莱魔女心头一片冰凉，寻思：“ 难道我就束手待毙不成？ ”

心念未己，忽见上游现出一片帆影，有一只大船正自向这边驶来。蓬莱魔女有如困在沙漠中的旅人，突然碰到了骆驼队经过，这一喜非同小可，连忙运一口气，以“ 传音入密 ”的内功，将声音远远送出，叫道：“ 快来救人哪！ ”这还是她生平第一次叫人救命，想到自己纵横江湖，今日却着了两个小贼的道儿，要叫人救命，不禁又是欢喜，又是惭愧。

那只大船越来越近，但在距离还有二三十丈之外，忽然停止，只见那艄公的妻子拖着她的丈夫，已游到船边，船上有个人哈哈笑道：“ 韩三娘子，

你们夫妻俩怎么弄得如此狼狈？”那妇人跳上了船头，将丈夫放了下来，向蓬莱魔女这只正在沉下的小船一指，纵声笑道：“我当家的虽然吃了点亏，但毕竟也弄翻了大名鼎鼎的蓬莱魔女！”

蓬莱魔女不由得又是蓦地一惊，想不到那船上的人，竟是和艄公夫妇一路的，这一来当真是求生的希望也断绝了！

船头上有个黄衣汉子，年约五旬，目光炯炯，蓬莱魔女在小船上挣扎的情状，已尽入他的眼中，他哈哈一笑，拈须说道：“二哥端的是神机妙算，这魔女果然自投罗网了。不错，你们吃点亏可算不了什么，你瞧，这魔女比你们还要狼狈！”那妇人道：“舵主你这只船可别要再靠近了，那魔女的确是厉害得很呀！”黄衣大汉笑道：“韩三娘子，你们夫妻俩也算是长江一霸，怎的今天却给这魔女吓破了胆了？我倒想会会这位大名鼎鼎的魔女，试试她的功夫呢。”那妇人道：“老爷子，这又何必——”那黄衣汉子笑道：“你的话也对，咱们只是要把这魔女弄到手中，可犯不着在这时候和她争强斗胜。韩三娘子，你扶你当家的进舱去歇歇吧。等下待我把这魔女拿来，博大家哈哈一笑。”

那黄衣汉子估量了一下距离，将船再驶前数丈，哈哈笑道：“柳清瑶，你不用害怕，等你喝饱了江水之后，我自会救你。”随即吩咐手下道：“你们准备下水救人，但时候可要拿捏得准，等她溺得差不多了，最好是半死不活的时候，才把她救上来。不可太早，也不可太迟，咱们要拿活的，可别让她送命。哈哈，这样美貌的姑娘，若是做了鱼腹的点心，这不太杀风景了吗？”

那盗魁的手下轰然大笑，蓬莱魔女怒火冲天，拾起一截断篙，用力掷出，骂道：“江湖上有你们这班无耻狗贼，当真是丢尽了绿林好汉的体面，有胆的敢来交战，我杀你们一个不留！”两船距离在二十丈开外，蓬莱魔女的那截断篙，打不得那么远，但也差不了多少，只听得“咚”的一声，那截断篙正好落在船边，浪花飞起，溅了那黄衣盗魁满头满面。盗魁手下，骇然躲避，那艄公的妻子连忙说道：“舵主不要中她激将之计。”那黄衣盗魁“哼”了一声，竟似不忿，忽地又仰天大笑道：“蓬莱魔女，你如今已是网底之鱼，还逞什么威风你当你还是北五省的绿林盟主么？你有本领，就插翼飞过来吧。”

这时蓬莱魔女那只小船已沉没了十之七八，她施展轻功，单足立在船篷之上，忽地心中一动，想道：“你说我插翼难飞，好，我就飞给你看！反正一死，不如就拼了个死，冒一冒险！”盗魁那句说话，无意中提醒了蓬莱魔女，蓬莱魔女眉头一皱，登时人急计生。

只听得“轰隆”一声，蓬莱魔女一掌击碎了船舱的板壁，拾起了七八片破板，突然纵起，身似离弦之箭，已离开了那只小船。那只小船受了她一掌之力，下沉加速，也就在她离开的时候，完全沉没了。

那盗魁笑道：“你这魔女急着要去喂鱼吗？我可不能容你这样轻易死去。”二十多丈宽的水面，虽然风浪不大，但任凭绝顶轻功，那也是决计不能一跃而过的，故此那盗魁以为蓬莱魔女是意图自尽。

哪知话犹未了，只见蓬莱魔女在半空中一个翻身，抛下了一片木板，落下来时，脚尖刚好点着那片木板，只是借着这一“点”之力，登时身形又再腾起，轻功之妙，当真是难以思议！

黄衣盗魁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喝道：“放箭！”蓬莱魔女在半空中又是一个翻身，手挥拂尘，将乱箭拂开，说时迟，那时快，又已抛下一块木板，

她挡箭、抛板、翻身下落，在箭如雨下的情况中，脚尖仍是不偏不倚地踏着了那片木板，眨眼间，又“飞”起来了！

蓬莱魔女手中拿着七块破板，只用了五块，就已“飞”过了那二十多丈宽的水面，身形如箭，扑上了那只大船！

船头上的四名大汉，两柄大刀，一对护手钩，一根铁索，同时斫、刺、挥扫，蓬莱魔女喝道：“下去喂鱼吧！”只听得“　　”两声，她拂尘一带，那根铁索碰着了大刀，护手钩也飞了出去，使护手钩和使铁索的同时跌翻，那两个使大刀的一个被蓬莱魔女踢落，一个被她的拂尘扫着胸膛，四条大汉，竟是在一招之内，果然如蓬莱魔女所言，都跌下江中了。

黄衣盗魁暴喝一声，掌力疾吐，要趁她立足未稳，将她劈下水去。蓬莱魔女喝声：“来得好！”拂尘搂头一罩，左手长剑亦已倏的出鞘，一招“玉女投梭”，刺那盗魁的膝盖，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那黄衣盗魁慌不迭地缩脚闪避，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已在船头站稳了脚步，拂尘挥舞，又把两名盗党打得胸骨碎裂，跌下江中。

只听到“喀喇”一声，原来是那盗魁的掌力震断了船桅，一面大帆落下，船只受了风力，侧过一边。蓬莱魔女心道：“这厮功力委实不弱，倒不可小觑了！”那盗魁以最刚猛的混元掌力，乘着蓬莱魔女身子悬空的时候袭击，仍未能伤损蓬莱魔女分毫，反而给她在一招之内，迫得退入舱中，心中更是吃惊。

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一上了船立即如影随形，跟踪追击。那盗魁喝道：“好呀，我拼着毁了这只船，与你拼了吧！”反手一掌劈出，“呼”的一声，船舱板壁破裂，江面无风，但那只大船在掌力震撼之下，却似在大风大浪之中挣扎一般飘摇不定。

蓬莱魔女冷笑道：“好极了，你既舍命，敢不奉陪！”蓬莱魔女刚才在那小船上对付那对艄公夫妇，由于心有顾忌不敢全力搏斗，反而着了道儿。如今她上了大船，暗自寻思“这盗魁功力不弱，要擒他实是不易，好，我这条命就算是拾来的，伤得一个便是一个，也不必顾虑有没有人给我驾船了。”当下，把心一横，也是全力施为，招招都使杀手。

掌风剑影之中，乒乒乓乓之声震耳欲聋，船上的桌几板凳等等物事，打得一团稀烂，船篷被掌风揭去了一大块，哗啦啦的倒塌下来，船舱板壁四面打开了天窗，这大船本有十多二十个盗党，在这场恶斗之中，个个吓得心惊胆战，哪敢插手，纷纷跳入江中，其中有几个跳得慢的，受了蓬莱魔女的剑伤，鲜血染红了江面。

艄公这时已醒了过来，与妻子齐声叫道：“舵主走吧！”黄衣盗魁道：“你去调人，我与这魔女是不死不休！”其实他口出壮言，心已微怯。只因他已被蓬莱魔女的拂尘罩着，倘若回身跳水，定被魔女拂尘内力所伤，是以只能力战，等待强援，要想逃走，那是决计不能了。

蓬莱魔女一个“移形换位”拂尘仍然罩着那盗魁的身形，“唰”的一剑却已向那妇人刺去，那妇人用分水蛾眉刺一挡，这回蓬莱魔女是用了全力，那妇人焉能抵敌，“■嚓”连声，两支蛾眉刺同时削断。艄公将妻子猛的一拉，“扑通”跌入江中，蓬莱魔女主要是对付那个盗魁，一招杀不了那个妇人，也就无暇追击。艄公夫妇一走，空荡荡的大船上就只剩下蓬莱魔女与那盗魁了。

蓬莱魔女大显本领，剑招催紧，左右穿花，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剑光

如练，霎时间将敌人前后左右的退路全都封闭，拂尘又罩着他的身形，喝道：“你是何人？既然知道我柳清瑶的名字，为何还敢拦江截劫？你如今知道厉害了么？快快投降，饶你不死。”

那黄衣盗魁虽然心有怯意，但他是长江霸主的身份，却也不肯示弱，哈哈笑道：“你在北道称雄，我在长江也不是无名之辈，你当我是没脊骨的小贼么？岂能向你投降，你别得意，你以为你准能胜我，难道我就没有厉害的手段了么？”蓬莱魔女“唰”的一剑刺去，削下了那盗魁的一截袖子，喝道：“你还不通名领死？”那盗魁道：“好，你洗耳恭听！”趁着蓬莱魔女剑招略缓，双臂箕张，向外一展，倏地一招“苍鹰展翅”，便要擒拿蓬莱魔女手腕。这一招擒拿手使得险到极点，也凶到极点，蓬莱魔女正要听他通名，冷不防几乎着了道，幸在她步法轻灵，应变迅速，一觉不妙，倏地转身，只听得“嗤”的一声，接着又是“唰”的一响，蓬莱魔女的一幅衣襟被那盗魁撕破，那盗魁的左臂却被蓬莱魔女的利剑划破了一道五寸多长的伤口，两相比较，当然是那盗魁大大吃亏，但蓬莱魔女本来可以不用吃亏却几乎受了暗算，心中更为气怒，冷笑喝道：“我剑下不杀无名之辈，今日权且破例一遭！”言下之意，既把那盗魁当作无名小贼看待，又声言要取他性命，那盗魁听了，也是气得七窍生烟，骂道：“蓬莱魔女，你死到临头还敢逞强？待我给你念往生咒的时候，再告诉你的名字，让你做个明白的鬼魂，那也不迟。”蓬莱魔女冷笑道：“且看你有什么厉害手段？”寻思：“最多又是故伎重施，击破这一只船。那也算不了什么，极其量同归于尽，你还得死在我的前头。”蓬莱魔女豁着玉石皆焚，攻势更紧，尘剑兼施，严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杀得那盗魁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但在激战之中，蓬莱魔女仍然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只见江面上盗徒争先逃命，耳中也没有听到刺凿的声音，心中暗暗奇怪，“除了凿船，他们还有什么伎俩？”她哪知道，这只大船甲板坚厚，潜在水底凿船，最少也得化一日时间才能弄穿，盗徒当然不会出此下策。

激战中那盗魁又着了蓬莱魔女的一记拂尘，饶是他练有金钟罩的功夫，黑瘆瘆的胸膛上也现出了通红的几道血痕，眼看就要毙命在蓬莱魔女尘剑之下，忽听得号角呜呜，长江上突然来了十几只大船，船头上旗号鲜明，竟是金国的水师。这一队水师远远地将他们这只船围着，却不过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笑道：“蓬莱魔女，你不想在长江里洗个澡吧？还不快快弃剑投降？”原来正是那玉面妖狐，她也在金国的水师船上。正是：

妖狐潜入江南境，掀起长江一片涛。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楼船要挫胡儿锐 水战初扬大汉威

蓬莱魔女大怒道：“原来你还是金虏的走狗！”唰的一剑，便要取那盗魁的性命，忽听得呜呜声响，敌船的弓箭已经射来，这是金国巧匠打造的神臂弓，利用机关弹簧之力发箭，可以射出数十丈远，蓬莱魔女拦在船边，封住那盗魁的去路，背心对着敌船，却正好做了敌船的箭靶。

蓬莱魔女拂尘反手一挥，拂落了射到背后的几枝利箭，那盗魁猛地咬破舌头，喷出了一口鲜血，施展邪派内功中的“天魔解体大法”，掌力陡然增了一倍，蓬莱魔女既要腾出一只手来拨箭，剑上的劲道就减了几分，那盗魁的掌力陡然增强一倍，蓬莱魔女的剑尖竟然给他震歪。说时迟，那时快，盗魁趁此时机，已脱出了蓬莱魔女剑圈的笼罩，“扑通”跳入江心；蓬莱魔女拂尘凌空击下，“啪”地打中了那盗魁的背心，可惜那盗魁的大半个身子，已浸入水中，只是尘尾的一部份碰着了他，他背上皮开肉烂，却依然泅水逃了。

那盗魁游到中途，亦已气力不支，叹口气道：“韩三娘子，你害了我了！”敌阵中几个金国水军赶来，将他救起，那盗魁振臂一挥，喝道：“滚开，我不要你们救我！”可是他受伤不轻，心中又正在气怒烦恼，挣扎了一会，仍然被那几个水军捉着，送上了敌船。船上的一个金国将军哈哈笑道：“赫连郡主，这都是你的功劳，既可除去蓬莱魔女，又收服了长江一霸，哈哈，当真是一举两得！”那盗魁双眼翻白，已经晕了过去。连清波道：“叫人好好服侍他，这人对咱们大有用处。”

蓬莱魔女颇觉意外，寻思：“原来金国的水师，不是这盗魁召来的，倒是我错怪了他。但他为何要处心积虑地在长江上设下圈套陷害我？我与江南的绿林人物，素来是风马牛不相及，按说也不会结下这个仇家？”

敌船的神臂之箭弓络绎不绝地射来，蓬莱魔女无暇再去寻思，先要对付这射来的乱箭。幸在敌船不敢过份迫近，神臂弓射来的劲道到了蓬莱魔女这只船上，也已成了强弩之末，蓬莱魔女挥舞拂尘，将乱箭纷纷打落，敌船上虽有数十把神臂弓发射，一时之间，倒也无奈她何。

蓬莱魔女不甘束手待毙，也曾想过扑上敌船和敌人拼命。可是这形势与刚才不同，刚才只是对付盗魁的一只船，现在却是一整队的金国水师，倘若她仍用前法，以木板作为垫脚，飞渡江面的话，神臂弓从四面八方射来，焉能抵挡？

蓬莱魔女正在踌躇未决，那将军已在喝道：“放火烧船，看这魔女可有三头六臂？”

一声令下，敌船上登时射出了数十支火箭，其中一支，正巧落在船头的风帆之上，登时烧了起来，江面风大，火势蔓延极是迅速，转瞬间只听得噼噼啪啪的声响，木头也已经着火燃烧了。

风帆着火，一条火舌卷来，蓬莱魔女挥剑斩断桅竿，提起断篙，奋力一挑，将那面着火的风帆抛入江心，但她的衣袖亦已被烧毁了一大片，幸而扑灭得快，身上未曾着火。船上最易着火之物乃是风帆，抛下风帆，火势较缓，但船头船尾都已起火，蓬莱魔女只是单身一人，顾此失彼，焉能扑救？何况她还要腾出手来应付敌船的乱箭！

烟渐浓，火渐大，烟雾弥漫，薰得蓬莱魔女也不禁连声咳嗽，玉面妖狐纵声笑道：“蓬莱魔女，你想不到也有今日吧？”那将军忽道：“可惜，可

惜，这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听说她还是咱们皇上想要的美人儿呢！”玉面妖狐笑道：“哈，你还有怜香惜玉之心，那还不赶快过去救她？”那将军叫道：“你还不赶快跳下水去，难道当真要给火烧焦么？”原来这位将军对蓬莱魔女也有几分害怕，只怕距离一近，就要给蓬莱魔女所伤，故而意欲待她掉到水中，失了本领之后，才把她救起。玉面妖狐格格笑道：“对，待到火上身后，看她跳是不跳？咱们且等着大饱眼福，看看美人出浴吧！”船已着火，那将军料想蓬莱魔女无路可逃，已是瓮中之鳖，当下把手一挥，停止了乱箭发射。

蓬莱魔女气得七窍生烟，寻思：“我决不能落在敌人之手，受金虏所辱！”心中正起了自尽的念头，忽听得金鼓之声，震耳欲聋，金鼓声中，长江浪涌，一大队战船，在上游疾驶而来，中间一只楼船打出宋国的旗号，另一面大旗，也高高竖在楼船之上，绣着斗大的一个“虞”字！

蓬莱魔女精神陡振，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心道：“人言南宋积弱，兵疲将寡，不堪一战，但看这队水师，军容之盛，却也不弱于金虏！”蓬莱魔女不懂战术，但看这队战船已对金国的水师采取了包围态势，两翼包抄，越迫越近，金国的船只队形已乱。

金国那将军的笑声顿时收了，气狠狠地骂道：“又是虞允文这小子来与咱们作对！”一声令下，火箭纷纷射出，都对准了虞允文那只“帅”船！

蓬莱魔女心道：“这位虞允文将军能令敌人畏惧，想来不是平庸之辈，但金虏的火箭厉害，却不知他可能应付得了？”她一面提起舱中所存贮的食水，泼灭蔓延到她身边的火头，暂救一时，一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虞允文那只“帅”船。

只见一位将军，兀立在船楼上，年约三旬，面白无须，一派儒将风度，神色自如，看那些火箭纷纷射来，一声笑道：“儿郎们显显本领，也叫金狗见识见识咱们神箭手的手段！”一声令下，楼船的弓箭也纷纷射出！

宋军射出的弓箭是用人力发射的，射程之远，劲道之强，当然不及金国水师所发的“神臂弓”，但却准确非常，一枝铁箭碰一技火箭，金国水师向虞允文帅船射来的火箭，都在半空中便给对方的箭碰个正着，落下长江。波心流火，蔚为奇观。蓬莱魔女暗暗喝彩，心道：“虞允文的神箭手果然名不虚传，如此本领，在江湖好汉中也不多见，难为他训练出这么多的神箭手来！倘若南宋官军都是这样的精兵悍卒，何愁金虏不灭？”

那金国将军大怒喝道：“待我来，看箭！”亲挽五石强弓“嗖”的一箭射出，他是金国著名的勇士，腕力强劲，还胜于“神臂弓”，宋军所发的神箭有两枝先后碰着他的箭头，却未能将之碰落，那枝箭仍然不偏不倚地对准楼船的虞允文射来。

虞允文身边忽然窜出一个少年军官，拔剑一挥，只听得“■嚓”一声，已把金国将军那枝箭削为两段。这军官随手取过一把铁胎弓，喝道：“金狗，你也接箭！”弓如霹雳，箭似流星，“嗖”的一声，也对准了金国的帅船射去。

蓬莱魔女又惊又喜，原来这少年军官不是别人，正是耿照，耿照练过桑家的“大衍八式”，内力沉雄，这一箭隐隐带着风雷之声，劲道之强，又远在金国将军之上。

那将军大吃一惊，正要拔剑抵挡，忽听得声如破竹，原来耿照那枝箭，却不是射他，而是射他船的帅旗，一箭射中旗杆，帅旗登时倒了。说时迟，

那时快，就在金军惊惶喊叫声中，耿照的第二枝箭又已射出，这一枝箭对准了敌帅的咽喉。但不知怎的，就在他将弓弦拉紧，将箭发出的一刹那，忽地“噫”了一声，手指微颤，这一技箭就射不到敌船，而在中途掉下了。原来在那一刹那，他眼光一瞥，瞧见了敌船上玉面妖狐连清波的背影，不由得蓦地一惊，这枝箭就失了准头了。

虞允文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发炮！”宋代已有制作简单用火药发射的火炮，但操作麻烦，携带不便，军中并不常用。虞允文叫手下所发的‘炮”，却不是“火炮”而是“石炮”，名为“折冲机”的一种发射器，机关一扳，可将大石打出，在当时也算得是一种攻坚的利器了。

只听得“轰隆”一声，大石落下，将金国帅船的船顶击破了一个大洞，又有两块大石落在船边，将浪花激起丈许多高，这只帅船虽然甲板坚厚，体积巨大，也不禁在风浪之中飘摇。金国将军吓得慌了，连忙叫道：“开船！”“帅”船上咚、咚、咚打起了收兵鼓，虞允文的船队乘势攻击，登时把金国的水师冲得七零八乱，有些船只被俘，有些则被击沉，但玉面妖狐所在的那只帅船，却争先逃了。

这时蓬莱魔女那只船已是火光融融，火舌从四边卷来，蓬莱魔女提起舱中所贮的食水，一桶一桶地朝火头浇去，在她站立的数尺方圆之内，积水数寸，一时尚未着火，但火势正旺，相形之下，无殊杯水车薪，济得甚事，不消多久，舱中所贮的食水都已用完，火势仍在蔓延不已，船舱甲板亦已烧裂，江水也灌了进来，在水火夹攻之下，这只大船渐渐倾侧下沉。蓬莱魔女叹了口气，已是无能为力，心道：“我得见官军打了一场胜仗，死也值得了。”

正在这性命俄顷之际，烟雾弥漫中，忽见一只牛皮筏子，疾如奔马，逐浪而来，筏子上只有耿照一人，大声叫道：“柳女侠，接着！”“呼”的一声，一条数丈长的铁链抛出，蓬莱魔女疾忙抓着铁链，就似荡秋迁似的，倏地从火焰之中腾起，耿照将铁链一收，蓬莱魔女在半空中一个转身，已是轻轻巧巧地落在耿照的船上。原来耿照认出了是蓬莱魔女，在帅船上放下这只筏子，急忙赶来的。这条铁索是帅船上系锚的铁链，三丈多长，数十斤重，幸亏耿照近来功力大增，这才使得它动。

蓬莱魔女死里逃生，惊喜交集，道：“幸亏碰上了你，辛将军呢？”耿照道：“辛大哥正在临安等候皇上召见。义军奉命驻扎江阴。这里采石矶驻扎的是虞允文将军的部队。”蓬莱魔女道：“你怎么不与义军一起，却到了虞允文军中？”耿照道：“我是奉命带了一队人来跟虞将军学习水战的。义军从前只会在陆地上打仗，若不加紧熟习水战将来怎能在长江拦击敌人？”蓬莱魔女面上一红，说道：“不错，我今日吃此大亏，都是不识水性之故，今后我也可得好好地学学了。”

耿照道：“柳女侠，你是怎地碰上了敌人的？你这条船似乎不是金国水师的船只？”蓬莱魔女道“我是先误上了贼船，后来又受到金虏的包围。”当下将经过说了一遍，耿照诧道：“这么说来，你是碰上了长江著名的水贼闹海蛟樊通了。你怎么和他结上了梁子了？”蓬莱魔女道：“我也是莫名其妙。这樊通是什么人，和金虏有勾结的吗？”耿照道：“这倒不是。他们是长江最大的一股水寇，正舵主是闹海蛟樊通，副舵主是翻江虎李宝。他们这一股专在江面上劫掠客商的船只，平日若是碰上了金、宋两国的水师，水师势力比他大时，他们就闻风而逃，若是只碰到水师的零星船只，他们就不管是敌国或是本国，都要掳船抢人的。不过，近来长江风声骤紧，人人都知道

金国即将倾国南侵，江上的客商船只差不多都已经绝迹，这樊通找不到生活，和金人勾结，那也是说不定的。”蓬莱魔女暗暗纳罕，心道：“难道这些水寇把我当作寻常的客商行劫？但他们却又分明知道我身份来历的呀。我与这樊通无冤无仇，他却要把我置于死地，这可真是奇怪了。”

蓬莱魔女道：“什么闹海蛟、翻江虎暂且不必理他，那玉面狐妖也在敌船之上，你可见到了么？”耿照面上一红，说道：“见到了。”蓬莱魔女道：“那还不赶快去追？”耿照道：“虞将军已率水师追击了。我和你先上帅船见虞将军吧。”牛皮筏子轻便迅速，趁着顺风，不一会就追上了虞允文的大船，船上放下绳梯，将他们扯上去。

虞允文甚是欢喜，说道：“柳女侠，久仰大名，今日幸会。日前幼安（辛弃疾）兄路过，曾与小可相会，盛赞女侠忠肝侠骨，本领高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虞允文谦和有礼，毫没将军架子，蓬莱魔女也暗暗心折，说道：“朝廷有虞将军在，何愁胡马渡江？”

虞允文哈哈笑道：“我闻金主亮曾出大言，说他有百万精兵，投鞭足以断流，天堑何难飞渡？我倒要看他如何飞渡，我只有一万数千乌合之众，他若渡江，我倒要碰一碰他那百万大兵。”

蓬莱魔女道：“虞将军无乃过谦，你手下士卒，无不以一当百，怎说是乌合之众？”耿照笑道：“虞将军此言倒并不假，这一万数千之众，的确是七拼八凑集成一军的。说起这支军队凑合的经过，还当真是令人又好笑、又痛心呢！”蓬莱魔女道：“怎么？”耿照道：“自从金国即将南侵的风声传出，原来的江防军各地将领，十之七八，弃军而逃，好在士兵倒是同仇敌忾，大都集结不散，要求抗金。虞将军将他们收编，又招集了好些义民，这才凑成这支军队的。朝廷还诸多掣时，虞将军的处境，也实是艰难呢。”虞允文正容说道：“忠君报国，死而后已。耿兄不可妄论朝政，只求尽其在我！”

原来虞允文是个进士出身，在南宋朝廷做个不大不小的官儿（礼部郎官），这次金人南侵的消息传来，许多畏敌如虎的大臣，都主张“浮海”逃避，但也幸有一些坚决主张抗敌的忠臣，力陈不可逃避，其中就有虞允文所上的一疏（奏折），详举金兵必败的理由（金主暴虐，民心不附，劳师远征，师出无名，骄兵必败，长江水战，以其所短，攻我所长，等等……）南宋高宗皇帝赵构虽然也有与敌妥协之心，但因金人渡江，这是威胁到他生死存亡的问题，因而方在抗敌一派的催动之下，勉强起而备战。派大将刘錡为江淮制置使，并调虞允文作随军参赞。虞允文本无实职，手下亦无军队，这次他编散兵游勇，招集义军，训练成一支精锐的水师，事先还是未曾请准过朝廷的。朝中权贵，不满他自作主张，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防他争权夺利，故而对他诸多掣肘，这也不必细表了。

蓬莱魔女心头沉重，暗自寻思：“朝廷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还不思振作，反而对公忠报国的前敌将领诸多掣肘，当真是可叹可恨！好在小朝廷虽然腐败，百姓们却都是好样的。保家卫国，也只有靠老百姓自己的力量了。”

耿照道：“柳女侠今日遇上的就是那闹海蛟樊通。”虞允文道：“哦，是他吗？这么说，是他投降了金虏了？”蓬莱魔女道：“这厮已被金虏俘去，投不投降，尚未可知。”虞允文道：“这股水寇，我早想招抚，若被敌方捷足先登，这倒是一个心腹之患。”

说话之间，忽听得前头金鼓齐鸣，杀声震耳，耿照大喜道：“敢情是已追上了金虏的帅船了？”虞允文亲击进军鼓，水手们都加了把劲，楼船鼓浪

疾驶，不一会便已赶上前队，只见被宋国水师船只包围在江中心的，竟是七八条破船，有的被烧去了船蓬，有的被碰损了船身，桅断橹折，看得出是在遇上宋国水师之前，已曾发生过一场战斗。但中间一条船还比较完整，船上一面大旗也仍在迎风招展，那是一面黑色大旗，甩金线绣出一条长蛟，一头猛虎。耿照叫道：“这正是樊通、李宝这一股盗船！”

虞允文站到船头，喝道：“鸣金收兵，不许将他们的船只毁了。”以宋国水师的力量，此时若要击沉这七八条破破烂烂的盗船，那是易如反掌，但主帅号令已下，他们只好暂且收兵，停止攻击。

虞允文道：“请你们的舵主出来答话。”那盗魁站出船头，惊疑不定，说道：“我今日已陷入你们包围之中，你尽管借我颈血，染红你头上乌纱，但要我李宝向你屈膝求饶，那是万万不能。”虞允文道：“李舵主，你别多疑，我今日不是来缉捕你的，我只问你，你们今日倾巢而出！意欲何为？”李宝道：“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元帅你可以不必多管。总之，我们决不是来对付官军的。”虞允文道：“你们刚才是和金国水师打了一仗吗？”李宝道：“不错，难道你以为我们是给金虏助战的吗？”蓬莱魔女站出来笑道：“我知道你们的家务事，你是来接应你们的舵主的，我正要向你请教，我柳清瑶与你们江南的黑道英雄，素无仇冤，你们的舵主为何要设下圈套害我？”蓬莱魔女平平静静的说话，用的却是传音入密的内功，声音不大，但却震得对方的耳鼓嗡嗡作响，李宝大吃一惊，说道：“原来你就是蓬莱魔女柳清瑶。我们当家的可并没有说起是对付你。我只知道他是碰上了厉害的对头，故而前来接应。”说到此处，蓦地喝道：“我们当家的是不是给你杀了？我李宝虽然不是你的对手，也情愿死在你的剑下。想你大名鼎鼎，也不至于要官军助阵，来，来，来！你我就来比划一场吧！你是要我过去还是你自己过来？”

蓬莱魔女心道：“这厮倒是个汉子。”哈哈一笑，说道：“我与你无冤无仇，好端端的和你打什么架？”李宝怔了一怔，喝道：“我们当家的不是给你杀了么？”蓬莱魔女道：“他是被金人俘去了。”李宝吃了一惊，道：“当真？”蓬莱魔女道：“他在被俘之前，我还听得他叹了口气，自言自语他说了这么一句……”李宝忙问：“说的什么？”蓬莱魔女道：“说什么韩三娘子害了他。”李宝陡然一震，又惊又怒，“哼”了一声骂道：“好个韩三娘子，我、我……”忽地又叹口气，说道：“虞将军，我李宝今日已落入你的掌握之中，我也不作逃生之想了。虞将军，你可肯放我这边的一条小船回去，让他们带我的命令，回去遣散我水寨的弟兄么？这于你于我，都有好处，你杀了我，已足够请功领赏，我遣散弟兄，也免得连累多人。”

虞允文笑道：“当然可以……”李宝大喜，立即吩咐他身边一个头目道：“你回去叫弟兄散伙，今后也别再干这没本钱的买卖了。你找到三哥，要他与那韩三娘算帐，我是不能亲手料理她了。”那头目应了一声，跳过另一条小船。

虞允文道：“我的话还未曾说完呢！”李宝双眼一翻，说道：“怎么？虞将军你是要反悔前言，赶尽杀绝？”虞允文站在船头，亲把令旗一挥，高声叫道：“让开条路，把他们都放过去！”这一下大出李宝意料之外，愕然说道：“虞将军，你、你要放我？”虞允文道：“不错，我不只是放你一条船回去，我是让你们全部回去，决不损你们一条船，伤你们一个人！”李宝茫然说道：“虞将军，你为什么肯如此开恩？”虞允文道：“今日你们也打了金虏，咱们既是有共同的敌人，那也就不必自相残杀了。你们走吧！”一

声令下，宋国水师的船只两面分开，果然让出了一条水道。

李宝自忖今日必是全部被歼，决无幸理，哪知虞允文竟然下了这样的一道命令，轻轻易易地就放过了他们，李宝热泪盈眶，突然在船上“扑通”跪下，向虞允文叩了三个响头，说道：“多谢将军不杀之恩，异日必将图报！”虞允文道：“李舵主请起，只要你以后仍是与我同仇敌忾，那也就是报答了，去吧！”

这七八条盗船去后，虞允文手下的军官纷纷问道：“元帅为何不趁此机会，将这股水寇一鼓尽歼？”“即使是要收编他们，也该趁此大好机会，迫令他们投降呀？”虞允文笑道：“昔日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放，‘南蛮’遂不敢复反，我今日不过一擒一放而已。你们要知道这些人都是硬汉子，即使能迫令他们投降，他们也不会心甘情愿为我所用。以力服人，不如以德服人。要他们服服贴贴地自行投顺，不更好吗？”

众军官叹道：“元帅高瞻远瞩，确非我辈可及。”但经过这么一番延阻，金国的水师早已走得远了，虞允文虽然打了胜仗，但从总的兵力说来，全国在长江上的水师力量，还是比虞允文大得多。虞允文准备尚未充分，决战时机未到，也不敢偏师深入，追得太远，当下鸣金收兵，返回基地。

这一战击沉了金国五条战船，杀伤敌人数百，虽是小胜，但宋师在屡败之余，得此一捷，士气大振，当晚摆下了庆功宴，蓬莱魔女也做了庆功宴上的上宾。

虞允文举杯向一众军官说道：“只要咱们不怕敌人，敌人就怕咱们，经此一役，你们也可以知道了，金虏虽强，也并非不可战胜的。今日咱们不过牛刀小试，他日金虏南侵，愿诸君更立大功，打到江北，与中原父老一同，再开更大的庆功宴。”军官们欢腾奋发，齐声说道：“不错，我们一定追随元帅，继承岳少保的遗志，直捣黄龙！”蓬莱魔女这才明白，虞允文开此庆功宴，意义还不仅仅在于祝今日之小捷，而在鼓舞军心，戳破“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心道：“这虞允文真有大将之风，看来比耿京还胜一筹。”

但在酒酣耳热之际，蓬莱魔女也听到军官们一些愤怒的说话，指责胡廷的腐败，权贵的横行，而且“主和”的“议论”，也还没有完全被压下去，就在不久之前，还有一个金国的使臣到临安诱降，受到宋高宗非常优厚的礼遇。

第二日蓬莱魔女便向虞允文辞行，虞允文知道耿照与她相熟，便命耿照代送一程，又为蓬莱魔女准备了干粮和过关的文书，亲自送出辕门。

蓬莱魔女这时方始有机会得和耿照单独相处，在路上问耿照道：“你到了江南之后，可见过华大侠华谷涵吗？”耿照道：“没有见过，但我知道他的消息，想必此时还在临安。”接着说道：“他是上月中旬到临安的，金人南侵的消息，就是他托现任的江淮制置使刘錡代为密报朝廷的，刘錡本来举荐他，他不愿为官，始终不肯露面。后来刘錡奉命赴江淮督师，临行前和他见过一次面，他说在临安还想逗留一些时候，等待辛弃疾来了再定行止。”蓬莱魔女放下心上的石头，寻思：“我只要到了临安，总不难找着辛弃疾和华谷涵了。”问道：“这刘錡是你的虞将军的顶头上司，此人如何？”耿照道：“在南宋的许多将领之中，算得是个庸中佼佼、铁中铮铮的人物。”

谈了一会，耿照忽地讷讷说道：“柳女侠，我也想向你打听一个人。”蓬莱魔女道：“可是要问你的珊瑚妹子？”耿照道：“不错，她那日不辞而行，留书与我，说是要跟随你的，怎么不见她与你同来？”

蓬莱魔女叹口气道：“珊瑚的心事你还不明白？她是为了要成全你和秦姑娘，故而藉辞出走，只怕她今后也不会见你了。”耿照神色黯然，喟然说道：“珊瑚妹子对我如此体贴入微，真是令我又是难过，又是感激。”蓬莱魔女道：“秦姑娘我也见过了。”耿照又是心头一震，连忙问道：“她和你说了些什么？”蓬莱魔女道：“她的心事正与珊瑚一样，那也不必细说了。”耿照眼圈一红，低声说道：“都是我的不好，害了她们了。”蓬莱魔女道：“这也怪不得你，她们两人在我的面前，也没有埋怨过你一句半句。”耿照黯然叹道：“唉，这都是造化弄人。只不知今生今世，我还能够再见她们么？”蓬莱魔女道：“这个我或者可以帮你个忙，只是我先要问你一句，你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要知道你只可以娶一个人为妻，另一个人就只能当作姐妹了。”蓬莱魔女说得非常坦率，耿照心乱如麻，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答。要知耿照本来是与秦弄玉心心相印，虽未明言，却早已是情丝暗系了的。但经过了几场意外的变故，误会重重，情侣变作了仇家，而在这段时间之中，珊瑚闯进他的心中，在不知不觉之间，两人的情苗又已暗暗茁长，待到他和秦弄玉误会冰消，这已经茁长的情苗，也很难说要拔除便能拔除了。

耿照黯然无语，良久，良久，方始说道：“我不知道。但我情愿终身不娶，将她们两人都当作姐妹一般。”蓬莱魔女微喟道：“这么说，我也很难给你们解开这个结子了，只好听其自然吧。”因此，蓬莱魔女也就不把珊瑚已到江南的消息透露，免得更扰乱耿照的心神。

两人分手之后，蓬莱魔女从耿照的事情联想到自己身上，心道：“他是被命运所播弄，我却是自己委决不下。唉，看来我也只有学他一样，终身不谈嫁娶，以丫角终老江湖了。”武林天骄与笑傲乾坤的影子，相继在她心头泛起，眼前摇晃，蓬莱魔女惘惘然独自赶路。蓬莱魔女有虞允文给她的文书，通过关卡，一路无甚麻烦。过了几天，便已进入内地。江南山清水丽，天下闻名，蓬莱魔女放目浏览，但见田亩纵横，港汊交错，平畴远山，云影波光，处处如画。蓬莱魔女长处北国山区，初次见识江南的水乡情调，忧郁的心境也稍稍宽舒。但来到江南，却有一样不便，在北方，一个单身女子出门，很是寻常，在南方却是少见，尤其像她这样装束，腰悬佩剑，肩插拂尘，道姑不像道姑，卖解不像卖解，更为惹人注目，有时在凉亭小歇，还会有人来问长问短。这一日，她正在路上行走，忽听得马铃声响，回头一看，只见是两个雄纠纠的武夫坐在马上。

那两武夫看见蓬莱魔女这样的装束，踽踽独行，也似颇为诧异，忽地打一个唿哨，把跨下的坐骑催得更快，来势如风，竟是向蓬莱魔女直冲过来。按说有妇孺在路上行走，骑马的应该小心谨慎，最少也该放缓马蹄，让对方有余暇闪避才对，但这两个人竟似有心要碰翻蓬莱魔女似的，横冲直撞毫无顾忌。蓬莱魔女大怒道：“岂有此理，是这样骑马的吗？”说时迟，那时快，那两匹马已是一阵风似的驰到面前，这才“唰”的一鞭打下，喝道：“闪开！”蓬莱魔女焉能给他打中，身形一晃已是斜窜一丈开外，那两骑马从她身边擦过，马上的武夫哈哈大笑。他们哪里知道，蓬莱魔女是不想惹事，所以才没有惩戒他们。

但这么一来，蓬莱魔女也不由得动了火气，心想：“我初到江南，不想多惹麻烦。你却以为我怕了你们不成，好，好歹也让你们知道一点厉害。”取下拂尘，迎风一挥，暗运内力，将几条尘尾甩出，经过她上乘内功的运用，这几条细如游丝的尘尾，去势如矢，其利如针，恰恰射中那两骑快马的臀部。

这一下，当真有如给利箭射中一般，两匹坐骑“蹦”地跳了起来，冲到了路旁的水田里去，登时把那两个武夫掼下马来，幸而他们骑术精良，在栽下马背之际，连忙勾着踏蹬，这才不致全身坠下水田，但身上也已沾满了淋漓的污泥浊水，其中一人，头下脚上，脚勾着踏蹬，大半个头颅，已侵入水田，更为狼狈。蓬莱魔女哈哈笑道：“你们的骑术真是精妙得很啊，怎么跑到水田里去了？”那两个武夫情知受了蓬莱魔女的暗算，但是怎么样的“暗算”，他们却还莫名其妙，心中大惊，不敢还嘴，慌忙翻过身来，骑上马背，费了不少气力，哼也不敢再哼一声，便自去了。

蓬莱魔女心头得意，不自禁地笑个不停，忽听得“咦”的一声，只见又是一匹快马驰来，马背上坐着的是个魁梧的中年汉子，穿的是南方汉人的服饰，体格却似北方的大汉。

蓬莱魔女以为这人是跟刚才那两个武夫一路的，怒气又起，心里想道：“岂有此理，一个去了，一个又来，专欺负人，我偏不让路，看你怎样？”索性站到大路当中，不料这个汉子却有礼貌得多，在距离数丈之外，便即放缓马蹄，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蓬莱魔女，蓬莱魔女倒有点不好意思，心想：“他既不是找我生事，我就让他一让吧。”脚步稍稍移开，走过一旁。但那骑马到了她的身边，却忽地停下，那大汉和颜悦色地问道：“小娘子姓甚名谁，可肯赐告么？”

这人口音特别，似是刚刚学会一种语言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生硬粗涩，听来甚为刺耳。蓬莱魔女殊觉讨厌，白了那人一眼，冷冷说道：“各走各路，非亲非故，你问我作甚？”那汉子道：“听小娘子的口音似乎不是江南人氏，敢情是刚从那边来的？”马鞭一指，指着长江对岸，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蓬莱魔女道：“你管我是从哪里来的？”那汉子道：“在这个纷乱的年头，小娘子一人渡过长江，佩服佩服！”蓬莱魔女疑心陡起，道：“你啰哩啰唆，要干什么？”那汉子又道：“小娘子武功很不错啊，刚才那手拂尘刺马的功夫，当真是令小可大开眼界。”蓬莱魔女心头微凛，“这人武功倒也不弱，居然看出来了。”说道：“要不是没有半点防身本领，岂不更给狗贼欺负了？咄，你是哪条线上的朋友，打开了天窗说亮话吧！”

蓬莱魔女只道他是绿林中人，故而用上了黑道的“切口”，那汉子却愕了一愕，说道：“什么叫做线上的朋友？小娘子可休怪我啰唆，只因我见小娘子这身武功，又是从江北来的——”蓬莱魔女喝道：“怎么？”那汉子迟迟疑疑地说道：“小可在那边有位好友，或者小娘子也许认得，是以冒昧攀谈。”蓬莱魔女道：“是谁？”那汉子道：“檀公子檀羽冲。”蓬莱魔女怔了一怔，道：“什么檀羽冲？没有听过。”那汉子大是失望，又似乎有点后悔的神气，连忙说道：“既然小娘子不识此人，那就请恕小可鲁莽多问了。告辞！”拨转马头，立即便走。

蓬莱魔女心头一动，忽道：“且慢，你这厮是干什么来的？”那汉子瓮声瓮气学蓬莱魔女刚才的说话，“各走各路，非亲非故，小娘子既不愿赐示姓名，那又何必问我？”呼的一鞭，催促坐骑，如飞赶路。

蓬莱魔女喝道：“给我停下！”拂尘一挥，重施故技，将尘尾当作梅花针射出，但却不是射马而是射人！原来蓬莱魔女越听越是起疑，寻思：“这人打听‘那边’的朋友，说话又带着金人学讲汉语的腔调，莫非乃是金虏，假冒汉人？”在这金兵即将南侵的时候，有个如此行迹可疑的敌国之人潜入江南，蓬莱魔女自是不禁惊疑交并，故而出手便是绝招，意欲以“拂尘刺穴”

的功夫，将他制服！

尘尾细如游丝，无声无息，那人却似背后长着眼睛似的，反手一掌，十几条尘尾已是随风飘散，那人叫道：“ 喂，我可没得罪你啊！ ”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已从路边随手捡起几颗石子，喝道：“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还想装傻吗？哼，你潜入江南，意欲何为？ ”声出石发，连珠炮似的向那人打去！

石子不比梅花针之类的细小暗器，打出去的劲道当然大得多，隐隐挟着风雷之声。那人也不禁心头一凛，说时迟，那时快，第一组的三颗石子，已是连翩而至，那人骑术精妙，一个“ 镫里藏身 ”，避开了第一颗，反手接了第二颗，接是接住了，虎口却给震得火辣辣的作痛，几乎就要裂开，那人大吃一惊，第三颗就不敢用手接，霍的一个“ 凤点头 ”，待要避开，哪知蓬莱魔女，手法奇妙无比，她运用了两道劲力，石子到了那人头顶，后劲方始发作，忽地往下一沉，斜掠而过，那人低头闪避，依然闪避不开，呼的一声，把他的阔边帽子打落！这还是他闪避得快，要不然只怕额角也要给石子打穿。

这刹那间，蓬莱魔女也不禁陡然一震，原来那人的阔边帽子打落之后，头上还有一顶帽子，是一顶紧窄护头的皮帽子。正当仲夏时节，江南天气炎热，决计没有人戴这种皮帽子的！这 一来不啻证实了此人不但是从江北来的，而且还不是汉人！因为只有从西北来的辽、金等国之人，他们原来是游牧民族，平日习惯了戴这种紧窄的皮帽子御冷防砂，才会常年四季戴在头上。

蓬莱魔女喝道：“ 好呀，原来你是金国奸细！ ”第二组三颗石子紧接飞出，那人大叫道：“ 你，你是蓬菜魔女么？住，住手！ ”但他话声未了，蓬莱魔女的石子已经打出，那人心头火起，寻思：“ 好横蛮的一个魔女！容我分辩得来，在这大路之上，行藏也已经破露了。罢、罢、罢，碰上了这样蛮不讲理的魔女，我只有远而避之！ ”轻轻一拍马腹，那匹马是久经训练的千里良驹，登时放开四蹄，疾走如风！

蓬莱魔女虽然用足了气力，但距离远了，这三枚石子只有一枚打到，其他两枚都在那人的座骑后面掉了下来。打到那人背后的那枚石子，因为距离太远，劲力已消，给那人的马鞭一打便打落了。蓬莱魔女这时亦已看出，那人的坐骑正是金国高级军官惯常乘坐的那种，从塞外来的大宛名驹！

蓬莱魔女轻功再高，也追不上日行千里的骏马，追了一程，空自累得一身大汗，那一人一骑早已踪影不见。蓬莱魔女放慢脚步，暗自寻思：“ 追是追不上了，且待到了临安，再告诉辛弃疾，叫他小心防备潜入江南的金国奸细。 ”冷静下来，再又想道：“ 我曾在泰山之巅，袭击过金主完颜亮，金国的高级军官识得我的名号那也不足为奇，江湖上的武功高强的女子本来没有几个，那人见我露出的几手本领，猜也猜到了。但他却向我打听什么姓檀的朋友，这却奇怪了。那檀羽冲又是什么人呢？ ”正是：

相逢疑是曾相识，辗转知交问姓名。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何来玉女总关情 岂是个郎真薄幸

蓬莱魔女轻轻念着檀羽冲这个名字，蓦地心头一动：“他说的这个檀羽冲莫非就是武林天骄？”

蓬莱魔女想起了上次在玉龙山上碰见武林天骄之时，那祁连老怪金超岳曾称呼武林天骄为“檀贝子”，后来武林天骄暗助于她，将金超岳逐走，与她一路同行，向她倾诉衷曲，也曾透露过自己是金国贵族的身份。可惜蓬莱魔女当时却忘了问他的名字。

蓬莱魔女暗自寻思：“那人所说的檀羽冲，九成是武林天骄了。檀家是金国的贵族，金主完颜亮以前的御林军总管檀道清，现任的燕云十六州兵马大总管檀道隆都是金国赫赫有名的人物。那人与檀家相熟，当然是金国的高级军官无疑。”再又想道：“倘若他所说的当真就是武林天骄，我对他倒是过于鲁莽了。但武林天骄是反对金兵侵宋的，这人若是他的朋友，志趣总不会截然相反，他却又为何潜入江南？难道他另有图谋，并非来作奸细？”

蓬莱魔女狐疑不定，续向前行，天气炎热，走了一会，喉干舌燥，颇是难受，正巧路边有个茶亭，蓬莱魔女便进去歇脚。

卖茶的是个老者，还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是他的孙女。蓬莱魔女腰悬佩剑，肩插拂尘走进茶亭，那女孩子出奇的怔怔地望着她，那老头也有点诚惶诚恐的神气，蹑手蹑脚地走过来招呼，给她拂拭座位，泡了一壶好茶，又端来八式糕点，显得既是殷勤，又透着害怕。蓬莱魔女心道：“这大约是因为我这身装束的缘故，敢情他是把我当作女强盗了？嗯，到了临安，倒要换过装束才是。”

蓬莱魔女喝了口茶，只觉满口清香，登时生津解渴，赞道：“好茶！”又吃了两件糕点，也是十分美味可口。见那女孩子望着她，畏畏缩缩的不敢过来，蓬莱魔女便招手叫她过来，和颜悦色地将糕点递给她吃，那女孩子迟疑了一会，渐渐似乎觉得这个女人并不是怎么可怕了，她虽是卖茶女儿，但却难得一尝这些美味的茶点，终于接受了蓬莱魔女给她的东西。

蓬莱魔女问道：“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那女孩子道：“我叫小眉。”蓬莱魔女笑道：“好秀气的名字，你们店子里卖的茶点也真是好吃，我从来还没有吃过这样好的呢。这些糕点的名字我也不知道呢，你可以告诉我么？”那女孩子恢复了活泼的神态，话也多起来，咭咭呱呱地告诉蓬莱魔女道：“这是核桃酥，这是百花糕，这是莲蓬糖藕……泡的这壶茶是龙井茶。这还不是最好的呢，听说苏州的糕点那才是好吃呢。可惜我也没有吃过，我们是间小小的茶亭，卖不起高价的茶点。”那老头子也带着几分高兴而又惶恐的神色说道：“小店子实在没有好东西，你老人家满意，我就放心了。”

蓬莱魔女叹道：“你们江南人真会享福，平常也喝这等好茶，将美味的糕点当作零食。”那女孩子抿嘴笑道：“这是雨前采摘的龙井茶，我们一年也难得泡它几次的。这几式糕点，我们是备来敬奉上客的。乡下人苦得很呢，他们平常路过，喝的是不用花钱的粗茶，吃的是一文钱一个的大饼。”蓬莱魔女道：“哎哟，这么说来，你们对我是特别招待了。”那老头子道：“贵客路过，我们是请也请不到的。我们店子小，就只能拿出这点东西，你老海涵。”蓬莱魔女笑道：“我哪里是什么贵客，你老人家太客气了。”她一面赞赏，一面心里奇怪：“他们为什么如此殷勤，还有点害怕的模样？是把我当作女强盗呢？还是当真将我当作贵客，希望我多给茶钱？”

说话之间，又有两个骑马的武士路过，那两个武士望进茶亭，见了蓬莱魔女，也似乎颇为惊异，微微“嘻”了一声，勒住了马僵，却没有下马。那老头子连忙出来招呼，一个武士道：“我们忙着赶路，不进来了。你给我盛满这个葫芦。”另一个道：“再给我们两盒核桃酥。”那老头子唯唯答应，却拿了四盒核桃酥来，说道：“我给你们泡的是龙井茶，两盒核桃酥恐怕不够，你老欢喜，多拿两盒去吧。这是小的一点孝敬。”那武士道：“知道了，别啰唆。”两武士再望了蓬莱麾女一眼，立即策马前行，只见他们就在马背上将葫芦塞子拔开，把茶倒进口中。蓬莱魔女心道：“这等鲸吞牛饮，简直是糟蹋了好茶。咦，他们为什么一文钱也没有付？这老头子本小利微，怎生赔累得起？”蓬莱魔女起立说道：“我也要走了，该多少钱？”那老头道：“我给你包起这几式糕饼，你路上用吧。”蓬莱魔女道：“也好，一并算钱，该多少钱？咦，你怎么老是不说话呀？”那老头子道：“你老人家说笑话了，我怎敢要你老人家的钱？这是小的一点点孝敬。”蓬莱魔女笑道：“我又不是女强盗，要你什么孝敬。你老人家逢人孝敬，说句笑话，你这小店也孝敬不起。”那老头子满脸惶恐的样子，见蓬莱魔女已掏出银子，连忙说道：“你是千柳庄的客人，我怎敢收你老的钱，庄主知道了会怪责的。”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愕然问道：“什么千柳庄，我从来没有听过。”那老头子也不禁愕然，说道：“你老人家当真不是千柳庄的客人？”蓬莱魔女道：“当然不是。”那老头子还是不敢受钱，蓬莱魔女把那锭银子放进女孩子的衣袋，笑道：“多余的给小妹妹买点心吃。这千柳庄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千柳庄的客人你们就不敢收钱？”那老头子嗫嗫嚅嚅，想说又不敢说的神气。

那女孩说道：“姑姑，你是个好人，我和你说。这千柳庄的庄主名叫柳元甲，周围方圆数十里的田地都是他的。他手下有几百名家丁，个个如狼似虎……”那老头子吓得变了面色，道：“嘘，小眉，你别胡乱说话。”那女孩子道：“怕什么，这位姑姑又不是他们的人。姑姑对咱们这么好，咱们也应该提醒她。”蓬莱魔女道：“老丈，你别害怕，我是外路人，和千柳庄风马牛不相及，绝不会泄露你们的言语。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出门人最怕碰到横祸，小妹妹，你要提醒我什么，说吧。我非常感激你。”

老头子这时也似乎相信了蓬莱魔女不是坏人，低声说道：“小眉，你到亭边了望，多留点神，一见人来，马上出声。姑娘，你仍然坐下来假装喝茶，我和你说。”蓬莱魔女暗暗赞叹这老头子小心谨慎，但从这也可以见到，那千柳庄的庄主平日是如何霸道横行。

那老头子捧着一碟糕饼，站在桌边，低声说道：“今日是柳元甲的六十大寿，千柳庄要欢庆三天，许多三山五岳的人马都会赶来给他贺寿的。”蓬莱魔女道：“他充其量是个乡下的大财主，为什么会有三山五岳的人马给他贺寿？”那老头子压低声音说道：“听说这柳元甲是江洋大盗出身，他在外面发了财回来买田地的。姑娘，你是个单身女子，即使也会武功，也该小心些儿。姑娘，你——”蓬莱魔女知道他的疑虑，笑道：“老丈，我这身装束，难怪你会起疑。我爹爹是在长江边驻防的一个军官，我学过一点武艺，这次是奉父命回家接我母亲的。”那老头子道：“姑娘，你虽是官宦人家的女儿，但那些强盗无法无天，要是对你起了歹念，那可就要吃眼前亏了。你走西边的一条小道吧，可以避开千柳庄贺寿的一干强盗。”蓬莱魔女道：“多谢老丈指点。哦，我明白了，那柳元甲不许你收他客人的茶钱。”那老头子叹口

气道：“千柳庄的帐房吩咐下来，在这三日之中，要是碰到有武士装束的，有说外路口音的，都不许怠慢，不许收钱，事情过后，赔了多少钱，到他家帐房去结帐。话是这么说，谁敢到他家帐房去讨帐呢？”蓬莱魔女道：“可恶，可恶！”掏出了一锭元宝，说道：“你本小利微，赔累不起，多谢你的指点，咱们交了个朋友吧。”那老头待要推辞，蓬莱魔女道，“你别推来推去，要是有人路过，见着了反而不好。”那老头子这才感激万分地收下了，说道：“姑娘，记紧我的话，走西边小路。”蓬莱魔女道：“那么千柳庄是在东边的什么处所呢？”那老头子道：“是在东边一个山谷之中。”蓬莱魔女道：“那座山何名？你告诉我，我就更会小心趋避了。”那老头道：“叫蟠龙山，离此三十里。”蓬莱魔女再多谢了一句，便即离开那间茶亭。

但蓬莱魔女并不依从那老头子的指点，她向西边走了一程，便即折转来向东边走。

蓬莱魔女暗自寻思：“我初到江南，人地两生，且去凑个热闹，看看江南的绿林道上，有些什么人物。刚才那个乔装汉人的金虏，乃是向东边走的，说不定也是到千柳庄祝寿？我初渡长江，就遭到水寇暗算，原因何在，说不定到千柳庄也可以听到一些消息，发现一点端倪。只是我是按照江湖规矩、光明正大地登门求见呢？还是悄悄地前往探庄？”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暮霭沉沉，蓬莱魔女想了一想，心道：“这柳元甲不过是个绿林恶霸，不值得我给他送一张拜帖。”主意已定，便即东行，趁黑探庄。

一路行来，倒没有再碰到江湖人物，想来要去贺寿的，也早已到了千柳庄了。走了三十里光景，果然看见前面有一座山，蓬莱魔女问了一个路边放牛回家的童子，那牧童道：“不错，这就是蟠龙山了。你是到千柳庄贺寿的不是？快快入山去吧！”神色之间，对蓬莱魔女甚是讨厌，但又似乎是因为害怕千柳庄的人，所以不得不答。

蓬莱魔女进了一道狭长的山谷，两边山峰壁立，遮住天光，更见幽暗。蓬莱魔女走了一会，忽见前头有个女子的背影，一眼望去，竟是似曾相识。看她疾走如风，几乎脚不沾地，用的也正是上乘轻功。

蓬莱魔女心头一动，蓦地想起了一个人来，连忙施展“八步赶蝉”的绝顶轻功，追到六七丈距离之内，再凝神看去，越看越像，心想：“咦，怎么玉面妖狐也到此间来了？她的轻功竟然精进如斯！”原来那女子的背影极似玉面妖狐，但轻功之高，却在蓬莱魔女所认识的玉面妖狐之上。蓬莱魔女曾见过玉面妖狐两种不同的配备，一个是用剑的“玉面妖狐”，一个是用笛子作兵器的“玉面妖狐”，但不论是用剑的或是用笛子的，轻功都逊于面前这个女子。

这时已是黄昏过后，夜幕初降，谷中又特别幽暗，虽然有一弯新月，几点疏星，也是看得朦朦胧胧，很不清楚。蓬莱魔女以武学行家的眼光，也只看出前面这个女子身上藏有兵器，却不知是短剑还是笛子。

蓬莱魔女与玉面妖狐仇深似海，既有所疑，焉肯放过？心道：“不管她是用剑用笛，只要她是玉面妖狐，我就先把她拿下再说。”当下在地上拾了两颗石子，使用弹指神通的功夫，“嗤”的一声，将一颗石子弹了出去。

那女子倏的回头，喝道：“谁恶作剧？”这颗石子在那女子头顶上空飞过，却没有打着她。原来蓬莱魔女正是要引她回头，好看清她的面貌的。这一回头，果然真是“玉面妖狐”。

蓬莱魔女一看清楚，怒火勃起，更不答话，第二颗石子立即跟着发出！

蓬莱魔女这颗石子打出，用了八成以上的功力，隐隐挟着风雷之声，那少女听风辨器，便知这颗石子是朝着她胸前的“神庭穴”打来，不禁吃了一惊“这婆娘好不厉害，黑夜之中，认穴竟是不差毫厘，想不到千柳庄中，竟有如此这般人物，倒是不能不小心了！”

蓬莱魔女动作快极，石子一发，身形也立即随之而起，闪电般的向那少女扑去。她是立意要擒玉面妖狐，故而不许她有喘息的机会。哪知人在半空，只听得“铮”的一声，那枚石子已是反弹回来，来势急劲，竟是不弱于她。蓬莱魔女也不禁心头一凛，寻思：“难道是我看错人了，玉面妖狐怎的竟有如此功力？”心念未已，那枚反弹回来的石子，已是打到她的胸前，蓬莱魔女听风辨器，这枚石子竟然也是朝着她胸前的“神庭穴”打来！这枚石子是反弹回来的，认穴一样不差毫厘，难度之大，比蓬莱魔女刚才这一发还要超过几分。

蓬莱魔女身子悬空，使出平生绝技，拂尘一展，将那石子拂了开去，身形仍是丝毫未缓，半空中一招“鹏搏九霄”，已是向那少女凌空击下。

忽见一道银虹，倏然迎上，铮铮数声，震得耳鼓嗡嗡作响，那少女退了三步，蓬莱魔女已是落下地来，百忙中略一俯视，只见剑身上已给划开了一条短短的裂痕，虽然只有一两分长，裂痕也并不深，不过如同指甲刮损硬纸一般，但已可以看出对方用的乃是削铁如泥的利器。

以蓬莱魔女的功力，对方若不是与她旗鼓相当，纵有削铁如泥的利器，也决不能伤损她的佩剑。因为强弱悬殊，双方兵器一碰，弱者一方的兵器不是震落，劲力也已给对方抵消，还焉能发挥利器之长？如今蓬莱魔女的佩剑给划开了一道浅浅的伤痕，蓬莱魔女立即也摸到了对方的深浅，对方的功力只比她略逊少许，但对方有削铁如泥的利器，蓬莱魔女也决计没有取胜的把握了。

那少女动作也快到极点，她退了三步，趁着蓬莱魔女佩剑受伤，一怔之际，立即反扑过来，蓬莱魔女拂尘挥去，只见寒光闪处，一蓬尘尾，随风飞起，但随即便是“　　”的一声，原来蓬莱魔女已是默运玄功，将拂尘聚成一束，形如铁笔，硬砸刀锋，那少女的宝刀，已是削它不断。

蓬莱魔女剑招随发，一招“玉女投梭”，刺那少女胁下的“愈气穴”，她的拂尘已缠上那少女的宝刀，所刺的方位乃是在刀长之所不及，满以为可以成功，哪知那少女的宝刀忽然弯了过来，将她的青钢剑荡开。这时蓬莱魔女方始看清楚了，对方用的乃是一柄月牙弯刀。

这刹那间，蓬莱魔女不由得陡然一震，暗暗叫了一声“奇怪”！那女子何等机灵，趁她心神分散，劲力微松，一招“神将卷帘”，振臂挥刀，又解开了拂尘的缠绕。

蓬莱魔女诧异极了，把眼望去，分明是“玉面妖狐”，但这次她不是用剑，又不是用笛，用的却是一柄式样古怪的月牙弯刀，而招数之妙，功力之高，又远在用剑与用笛的“玉面妖狐”之上。

蓬莱魔女暗自寻思：“这妖狐用的兵器怎的每次不同，最先用剑，后来用笛，现在又发现有用刀的了。次次不同，后来居上，用笛的胜过用剑的，用刀的又胜过用笛的，难道这妖狐有无数化身？或者每次相逢的都并非同一个人？”

心念未己，那少女又已闪电般地扑到，一招“平沙落雁”，刀锋横抹过来，蓬莱魔女喝道：“且慢，”那少女不理不睬，刀锋闪电般地劈到蓬莱魔

女面前，蓬莱魔女心头火起，想道：“你即使不是玉面妖狐，出手如此狠毒，我也容你不得！”她怎知道，那少女是把她当作千柳庄的人，而且是蓬莱魔女先用石子打她，又怎怪得她恼怒。那少女也是同样心思：“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一出手便是如此狠毒，不管你是否千柳庄的人，我也容你不得！”

两人同样心思，出手各不相让，蓬莱魔女待她刀锋劈到，沉声喝道：“你当我怕你不成？”拂尘一挥，长剑跟出，长剑用的是柔云剑法，和对方的刀尖一触，立即生出一股粘黐之力，将那女子的弯刀引出外门，说时迟，那时快，拂尘又已在对方的刀背上重重击下。用的是“天罡拂尘式”中的重手法，拂尘虽是柔软之物，经过她内功的运用，击在刀背之上，竟如金石相触，铿锵有声！

那少女刚才吃了一次亏，极力要避免给她拂尘缠绕，哪知仍是躲避不了，她的宝刀被蓬莱魔女的剑“吸”住，再受拂尘一击，几乎把握不住，要脱手飞去，蓬莱魔女何等迅速，拂尘倏地散开，已缠上了她的刀柄。

蓬莱魔女双管齐下，也依然没有把对方的宝刀打落，心中亦是好生骇异，正要运足十成功力，将对方的宝刀夺了过来，那少女已是先发制人，刀口下沉，刀尖突然转了个弯，迳点蓬莱魔女膝盖的“环跳穴”，她是弯刀式样古怪，故而招数与一般的尖刀截然不同，蓬莱魔女初次与她相遇，尚未能完全适应，想不到她的弯刀竟然会从意想不到的方位戳来，冷不防几乎着了道儿。

幸而蓬莱魔女身法轻灵，临危不乱，就在对方的刀尖和她的膝盖只差半寸之际，蓬莱魔女一个滑步回身，已是斜窜出一丈开外，但这么一来，拂尘也只能松开，夺不了对方的宝刀了。

蓬莱魔女惊疑之极，趁着双方分开之际，连忙问道：“你姓甚名谁，来此何为？”那少女怒道：“岂有此理，你连我姓名都不知道，便下杀手？你认不得我，我认得你，废话少说，看刀！”刀光电掣，唰的又劈过来！

这少女声音清脆，虽然带怒说来，依然十分好听，蓬莱魔女不禁心头一动，暗自思量：“听这口音，倒是北国姑娘，但与玉面妖狐的声音，却又似乎两样。咦！莫非当真是两个人，她却怎么又说认得我呢？”但高手搏斗，岂容说话分神，那少女刀锋已到，蓬莱魔女只好凝神应敌。

那少女刀法奇幻，最古怪的是她的这把月牙弯刀既可当作护手钩使，刀尖还能用来刺穴，一件兵器，兼有刀，钩、笔三种兵器之长，若非蓬莱魔女惯经大敌，功力又比对方略高，几乎应付不来。

这时双方已斗了五十来招，时间一长，蓬莱魔女更仔细的看清楚了对方的模样，这少女面貌和玉面妖狐连清波十分相似，但仍然可以看出不同之点，一是她的面貌较为清秀，身材也较为瘦削；二是她的年纪看来二十还未出头，也似乎要比玉面妖狐年轻几岁。蓬莱魔女暗自吃惊，心道：“糟糕，我当真是看错人了！”但那少女刀光挥霍，攻得正紧，蓬莱魔女哪能分心说话？原来那少女认定蓬莱魔女是千柳庄在途中埋伏的高手，她所说的“我认得你”，乃是识得蓬莱魔女是何等身份的意思，并非当真知道蓬莱魔女的姓名来历。

蓬莱魔女却误解了她的话意，心里想道：“这女子与玉面妖狐如此相似，看来多半乃是姐妹。哼，即使她不是玉面妖狐，但她既然认得我，还是招招杀手，立意要取我的性命，那就当然也是和玉面妖狐同一路的人了。”

少女的刀法固然奇幻无俦，但蓬莱魔女的“柔云剑法”和“天罡尘式”也是武林绝学，她的功力也比对方略高，过了五十来招之后，已是紧握先手，渐占上风。那少女也不由得怯意暗生，心里想道：“糟糕，想不到我一到江

南，便逢劲敌，连一个小小的千柳庄，也有如此棘手的人物。看来我要杀她灭口，那是决计办不到的了。再战下去，千柳庄的人，再多来几个，岂不更要吃亏？”双方各有心思，正在激斗之中，忽听得有一丝幽微的笑声，音细而清，严如游丝袅空，自天而降。这刹那间，蓬莱魔女不由心头一震，惊骇莫名，原来这是一种最上乘的“传音入密”的内功，可以将声音远远送到，而且若非对方也有相当的功力，也是听而不闻，但蓬莱魔女之所以震惊，还不仅仅是由于发现此处有人能用“传音入密”的功夫，而是由于这特殊的笑声！

这是笑傲乾坤华谷涵的笑声！蓬莱魔女惊喜交集，心中想道：“难道他发现了我，故而以笑声报讯，传音呼唤我么？”正拟也以“传音入密”的内功相应，心念未已，忽听得笑声中夹着极幽微的话语，“阿霞，快来！”不错，华谷涵是在唤人，但却不是唤她，华谷涵是在向一个名叫“阿霞”的女子召唤！

那少女口唇开阖，将声音凝成一线送出，说道：“噢！来啦！”声音也是微细之极，若非懂得“传音入密”的功夫，决计听不到她说的什么。

那少女声音送出，立即虚晃一刀，转身便逃。她跑得飞快，但仍是小心翼翼地提防，不时回头张望，提防蓬莱魔女追来，只见蓬莱魔女站在原处，动也不动。她只道蓬莱魔女是有所忌惮，怎知蓬莱魔女此时正是一片茫然，哪里还有心思追她？

转眼间那少女已跑得没了影子，蓬莱魔女定了定神，恢复了清醒，想了一想，渐渐也就明白了。

事情并不难猜，华谷涵使用“传音入密”的功夫，那是不愿别人察觉，想必他是和那少女一同来此探庄，分道而行，彼此约定，用“传音入密”之术互相联络的。那少女的名字中定然有个“霞”字。但华谷涵不叫“霞姑娘”，却将她叫做“阿霞”，显然是很亲近的人，才会如此称呼。

蓬莱魔女哑然失笑，心里又不免有点酸溜溜地暗自想道：“我刚才还只当他是召唤我？其实细听他的笑声，便该知道他最少离此一里之外，当然看不到这边，怎会发现我呢？但我现在已经发现他了，我又该当如何？”

蓬莱魔女奔波万里，来到江南，为的就是找寻华谷涵，弄清楚自己的身世之谜。也好了却相思之愿。但却想不到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现了他，蓬莱魔女却不由得心意踌躇，茫然若失了。

蓬莱魔女暗自思量：“这女子九成是玉面妖狐的姊妹，华谷涵却怎的和她如此亲近？”华谷涵决计不是玉面妖狐这一路人，这一点蓬莱魔女是相信得过的，正因为如此，蓬莱魔女更觉得事有可疑，百思莫解！

蓦然间，蓬莱魔女又想起她师嫂桑白虹临终的说话，师嫂劝她嫁给武林天骄，并且说笑傲乾坤华谷涵虽然侠名素著，但却怕并非良偶！蓬莱魔女当时还当是师嫂因为与武林天骄说辞，不怕贬抑了笑傲乾坤。现在看来，敢情师嫂所说当真是有几分根据，并非全无所指？蓬莱魔女又不禁心中酸楚，暗自思量：“莫非这个名叫阿霞的女子，就是笑傲乾坤心上之人？他为色所迷，也就顾不得她是玉面妖狐的姊妹了？’想至此处,蓬莱魔女几乎就要回头……

山风吹来，夜凉如水，蓬莱魔女心头的郁闷烦躁，也似被这一阵风吹散了，停下步来，又不禁哑然失笑，暗自想道：“我是做什么来的？不是为了侦查那可疑的金国奸细，和会会江南的绿林人物吗？我当初来时，并未想到这里会遇上笑傲乾坤，我又岂可因这偶然的事情，打消我原来的计划？”再

又想道：“华谷涵和我不过是个慕名的朋友，彼此还未曾正式见过面呢。那次在桑家堡碰头，我一来，他就走，一句话都未曾交谈，说来根本未算得上是已经相识。他和那‘阿霞’是亲近也好，是疏远也好，却又与我何干？”这么一想，登时打消了回去的念头，继续向前走。

但，虽然如此，蓬莱魔女仍是不免有点怅惘，华谷涵送她那只金盒，藏在她的身上，盒中有着一对红豆，这一对红豆，曾经撩起过她多少情思？情思惘惘之中，华谷涵那两句诗：“弹剑狂歌过蓟州，空抛红豆意悠悠。”尚依稀在她耳边余音袅袅。蓬莱魔女心里叹了口气，想道：“他有了心上之人，却又为何送我红豆？即使他为人如何正派，却总是用情不专了。唉，不过好在我还未受他的骗，管他是薄幸也好，真情也好，我决意不再理会他也就是了，又何必多管他的事情？”可是，当真以后就可以不再理会华谷涵的么？“我父母的下落，我身世的疑团，可还要等待华谷涵来解答呢。也罢，见还可以见他，当作一个普通朋友也就是了。”

蓬莱魔女正自心事如潮，左思右想，忽听得有脚步声匆匆而来，有人说道：“你没有听错吗？真的是金铁交鸣之声？”另一人说道：“绝没听错，快快去看。”前面那人道：“来的若是敌人，决不会未曾进庄，便先动手。今日来祝寿的各路好汉都有，说不定客人之中本有宿怨的，碰上了头，自己打起来了。”后面那人道：“你这样猜想也很合理，不过总要去查究查究，”蓬莱魔女这才知道，她刚才和那女子一场恶斗，已经惊动了千柳庄的巡夜人。蓬莱魔女瞿然一惊，心道：“千柳庄虽不是龙潭虎穴，但我孤身探庄，可总得分外小心才对，可不能再分心神想那些无谓之事了。”她轻功超卓，听得那两人的脚步声大约还有十数丈的距离，立即飞身上树，那两人从树下经过，丝毫没有发觉。

蓬莱魔女续向前行，借物障形，蛇行龟伏，一路上避过几拨搜查的人。这条山谷狭窄幽深，走了七八里路，才到庄前。只见千柳庄依山修建，山坡上下，柳树如林，山岗秀草没胫，山上还有一个小湖。蓬莱魔女心道：“此地风景如此秀丽，可惜庄中住的却是一个恶霸。”当下就跳上一棵柳树，准备从一排排的树梢飞过，偷入庄中。

蓬莱魔女飞身上树，伊如一叶飘坠，落处无声，树枝都纹丝不动。她以“金鸡独立”之势，脚尖轻点树梢，独立枝头，翘首四望，先察看周围形势。只见西北角上，树木婆娑，繁枝密叶之中，透出点点星星灯火，又隐隐听得管弦丝竹，细乐声喧。蓬莱魔女心道：“是了，那边想是花园，这千柳庄庄主正在园中夜宴。”

心念未已，忽见一棵柳树，无风自摇，倏然间一条黑影腾空而起，一溜烟地直奔西北角而去。蓬莱魔女眼利，眼光一瞥，立即发觉这个背影正是日间曾向她盘问过的那个金国汉子，那个她疑心是奸细的人。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心道：“果然他也来了。但他为何也要如我一般，潜行入庄？”蓬莱魔女未摸情这人底细，又疑心他是武林天骄的朋友，一时之间，倒也不敢造次，暗自思量：“他潜行入庄，看来不是千柳庄一伙的了，不知有什么图谋？我若是现在追上去拿他，只恐打草惊蛇，两人行藏都要败露。若然他并非奸细，我岂不坏了他的事情？而且我也还不宜就在此时露面。”蓬莱魔女盘算得失，遂打定主意，不先惹事，伺机侦察。

转瞬间那条黑影已没入繁枝密叶之中，蓬莱魔女施展绝顶轻功，从一排排的柳树梢头飞过，当真是轻如柳絮，翩若惊鸿，宿鸟无声，片叶不落，人

不知鬼不觉的悄悄地就到了西北角的围墙之上。

下面果然是一座大花园，园中正在夜宴。这花园依山修建，占地甚广，亭台楼阁，假山树木，星罗棋布，端的是气象不凡。园中灯光相映，花影缤纷。原来在园子当中，几百株柳树上，都用各色绸绫纸绢及通草为花，粘于枝上，每一株又悬有一盏纱灯。园中有条人工开凿的小河，东西横贯，两边石栏上又挂有数十盏水晶玻璃的各色风灯，点的如银光雪浪，明如白昼。

当中有一片广场；两边摆有兵器架子，是千柳庄的练武场。场上临时搭有一座戏台，正在演戏。但台下却没有人。原来在广场周围，有许多亭子，每一个亭子里都摆有一桌酒席，客人们正在一面喝酒，一面看戏。蓬莱魔女心道：“这柳元甲倒是真会享受。如此排场，公侯人家，也比他不上。但却不知哪个是他？”

幸亏山坡的一角，树上却没有点灯。想必是因为离园中心太远，所以布置也就较为疏简。但还是有几个家丁模样的人，来往巡逻。蓬莱魔女摘下一片树叶，轻轻一弹，将一头大鸟惊起，引开了那几个家丁的注意，立即便从树上溜下来，躲到一座假山背后。那几个家丁，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眨眼之间，已经有人偷偷进了花园。

蓬莱魔女藏好身形，只听得一片乱哄哄的闹酒之声，“祝柳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一杯酒请你干了。”“柳翁，我这一杯酒是代表太湖十三家兄弟敬你的，你焉能不喝？”“太湖王寨主的酒你已喝了，饮马川的酒你若不喝，那不是厚此薄彼了吗？”蓬莱魔女把眼望去，只见一大群人正挤在中间的一个亭子里，围住一个清瘦的老者敬酒，看情形这老者自是做寿的主人柳元甲了。亭中酒杯纷举，喧喧嚷嚷，亭外还不断有人络绎而来。

柳元甲笑道：“多谢各位好朋友盛情，只是我酒量再好，也难以和各位一一干杯，不如彼此各尽三杯，好吧？”众人嚷道：“柳翁海量，即使不能每人干杯，最少也要一席一杯！”有个客人醉态可掬，还在手舞足蹈嚷道：“柳翁，你就帮帮我的忙吧。我和人赌了一千两银子，赌你不会喝醉。你就显显神通，让他们大开眼界吧！”柳元甲笑道：“这不是要我献丑么？宁可你输这一千两银子算我的好了。”那客人说道：“柳翁，我知道你有这个本领，输一千两银子事小，却别要我输了这个面子。”

喧喧嚷嚷之中，忽听得一个十分刺耳的声音说道：“让我来做个调人吧。今日柳翁寿诞，各方豪杰，不期而会。我有一个提议，不如由诸位各显一项绝技，作为祝寿的礼物，这不是比敬酒更有意思么？”蓬莱魔女听得心头一震，原来说话这人，正是祁连老怪金超岳。蓬莱魔女暗自寻思：“我只道柳元甲是雄霸一方的大豪，哪知还不仅如此简单，他竟是私通金国的一个大奸贼！嗯，我这次倒是料敌不足，轻入虎穴了。”接着想道：“不知笑傲乾坤华谷涵可也来了？他若在此，可以对付这个祁连老怪。但还有那个名叫‘阿霞’的女子，和那个金国汉子，却还不知是敌是友？今日之事，是吉是凶，实难预测了！”

金超岳此言一出，宾客纷纷叫好，但却有人说道：“这么多人，若然各显绝技，这一席酒，岂不是要喝个三天三夜？”又有人道：“献技祝寿，这意思倒是不错，但却有点不大公平。……”这人话犹未毕，金超岳已接着笑道：“我的话尚未说完呢。礼尚往来，客人献技之后，主人当然也得露他一手，让我们瞻仰瞻仰柳翁的绝世神功！”柳元甲笑道：“金老哥，说到绝世神功四字，只有你老哥可以当之无愧。你给我脸上贴金，却叫我怎敢承受？”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心道：“这老怪眼高于顶，即使他要谄媚主人，也无须奉送这样的一顶高帽？难道这千柳庄庄主果真是具有绝世神功么？”正是：

豪气干云心要细，须知处处有能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百步传杯惊四座 一枝秃笔戏渠魁

宾客们也都暗暗吃惊，心中俱是想道：“这姓金的老头儿不知是从哪儿钻出来的，柳庄主竟对他如此恭敬，甘拜下风。即使这是柳庄主的谦虚，也无须如此过份。难道这老头儿当真是具有绝世神功，足以与柳庄主并驾齐驱？”原来这些人都不知道金超岳的来历，见柳元甲请他坐在上座，早已是觉得稀奇了。这时又听得柳元甲对他如此奉承，更是惊异，好几个客人便不约而同地说道：“今日幸会高人，务必要请金老先生也露一露绝世神功，好让我们开开眼界。”“金老先生，你别似姜太公封神，只忘了自己了。”金超岳笑道：“这是柳庄主和我开玩笑的话，可当不得真。不过各位既然盛意拳拳，小老儿自然也该敬陪末座，请各位指教。这献技祝寿之议，是小老儿所倡议的，就当作是抛砖引玉吧。”

柳元甲和金超岳都答应了，众宾客意兴更豪，太湖十三家的总寨主王宇庭说道：“今日之会，江南的各路英雄好汉，差不多都已齐集于此了。人人都有惊人技业，若然每人都露一手功夫，虽然可以大饱眼福，但只怕这一席酒当真要喝个三天三夜了。不如就席次安排的位置，分为东南西北四区，每区推出一人作为代表，给柳庄主献技祝寿，诸位意下如何？”众人都说此法甚好，西区的客人便即异口同声地叫道：“我们这一区当然是由王寨主代表祝寿，请王寨主当仁不让。”王宇庭哈哈笑道：“这可不是叫我作法自毙了么？”宾客叫道：“王寨主，你这话可说得有欠思量了，大伙儿拥你出来向柳庄主献技祝寿，这是光彩得很的啊。”不是西区的宾客也叫道：“是啊，咱们都素仰王寨主神针刺穴的稀世功夫，你一来给柳庄主祝寿，二来也让我们见识见识，这正是一举两得啊！王寨主你就别推来让去了。”蓬莱魔女心道：“这厮擅长的功夫名为‘神针刺穴’，那想必是打梅花针的高手了。”王宇庭推辞不掉，笑道：“小弟这点微末之技，本是不敢献丑，但为了向柳庄主略表敬意，也只好拿出来博柳庄主哈哈一笑。小弟刚才说错了话，自罚三杯。”

东边一个和尚站起来笑道：“你们怎么找到出家人身上了？”东边的客人乱哄哄地嚷道：“龙隐大师，你的无相掌力人人都知道是神奇莫测，但究竟是如何神奇，我们却还有待见识，王寨主都已答应，你也不好推辞了。”“你不出去，咱们这一区就没人给撑面子了。”这和尚推辞不掉，只好走出场来。蓬莱魔女从假山背后偷窥出去，见“龙隐大师”浓眉大眼，满面横肉，心道：“看来是个不守清规的凶僧，但这无相掌力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却也没有听过。等下倒要仔细一瞧。”

东西两区都是一致推举某一个人，南区却提出两个人来，起先提出的是“闹海蛟”樊通，樊通连连摇手，说道：“我二哥在此，我焉能僭越？”众人吃了一惊，心道：“樊通威镇长江，却不曾听说他有结义的兄长？”问道：“樊舵主的二哥是……”有几个知道的连忙说道：“南宫先生也来了么？啊呀，樊舵主何不早说？鼎鼎大名，如雷贯耳，可惜尚未识得，快请出来相见。”跟着便有人介绍道：“南宫先生便是名列中原四霸天之一的南宫造前辈。他来到江南也有好几年了，平时无缘拜谒，今日真是幸会了。”蓬莱魔女这才知道，原来樊通的把兄就是南山虎南宫造。心道：“他是珊瑚的仇人，等下我倒替珊瑚妹子多加注意，摸一摸他的武功底子，好叫珊瑚妹子得报大仇。”南区离蓬莱魔女藏身之所较近，蓬莱魔女看见樊通的神情似乎颇为沮丧，又

不禁心中一动，想道：“这厮被全国水师掳去，想必他是因为曾受此辱，故而直到如今，还似个斗败的公鸡。金虏将他放了出来，看来多半是他已经对金虏臣服了？但他这副神气，却又似为了曾受挫折而耿耿于心，而不是真正的心悦诚服？这厮在长江上将我谋害，敢情是因为南宫造的原故？”接着又想：“樊通的二哥是南山虎，大哥却又不知是谁？东海龙和南山虎早已分道扬镳，邪正殊途，谅来这个大哥决不是东海龙。”

“南霸天”南宫造的名字一提出来，果然人人都识，便都改口推举南宫造做南区的代表。原来南宫造到了江南之后，虽有几年干的也是黑道营生，但他却从不“安窑立柜”（纠众占山，自为寨主之意），而是独往独来，做个独脚大盗。江南的绿林中人久闻其名，却很少人曾见过他。

南宫造站了出来，是个短小精悍的汉子，声音却如洪钟，说道：“樊贤弟，你怎的把这差事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座中多少高人……”樊通道：“二哥，我是想趁此机会，请你和江南同道见一见面。而且你武功远胜于我，你不出来，却反而要小弟献丑么？”南宫造笑道：“你我弟兄，你何必在众位朋友面前，给我脸上贴金？再说武功深浅还在其次，我却是个外路人呢。”众人纷纷说道：“南宫先生，你这话就不对了。你虽然不是江南人氏，但到了江南，也就是咱们一个路上的朋友了。何分彼此？”樊通也说道：“今日到来祝寿的人，也不尽是江南豪杰。二哥，你就爽爽快快地出去吧。”众人早已听出那金超岳不是南方的口音，心想“樊通话语所指，莫非是说那姓金的老头子？”但因金超岳是首席贵宾，樊通既不指明，众人也不便多问。

北区的意见一致，众人都道：“咱们这一区的代表自是非文先生莫属！”人选已经提出，却不见那个“文先生”露面。

有个人道：“文先生在那边，咦，他在那里看什么？文先生，快来，快来！”蓬莱魔女躲在假山背后，只见有七八个人一窝蜂地向她藏匿之处跑来，吃了一惊，心道：“难道他们已然发现了我？”

只见这些人在这座假山前面停下，说道：“文先生，你怎么喝酒喝到一半，却跑到这儿来爬山了？有什么好看的？”叫了几声，才听得一个声音说道：“啊呀，你们是在叫我吗？对不住，对不住，我看得出神，竟没听见。”蓬莱魔女这才听出这个“文先生”原来就在假山的另一面，和她不过隔着一块石头。蓬莱魔女又不禁吃了一惊，心道：“这个人是什么时候爬上来的，我竟然没有发觉？”

那些人道：“文先生，有什么好看的东西，你看得这样出神？”那人摇头晃脑地说道：“铁划银钩，有劲，有劲！”那些人才发现他是欣赏石壁上的书法，都笑了起来，说道：“你真是个书呆子，今日是以武会友，你却有这般闲情逸致，独个儿来这里欣赏壁上的题字。快下来吧。”

蓬莱魔女躲在后面，看不到前面的情景，对这个“文先生”也只是闻其声而未见其人，心道：“原来这假山前面的石壁上敢情是嵌有什么古碑，这书呆子跑到这儿欣赏书法。哼，却不知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过，他若是发现了我，他怎么没有出声？”

那些人簇拥着这个“文先生”回到亭中，蓬莱魔女从石隙里看出去，这才看见了那人的正面，是一个年约三十左右，恂恂儒雅的书生。只听得他笑道：“你们推我出去，我的本领嘛，写一副对联，作一篇祝寿的四六骈文，或者还勉强可以凑合，说到要表演什么绝世神功，那你们可是找错人了！”众人哈哈笑道：“文先生，我们正是想见识见识你的写字作文，只要你出去

就行，不管是写对联也好，作寿文也好，我们大伙儿都给鼓掌。”那人笑道：“你们既然这样捧场，那我只好出去了。”随即有人向主方通报道：“北区代表已经选出，是铁笔书生文逸凡。”柳元甲笑对金超岳道：“这位文先生游戏风尘，是江南的一位奇人，却非绿林人物。金老前辈可以和他结交结交。”金超岳点点头道：“哦，是铁笔书生文逸凡么？我也曾听过他的名字。你们江南倒是有不少人材啊！”

蓬莱魔女听得柳、金二人对这铁笔书生都似甚为推崇，好生诧异，因而对文逸凡适才的那番举动，也增加了怀疑了。她仔细留神这个文逸凡，心想：“他号称铁笔书生，想必是会使判官笔的高手，却怎的不见他身上藏有兵器？”

这时正是七月天时，天气炎热，这文逸凡身上穿的只是一件薄绸长衫。一般通用的判官笔最短的也有二尺八寸，即使是藏在宽袍厚服之内，也不容易瞒过武学行家的眼睛，何况是一件薄薄的绸衫。所以蓬莱魔女一眼望去，就可以断定他身上是任何兵器都没有藏。

广场上那一台戏早已停演，献技祝寿的代表鱼贯进场。计有东区的龙隐大师，南区的“南山虎”南宫造，西区的太湖十三家总寨主王宇庭，北区的“铁笔书生”文逸凡，再加上一个祁连老怪金超岳，总共是五个人。至于主人柳元甲，则要等待客人“献礼”之后，他才出来“还礼”，故而不必忙着出场。

龙隐大师、南宫造等人拱手说道：“金老前辈远道而来，份属贵宾，请先显露绝世神功，让我辈开开眼界。”金超岳道：“客不僭主，各位都是江南英俊，我初到江南，还来不及一一拜会，已是深感不安，如今还怎可失礼？”金超岳这番话说得很是谦虚，其实却是打定主意，先看一看这班江南武林中顶儿尖儿的人物本领究竟如何？再来一个技压当场，将他们收服。

四个代表之中，只有南宫造稍微知道一点金超岳的来历，他可不敢说破，当下连忙恭恭敬敬地说道：“金老前辈太客气了，但金老前辈既是如此吩咐，我等恭敬不如从命，就请你老人家多多指点吧。”龙隐大师心里想的是“人敬你一尺，你敬人一丈。”当下也就笑道：“这话说得有理。名角儿应唱压轴戏，金老先生自当留在后头。”王宇庭意颇不悦，却不言语。那文逸凡更妙，独自在一边负手徘徊，口中念念有辞：“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王宇庭道：“咦，你念什么？”文逸凡道：“我想做一副对联，还未有腹稿，你可以指点我么？”王宇庭大笑道：“这个么，我是一窍不通。你用到‘指点’二字，那简直是挖苦我了。”他们二人一唱一和，隐隐对南山虎刚才的话加以嘲讽，也透露出对金超岳不服气的意思。金超岳心里想道：“等下叫你们知道我的厉害，看你们还敢倨傲？”

南山虎讪讪说道：“若无异议，咱们就按着东南西北的次序出场吧，龙隐大师，咱们先看你的。”龙隐大师也想缓和气氛，便笑道：“好，我这个跑龙套的先出场。”龙隐大师站到场心，搓搓手道：“练什么呢？好，有了，请给我拿两板水豆腐来。”众人笑道：“龙隐大师，你是个狗肉和尚，却怎么要吃起素来了？”龙隐大师笑道：“这豆腐可不是拿来吃的。我要生的水豆腐。”谈笑之间，已有人将水豆腐拿来。两板豆腐共有三十二块，龙隐大师指着一块方形的大石头说道：“劳驾，劳驾，请你把这些豆腐一块块拿出来，铺在石上，小心点儿，别碰坏了。”

柳家那家丁小心翼翼地将一块块豆腐摆在石上，刚好铺满。龙隐大师向

四方作了一个罗圈揖，说道：“小僧给诸位练一套掌打豆腐的功夫，倘有失手，请诸位不要见笑。”此言一出，满园宾客无不纳罕，窃窃私议：“掌打豆腐是什么功夫？豆腐何堪一打？这不是开玩笑吗？”话犹未了，只听得龙隐大师大喝一声，呼的一掌就向豆腐打去，在众人惊异声中，迅即收掌，退过一边。

豆腐是一碰即烂的东西，当龙隐大师那一掌打下的时候，谁都以为这几十块豆腐，必定是一团稀烂的了，哪知定睛看时，只见豆腐仍是平平整整地摆在石上，没有一块移动。龙隐大师叫那个家丁过来，说道：“你把豆腐收拾起来，看看可有哪块是碰坏了？”那家丁又小心翼翼地将一块块豆腐从石上取下，收拾起来，说道：“禀大师，每一块豆腐都是完整无缺，可是，这、这、这石头——”龙隐大师一笑说道：“你退下去吧，让大家看个仔细！”

宾客们争着拥到场边来看，只见那块大石已是裂成四块，恰如刀切豆腐一般！登时喝彩之声，如雷震耳，有识货的人更在大声叫道：“好一个无相掌力！”要知用掌力震裂大石，不足为奇，奇在摆在石上的豆腐没有一块破烂，他那刚猛的掌力竟是透过豆腐传到石上去的。

蓬莱魔女心道：“原来这就是无相掌力，看来也不过是隔物传功的巧妙运用而已。这和尚倒是有点小聪明，想出了用豆腐与大石来作陪衬，大收惊世骇俗之效。不过，话说回来，这和尚的内功虽然距离登峰造极的境界还远，但也已经是得了上乘内功的心法了。”

龙隐大师在彩声中洋洋得意地退下，跟着是南宫造登场。南宫造的名气更大，人人都睁大了眼睛，挤到场边，要看看这位名列中原“四霸天”的人物，又有什么“霸道”的功夫，可以盖得过龙隐大师？

南宫造却不站在练武场的中心，而是走到离场边七尺左右站定，抱拳一揖，说道：“请这一面的朋友让开一些，最好是闪过两边，让出中间这一条路。对、对，行了，行了，多谢各位帮忙。”

从他正面让开的人心里暗暗嘀咕：“场子这么宽广，你不在场中施展手脚，却跑到场边来练，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惊人武功，偏有这许多造作？”

众人等着他的惊人表演，哪知南宫造却平平淡淡地说道：“我给各位练一套黑虎拳，拳脚生疏，请各位多多包涵。”

语毕，便规规矩矩地一招一式练起来。

黑虎拳是一套很普通的拳法，稍微学过武功的人都会识得。只见在南宫造手上使了出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拳风呼呼，显得功力颇深而已。

不到半炷香的时刻，这一套黑虎拳已经打完，南宫造收拳说道：“献丑了，请各位指教！”场内群雄无不诧异，窃窃私议道：“这样就算数了吗？威名赫赫的南山虎只打一套黑虎拳？”“这套拳谁不会打，要你这么郑而重之地出来表演？哼，简直是莫名其妙！”

千柳庄庄主柳元甲忽地朗声说道：“南宫舵主这手黑虎偷心、百步神拳真是打得妙极了，佩服，佩服！我赔上两棵柳树，却能大饱眼福，那也是值得之至了。”群豪大吃一惊，心道：“妙处在什么地方？何以柳庄主如此称赞？赔上两棵柳树，那又是什么意思？”

众人思疑未已，忽见对着南宫造正面的两棵柳树，离场边约有七丈之遥，忽地无风自摇，树叶纷落，片刻间，轰隆一声，竟是同时倒了下来。

柳元甲笑道：“待我再来画蛇添足，讲一讲南宫舵主这手‘黑虎偷心’的妙处吧，你们过去看看，用刀划开树皮，看看里面的树心，是不是已经烂

了？”众人过去一看，只见树干外表毫无损伤，但切开一看，树心却已中空，就似给白蚁蛀烂一般，这才人人瞠目，吓得矫舌难下。那些刚才被南宫造叫他们避开、心里暗暗嘀咕的人，这也才明白，原来是南宫造怕劈空拳力误伤了他们。

南宫造也是吃惊不小，心想：“千柳庄主果然名不虚传，竟识得我这套神拳的秘奥！”原来这套黑虎拳乃一位少林寺前辈神僧所创，流传已久，遂变寻常，却不知这套拳法的妙处，不在招式，而在使拳时内力的运用，这其中的秘奥，却是早已绝传的了。所以人人以为“黑虎偷心”是黑虎拳中的一招，殊不知这个名称还包含了这一拳打出之后，神功妙用的后果，当真可收“偷心”之效。南宫造的父亲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在藏经阁中偷得正宗黑虎拳的秘典，逃出寺来，开宗立派，这套正宗黑虎拳遂成了他家的不外传之秘。南宫造的父亲早已死了，南宫造以为普天之下，只他一人懂得黑虎偷心的神拳妙用，不料给柳元甲一口道破，他焉得不惊？

柳元甲心道：“南宫造是名列中原‘四霸天，的人物，他来到江南之后，独往独来，对江南同道，颇有轻视之意，好，趁这个机会，我可得叫他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将他收为我用。”当下又朗声说道：“多谢南宫舵主的礼物，我敬南宫舵主一杯！”话说之后，便将一杯盛得满满的酒，遥掷出去！

众人仰首而观，只见那只盛得满满的酒杯，从亭子中飞出，向着广场，杯口朝天，平平稳稳、缓缓飞来，就似有一只无形的手掌，把它托着似的。柳元甲所在的亭子，与南宫造所在的广场，两者之间，距离少说也有百步之遥，那只酒杯恰恰地飞到了南宫造面前，南宫造把手一招，说道：“多谢庄主赐酒！”酒杯似是受什么力量所阻，停了一下，这才缓缓地落到南宫造手上，杯中的酒，只是溅出两滴，倘非特别留意，还真看不出来！

场中掌声雷动，这百步传杯，飞觞敬客，杯中美酒，只是到了客人手中，才溅出两滴，如此功夫，当真是罕见罕闻，比起南宫造神拳伤树的功夫，可又要难得多了。

客人们还未知道这一杯酒所蕴藏的功力，若然知道，更要佩服得五体投地。原来南宫造那一招手，为的就是要消去柳元甲加在酒杯上的力道，哪知接到手中，仍似千斤重物压下一般，他的手腕，给震得不禁微微一抖，正是因此，杯中的酒，才会溅出两滴的。试想南宫造能以劈空拳力伤残柳树，这是何等功力？却不能完满地接下柳元甲从百步之外飞来的酒杯，柳元甲的百步传杯，这又是何等功力？

蓬莱魔女是武学大行家，当然看得出其中妙处，饶是她艺高胆大，心中也不禁骇然，想道：“怪不得祁连老怪对柳元甲那等推崇，原来他果然是具有绝世神功！这百步传杯的功夫，我也可以做得到，但却不能在飞出百步之后，还有如此力道，足以令像南山虎这样的人物，也输了一招！南山虎的神拳伤树，也算得是上乘内功了，不过若是与东海龙、西岐凤二人相比，那还是要稍差一些，珊瑚妹子练了我的柔云剑法和天罡拂尘三十六式，大约还可以勉强和他周旋。”

南宫造虽是输了一招，但旁人十九看不出来，也都给他喝彩。南宫造自己却感到又是羞惭，又是惊惧，连忙下场，去向柳元甲敬酒。在柳元甲面前，他再也不敢卖弄功夫，当真是心服口服了。

文逸凡道：“王寨主，轮到你了。”王宇庭走到场心，笑道：“柳庄主，

这满园子的绢花，好看极了。我想请你赏赐几朵，回去给小女儿们玩玩。”

原来在园中的几百株柳树上，都有绢花作为装饰，用上好的绫绸，扎成各种各式的花朵，神态极妍，教人骤眼一看，分辨不出是真花还是假花。每棵柳树上又悬有一盏纱灯，灯光花影，烘托出说不尽的富贵豪华气象。

柳元甲笑道：“王大哥，你看有哪朵合意的，你就摘下吧。”众人见王宇庭不练功夫，却讨绢花，都觉得有点奇怪。

王宇庭道：“请几位朋友随我看花，帮忙选择。”众人都想见识王宇庭的奇技，猜想他必是借摘花为名练一种功夫，于是一拥而上，随在他的身后。王宇庭一路看一路品评，和众人选了十八朵绢花，这十八朵绢花分缀在十八棵树上，东南西北，四方都有，王宇庭请随行的朋友在十八朵绢花上一一作了记号，他却并不即时摘下，选了十八朵绢花之后，便拍拍手笑道：“够了，够了，若再贪得无厌，那就杀风景了。”他谢过了帮忙他挑选绢花的朋友，便独自回到场中。

有人问道：“王寨主，你练的是什么功夫？”王宇庭笑道：“我不会什么功夫，只能给各位凑个热闹，刚才各位帮我选了十八朵绢花，多谢各位盛情，我就摘下这十八朵绢花，带回家吧。”众人都是一怔，心想：“摘花这是什么功夫？他要摘花，刚才又何以不摘？”只听得王宇庭接着说道：“我要同时把这十八朵绢花摘下，倘若漏了一朵，自愿罚酒三杯！”此言一出，场内群豪，这才耸然动容，心中俱是想道：“原来他是要如此摘花，但这十八棵柳树分在四方，他难道能同时长出十八条手臂，将这十八朵绢花一同摘下？”

众人正自思疑不定，只见王宇庭仍然站在场心，忽地向周围作了个罗圈揖，登时金芒耀目，四面八方，嗤嗤声响。众人连忙藏头缩颈，防给暗器误伤。片刻之后，王宇庭哈哈笑道：“这十八朵绢花已经摘下来了，请各位看看，可是刚才做了记号的那十八朵绢花？”

园中到处是人，这十八朵绢花从十八棵树上落下，早已有人把每一朵花拾了起来，凑齐一数，不多不少，刚好是一十八朵！每一朵花上，都有刚才所做的记号。

柳家家丁将十八朵绢花放在金盆之内，送进场来给王宇庭，登时又是彩声如雷，人人叫好！原来这些绢花都是用细如香鸡脚的铁线系在枝头的，王宇庭向四方撒出了一把梅花针，每一支梅花针都恰好穿过了一条铁线，将一朵绢花打落，梅花针还钉在铁线上，绢花本身丝毫没有伤损。他同时用十八支梅花针，打落分散四方，缀在十八棵柳树上的绢花，已是难到极点，而每一支梅花针的力道又用得如此恰到好处，刚刚穿过铁线却未掉落，这就更是匪夷所思了。众人哪曾见过如此神奇的暗器功夫，纷纷赞道：“王寨主的金针刺穴，当真是妙绝人寰！”“看了王寨主的暗器功夫，什么‘百步穿杨’，那已是不值一哂了。”蓬莱魔女也自暗暗佩服，心道：“原来江南的武林之中，也有这许多奇材异能之士，并不输于北方高手呢。我今晚可得特别小心

王宇庭笑道：“好的还在后头呢，诸位留点气力喝彩。”众人更是兴奋，叫道：“是啊，现在该看文先生的了。”文逸凡在江南的名气比王宇庭更大，人人都知道他是个游戏风尘的奇士，武功极是深湛，但究竟深湛到什么程度，却没人说得出来，说来说去，也只能说是“深不可测”而已。如今轮到了他上场，未曾“亮相”，已是掌声四起，议论纷纷，“前面三场，一个胜似一个。且看这位铁笔书生，又有何等神奇本领，盖得过前面三人？”“难得有

机会看他表演武功，‘ 深不可测 ’ 也总可以测到一 点儿了。 ”

文逸凡苦着脸走出场来，说道：“ 我给你们硬推出场，这可真是丑媳妇不得不见翁姑了。他们几位都有惊人的武功，我却连三脚猫的功夫都没一套，叫我练什么呢？ ” 有人说道 :“ 文先生不必客气，当然是练你的看家本领啦。” 文逸凡笑道：“ 我的看家本领么？待我想想，我有什么看家本领？我只读过几天私塾，写文章写不满三百个字。嗯，有了，有了，今天是柳庄主的六十华诞，我勉强凑合一副寿联，给寿翁祝寿吧。 ” 刚才北区宾客推他出来的时候，他早就说过只能写副对联，当时大家都以为他是说笑，不料他如今当真要写对联。

柳元甲道：“ 老朽贱辰，若得文先生赠联，那更是增光不少，便请文先生大笔一挥吧。 ” 文逸凡道 :“ 我随身没有携带纸笔，请柳翁借我一管狼毫。 ” 柳元甲有点怀疑，问道：“ 文先生，你要什么笔？ ” 文逸凡道：“ 当然是写字用的毛笔啊！我只会写字，不懂刻印，不用毛笔，难道还用铁笔么？ ” 众人最初也似柳元甲一样心思，以为他号称 “ 铁笔书生 ”，想必是要用判官笔来表演他的看家本领，哪知他一本正经地索取毛笔，看来当真是要书写对联。

柳元甲命家人取来了许多毛笔，文逸凡选了一支大号的狼毫，说道 :“ 对联该写大字，写大字也容易藏拙。我就用这支特大的狼毫吧。 ” 那家丁迟迟疑疑地说道：“ 文先生上台上写吧，那儿有桌子，我给你铺纸磨墨。 ” 文逸凡道：“ 不必。我写字要写擘窠大字，你这张纸不够长，我也不必用墨。 ” 众人都有点奇怪，哪见过写字不用纸也不用墨的。

柳元甲道：“ 贵福，你不懂就不要打扰文先生，文先生欢喜在哪里写就在哪里写吧。 ” 那家丁垂手说道：“ 是，请文先生自便。 ”

文逸凡提起狼毫，说道：“ 我这副对联想写在假山石壁上，柳庄主，你可讨厌我污损了你的名园胜景么？ ”

柳元甲道：“ 得文先生墨宝留存，足为此园生色，那是求之不得的事！ ”

文逸凡自言自语道：“ 且待我找一块平整的石壁。 ” 走出了练武场，摇摇摆摆，东张西望，最后笔直地向蓬莱魔女躲藏的那座假山走去。蓬莱魔女吃了一惊，心道：“ 是了，他刚才已经发现了我，却不声张，原来是等到这个当儿，众人要他表演武功的时候，他才来当众逞能，找我的晦气。好，你来意不善，我也不是好吃的果儿，且看你把我怎样？ ” 手中紧紧捏着拂尘，只待文逸凡一有恶意的举动，她就要先发制人。

文逸凡在假山前面停下脚步，负手昂头，意态闲适，有人说道：“ 文先生，这块石碑你不是早已看过半天的了，还看得不够吗？ ” 有一个识得这块古碑的人说道：“ 这是颜鲁公的真迹，文先生，你是有意和颜鲁公比比书法吧？可惜石壁上空地无多，恐怕不够你写一副对联了。 ” 原来千柳庄的庄主柳元甲颇喜附庸风雅，他造了这座园子，搜集了许多石碑，点缀园林，颜真卿（鲁公）是唐代的书法大家，他也用重金购了他的一块碑刻，就嵌在这座假山的石壁上。

文逸凡笑道：“ 这个我还有自知之明，岂敢不自量力？要与颜鲁公比书法就等于要与柳庄主比武功一般，谁能如此狂妄？我是在揣摩颜鲁公的钩勒之法，想模仿他的书法而已。君不闻乎，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我的字写得不好，更要取法乎上了。 ” 他酸溜溜地说了一段话，听来似是对柳元甲推崇备至（将他的武功比作颜鲁公的书法），但又隐隐似含有讥刺之意，柳元甲心里暗暗嘀咕，强笑说道：“ 文先生，你别挖苦我了。

大伙儿等着看你的书法呢，你可以动笔了吧？”

文逸凡道：“再看一会，就来，就来！”就在这时，蓬莱魔女忽听得耳边有个声音说道：“山石后这位姑娘听着，我佩服你的大胆，但却怕你白白送了一条性命，等下柳元甲就要出场，若给他发现了你，你就插翅难逃了。待会儿你趁他们都在注意我的时候，你悄悄地溜走了吧！”文逸凡用的是“传音入密”的内功，除了蓬莱魔女之外，无人听见。蓬莱魔女这才知道文逸凡是对她一片好意。心道：“这么看来，我今晚可以减少一个劲敌了。”她暗暗感激文逸凡的好意，但却决意要看到终场。

文逸凡回过头来，说道：“临渴掘井，已来不及。好吧，我这丑媳妇只好见翁姑了。对面这块石壁倒还平整，我就在上面写副寿联，博柳庄主和诸位哈哈一笑。”对面这座假山虽然不高，也有七八丈高，众人都道：“且看他在石壁上如何题字？莫不成要担一张长梯来？”议论声中，只见文逸凡跳上一棵柳树，这棵柳树正好对着石壁。

文逸凡轻轻巧巧地落在一条横伸出来的柳枝之上，这条柳枝不过手指般粗细，文逸凡竟然盘膝坐了下来，柳枝只是轻轻地抖动了一下，随即静止，好像附在柳枝上的不是一个人而仅是一只蜻蜓似的！文逸凡虽然不是个大块头，但整个身体的重量，没有一百斤，也有八九十斤。他若是单足站立，还不足为奇，现在却是坐在枝上，全副身体的重量都由一条柔枝承担，柳枝仍是保持着平直的横伸姿态，丝毫没有弯曲，这等奇妙的轻功，众人几曾见过，先就喝起彩来。

文逸凡吮啜狼毫，笑嘻嘻地说道：“我只读过几天私塾，肚里实在没有几滴墨水，起初以为凑合一副对联还不太难，哪知搜尽枯肠，竟是难以凑合得对景的联语，须知这副对联既要含有祝寿的意思，又要切合今天的盛会，这可就难以落笔了。没有办法，我自己想不出，只好胡乱用前人成句，凑合一副吧，若是凑得不应景，甚或杀风景，还要请寿翁见谅，诸位也不要见笑。”众人都急于要看他的铁笔神功，都道：“文先生不要客气，快快写吧。”

文逸凡端正身形，作个准备挥毫的姿态，柳枝往下一沉，随即弹起，文逸凡提起笔来，迅速的在石壁上端一笔拖过，登时只见石屑纷飞，壁上现出一划，随即又是一划一撇一捺，写成了一个“天”字。

刚才那三场表演，龙隐禅师的“无相掌力”，南山虎的“神拳伤树”，王宇庭的“飞针摘花”虽然也都是罕见的功夫，在蓬莱魔女眼中，也还算不得怎么了不起，如今看了文逸凡这手功夫，这才禁不住暗暗吃惊。要知文逸凡用的并不是“铁笔”，而是一支普通写字用的狼毫，但一到他的手中，“毛笔”竟然胜于“铁笔”，入石三分，这是何等功力！这手功夫和蓬莱魔女的天罡拂尘功夫有相似之处，蓬莱魔女也能以尘尾当作暗器伤人，同样是以“至柔化至刚”的上乘内功，但狼毫比拂尘更小更难运用，蓬莱魔女心道：“若要我用拂尘在这石壁涂抹，或者勉强可以写成字体，但要像他这般笔笔均匀，入石三分，那却未必办得到了。”心中暗暗自愧不如。

柳枝上下起伏，转瞬间文逸凡已把上联写好，众人一看，只见是“天增岁月人增寿”七个大字，这是普通人家最常用的春联，众人都以为下联必然是“春满乾坤福满门”，心里均是想道：“这文逸凡随便挪用一副春联，确也是偷懒取巧了。但联中有个寿字，也还算得是含有祝寿之意。”众人主要是看他的武功，不是看他的文才，文逸凡这手功夫，连蓬莱魔女都暗暗佩服，这些人更是不用说了。因此不待他写出下联，全场已是彩声雷动！

文逸凡搔了搔头，自言自语道：“下联可没有现成的句子，说不得只好胡诌一句了。”也不见他起立纵跃，身形不变，陡然间就移到了第二枝柳枝，仍然是盘膝而坐，提起狼毫，就在另一面石壁上振笔直书，嗖、嗖、嗖石屑纷飞，片刻间已把下联写出，众人一看，只见是七个大字，“你有藤牌我有枪”。

众人初时都以为下联应是“春满乾坤福满门”，岂知一变变成了“你有藤牌我有枪”，有识之士，不由得面面相觑，不知是喝彩好还是不喝彩好。蓬莱魔女几乎笑出声来，心道：“妙呀，好一个你有藤牌我有枪！且看柳元甲的老面皮怎挂得住？”文逸凡拍一拍手，跳下树来，掷笔笑道：“天增岁月人增寿，你有藤牌我有枪。对是对得不很工整，却大约还算得是应景吧，诸位看看如何？”

柳元甲怒气暗生，心道：“岂有此理，我待你如贵宾，你却来与我开这个玩笑。什么‘你有藤牌我有枪’，这不分明是说不管我做什么，你都要与我作对了？”但他是江南的武林领袖，又是主人身份，心中虽然蕴怒，却是不好发作。

场中这班三山五岳人马，识得文墨的人，毕竟不是很多，有好几个满肚草包的冒失鬼，充作解人，还在指手划脚地嚷道：“好，这副对联写得真好！上联‘天增岁月人增寿，这是给主人祝寿。下联更妙，‘你有藤牌我有枪’，连咱们这些宾客都说在里面了，咱们今日来此，一来是为柳翁贺寿，二来也是以武会友，各有各的功夫，这可不是‘你有藤牌我有枪’么？哈？哈，真是切题得很，应景非常！”这一些冒失鬼也不去留心察看柳元甲的面色，就噼噼啪啪地鼓掌叫好，还有一些懂得联语含义的，只因对柳元甲心怀不满，也藉此机会，故意装作不懂，也跟着喝彩叫好。不过，彩声疏疏落落，比起文逸凡刚写好上联之时所得的彩声，那是差得多了。

金超岳冷冷说道：“文先生，你写这副对联，是什么意思，我倒要请教请教。”

文逸凡道：“我只求对得起，可不管什么意思不意思！你以为是什么意思？”金超岳道：“那么你对得起柳庄主么？”文逸凡道：“我已是用尽心思给他写寿联了，别人是否认为对得起我不知道，我只求对得起自己。”金超岳忽地“哼”了一声，道：“你有藤牌没有？”文逸凡双眼一翻，道：“金先生，你的枪法似乎还得练练。”

金超岳少时曾给岳飞手下的大将杨再兴一枪挑破他的肚皮，文逸凡这话无异揭了他的疮疤，金超岳闻言大怒，正要向文逸凡挑战，忽听得柳元甲哈哈大笑，已是走出场来。

金超岳心想：“柳元甲亲自出场，定是要这厮好看（即当场出丑之意），我乐得在旁边拍手称快。”要知金超岳奉了金主元颜亮之命，到江南图谋大事，若非迫不得已，他也不愿暴露身份。刚才文逸凡那几句话语带双关，似乎已知道了金超岳的来历底细，金超岳也实是有几分顾忌。

文逸凡也在想道：“难道柳元甲就要当众与我翻脸？”心念未已，只听得柳元甲笑道：“文先生的书法一定是精彩绝伦的了，可惜我老眼昏花，看不清楚，且待我走近去仔细瞧瞧。拜读，拜读。”这副对联，宾客们都在议论纷纷，柳元甲却佯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要走近去仔细瞧瞧，他这举动，出人意料之外，文逸凡也不觉怔了一怔，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

柳元甲并不奔跑，但脚步一迈，就是七八尺远，从从容容，一步一个足

印，笔直地向着那座假山走去。文逸凡蓦地一惊，想道：“藏在假山背后的那个女子不知走了没有？”

柳元甲走到蓬莱魔女藏身的那座假山前面，抬头看了看颜鲁公的碑刻，随即便转过身来，指着对面的石壁道：“文先生的大作是在这壁上吗？”文逸凡写的擘窠大字，每个字都有尺许粗细，决没有看不见之理，众人都觉奇怪，说道：“不错，就是在这石壁上面。”

柳元甲叹了口气，说道：“我真是老了，不中用了，站在这下面，还是一点也看不见，嗯，只好爬上去看了。”他说“爬”，其实却是一跃而起。喝彩声中，只见他身形拔起，飞上柳梢。文逸凡刚才是在半空中一个回旋，才落在柳条之上的，而柳元甲却像抛起了一根棍子似的，直上直落，也是学着文逸凡的模样，盘膝坐在一技柳枝之上，柳枝摇也不摇。看来他的姿势不及文逸凡美妙，但场中的武学名家心里却都明白，这样的直起直落，柳枝上所受的压力要大得多。即使不能据此便说他的轻功强过文逸凡，但至少他这个动作却是要比文逸凡刚才的难度更大。

柳元甲挥袖向石壁一拂，凑近去仔细瞧瞧，诧道：“文先生，你到底有没有在这石壁上写字，我怎的还是瞧不见呀？”说了这一句话，便放开柳枝，跳下树来。

这一刹那，满园宾客都是瞠目矫舌，呆若木鸡，就似变戏法似的，转眼之间，石壁上的那副对联，十四个擘窠大字，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柳元甲面前的，不过是一块光滑的石壁！

众人呆了一呆，随即也就明白，这是柳元甲大显神通，施展绝世神功，用衣袖将文逸凡这十四个擘窠大字“抹”去了！正是：

铜刀遇着铁砧板，你有藤牌我有枪。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各显神功来贺寿 忽闻狂笑慑群豪

文逸凡挥毫刻石，柳元甲就振袖抹平，当真是各有千秋，难分高下。文逸凡也不由得暗暗佩服，但这么一来，谁都知道他们二人是暗中较量上了，人人提心吊胆，生怕闹出不愉快的事情，一时间竟然忘了喝彩，过了好一阵子，才响起寥寥落落的掌声。

金超岳巴不得他们二虎相斗，冷冷说道：“这可真是你有藤牌我有枪了，文先生，这枝狼毫未成秃笔，你可要再题一副对联么？”

柳元甲意态从容，回到场中，拱手说道：“我年纪大了，眼力不好，文先生，你另选一个日子，给我写副对联，让我挂在书房里就近欣赏可好？”文逸凡哈哈一笑，说道：“不错，这园中已有颜鲁公的书法，我实是不宜再在此地献拙了。”柳元甲道：“哪里，哪里。文先生，你是我最佩服的一个朋友，你肯赐我墨宝，那就是给了我的面子了。”两人虽然针锋相对，但亦已有惺惺相惜的意思，气氛是缓和多了。

金超岳见闹不起来，甚是没趣，柳元甲笑道：“金大哥，现在该看你的压轴戏了。”金超岳道：“珠玉在前，我焉敢献丑？不过既然来到一场，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也该向朋友们略表敬意。大家的酒已喝得差不多了，功夫我拿不出来，就向朋友们敬一杯茶，解解酒吧。”

今日来到千柳庄祝寿的一众宾客之中，最受注意的除了文逸凡之外，就是金超岳。他是首席贵宾，又是大家不知来历的一个陌生人，而柳元甲适才在言谈之中，又对他推崇备至，因而他受注目的程度，还在文逸凡之上，众人都想看他表演的是什么功夫，如今听他说是要出来敬茶，众人都不觉有点诧异，心想：“难道他在敬茶这个题目上还能变出什么花样？至多不过如柳庄主的百步传杯，但这也就不新鲜了。”

众人正在疑猜，只见金超岳已走出场心，缓缓说道“柳庄主，我对你们江南人士喝茶的讲究，真是佩服之极，你刚才席上谈及，要喝好茶，除了茶叶之外，还得讲究烹茶的雨水，你说到最好的是——”柳元甲道：“你不提起，我倒几乎忘了。谈到烹茶的用水，大概人人都知道临安灵隐寺虎跑泉的泉水乃是上品，可惜此地离临安尚有数百里之遥，虎跑泉的泉水难以运来。不过，我还有一类烹茶的用水，只怕比虎跑泉还胜几分。”此话提起了众人兴致，问道：“那是什么？”柳元甲道：“那是我去冬在蟠香寺收的梅花上的雪，埋在深深的地窟之中，周围堆着冰块，现在虽是三伏天时，那一瓮梅花枝上的雪，还没有融化，拿来烹茶，香沁脾腑，最妙不过。”

场中喜欢喝茶的客人早心痒难熬，忙道：“既有如此梅花香雪，敢请庄主便赐佳茗。”柳元甲道：“我正想拿来与诸位品评，如今酒已微醺，也正是细赏香茗的时候。”客人道：“先让我们见识见识那瓮梅花香雪。”柳元甲道：“这我也想到了。我有龙井茶中的上品‘老君眉’，水一沸便即冲茶，趁热喝下，最饶佳趣。若是在厨房里端出来，送到此间，茶冷香消，味道便减了。好，我叫他们将那瓮梅花香雪拿来，就在这园子里烹茶。”众人都拍手道妙。

不多一会，家丁已把那瓮梅花香雪扛来，金超岳道：“请柳庄主准我借花献佛，向各位朋友敬茶。看来各位都想早尝佳茗，如今生火烹茶还嫌慢了。不如由我代为调弄如何？”柳元甲已知他是要藉这题目炫露神通，笑道：“金老先生不用生火，便可烹茶，咱们在未饱口福之前，便可先饱眼福，这最妙

不过。”便叫家丁，将那瓮梅花香雪扛到场中，放在金超岳面前。众人听说金超岳不用生火便可烹茶，更感兴趣，心中俱是想道：“难道他还会魔术不成？”

金超岳道：“还请借一只盆子。”柳元甲早已知道金超岳是要如何表演，说道：“也已准备好了。是一只白玉盆。”叫两个家丁将那只玉盆抬到场中，只见比普通的洗身盆还大，玉似羊脂，洁白无瑕，众人目眩神迷，啧啧称赏，都道：“皇宫内库，也未必能有如此宝物！”但却不知金超岳要这只盆子做什么。

金超岳将那瓮梅花香雪倒在玉盆之中，刚好盛满，雪块果然还有一小半未曾融化，盛在玉盆之中，玉盆香雪，相得益彰，围在场边的人，都似乎嗅到梅花的香味，感到冰雪的凉意。异口同声赞道：“香茶未喝，暑气已消，妙极，妙极！”

众人凝神注目，看金超岳如何无火烹茶，只见金超岳伸出中指，在盆中一插，轻轻拨弄雪块，说道：“好冻，好冻！”片刻间，只见盆中雪块，尽都融化，再过一会，便冒出了热腾腾的白气，不到半炷香时刻，一大盆水都已煮沸，发出了嘶嘶声响！原来金超岳练有雷神指的功夫，竟以内家的纯阳真气，“煮沸”了这一大盆雪水！众人哪曾见过这等奇妙的神功，都吓得目瞪口呆，矫舌难下！文逸凡心道：“这老怪虽然狂妄，倒也名不虚传。看来他要胜我，固然不易，我要胜他，也未必能够，也罢，今晚且不斗他，待我见了笑傲乾坤华谷涵再作区处。”

哪知文逸凡无心斗这祁连老怪，这祁连老怪金超岳却先向他挑衅了。

金超岳取了一只玉杯，放了一撮“老君眉”，左手在盆子上方虚空一抓，只见一股沸水似喷泉般冒起，射进那玉杯之中，水平杯面，还高出少许，却未溢出。金超岳擎着玉杯！面向文逸凡说道：“文先生文武全材，金某佩服得紧，先敬文先生一杯！”轻轻一弹，玉杯向着文逸凡飞去，他暗中运上内劲，只要有谁触及这个杯子，杯中的热茶就要倾泻淋下，教那人当场出丑。

文逸凡双手笼在袖中，根本不去接这玉杯，却自言自语地冷冷说道：“可惜，可惜！糟蹋了这瓮梅花香雪，这虽不是‘老娘的洗脚水’，洗手水也怎能喝了？”“叫你吃老娘的洗脚水”，这是江湖上一句侮辱人的粗话，泼妇和男人对骂时候用的。文逸凡借用这句粗话，虽然不是用来骂人，但却表示，这一盆水是金超岳的洗手水，用来泡茶，对他实是不敬，他也坚决不喝。

说也奇怪，那只玉杯飞到文逸凡面前，忽似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挡住，停了一下，突然便转了方向，斜飞出去。原来是文逸凡暗中吹了口气，使出上乘的借力化劲功夫，教那玉杯改了方向。

金超岳勃然变色。正要发作，忽听得柳元甲哈哈一笑，说道：“我是一个粗人，不比什么文人雅士，要讲究什么洁癖，待我喝了。”把手一招，玉杯平平稳稳地落在他的手心，杯中的热茶却形成了一股水柱，冒了起来，柳元甲把口一张，俨如长鲸吸川，顿时间把那杯热茶喝得干干净净。

有主人亲自出来为他解窘，金超岳也就不便再与文逸凡吵闹，当下冷冷说道：“柳翁，待我还你瓮梅花香雪，省得被文先生责怪。”说罢，抱起那只盛满沸水的玉盆，缓缓走到柳元甲跟前，只见那盆沸水，已成了一盆雪水，结起了冰来。这次他用的是“修罗阴煞功”，一抱玉盆，奇寒之气便透过玉盆传进水中，他的“修罗阴煞功”已练到第七重，令沸水结冰，易如反掌。

冰水弄沸，沸水再又还原凝结成冰，这两手功夫，一寒一热，一正一反，

相辅相成，当真是足以震世骇俗，众人也不禁都喝起彩来。文逸凡虽然不惧，却也有点吃惊，寻思：“素闻雷神指与修罗阴煞功乃是邪派两大奇功，想不到这老怪竟然都练成了。”文逸凡虽然见多识广，识得两大奇功，但却不知金超岳对这两样功夫，都只是练到第七重，距离登峰造极还远。

柳元甲笑道：“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可别为这点点小事动了意气。难得各位不吝奇技，柳某多谢各位的大礼了。”说罢，便叫家丁将那玉盆扛下，吩咐他们将炭火煮沸，泡茶敬客，然后缓缓走出场心，柳元甲这一出场，登时全场耸动。人人注目而观。

要知当“献技贺寿”倡议之初，柳元甲已有言在先，“礼尚往来”，在客人“献礼”之后，他自当出来“还礼”。客人“献礼”即是“献技”，主人“还礼”当然也是拿出他的本身绝技。如今四区的宾客代表和首席贵宾都已先后“献礼”，轮到做主人的柳元甲出来“还礼”了，柳元甲是江南武林的泰山北斗，他一出场，声威自更盖过别人，人人都是凝神静气，注目而观，要看他这出“压轴戏”唱的什么？

其实柳元甲已先后露过两手绝世神功了，一手是“百步传杯”，慑服南山虎；一手是挥袖抹石，技压文逸凡。但如今是他正式出来“还礼”，想必还有更厉害的震世骇俗的功夫，因而宾客们也怀着更紧张的心情，都涌到场边来看。

不料柳元甲却不献技，只见他摸出了几张柬帖，仰天打了一个哈哈，缓缓说道：“老朽贱辰，辱承各位贺临，招待不周，还望恕罪。”宾客们怔了一怔，道：“柳翁何用再三客气？”心想：“这些客套的说话，他开席之初早已说过的了，怎么说了又说？他一向也不是这样婆婆妈妈的，难道一个人年纪老了，就当真难免啰嗦？”

柳元甲把柬帖晃了一晃，仍然慢条斯理地缓缓说道：“这不是客气。老朽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也交了许多朋友。多蒙朋友们抬举，给我几分面子，这次从各方赶来为我做寿，厚谊隆情，我焉能不深深感激？但正因为朋友众多，难免因无心之失，有漏发了请柬的。我知道有几位朋友，如今已在这园子里面，只是还不见露面，想必是因责怪我做主人的失礼，没有亲去邀请他们，故而来到此间，也不出来相见！如今老朽补发请柬，请这几位朋友，不管是相识的也好，不相识的也好，既然一场来到，便请给我几分薄面，恕我简慢之罪，出来一见，同喝几杯！

说到这里，众人才知道原来已有几个人藏在园中，都不禁大吃一惊。想道：“不知是些什么人，竟敢到柳家捣乱？”又不禁暗暗惭愧，这么多人，竟无一人发觉，要待主人说破了，方才知道有人潜入园中。而且还不只一个！

就在众人惊惶失色之际，柳元甲说到“补发请柬”四字，已把那几张请柬朝空一撒，说也奇怪，那几张请柬撒到空中，登时分开了不同的方向，向四方飞去，众人也才看清楚了共是四张。柬帖比酒杯更不受力，柳元甲竟能当作暗器发出，这比“百步传怀”的功夫，又难得多了！

其中有一张请柬朝着蓬莱魔女藏匿的方向飞去，蓬莱魔女咬了咬牙，心道：“你既发现了我，虎穴龙潭，我也要闯你一闯！”正要从假山背后出来，忽听得一阵笑声，有一个人已先她而出！

那笑声有如金锵玉振，清峻非常，突然间又如万马奔腾，千军赴敌，山鸣谷应，响遏行云，笑声中隐隐含着鄙夷杀伐之声，骇人心魄！那些功力稍弱的只觉耳膜有如给一根利针刺了进去，不由自己地骇极而呼；功力较高的

也给震得耳鼓嗡嗡作响！十个人中倒有九个不约而同地掩上了耳朵。

这刹那间，蓬莱魔女也是心头一震，她并非禁受不起这人的笑声，而是因为这人不是别个，正是笑傲乾坤华谷涵！

也不知华谷涵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只见他人在半空，白衣飘飘，手摇折扇，宛如乘虚御风，冉冉而降！刹那间，怪事发生，柳元甲刚才撒出的请柬本是向四方飞去的，这时忽地从四个方向对着华谷涵飞来，华谷涵把手一招，转眼间，那四张请柬，已聚成一叠，落在华谷涵手上。他下坠之势甚速，但脚未沾地，请柬已到了他的手中，众人也直到他已落到地上，这才看得清楚。太湖十三家寨主王宇庭吃了一惊，心道：“幸好我刚才没有发出梅花针，否则可要当场出丑了。这人接暗器的功夫，当真是世间罕见！”

蓬莱魔女芳心历乱，又惊又喜又是不知所措，顿时间思如潮涌，一片茫然。暗自想道：“华谷涵果然是到了这儿了。我是出去呢还是不出？”“他那个‘阿霞，呢，难道不是和他同在一起的么？却也还未见现身？”“柳元甲撒出的四张请柬，想必是一张给他，一张给我，一张给那‘阿霞’，还有一张则是给那不知来历的胡儿了。如今华谷涵将四张请柬都接了下来，那两个人也未出现，看来华谷涵是有意把事情包揽到自己身上，他知道我也来了么？”这刹那间她转了好几个念头，终于决定了暂且躲藏，先看看华谷涵的来意。她刚才生怕孤立无援，如今华谷涵已经出现，她心里也安定许多了。

华谷涵落在场中，正好在柳无甲面前。他笑声已然停了，但余音袅袅，犹自在园中回响。柳元甲本来一直是气度雍容，这时也不禁微微变色。要知华谷涵刚一出场，已显露了两手绝世神功，狂笑慑敌、空中取柬，笑声中显露的深厚内功，柳元甲也不禁为之心折，这也还罢了，柳元甲那四张请柬，本是当作暗器发出的，被他在半空中一招手就全取了过来，无形中柳元甲已是输了一招。

文逸凡道：“柳庄主可认识这位贵客吗？——”正要给他们介绍，柳元甲已哈哈笑道：“来的敢情是笑傲乾坤华谷涵、华大侠么？”原来他虽然不认识华谷涵，却也听过他的名字。从这功力深厚之极的狂笑，柳元甲已猜想到来的何人。

“笑傲乾坤华谷涵”这个名字一说出来，场中登时又是一阵骚动。

要知华谷涵虽然是一直身在北方，这次也还是初到江南，但他这儿年来名头极响，早已远播江南。他的真姓名“华谷涵”三字，也许知者无多，但“笑傲乾坤”“狂侠”之名，在江南武林人士中，只要是稍微有点分量的人物，已可以说得上是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如今“笑傲乾坤”突如其来，而且看这情形，分明是想与柳元甲作对，来给柳元甲祝寿的客人，焉能不人人惊诧？登时窃窃私语之声四起。“咦，想不到笑傲乾坤竟是个白面书生，看来最多不到三十岁，便竟有如此功力！”“笑傲乾坤之笑，果然是名不虚传，幸亏我早早堵了耳朵。”“笑傲乾坤也未免太狂妄了，竟敢到千柳庄来狂笑逞能，实是太过目中无人，轻视了咱们江南的英雄豪杰！”“谅这笑傲乾坤本领再强，也定然胜不过咱们的柳庄主，你们睁大眼睛看吧，看他能狂到几时？”发表这些议论的人，大都是柳元甲的心腹，别有用心，想以地域之见，挑拨众人对笑傲乾坤华谷涵增加恶感。

就在众人注目而观，要看柳元甲如何对付华谷涵之际，只听得华谷涵微笑道：“大侠之名，愧不敢当，我华谷涵只不过尚能分清是非，认得黑白罢了。柳庄主你在江南德高望重，还望你多多指教。”话中有话，似有意又似

无意地刺了柳元甲一下。柳元甲心中打了个“突”，“难道这笑傲乾坤已知道了我的秘密，识破了我的图谋？”碰了一个闷钉，却还不敢当真发作，当下仍然装作和颜悦色，一副好客的姿态说道：“华大侠，客气了。多蒙大驾光临，何幸如之！还有几位朋友呢？为何不都出来见面？”

蓬莱魔女藏在假山背后，听到此处，心头一跳。只见华谷涵将请柬一扬，淡淡说道：“柳庄主才是太客气了，华某只是一人，柳庄主却发来了四张请柬，我接了请柬，怎敢不来拜见？这里是否还有未露面的朋友，华某不知，也不敢越俎代庖，替他们答复。只是据我猜想，也许是他们还未接到请柬，故而不便扰席吧？柳庄主何妨再发请柬去催？”

柳元甲面上一红，冷冷说道：“得华大侠到来，我已是大感荣宠，也不必再等待别人了，咱们先亲近亲近！多谢你的光临！”

说罢伸出手来，便要与华谷函拉手。要知柳元甲那四张请柬，原是分发四人的，却不料给华谷涵以上乘的内功，神奇的手法，在半空中一招手都取了去，柳元甲说来已是输了一招，以他的身份，若然再发“请柬”那就是有失面子了。故而他索性直接便向华谷涵挑衅，表面是以礼相迎，实则是暗试华谷涵的功力。

众人也都知道他们这一拉手便是暗中较量内功，这一瞬间，全场鸦雀无声，都在凝神屏息地看他们孰强孰弱，有甚奇功，生怕走漏了一眼。只见华谷涵缓缓伸出手来，也笑着说道：“不速之客，多谢庄主慷慨招待。”漫不经意地便与柳元甲双手相握。

双方一握便即分开，并无什么特别的举动。只见华谷涵神色自如，笑吟吟地站在当地，柳元甲也是满面堆欢，那神气就似当真是竭诚欢迎一个新朋友一般。较量的结果，众人一点也看不出来，都在暗暗纳罕，“难道他们当真只是礼貌拉手，并没有运功较量？”

这些人哪里知道，柳、华二人虽然表面神色自如，心中已都在暗暗吃惊。原来柳元甲刚才那一握，已是使出了极霸道的大乘般若掌力，专伤对方的奇经八脉，但掌力发出，却似泥牛入海，一去无踪，既不觉对方运力反击，甚至连反震的力道都没有。他的拇指已微微触着华谷涵的虎口，可以感觉得到华谷涵脉搏的跳动，脉息也很正常，并无加速或散乱。柳元甲要试对方的功力，一点也试不出来，心中不由得大吃一惊，“这笑傲乾坤果然是深不可测！”他虽是有意较量，但表面上毕竟是礼貌的握手，握手总不能相持太久，何况他心中也微有怯意，一试试不出来，便也只好放开了。

华谷涵心里也在暗暗叫了一声“侥幸”，原来他以最上乘的内家气功护着脏腑，同时暗中使上了化劲卸力的功夫，但在那一握之际，心头仍是不禁感到隐隐作闷，似被一块千斤大石压着心房。华谷涵心里自思：“要是他迟些放手，可就迫得我非运功反击不可了。一运功反击，双方就决不能轻易分开，那时可不知鹿死谁手了。”华谷涵握手之后那一阵笑声，正是藉此以散发胸中闷气，不过柳元甲却看不出来，还只道是华谷涵占了上风，对自己显露傲态。心里有一点吃惊，更有几分气愤，心想：“你这小子如此骄狂，我定要拼着平生所学，与你周旋一下。”他以为是自己吃了亏，哪知华谷涵也以为是自己吃了亏。其实这次较量，公道说来，双方乃是平手。

柳元甲道：“难得华大侠到来，请入席喝杯淡酒，咱们交个朋友。”心中却在盘算如何对付华谷涵。此言一出，首席主座之位，立即有人腾出，虚位相待。

华谷涵听了柳元甲邀他上坐，忽地又哈哈大笑，柳元甲道：“华大侠可是不屑与老朽结交吗？”华谷涵道：“实不相瞒，我不想坐上首席，一是不敢，二来也确是不屑。不过，却并不是对柳庄主有所不屑，其中另有原因。”既“不敢”而又“不屑”，听来甚是矛盾，众人都觉诧异。柳元甲道：“这是什么意思，倒要请华大侠指教了！”

华谷涵缓缓说道：“想小可不过一介布衣，焉敢上坐？”柳元甲眉头一皱，未及说话，文逸凡已在那里说道：“华大侠，你这说话可当罚了。到此与会的朋友，个个都是江湖上响　　的汉子，谁又有一官半职了？柳庄主也不是势利人，难道要当大官的才能坐首席么？”华谷涵哈哈一笑，说道：“文先生，你说得有理，可惜却得罪了人了。”文逸凡道：“得罪了谁？”华谷涵道：“你是真个不知还是假作不晓？”文逸凡双手一摊，说道：“真的不知，你快快指点迷津，免得我无心得罪了人。”文逸凡插科打诨，就似与华谷涵合演双簧一般，其实他是早已知道华谷涵意何所指的了。

华谷涵又是哈哈一笑，折扇一指，说道：“你是得罪了首席贵宾了。”此言一出，柳元甲绷紧了脸，金超岳眉头打结，双眼一瞪：“你这是什么意思？”文逸凡装模作态地打量了金超岳一下，说道：“哎呀，你是说我得罪了金老先生了？我有什么说话得罪了他？”华谷涵道：“你可知道这位首席贵宾是什么身份？”文逸凡道：“不知！”华谷涵道：“不错，你和我都是布衣，但这位贵宾却是金国的国师！”文逸凡叫了一声“呵哟！”对金超岳便是兜头一揖，说道：“原来你是金国国师，这可真是大大失敬了！”文逸凡并非真的不知，但在华谷涵未到之前，他却是有所顾忌，未敢便即揭穿金超岳的底细。

金超岳怕文逸凡那一揖是偷施暗算，连忙闪过一边，却不知文逸凡故意装模作样，乃是想引起众人注意，其实并无暗算。果然这“金国国师”四字，先后在华、文二人口中道出，场中登时似煮开了一锅沸水似的，沸沸扬扬，嘈成一片。有的不信，有的半信半疑，有的是柳元甲的心腹，默不作声，有的碍于柳元甲的面子，只敢窃窃私议。但也有一些正直之士，已在破口大骂。

金超岳面色大变，喝道：“住口，胡说！”华谷涵摇了摇折扇，冷冷说道：“你不是金国的国师吗？或者你觉得金国国师的身份是可耻的么？要不然为何不许我说！”转过身又对柳元甲道：“柳庄主，你现在当已明白我所说的‘不敢’与‘不屑’了。我是布衣，不敢与国师并坐首席；但我也是大宋男儿，不屑与敌国国师为伍！”这几句话说得痛快淋漓，许多人都禁不住鼓掌叫好。

柳元甲绷紧了脸，说道：“今日是我寿辰，朋友们给我祝寿，只讲私谊，不谈国事。你指金老先生是国师身份，是与不是，我也不知。但此地是千柳庄，我是主人，我喜欢请哪个作我首席贵宾，你管得着么？你不给面子我的朋友，那也就分明是在侮辱我了。好呀，笑傲乾坤，我倒要向你请教请教！”

华谷涵轻摇折扇，微笑说道：“柳庄主肯予赐教，幸何如之？那就请与这位金国国师，祁连老怪，一齐上吧！”柳元甲双眉倒竖，脸如涂朱，喝道：“什么？你敢小视于我？”试想：柳元甲是何等身份，焉能以二敌一，与金超岳联手来夹攻华谷涵？华谷涵面不改色，淡淡说道：“不敢。但柳庄主你虽然是只讲私谊，我华某人却须先分敌我，敌我不两立，正邪难共存，我绝不能将这位金国国师放过一边，置之不理，你若看不顺眼，那只有与他同上了！”话语说得分明，他是定要先斗金超岳，柳元甲要嘛就袖手旁观，要嘛

就并肩齐上。他绝不能舍了金超岳来先斗柳元甲。

这番话说得辛辣之极，教柳元甲发作也难，不发作也难，要知柳元甲虽是与金超岳有所图谋，但绝不愿秘密公开暴露，所以对金超岳的身份一直还要隐瞒。如今华谷涵口口声声的是“金国国师”、“分清敌我”，柳元甲若是助金攻华，那不是表明站在敌国这一边了？何况以柳元甲的身份，也绝无以二敌一之理。

场中这班江湖豪客对柳元甲素来畏服，但民族气节多多少少总还是有的，听华谷涵说得大义凛然，有一些人已禁不住轻轻鼓掌。柳元甲面上一阵红一阵青，唯恐失去人心，更多几分顾忌。柳元甲的心腹则在人群中展开游说，说来说去，也无非两点，一是动以地域之见，说华谷涵乃是“强宾压主”，藐视江南武林；一是恃着证据尚未确凿，说华谷涵的话乃是信口胡言，不可轻信。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文逸凡忽地拦着柳元甲道：“柳庄主还请三思！”柳元甲道：“何事三思？”文逸凡道：“既有四张请柬，便须三思而行。这位金先生固然是你请来的贵宾，但这位华大侠也是你发帖请来的朋友呀！”柳元甲正是想把事情缩小到“私谊”范围，文逸凡则怕华谷涵吃亏，故而迎合他的心意，指出双方都是他请来的朋友，教他容易落台。但“四张请柬”这一句话，却还是暗暗刺了柳元甲一下。

金超岳倒是满心希望柳元甲出头，他好坐山观虎斗的。可是柳元甲已踌躇不前，而华谷涵又是咄咄迫人，已直接向他挑战。他若不上去应战，什么面子都掉尽了，他岂能当着江南的武林人士，失了体面？当下把心一横，心想：“凭着我的阴阳二气，两大奇功，未必便输给这笑傲乾坤！”心念未已，华谷涵折扇一张，已到了他的面前，冷冷说道：“这里是大宋地方，容不得你立足此地，你不敢应战，就快给我夹着尾巴滚吧！”金超岳大怒道：“谁还怕你不成！”呼的便即一掌发出！

金超岳掌力一吐，登时热风呼呼，热浪四溢，在这场边围观的宾客也觉触体如烫，惊叫声中，纷纷后退。华谷涵却是动也不动，只折扇轻轻一拨，一股热风已是向金超岳反吹过来，热风中却又有一丝清凉的凉意，令人觉得十分受用。金超岳大吃一惊，心道：“这小子的内功倒是古怪，莫要着了他的道儿！”一声大喝，左掌相继发出。这一次掌力一吐，却是寒飙卷地，登时似从炎炎的夏日一步踏进萧杀的寒冬，那些在场边驻足围观的宾客已经是退后数丈了，兀自感到冷风扑面，冷气侵肌，功力较低的竟禁不住浑身发抖，牙关格格作响。转瞬间场边的观众已是寥寥落落，十之八九远远走开，只有十来个功力最高的还在离场三五丈内。

原来金超岳这一冷一热的奇功，名为“阴阳五行掌”，乃是将两门最厉害的邪派功夫——“雷神掌”与“修罗阴煞功”合而为一，苦练了三十年这才练成功的。他刚才右掌发的是雷神掌，如今左掌发的则是修罗阴煞功。

华谷涵一个转身，折扇又是轻轻一拨，一股冷风登时又向金超岳反吹过来，冷风之中却又有一丝丝暖气混了进来，令人如受春风吹拂，舒服非常，不由得神思困倦，就似想去睡觉似的。

金超岳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华谷涵这把折扇，不但将他的阴阳二气扇开，而且还能颠倒阴阳，运功反击。两招一过，金超岳已试出华谷涵的内功比他纯正深厚，当真是他平生所从未遇过的劲敌！

华谷涵也在心头微凛，暗自想道：“这老怪果然名不虚传，非同小可。

他的内功虽不及我的纯厚，却比我霸道多了。幸亏他这两门邪派奇功，尚未练到登峰造极，要是给他练到第九重，我今日绝难应付。”原来他虽然能扇开对方的寒风冷气，却不能全部驱除，因此也还要运功抵御。

金超岳猛地一咬舌头，舌头一痛，登时精神抖擞，睡意全消，一掌紧似一掌，向华谷涵展开猛烈的攻击，华谷涵衣袂飘飘，折扇摇摇，也以最上乘的内功展开反击，两人打得难分难解。

战到紧处，华谷涵蓦地一声长笑，笑声宛若龙吟，绵绵不断！金超岳双掌应敌，当然不能腾出手来堵塞耳朵，以他的功力也无须堵塞耳朵，但那笑声入耳，却也禁不住心头颤震，颇有点神魂不属的感觉。与此同时，又觉对方反击的力道越来越大。邪派中本有呼魂摄魄之术，但华谷涵之狂笑，却不是邪术，而是一种上乘的内功，不但可用笑声慑敌，而且可以增补真实的功力。笑声中忽听得有人大叫一声，“扑通”跌倒！

这个人却是在场边观战的南山虎。原来南山虎与金超岳早有勾结，趁着双方激战正酣，偷偷发出一拳，意欲暗助金超岳一臂之力。宾客们大部站在远处观战，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华谷涵与金超岳身上，对南山虎的举动，谁也未曾留意。

南山虎这一记百步神拳，用的是达摩秘传的“黑虎偷心”绝招。威力本是非同小可，刚才他表演“神拳伤树”，用的就是这一绝招。哪知华谷涵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一出手，华谷涵已是有所准备，棋高一着，轻描淡写地就把他的拳力反震回来。南山虎的百步神拳伤不了敌人，反而伤了自己。口喷鲜血，跌倒地上，伤得还当真不轻。

龙隐大师与南山虎乃是一党，跳出场中，大怒叫道：“岂有此理，我的南宫兄弟袖手旁观，你为何暗算于他？”他不说南山虎暗算华谷涵，却颠倒过来说华谷涵暗算南山虎，实是想藉口助拳，文逸凡按捺不住，冷冷说道：“龙隐大师，南宫舵主是否袖手旁观，你看清楚没有？”柳元甲忽道：“文先生，梅花香雪泡的老君眉正在茶香水滚，你喝杯茶去吧。品茗观战，岂不悦目赏心，何必自家人伤了和气？”把文逸凡硬拉下去，文逸凡还不想与柳元甲翻面，哈哈一笑，说道：“好好，柳庄主我就依你之言，来个袖手旁观。且看龙隐大师的无相掌力，又是如何了得？哼，哼，只怕多上一人，也未必是人家对手。”

龙隐大师又羞又气，却已无暇与文逸凡斗嘴，踏入场中，强辞夺理地说道：“我这双眼可没有盲，谁先出手，难道我还看不清楚？南宫兄弟遭人暗算，你要胳膊外弯，我可不能不为咱们江南武林争一口气。”华谷涵大笑道：“你不是眼盲，你是心盲！好吧，不必假借什么藉口了，有屁就放，有功夫你就施展吧。”

龙隐大师恼羞成怒，绕场疾走，便向华谷涵发掌，他每发一掌，立即便转换方位，教华谷涵反震回来的掌力，打不到他的身上。

这么一来，华谷涵既要正面对付金超岳的阴阳二气，又要默运玄功，抵抗龙隐大师的无相掌力，一时之间，倒也奈何龙隐不得，但他仍是衣袂飘飘，折扇轻摇，神色自如，似乎根本不把龙隐大师的无相掌力放在心上。不过，场中高明之士，如柳元甲、文逸凡等人，却已看得出来，在龙隐大师未出场之前，是华谷涵大占上风，出场之后，已给金超岳扳成平手。

蓬莱魔女躲在假山背后观战，看得又惊又喜。惊者是敌众我寡，喜者是华谷涵始终还占上风。

华谷涵的笑声在蓬莱魔女耳边回旋，蓬莱魔女浮想连翩，蓦地想起武林天骄来了。她想起武林天骄萧声退敌，助她战胜这祁连老怪金超岳之事。箫声笑声，异曲同工，狂侠天骄，难分高下。蓬莱魔女芳心历乱，暗自思量，“这两人都是差不多一般年纪，差不多一般武功，一个是对我已倾衷曲，一个是对我暗示相思，造化弄人，真是何其凑巧！”“当日我独战祁连老怪，有人暗中相助，今日华谷涵以寡敌众，我岂能袖手旁观？他如今虽然暂占上风，但千柳庄中高手如云！这庄主的武功，看来就只有在金超岳之上，绝不在金超岳之下。”蓬莱魔女从石罅望出去，只见柳元甲已离座而起，面似严霜，正自一步步走来。

蓬莱魔女心道：“看这情形，柳元甲似乎想要出手。若等他出手，我出去已经迟了！”正要跃出，忽见柳元甲绕过场边，就似随意散步一般，又不似要入场参战了。

蓬莱魔女暂时再隐身形，看那柳元甲的来意。心里又复想到：“华谷涵也未必没人帮手，他不是和他那个‘阿霞’同来的吗？那女子的武功也不在我之下，何以至今还未见露面？”想起那个“阿霞”，心里莫名其妙地起了一丝妒意，但仍是想道：“不管那阿霞是否他带来的帮手，不管她是否会出来助战，我总是不能袖手旁观，让华谷涵吃亏。华谷涵是大宋男儿，我助他不是为了私情，而是为了公义。”但她虽然尽量想把“私情”撇开一边，却忽地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师嫂的临终遗言，“师嫂说他不是个靠得住的男儿，莫非就是指他和‘阿霞’之事？”这个想法，今晚已不止一次地苦恼过她了，如今目睹华谷涵在场，在她即将出去助战的时候，不禁又一次地为这“阿霞”苦恼了。“倘若他们真是情人，我先出去，阿霞会不会心生芥蒂？不如让她先出去吧？且再暂待片时，看她到底出不出去？”

就在蓬莱魔女为这“阿霞”而伤脑筋的时候，忽听得华谷涵又在叫起“阿霞”的名字来了，他用的仍是“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只有内功造诣和他约略相当的人才听得见。蓬莱魔女凝神静听，只听得华谷涵叫道：“阿霞，秘密已知，你们快走，不可露面，我随后就来！”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心想：“阿霞果然是在此间。他只叫阿霞，难道他不知道我也在此？阿霞与我交手之事还未对他说么？他应该想得到这是我的？”心念未已，忽见柳元甲已到了两座假山的中间，仰天打了个哈哈，朗声说道：“这几位朋友还不肯出来么？我柳元甲再来促驾了！”蓦地双掌齐出，惊天动地般的“轰轰”声响中，两面假山，都塌下了一块大石！正是：

神功裂石催魔女，掀起风波又一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故扇遗钿尘漠漠 残笺红豆意悠悠

柳元甲是因见金超岳战华谷涵不下，以自己的身份，又不便以众凌寡，出手助金，是以有意引起混战，把华谷涵的同党追赶出来，料华谷涵不能不救，这样混战一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与华谷涵动手了。

两边山石倒塌声中，三条黑影同时飞起，左边的是蓬莱魔女，右边的是那黑衣少女和那神秘胡人。柳元甲震塌山石，紧接着双手齐扬，十二枚金钱镖分向两边打出。只听得“哎哟”一声，那神秘胡人似乎着了一下，叮　之声不绝于耳，刀光霍霍之中，那黑衣少女把余下的五枚金钱镖全都打落。问了一声：“不碍事么？”一手拖着那个男的，俨如比翼鸟双飞出林，越过假山，掠过柳梢，眨眼间就跳过了围墙。

柳元甲微微一凛，“这女子武功好生了得！这男的虽是稍逊一等，亦非泛泛。他穴道已被我钱镖打中，居然还能够施展上乘轻功！”左边的只有一个蓬莱魔女，右边的却有男女两个，柳元甲自是较为重视右边的两人，无暇去看蓬莱魔女是否受伤，便去追赶右边的这对男女。

哪知他身形方起，便听得嗤嗤声响，劲风缕缕，似有数十口利针，从四面八方同时向他射来。若非柳元甲“听风辨器”之术已到了炉火纯青境界，这轻微的“嗤嗤”声响，夹在山石倒塌声中，几乎不能分辨。柳元甲不禁又是心头一凛，颇觉惊异，“这是什么暗器，似乎比梅花针还要细小，劲力却是不弱？”

柳元甲转身挥袖，登时卷起一股狂飙，定睛看时，只见又是一个黑衣少女，身在半空，正自手挥拂尘，向他凌空击下。原来正是蓬莱魔女，以内力将一蓬尘尾，当作暗器发出，向柳元甲阻击。至于柳元甲向她发出的那六枚钱镖，则早已给她打落了。

饶是柳元甲身怀绝世神功，亦不禁吃了一惊，大感意外。要知柳元甲有飞花摘叶，伤人立死之能，满拟这十二枚钱镖，便足以将敌人全部打下，哪知对方竟是一个强似一个，那男的中了钱镖，还能脱跑，那女的则把他的五枚钱镖，全部打落，而蓬莱魔女，则又比那一男一女，更要胜过一筹，不但打落他和钱镖，而且出手还敬！

蓬莱魔女也是吃惊不小，柳元甲挥袖卷起那股狂飙，不但将她的几十根尘尾反射回来，且似天风海雨，迫人而来，迫得她在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但蓬莱魔女虽是吃惊，却也并不惧，借着那股劲道，一个倒翻筋斗，登时在半空中转过方向，避开了柳元甲随之而发的一掌，说时迟，那时快，她又是一个鹞子翻身，左手拂尘，右手长剑，已同时向柳元甲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柳元甲大袖一扬，尘尾四散，先把蓬莱魔女“天罡尘式”的一招杀手破了。蓬莱魔女俯冲而下，势捷如电，举剑便斩敌手脉门，柳元甲身躯半转，大喝一声：“着！”突飞一掌，蓬莱魔女急撤招时，饶是她身法奇快，手腕亦已给对方的指尖拂了一下，火辣辣作痛。蓬莱魔女大怒，青钢剑向前一领，剑锋一颤，伸缩不定，招里藏招，式中套式，暗藏着几个变化，此时蓬莱魔女正如风中摆柳，身躯摇晃不定，柳元甲只道她是被自己的掌力所震，一时轻敌，长臂一伸，便要夺她的剑，哪知蓬莱魔女这个身法正是配合她的精妙剑招，蓦地也是一声喝道：“着！”柳元甲察觉不妙，肩头一晃，蓬莱魔女已是抢了先手，唰的一剑向他退处刺去，“嗤”的一声，柳元甲的长衫下摆给她一剑穿过，撕去了巴掌大的一幅！蓬莱魔女挺剑再刺，柳元甲猛喝一声，

反手一掌，掌风劲疾，蓬莱魔女的剑点竟给震歪，知是难以力敌，身形急起，疾如飞鸟，飒声又窜上了假山。

这几招迅如电光石火，惊险绝伦，蓬莱魔女被柳元甲手指拂了一下，柳元甲则被她的利剑刺穿长衫，比对之下，自是蓬莱魔女吃亏较大，但柳元甲以江南武林领袖的身份，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女刺破衣裳，却更自觉难堪。一怒之下，运足了十成功力，人未追到，“砰”的便是一记劈空神掌。这一掌直打得那假山的山尖也摇动起来，假山不比真山，山尖乃是用石块叠起布成景致的，山石一松，登时倒塌，碎石纷飞，在柳元甲掌风激荡之下，变成了无数暗器！

蓬莱魔女立足未定，迫得又跳起来，好个蓬莱魔女，在这性命俄顷之际，也显出了超卓非凡的功大，但见她人在半空，拂尘挥舞，将碎石四面荡开，虽有几块仍是打到她的身上，她有沾衣十八跌的上乘内功，几块小小的碎石，打到她的身上，劲力立即便给卸去，石子也跌了下来，对她自是毫无伤损。

蓬莱魔女左足在右足脚背一踏，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又已飞到了第二座假山山头，冷笑说道：“你不怕毁损你园中景物，就尽管打吧！”话虽如此，对柳元甲掌力之雄浑，也是暗暗吃惊。

柳元甲布置园林，花了许多心血，损毁了一座假山，亦是有点心痛。当下不再以掌力攻山，如影随行，跟着也扑上那座假山，便以小天星掌力配合大擒拿手法，与蓬莱魔女的拂尘长剑相斗。柳元甲虽是占了上风，一时间却也还未足以制胜克敌，但见掌影翻飞，剑光镣绕，打得难分难解。

园中这一班江湖豪客见一个少女竟与柳元甲似乎打成平手，无不啧啧称奇，纷纷探问：“这女子是谁？”

“闹海蛟”樊通忽道：“二哥，这妖女就是蓬莱魔女了！”越众而出，厉声喝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进来！在长江上你毁船伤人，给你侥幸逃了性命，如今竟敢又来千柳庄胡闹，哼，哼，我倒要看你长的是否三头六臂？”

蓬莱魔女是北方绿林中顶儿尖儿人物，名气之大，不下于笑傲乾坤，樊通一说出了这个名字，场中这一班江湖豪客都耸然动容，“哦，原来她就是蓬莱魔女！”“最多不过二十岁吧，北方的绿林兄弟怎的都奉她为尊？”“她来到江南，意欲为何？难道偌大的北五省地盘，她还嫌不够？”要知在绿林中各有各的地界，不能逾越，蓬莱魔女以北方绿林一个领袖的身份来到江南，江南的绿林中人自是不能无所怀疑，以为她是意欲扩展地盘，侵入江南地界。

南山虎振臂而起，喝道：“好个蓬莱魔女，你杀了我的四弟，我与你誓不两立！你在北方，欺压绿林，我敌不过你，哼，哼，你来到江南，还敢这样目中无人？”他刚才用百步神拳暗袭华谷涵，受了反震之伤，伤本不轻，但仗着功力深湛，又得了龙隐大师给他一粒治伤圣药小还丹，居然在不到一炷香时刻，便已好了七八分。说话的声音，甚是宏亮。

绿林人物最忌人犯入地界，因此绿林的头面人物，踏入另一方地界，必须向当地领袖，递个拜帖，表明来意无他。俗语说的“强龙不压地头蛇”，就是这个道理。蓬莱魔女不是不识这个规矩，但蓬莱魔女素性不喜张扬，而且她此次到来，于公是为了助宋抗金，于私是为了暗访笑傲乾坤，于公于私，都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免得惊动四方，她本意是待公私诸事，作个了结之后，再拜访几位江南的绿林领袖的，不料今晚私探千柳庄，为势所迫，却先和江南的武林首领交上手了，这样一来大招众人之忌。

太湖十二家总寨主王宇庭眉头一皱，说道：“有柳庄主出手，自是无须咱们相助。不过，咱们也不能让这魔女逃了。咱们多留点神，她打不过柳庄主，要逃跑的话，咱们就帮忙拿人吧！”当下便有几个武功最好的舵主随他出去，南山虎与樊通当然也在其中。其他的人，眼见蓬莱魔女与柳元甲打得如此激烈，武功之强，他们做梦也没有见过，情知插不进手，便只有在旁边摇旗呐喊，虚张声势。

蓬莱魔女正自苦战不休，已感有点难以支持，见王宇庭又率众上来，心里不由得大为着急。就在这时，忽听得华谷涵一声长笑，蓬莱魔女耳边又听得他低声说道：“柳女侠，你把这老贼引开，我就来了！”

华谷涵既以笑声慑敌，同时在笑声中又杂以“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与蓬莱魔女通话，功力之纯，确是世间罕有，蓬莱魔女也自叹不如。但却瞒不过柳元甲。用“传音入密”通话，双方功力须得大致相当，方能听见，柳元甲功力与华谷涵是在伯仲之间，略高于蓬莱魔女，蓬莱魔女听见，他当然也听见了。

蓬莱魔女心道：“不错，场中以这老贼武功最高，我将他引开，华谷涵即使不能扫荡群丑，要突围决非难事。”心念方动，正要施展轻功，柳元甲已似知道她的心思，大袖翻飞，忽地向东南西北连发四掌，掌力有如排山倒海，从四面八方攻来，堵塞了蓬莱魔女的退路，蓬莱魔女虽然不至即时落败，但已不敢冒险再用轻功。

蓬莱魔女挥舞拂尘，消解柳元甲的掌力，右手长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着着抢攻，柳元甲“挣”的一声，弹开她的长剑，忽地也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声凝如线，送入她的耳中，“你叫什么名字？”蓬莱魔女名播大江南北，但她的真名知道的却并不多，不过，虽然不多，也总是有人知道。友人这一方而不说，敌人方面，玉面妖狐连清波，已死的北宫黝等人，就都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激战中柳元甲突然要她通名，蓬莱魔女心里好生奇怪，暗自想道：“南山虎既知是我杀了他的把弟，与北宫黝当然是一向有往来的了。樊通那日也曾叫出我的名字，柳元甲何须急急知道我的姓名，事后不会向他们打听吗？”激战中她也无暇通名，挥尘舞剑，攻得更急。

华谷涵仰天大笑三声，一声比一声高亢，笑到了第三声，龙隐大师忽地一声尖叫，脚步踉跄，耳鼻流血，晃了几晃，便一跤跌倒，原来他已被华谷涵的笑声散乱心神，真力再也不能凝聚，华谷涵将他最后所发的那一掌“无相掌力”反震回来，把他震得重伤。

金超岳大吃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华谷涵挥扇一拨，将他的阴阳二气反拨回来，呼呼呼连发三掌，全力抢攻，金超岳缺了帮手抵挡不住，连忙后退。

华谷涵一声长啸，身形疾起，便如鹰隼穿林，倏地飞过两座假山，迳奔柳元甲扑去，大约还有十数丈之遥，忽地在一座假山下面，突然出现七个汉子，齐声喝道：“华谷涵往哪里走？你想会我们师父，先得过我们这关！”

这七个汉子乃是柳元甲的徒弟，各用不同的兵器，刀、枪、鞭、剑、链子锤、判官笔，护手钩，从七个不同的方位，同时向华谷涵展开了攻击！他们每个人的功力都是不如华谷涵甚远，但他们联起手来，布成的“七煞阵”却是十分厉害！

华谷涵意在速战速决，但却又不想多伤性命，当下折扇一举，左点“虚白”，有点“精促”，意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先点倒两名弟子，打开

缺口。他这里刚刚出手，蓦地金刃劈风之声已袭到背后，华谷涵斜身滑步，避开这柄长剑，折扇仍然向那两个弟子点去，他动作虽然快到极点，但在斜身滑步之际，毕竟也略略受阻，就在这一瞬之间，那两个弟子已绕到两侧。前面一支判官笔横伸过来，把他的点穴招数解了。

说时迟，那时快，一柄链子锤，一对护手钩已从两侧攻来，背后那柄长剑剑气森森，几乎就似粘在他的背心，紧追不舍，但华谷涵步法奇妙，剑锋总是差了半寸，没有沾着他的衣裳，华谷涵在四面围攻之下，勃然大怒，折扇一挥，“　”的一声，将那柄链子锤拨开，链子锤荡了一圈，恰巧撞着左边的那对护手钩，将那对护手钩也荡开了。华谷涵反手一弹，喝声：“撒手！”这一弹正中剑脊，嗡嗡之声，震耳欲聋，持剑那弟子倒退三步，但人未跌倒，剑也居然没有撒手。原来他的另外两名师兄弟已各自伸出一臂，抵着他的肩膊，以三人的内力，抵消了华谷涵这一弹的力道。

这七名弟子功力虽是不如华谷涵远甚，但却也不是无能之辈，若放在一般的武林人物之中，他们还当真可以说得上是第一流的功夫，与南山虎、龙隐大师等辈，也相差不了多少。更兼他们各自使用不同的兵器，华谷涵要对付七种不同的招数，也是煞费心神。几招一过，华谷涵尚未能打开缺口，那七煞阵已经合围，刀枪鞭剑，盘旋飞舞，判官笔乘暇抵隙，链子锤上空砸下，护手钩卷地锁拉，七种兵器，此去彼来，首尾相衔，风雨不透，已把七煞阵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将华谷涵困在核心。

这一边华谷涵陷入重围，那一边蓬莱魔女也摆脱不了柳元甲。这一边金超岳赶来要对付华谷涵，那一边，王宇庭、南山虎、樊通等人，也赶过去要对付蓬莱魔女。王宇庭这一干人起步在前，这时业已赶到那座假山脚下。

蓬莱魔女暗暗叫声“苦也”要知她与柳元甲单打独斗，已自感到吃力，这些人再一合围，那可真是插翼难飞了。蓬莱魔女心道：“我决不能落在敌人之手，宁可拼个两败俱伤！”拂尘聚成一束，猛地向柳元甲一敲，右手青钢剑也电闪般地配合刺出，她深知柳元甲功力在她之上，这两招未必就能伤得了柳元甲，说不定因为自己全力猛扑，攻守自是不能兼顾，还要反受敌人之伤，但事到其间，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柳元甲焉能给她刺中，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也使出了卓绝的功夫，“铮”的一声，把蓬莱魔女的青钢剑弹开，大袖飞扬，又把蓬莱麾女聚成一束的尘尾拂得飘飘四散。这么一来，蓬莱魔女要把拂尘当作判官笔的功用已经消失，由于她抢攻太急，身向前倾，左胁已露出“空门”（武学术语，防守粗疏之处是谓空门），只要柳元甲一掌击下，蓬莱魔女只怕不死也得重伤。说也奇怪，柳元甲这时非但不向前追击，反而脚步一个踉跄，作出受对方反震的模样，斜窜三步，回掌护身，故意让开一面。他们是以最上乘的武功搏击，快如闪电，旁人哪里看得出其中的奥妙，还只道是柳元甲果然吃了一点小亏，王宇庭、南山虎等人大惊，连忙涌上。

蓬莱魔女心里可是自己明白，不由得暗暗奇怪，“怎的这老贼好似有意放我逃走？”但这时形势危急，她亦已无暇深思，柳无甲身形一让，掌力撤开，她已立即使出“一鹤冲天”的轻功，飞身斜掠，半空中一个筋斗翻了下来，落下假山。

迎面就碰上了南山虎、樊通二人，蓬莱魔女冲着樊通冷笑说道：“樊舵主，恭喜你在金虏手中保了性命，你如今是奉谁之命来了？”樊通内愧于心，满面通红，不敢应战，转身便逃。南山虎则己是一拳捣出。蓬莱魔女斥道：

“你也配称南山虎么？你只是一条金虏的走狗！”拂尘一挥，已缠上了他的手腕，轻轻一抖，南山虎跌了个四脚朝天，南山虎刚才被华谷涵震伤，尚未完全恢复，此时伤上加伤，登时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蓬莱魔女冷笑道：“我要取你狗命，易如反掌，但我不杀你，还有人要向你报仇！”一脚把南山虎踢开，飞身再起，跳上墙头。

这时华谷涵被困在“七煞阵”中还未到半炷香时刻，华谷涵聪明绝顶，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看出了这“七煞阵”奥妙所在。原来这“七煞阵”是按着“八卦”的方位布置的，即坎、离、兑、震、巽、乾、坤、昆八门，其中“离门”乃是“生门”，“震门”乃是死门，那七个弟子占了七门，只把“死门”空出来让华谷涵占领，占着“生门”的那个弟子乃是七人中的主脑，阵势由他指挥，无论如何变化腾挪，总是要把华谷涵困在“死门”之内。华谷涵看出奥妙，蓦地冲着那“生门”弟子一声长笑，那弟子心头一颤，脚步一个踉跄，华谷涵全力向他攻去，同时运起护体神功，让左侧的一根钢鞭打到他的身上，“生门”那弟子怎禁得他全力的一击，登时整个身子似皮球般地抛了起来，华谷涵立即抢占了“生门”位置。

正要破阵突围，忽觉劲风呼呼，寒飙热浪，同时袭到，华谷涵一扇拨去，只见祁连老怪金超岳已补上那名“生门”弟子的空缺，正自挥扇猛攻，磔磔怪笑：“好个笑傲乾坤，你如今已是釜底游鱼，我看你还敢骄狂么？”原来金超岳早已来到阵俞，只因七煞阵在转动之际，苍蝇也飞不进去，故而直到华谷涵摔开那名弟子，他才能补上空缺。金超岳为了要除心腹之患，难得有个七煞阵能困得住华谷涵，他深知时机稍纵即逝，也就顾不得金国国师的身份，甘愿与柳元甲的弟子为伍，联手来围攻华谷涵了。

劲敌又来，也就更激起了华谷涵的斗志，华谷涵仰天大笑道：“我是大宋男儿，天生傲骨，我正要笑你这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你身为金国国师，却要躲躲藏藏，不敢承认你是金国之人，这才是真的羞耻！哼哼，你这金狗潜入我大宋疆土，大宋的英雄儿女，岂能任你横行？你才是真的釜底游鱼，处处都有一把烈火等着烹你！”这一番话义正词严，说得金超岳面红耳赤，说得柳元甲那六个弟子也暗暗羞惭。金超岳老羞成怒，喝道：“华谷涵，我不与你斗口，且看今日谁是釜底之鱼！”金超岳武功自是胜那原来弟子十倍，他一补上空缺，华谷涵要想突围，谈何容易？

这一边华谷涵正在苦斗，那一边蓬莱魔女已自跃上墙头。正要翻身跳出园外，王宇庭喝道：“同道远来，敬请留步！”一把梅花针撒了出来，他的“神针刺穴”乃是武林一绝，能把暗器中最细小的梅花针打出十丈开外，黑夜刺穴，百不失一。

蓬莱魔女头也不回，挥舞拂尘，反手一拂，说道：“多谢王寨主好意，小女子这厢还礼了！他日若有机缘，当再到太湖专程拜谒。”说话之时，早已暗运玄功，将数十根尘尾甩了出去。

拂尘的尘尾是目力也几乎难辨的柔丝，比梅花针那是更要细小的多了。蓬莱魔女把它当作暗器射出，当真是无声无息，防不胜防。幸亏王宇庭是江南首屈一指的暗器名家，听风辨器之术已到最上乘的境界，尘尾射来，虽是无声无息，那拂尘抖动之时，却有些微声响，王宇庭立刻听出那几十根尘尾是分向四方射去，射向自己这一方约有十数根之多，又分成两翼抄来，不论是自己向左或是向右躲闪，都会给射中穴道。王宇庭心里吃惊：“这魔女的暗器功夫，竟然还在我之上！”立即朗声说：“厚礼愧不敢当，多谢了！”

脚尖一点，施展“一鹤冲天”的轻身本领，平地拔高三丈，随即一个“展翼翻云”，到纵出六七丈外，这才避开了这一蓬尘尾的袭击。

王宇庭是江湖第一暗器高手，他避得开蓬莱魔女的尘丝攒射，其他的人可遭了殃。只听得惊呼骇叫之声四处纷起，随王宇庭来围堵蓬莱魔女的那些什么寨主舵主之类，全都给她射中了穴道。

蓬莱魔女朗声笑道：“再过一个时辰，你们穴道自解。请恕小女子失陪了。笑声中飞过围墙。却就在这时，忽听得“呼”的一声，柳元甲身形骤起，宛如飞鹰逐兔，如影随形地也跟在蓬莱魔女背后，飞过了围墙！

这一下倒是颇出蓬莱魔女意外，不由得又是吃惊，又是诧异，心想：“他刚才不是有意让我一招，放我过去的吗？何以如今又追来了？”心念未已，忽听得华谷涵又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将一句话语送入她的耳中：“不论这老贼说些什么，你都不要相信！”蓬莱魔女甚是不解，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华谷涵你也未免太顾虑了。我也不是小孩子了，难道还上敌人的当么？”看看那柳元甲已将追到身后，蓬莱魔女无暇推敲话意，便即发力狂奔，转瞬间电逐风驰，已离开千柳庄远了。

华谷涵见柳元甲己追了出去，而自己尚未能突围，自是大为着急。但他惯经阵仗，胆大心细，虽急不乱，反而人急智生。原来金超岳的本身功夫，虽胜于原来占在那“生门”上的弟子十倍，但对“七煞阵”的妙用，却还未曾参透，他占在“生门”，本应是由他来指挥阵势的，但他未悉秘奥，如何能够指挥？那六个弟子，只好按着阵图各自为战，金超岳也稍微懂得一点“五行八卦”的生克之道，初时还若合符节，时间稍长，便给华谷涵瞧出了破绽。人急智生，突然身形一转，引得“离”“兑”两门的弟子前来攻他，他却向金超岳虚发一掌，这一掌虚虚实实，打得恰到好处，金超岳双掌划了一个圆圈，一齐推了出去。这一招本来是破解华谷涵攻势的一招高招，但他不懂阵法奥妙，却不知不觉踏出了“生门”，只听得“　　”两声，和那两个追击华谷涵的弟子碰个正着，这两个弟子怎禁得起金超岳的“雷神掌”与“修罗阴煞功”，一个如浇沸汤，一个如坠冰窟，同声惨呼，齐跌出去。这一跌不打紧，七煞阵是首尾相衔，结成连环的，这两名弟子一跌倒，等于在阵中安下了两块绊脚石，后来的人，也跟着跌跌撞撞，不是跌倒，就是撞着了金超岳的掌力，华谷涵无须自己动手，这七煞阵已是瓦解冰消，只剩下金超岳一人尚未受伤，茫然四顾。

华谷涵哈哈大笑，脱了重围，顾不得再和金超岳纠缠，便连忙去追赶蓬莱魔女。金超岳一败再败，剩下单身一人，也自不敢去阻拦华谷涵了。

华谷涵冲出了七煞阵，蓬莱魔女却还未能摆脱柳元甲的追逐，论轻功两人是在伯仲之间，蓬莱魔女起步在先。还稍占一点便宜，但柳元甲气力悠长，双方的距离终于越拉越近，追到十里之外，相差已不过数步。

蓬莱魔女知道跑不过他，一咬牙根，“唰”的便是反手一剑，心想：“如今只是这老贼一人，与其给他消耗气力，不如与他拼了。只要支持得到五十招开外，华谷涵也总可以赶到了。”

“唰”的一剑刺空，柳元甲根本不接这招，“嗖”的便从她身边掠过。蓬莱魔女吃了一惊，怕他乘机反扑，剑式急换，一招“横云断峰”先护己身，再窥敌意。柳元甲却并不出手，使出“移形换位”的轻功身法，嗖的掠过，已是拦在她的前头。

柳元甲喝道：“且慢动手，我只问你两句说话！”蓬莱魔女横剑护身，

左手拂尘飞舞，眨眼之间，已使出天罡尘式的三招杀手，柳元甲一步不退，大袖连挥，将她的天罡尘式尽都破解。

柳元甲偷空一掌拍出，把蓬莱魔女迫退一步，趁她未及换招，便即问道："你是不是叫做柳清瑶？"蓬莱魔女记着华谷涵的那一句话："不论这老贼说些什么，你都不要相信。"但心想："我的真姓名对他也不是什么秘密，反正他又已知道了。好，且听他再说什么，我只给他个不理不睬，也就是了。"当下尘剑兼施，迫柳元甲也退了一步，蓬莱魔女这才傲然说到："不错，我就是柳清瑶，你知道我的名字，又待如何？"

柳元甲道："好，再问你一句，你的生辰八字，是否：甲午、丁卯、辛亥、庚辰？"此言一出，恰如在蓬莱魔女头上响了一个焦雷，蓬莱魔女不觉心头大震，心道："我的生辰八字，他怎么知道？"要知蓬莱魔女是公孙隐收养的一个孤儿，她父亲只是留下一张字条，写下她的姓名和生辰八字。依此推断，除了她的师父之外，知道她的生辰八字的，不是他的父亲，还有谁人？不错，华谷涵也是知道她的生辰八字的，在华谷涵送来的三件礼物中，其中有一纸残旧的黄笺，写的就是她的生辰八字，但以华谷涵的年纪，绝不能是她父亲，她也正是为了打破这个哑谜，才到江南来寻访华谷涵的。

如今她的生辰八字，却突然从柳元甲口中说出来了，柳元甲和她又正是同姓，蓬莱魔女大惊之下，呆若木鸡，"莫非，莫非，他、他就是——"心中乱成一片，不敢再想下去。

柳元甲蓦地一声长叹，说道"清瑶，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天可怜见，咱们父女今日重逢了！"

晴空霹雳，突如其来，蓬莱魔女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登时一片茫然，也不知是真是幻，是喜是悲？刚才还给她骂作"老贼"的人，竟是她的父亲，当真是难以想象，就在蓬莱魔女茫然无措的时候，柳元甲忽地以闪电般的手法，一指点了她的穴道。

就在这时，只听得一声长啸，随着是华谷涵的似哭似笑的狂吟之声："弹剑狂歌过蓟州，空抛红豆意悠悠。高山流水人何在？侠骨柔情总惹愁。"蓬莱魔女口不能言，心中明白，这是华谷涵追踪而来，以狂吟示意，想她发啸回应，好让他循声觅迹，赶来相助。

柳元甲把蓬莱魔女一手提起，挟于胁下，躲入山拗，才过片刻，只见华谷涵白衣飘飘，在大路上展开"八步赶蝉"的绝顶轻功，几乎是脚不沾地，御风而行。一面跑一面叫道："柳女侠，柳女侠！你听见我么？记住，别上这老贼的当！"

柳元甲突然从山拗扑出，怒声喝道："岂有此理，华谷涵你到我千柳庄胡闹也还罢了，为何离间我们骨肉！"声到人到，呼的一掌，已是向华谷涵凌空击下。

蓬莱魔女给柳元甲所点的是"晕睡穴"，本来这穴道一被点中，立即便要不省人事。只因蓬莱魔女功力深湛，一时间却还未曾完全消失知觉，心中迷迷糊糊地想道："华谷涵为何再三嘱咐，他究竟是不是我的父亲？"迷糊中只听得"蓬"的一声，柳元甲与华谷涵己交了一掌，蓬莱魔女是被柳元甲挟在胁下的，受了这一震荡，真气散而不凝，柳元甲的点穴功力登时见效，蓬莱魔女终于精神涣散而沉沉人睡，在沉睡前的那一瞬间，隐隐约约似乎还听得华谷涵似是和柳元甲争吵，但却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些什么了。

柳元甲以单掌之力对付华谷涵，本来是要大大吃亏，但他挟着一个蓬莱

魔女，激战中华谷涵却怕误伤了她，不能不处处小心，招招顾忌。这么一来，本来是不利于柳元甲的因素却反过来，变成了不利于华谷涵了。

柳元甲以大擒拿手法配合小天星掌力，连解了华谷涵七招，到了第八招，突然卖个破绽，华谷涵反手一勾，一掌劈去，这一掌攻击柳元甲的左胁空门，本是一招极为精妙狠辣的招数，哪知柳元甲一个“盘龙绕步”，脚跟一转，方向变换，他挟着的蓬莱魔女也转了过来，颈部恰好对着华谷涵的掌心，这一掌若然击下，岂不是要把蓬莱魔女的天灵盖打成粉碎？华谷涵大吃一惊，连忙收掌。正拟变招攻敌下盘，免得误伤蓬莱魔女。柳元甲已是“呼”的一掌，击中了他！

高手决斗，哪容得有一丝犹豫，半点分神？华、柳二人，功力悉敌，只争毫厘，如今被柳无甲抢制先机，“呼”的一声，先击中了华谷涵，这一掌蕴积着柳元甲数十年的功力，饶是华谷涵也禁受不起，登时整个身子，抛了起来，飞出数丈开外。好个华谷涵，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居然并未跌倒，而是平平稳稳地落下地来，不过他虽然仗着护体神功，没有受到致命之伤，真气亦已损耗不少。

柳元甲哈哈大笑，背起蓬莱魔女，已是疾走如飞，待得华谷涵站定身子，回头望时，柳元甲己是踪迹不见了。华谷涵大怒骂道：“让你这老贼暂且得意，终须有人向你算帐。”柳元甲在一里之外，听得他的骂声，也不禁心中一凛，心道：“这笑傲乾坤果然名不虚传，受了我这一掌，居然只是略受轻伤，还有如此深湛的功力！”但他心中的惴惴不安，还不仅仅是因为华谷涵功力深厚的缘故，而是因为华谷涵所说的那一句话。柳元甲暗自寻思：“笑傲乾坤要找什么人来向我算帐？他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难道他会知道当年那桩秘密？嗯，想必是他要求请他的师门前辈来向我寻仇吧，我可不必瞎猜疑了。”柳元甲已经俘获了蓬莱魔女，也就无心再去追杀华谷涵了，这一来是因为华谷涵仅受轻伤，虽然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柳元甲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但也总得在百招开外，那时蓬莱魔女只怕也会醒来，难保不夜长梦多，变生意外？二来更值得柳元甲顾忌的是，与华谷涵同来的那一男一女，武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尤其是那个名叫“阿霞”的女子，即使比起柳元甲来，也差不了许多，柳元甲也需提防他们会闻声回来，与华谷涵合力斗他。柳元甲当下想道：“我意外得回了失去的清瑶，这笑傲乾坤，以后再慢慢设法对付也不迟。”

蓬莱魔女就似做了一个恶梦似的，昏昏沉沉之中，有幢幢黑影到她的面前，似是华谷涵在捧着金盒向她微笑，忽地华谷涵身边又多了个人，是那个名叫“阿霞”的女子，与华谷涵肩并着肩，两颗头几乎靠在一起，也在向她发出得意的微笑。蓬莱魔女正自心酸，眼前两个人影，忽地合成了一个人，却是柳元甲在向她微笑了，蓬莱魔女想要叫嚷，想要问他：“你究竟是不是我的父亲，你究竟是不是我的父亲？”却是叫不出来。陡然间柳元甲的笑容变成了狞笑，手中似乎拿着一柄利剑，在向她刺来。蓬莱魔女大叫一声，“硼”地跳起，就在这时，只觉有一只大手将她扶着，是柳元甲的声音说道：“瑶儿，好了，你醒来了！”

阳光耀目，幻影顿消，蓬莱魔女从恶梦中醒过来了，但眼前的景象却依稀还似梦中，是柳元甲站在她的面前，但手中拿的不是利剑，而是金盒，正是华谷涵送给她的那只金盒！

蓬莱魔女发现自己是躺在一张床上，房间里只有柳元甲和她，看来是柳

元甲早已把她带回了千柳庄，过了一个晚上了。蓬莱魔女试一运气，功力依然，并无异样。她坐了起来，心中一片茫然，呆呆地望着柳无甲，不知说些什么话好？眼前这个人是谁，当真就是自己的父亲吗？她没有勇气发问，“ 爹爹 ” 二字，也还不敢冒昧就叫了出来。

柳元甲徐徐地打开那个金盒，问道：“ 这是谁给你的？ ” 蓬莱魔女道：“ 是华谷涵。 ” 柳元甲身躯一颤，神情很是古怪，似是有几分诧异，更有几分惊恐，从盒子里拿出了那张八字，两道目光凝视着蓬莱魔女，冷冷说道：“ 那么你对你自己的身世来历，是早已知道的了？ ” 蓬莱魔女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 ” 自伤身世，眼角不禁沁出晶莹的泪珠。

柳元甲吁了口气，冰冷锋利的目光一下变得十分慈祥，他举袖给蓬莱摩女抹去泪珠，柔声问道：“ 华谷涵对你说了些什么？ ” 蓬莱魔女道：“ 这盒子是他派人送来的，我还未有机会问他。 ” 柳元甲放下那张八字，又拿起了那对红豆，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华谷涵送你这对红豆，是不是已经向你求婚了？ ” 蓬莱魔女满面通红，说道：“ 没有，这对红豆是我小时候自己从树上采摘下来，当作玩物的。我也不知华谷涵是怎么得来的，更不知道他用意如何。 ” 柳元甲似是放下了心头一块大石，微笑说道：“ 还好，你未曾上了华谷涵的当。 ”

蓬莱魔女忍不住迟迟疑疑地问道：“ 柳，柳庄主，你，你怎么知道我的生辰八字？ ” 柳元甲道：“ 你叫我什么，哦，敢情你还不相信我是你的父亲？ ” 他放下那对红豆，最后拿起了那片沾有几点血渍的破布，说道：“ 当年我将你抛弃路旁，是用一件破旧的长衫将你包起来的，这片破布，是我从长衫的背心撕下的一幅，准备留作他年相认的凭证。想不到这片破布竟给华谷涵偷了去。不过，依我推想，我那件长衫，你总还保留着吧？你将这片破布对过没有，是否刚刚和那件长衫可以凑合？瑶儿，你还不认你的爹爹么？ ”

柳元甲说得证据确凿，蓬莱魔女已再也没有怀疑的余地，对父亲的多年孺慕之情，不禁突然爆发出来，声泪俱下，抱着柳元甲叫道：“ 爹爹，爹爹！ ” 正是：

破布残笺留在证，空遗红豆意悠悠。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魔女伤心谈往事 金宫盗宝话前因

柳元甲替蓬莱魔女抹了眼泪，缓缓说道：“你一定怪我为什么要抛弃你吧？这件事要从二十年前说起，那时你还是未满周岁的婴儿，我和你的母亲，咱们一家三口，住在河南伏牛山下一个小村子里，我以医术维持生计，过得虽然不很宽裕，却很平静，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蓬莱魔女插口问道：“河南伏牛山下，那不是在金国统治下的地方吗？”柳元甲道：“不错，咱们本来不是江南人氏，这里的家业，是我渡江之后，才逐渐兴置的。说下去你就明白了。”

柳元甲喝了口茶，接续说道：“可惜这样欢乐的日子过不了多久，有一天，忽然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咱们一家人家散人亡的遭遇也由兹而起。金国的鞑子皇帝下了密令，访寻武学名家与医道高明之士入京，我的武学与医术都薄有微名，因而也受到了邀请。”

蓬莱魔女道：“你去了没有？”柳元甲道：“去了！”蓬莱魔女变了面色，颤声说道：“你为什么不逃？”柳元甲道：“你母亲不懂武功，你又是刚出世未久的婴儿。”蓬莱魔女道：“你是为了顾全我们母女，以至不惜丧了自己的名节么？”柳元甲道：“这是原因之一，但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说老实话，是我自己愿意去的。”蓬莱魔女又羞又气，含着泪涩声说道：“是你自己愿意去的？是为了贪图禄位？是为了怕死贪生？”柳元甲道：“都不是，应召的那些人倒是有许多是为了贪图禄位和怕死而去的，但我却不是。”蓬莱魔女大感惶惑，问道：“那又是为了什么？”

柳元甲道：“因为我探听到了鞑子皇帝要邀请这一些人的原因。这件事发生那年，距离‘靖康之耻’刚满十年，‘靖康之耻’你知道吗？”

蓬莱魔女道：“这是中国所受的奇耻大辱，我怎能不知？那一年金虏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宋室因此被迫迁往江南。”柳元甲道：“金虏不但掳了徽钦二帝，还席卷了宋宫宝物，其他的也还罢了。其中却有两件世上无双的国宝，一件是‘穴道铜人’，铜人身上刻有最详细的穴道部位，经络分明，任何武学典籍与医书，关于穴道的研究记载，都没有这个‘穴道铜人’详细精微，因此这个铜人对于武学医学，都有极大的价值。武林中人，杏林国手，梦寐以求的就是能见一见这个铜人。”

蓬莱魔女道：“你是被这个‘穴道铜人’吸引去的？”柳元甲道：“再说另一样国宝。宋太祖赵匡胤不但是本朝的创业之君，同时也是一位武学高手，这，你应该是知道的了？”

蓬莱魔女道：“太祖长拳与二圣棒在江北也极是流行，鞑子武士也都是公然练习，如此称呼，并不避忌的。”太祖长拳即是赵匡胤当年雄称江湖的一套拳术；至于“二圣棒”的得名则包括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在内，他们兄弟二人都长于杆棒，赵匡义后来弟继兄位，是为宋太宗，故此与赵匡胤合称“二圣”。

柳元甲点点头道：“宋太祖不但拳棒双绝，内功的造诣也很不凡。”蓬莱魔女道：“这是一定的了，若无深厚内功作为基础，任何兵器也不能发挥出大威力来。”柳元甲道：“宋太祖的武功得于华山隐士陈抟的传授，陈抟在当时被人当作神仙一流人物的，其实他也是个凡人，不过因为德高望重，山尘绝俗，且又与太祖有过这段渊源，故而受到世人极度的推崇。陈抟将他的内功心法写成了一篇‘指元篇’，附在拳经之内，都传给了宋太祖。”

蓬莱魔女道：“你所说的宋宫的第二件宝物，就是指这拳经、心法么？”柳元甲道：“不错。可惜自宋太宗以后的历朝皇帝，都耽于逸乐，无心练武，以至这拳经、心法，尘封大内之中，等于废纸。却便宜了金虏，在攻陷汴京之后，搜劫大内宝物、将陈抟毕生心血所著的武功秘笈与那穴道铜人，都搬到金国去

柳元甲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我不忍见这两件宝物，落于敌人之手，是以甘受屈辱，自毁名节，装作心甘情愿、贪图利禄的小人，应金主的礼召，进入宫廷。”

蓬莱魔女道：“鞑子皇帝请你们这班人去，与那两件宝物有何关系？”

柳元甲道：“穴道铜人复杂精微，若能推究清楚，对于针灸疗法，以及武功上点穴的运用，都有神奇的效用，金虏当然也明白这点，但他们得了宝物之后，经过十年，集合他们本族的聪明才智之士，费尽心血，日夜琢磨，却还是未能尽悉其中的秘奥。还有那本拳经、心法，拳经也还罢了，陈抟内功心法所载的‘指元篇’，也是极为深奥，他们同样弄不明白。是故金主要颁下密令，不论汉人、金人或是辽人，只要是武学名家、杏林国手，便都在网罗之列。目的就是要这些人帮他研究，为他效劳。”

蓬莱魔女道：“鞑子皇帝就敢这样相信你们吗？”柳元甲道：“他当然也有一套毒辣的手法，我们入宫之后，均被隔离，每个人都有几名大内高手严密监视。而且他也没有将拳经、心法的原本给我们过目，至于穴道铜人更是不肯让我们去摸一摸了。”

蓬莱魔女道：“铜人不许你们摸，拳经不许你们看，这又叫你们如何进行研究？”柳元甲道：“他们倒是聪明得很，将那穴道铜人，绘成图解，分为十二经筋、十五脉络，共二十七个部位，二十七张图解，每人只得一份。拳经、心法也是如此处理，拳经割裂为八篇，那‘指元篇’内功心法，却因互有关联，只能分为上下两篇，都是另抄副本，分发各人。我因武学医学，两俱擅长，侥幸分得了‘指元篇’的上篇，还有拳经的一部，以及穴道铜人中手少阳经脉的图解，所得已是远比同伴为多，但也还不到全部的十分之一。各人均被隔离，彼此间不许来往，每个人又被几名大内高手严密监视，那自是不怕我们串通作弊了。”

蓬莱魔女道：“金虏防范如此森严，那你的图谋岂不是要落空了？”柳元甲笑道：“俗语说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我们来说，却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有他的鬼门道，我们也有我们的巧办法。我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都是为了同一目的，接受金主邀请的。进宫之后，虽说形同囚禁，彼此隔离，极难见面，但也总还有那么一两个机会，例如在什么庆典之中，可以见上一见的。我们早已有了准备，将金虏分发给我们的又再另抄了一个副本，秘密收藏在御园中一个所在，例如某一块假山石下，某一株大树的树窿，做了记号。到了好朋友有机会见上一面时，只须说一句普普通通的寒暄话，别人听来毫不会起疑的，只有我们才知道的隐语，我们就可以交换所得了。我们极力装作对金虏忠诚，将研究的结果，半真半假，也写了出来，‘呈报’上去，骗取他们的信任。我因为成绩特别好，后来他们又将穴道铜人的三份表解，委托给我研究，只可惜那‘指元篇’的下半篇，却始终未得。我在宫中小心忍耐，除了原来的朋友外，又结了几个新知，在彼此试探，明白了对方心意之后，也用那个秘密方法进行交换，到了年底，我已到手了穴道铜人的十三张图解、三篇拳经，一篇内功心法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监视我们的

大内高手，已似有了觉察，看得出他们是隐隐起了疑心。”

蓬莱魔女虽然明知柳元甲后来是逃了出来，但听到这里，也不禁焦急问道：“那你们怎么办？”

柳元甲道：“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遂提早发难，趁着一个风雨之夜，杀了那些甘心为金虏利用的伙伴，抢了他们的抄本，冲出宫去。唉，但究竟是寡不敌众，在大内高手围攻之下，和我同时逃难的良友，一个个都被他们或杀或俘，只剩下我一个人，杀了金虏十八名高手，侥幸逃得出宫。”

蓬莱魔女泪盈于睫，又喜又悲，不由自主地靠近父亲，哽咽说道：“爹爹，原来你是具有如此苦心，孩儿错怪你了。”这是她第二次叫出“爹爹”二字，第一次叫时，还有几分勉强，这一次却是出自衷诚，孺慕之情，溢于辞表。柳元甲浓眉一展，轻轻抚摸着蓬莱魔女的头发，柔声说道：“好女儿，只要你谅解为父的苦心，我这许多年所受的苦楚也值得了。”

蓬莱魔女想起不久之前，还把自己的父亲骂为“老贼”，不禁暗暗羞惭，心中想道：“我以往一直羡慕耿照有那么一个好父亲，却原来我的父亲所作所为，与他的父亲竟是不谋而合，一般的仁人志士之心！他深入虎穴，忍辱深谋，终于逃出牢笼，并还锄奸诛敌，更是令人可敬可佩！”羞愧当中，突然间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华谷涵那句叮嘱：“不要相信这老贼所说的话。”“华谷涵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大约他对我爹爹的往事未曾清楚，以至错疑了好人吧？”这时她不是不相信柳元甲的话，而是不相信华谷涵的话了。但华谷涵这句话，毕竟在她心上留下了一丝阴影。

柳元甲接着说道：“我逃出大都（金京）之后，日夜兼程，赶回故里，幸好你们母女无恙，正在家中盼我归来。

“我应召人宫之后，地方上的金虏爪牙，也并没有放松对咱家的监视，我逃回的当晚，就给他们发现了。我背负着你，杀出重围，连夜逃亡，意图渡过长江，逃回故国，可是你母亲不会武功，跟不上我的脚程，那是无须说了，这万里奔波之苦，就不是她一个弱质女流所能捱的。

“我拖妻带女，一路上又不断有敌人追踪，杀了一批随着又来一批，走了半月！还不过只是到了山东境内，未过泰山，你母亲已是遍体鳞伤，又害了病，她不忍拖累我，有一日走过一条河边，她突然就投水死了。”

蓬莱魔女听到此处，再也忍受不住，号啕痛哭起来，喊道：“妈，你好命苦，都是女儿累了你了。”柳元甲见她哭了起来，怔了一怔，这才突然想起，自己也该表示伤心，于是揉了揉眼，挤出了几颗眼泪，陪蓬莱魔女哭了一场，但他这悲伤不是发自内心，倘若蓬莱魔女保持着平时的冷静，定能瞧出破绽，可是蓬莱魔女此时正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哪里还能仔细分辨柳元甲这副急泪，是真哭还是假哭了。

哭了好一儿，柳元甲道：“好在咱们父女今日得以重逢，你母亲在九泉之下亦当瞑目了。”蓬莱魔女要想知道后来的事，也就渐渐收了眼泪，听她父亲再说下去。

柳元甲抹了眼泪，往下说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你母亲死去这晚，追骑又到，这次来的是金国四大高手，厉害非常，我一手抱你，单掌应敌。一场苦斗，金国四大高手，二死二伤，我身上也伤了七处，几乎变成了血人。幸好你没有受到伤害，强敌也终于给我击退了。

“可是我已受了重伤，无力再保护你了，倘若追兵续到，父女俩只怕要同归于尽，我左思右想，也曾想到闯进一个村庄，找个人家，托人抚养。但

我浑身浴血，若然闯进人家，势将引起惊恐，那家人家也势必要追查我的来历，他们又岂肯收容一个来历不明的逋逃者的女儿？

“我思之再三，只有一个听天由命的法子，趁着夜晚，将你放在路旁，希望明早行人路过，发现了你，或者有人会动恻隐之心，将你收留。附近有间破庙，无人看管，我在那里偷了纸笔，匆匆写下你的名字，出生的年月日时，再加上几句哀恳过路的仁人君子将你收留的话，便脱下长衫，把你包裹起来，放在路旁。那时你正在熟睡之中，一点也不知道你狠心的爹爹竟抛弃了你。瑶儿，你怪我么？”

蓬莱魔女不禁再次哭了出来，说道：“爹爹，你爱护我无微不至，也只有这样，才有希望保全两人的性命，女儿感激你都还来不及呢，怎会怪你。”

柳元甲叹了口气，说道：“我当时也是这样想法，但虽然如此，当我将你放下之时，心中那份难过可就不用提啦，简直比利刃剜心还更痛楚！”说着，说着，已是泪流满面，几乎泣不成声。（这次他早已有准备，哭得很是“自然”，不似上次那副急泪的突如其来了。）

两父女对泣一会，这次却是蓬莱魔女掏出手绢，替柳元甲抹去了眼泪，问道：“后来怎样？你如何脱险逃到江南？”柳元甲道：“我将你放在路旁，走了几步，回头看看，又走回来，在那件长衫上撕下一片破布，准备将来留作对证，这才狠起心肠，离开了你。我是金国的钦犯，在那张纸上，不能留下我的名字，父女即使他日重逢，你也不会知道我是你的父亲，唯一的指望，就是靠这破布残笺，作为证物了。唉，二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不知你落在谁家？不知今生今世，能不能再见到你，这希望极是渺茫，想是老天怜念我爱女之情，今日竟在无意之中，将你送回来了。”

蓬莱魔女道：“我也是得老天垂佑，收留我的那家人家，对我爱逾亲生，说来也是凑巧得很，那人像爹爹一样，是身具绝世神功的武林高手，他收了我作徒弟，身兼养父与师父的职责。”柳元甲道：“这人是谁？”

蓬莱魔女道：“你们同是武林高手，想必彼此知名。他是公孙隐。”柳元甲身躯微微一颤，似是颇感意外，失声说道：“哦，是公孙隐！”蓬莱魔女道：“爹爹，你认得我的师父？柳元甲道：“见是未曾见过，但二十年前，他名震大江南北，武林中人，奉他为泰山北斗，谁不知晓？那次全国的鞑子皇帝，邀请武林高手，本是以他为首。听说他就是因为逃避征召，弃家远走，从此销声匿迹的。他还活着吗？”蓬莱魔女道：“他老人家虽然是年过七旬，但精神健旺，称得起是老当益壮。只是他寡居无伴，晚景却甚凄凉。爹爹，待这场战事过后，稍得太平，女儿想把他老人家请来，与爹爹同住，也好让女儿得以侍奉你们二老，稍尽孝道。爹爹，你说可好？”柳元甲神色似乎有点不大自然，苦笑说道：“好虽是好，但不知何日得见太平？这事留待以后再说吧。”蓬莱魔女道：“好，那么爹爹你再续说你的遭遇吧。女儿在师父家中之事，等下再向爹爹详说。”

柳元甲仿佛有点精神不属，呆了一呆，问道：“我刚才说到哪里？”蓬莱魔女道：“说到你将我放在路旁，独自一人，负伤而走。”

柳元甲接续说道：“我独自一人，负伤而走，一路上的食宿等等问题，那就简单多了。日间我躲在山洞里，晚上方始赶路，说来也真够运气，以后就没有再碰上追兵。我渐渐养好了伤，终于在一个月之后，偷偷渡过长江，来到江南。唉，想不到一到了本国的疆土，又碰上了倒楣的事情。”蓬莱魔女推算了一下时间，说道：“那时还是秦桧这个奸贼当权在位吧？”

柳元甲道：“不错，我来到江南这一年是绍兴十四年。距离岳少保被害，还不过三年，秦桧正得皇上重用，官居宰相，进魏国公。他当年与金兀术勾结，害死岳飞，此事到如今是人人知道的了。但那时我刚从金人统治之下来到江南，对国家大事，懵然无知。怎料得到南宋朝廷，竟是权奸当道、忠良退避的一副乱糟糟的局面。

“我那时正当盛年，抱着一腔热血，想把我所得的穴道铜人图解，归还大内，这图解虽不齐全，也是尽了我当子民的一点忠心。我还想投军执戟，为国驰驱。于是我到临安府求见府尹，意欲禀报这件秘密，请他转达九重。哪知这府尹是秦桧的奸党，一听说我是从金国逃来，问了我的名字之后，突然就一拍惊堂木，指我是个奸细，叫公差把我锁了起来，当天就打进黑牢去了。”蓬莱魔女道：“天下竟有这等狗官！”柳元甲笑道：“不过说起来我也还要多谢他呢。”

蓬莱魔女道：“这等既糊涂又无耻的狗官，对爹爹还能有什么好处，要多谢他？”柳元甲笑道：“正是因为这狗官糊涂，只听说我是从金国逃来，意图投效朝廷，就把我拿下来了。要是他一开首先以礼待我，问明我的来意，我一定会把秘密说出来，穴道铜人的图解也会交给他了，我本来就是请他呈报皇上的啊。他这么一来，倒让我保存了我所得的宝物了。岂不是要多谢他么？”蓬莱魔女道：“与其交还皇上，也不过是令这宝物尘封大内之中，倒不如爹爹留下来自用了。”心想：“怪不得爹爹的武功如此高强，原来他得了十三张穴道铜人的图解，又得了陈抟的内功心法——半篇指元篇，经过了二十年的勤修苦练，自是足以称霸武林了。”

柳元甲接着说道：“我被押进监牢，这才知道我是犯了当时的流行罪。”蓬莱魔女诧道：“只听说有流行病，还有流行罪么？”柳元甲道：“这流行罪也就是爱国罪的别名，孩子，你初到江南还未懂得。”蓬莱魔女叹了口气，说道：“我懂得了，朝廷畏敌如虎，凡敢倡言保国抗敌者，就会给加上罪名。”柳元甲道：“现在已是好得多了，当时还严重呢。那时秦桧害了岳飞未久，群情愤激，秦桧一意通敌主和，不惜与民为敌，凡有口出怨言，或密谋抗金的都立即逮捕。监狱里关满了人，在我那号监房里

就有这样几个犯了爱国罪的太学生。（宋代教育制度，在京师设立的最高学府称国子监，在国子监就读的士子称太学生。）我也是进了监狱之后，听得同狱难友谈论，这才知道，像我这样从金国逃回，而又扬言抗金的义民，实是最犯朝廷之忌。”

两父女相对叹息了一会，柳元甲接着说道：“后来出狱之后，我又知道，原来金国的密使，早已到了临安，将我的名字通知秦桧，请秦桧转饬属下，将我访拿。我这么一来，等于是自行向临安府投到了。那临安府尹，将我打进监牢，本是等待禀报了秦桧之后，第二天就移解给太师府，让秦桧把我当作一件礼物，送回金主的。我在监牢里知道了南宋小朝廷的真相之后，哪里还能忍受，当晚就杀了狱卒，越狱而逃。”

柳元甲长长叹了口气，说道：“从此之后，我对国事心灰意冷，索性就做起江湖大盗来。我逃出金国皇宫之时，曾顺手盗了金宫的一些珍珠宝贝，十余年来，干那黑道的营生也所得不菲，因而在三年前金盆洗手，扩建了这座园林。我虽不敢说富堪敌国，也差可比拟王侯了。哈哈，想不到我有钱有势之后，昔年要缉捕我的官府中人，如今是唯恐巴结我都巴结不到了。当然也更没有谁敢追问我的来历了！哈哈，哈哈，哈哈！”

这笑声是得意的自豪，也是愤慨的发泄。蓬莱魔女呆了一呆，忽道："爹爹，你有钱有势，官府中人固然是都来巴结你了，但老百姓对你却是怨声载道呢！"柳元甲笑声一收，眉头略皱，问道："你路上听到了什么？"蓬莱魔女道："他们说你的手下几百家丁，个个如狼似虎，欺压小民。"柳元甲道："哦，有这等事？也许是我一时失察，驭下不严，有那么几个奴才，借我的名头招摇，恃势凌人，也说不定。以后我严加整肃，也就是了。

你还听到什么？"蓬莱魔女道："这周围百里之内的田地、当铺都是你的，你的总管说一句话就是圣旨一般。"柳元甲道："这又怎么了？"蓬莱魔女道："你收取贵租，盘剥重利，小百姓是苦不堪言。这些事情，爹爹难道也不知道，听从手下胡为，向来不管的么？"柳元甲甚是尴尬，打了个哈哈，说道："瑶儿，你要知道，我是做了十几年强盗头子的，我的手下弟兄不少，金盆洗手之后，靠我食饮的少说也有千人。我虽然也颇积有赀财，但我既严禁他们再去抢劫，长此下去，也不难坐吃山空。我薄置田产，经营典当，那也无非是为维持生计，出于无奈的啊！"蓬莱魔女道："爹爹要顾手下兄弟，也得要顾小民生计，否则岂不是有背侠义之道，反而变成恶霸了？"柳元甲更是尴尬，只好用笑声掩饰窘态，哈哈笑道："爹爹纵是不材，也不至于做个恶霸。但既有此等弊端，我也须当加以改善。田产典押都是有人专职经管的，明日我亲去查帐，若有不当之处，自当改订则例，务求当赎公平，田租合理，那也就是了。哈哈，怪不得你今晚闯进千柳庄来，敢情是听了这些怨言，要为民除害来了？你爹爹还不至于像你想象那样的凶横霸道呢。"蓬莱魔女道："爹爹力抗金虏，金宫盗宝，杀敌锄奸，不愧是个英雄豪杰，女儿佩服得紧。只求爹爹在大节无亏之外，也能顾全小节，那就是个完人了。"柳元甲这才松了口气，笑道："我渐入老境，精神不济，行事乖谬之处，想来也是难免的。你来得正好，有见得到的地方，可以随时提醒我。"

蓬莱魔女道，"爹爹，请恕女儿冒昧，要问爹爹一桩事情，这可是与大节有关的了。"柳元甲皱眉道："哦，是与大节有关的？你又听到了什么了？"蓬莱魔女道："这不是听来的，是女儿昨晚亲眼见到的。爹爹，你为什么款待那个金国国师金超岳做你的首席贵宾？"

柳元甲道："他当真是金国的国师么？笑傲乾坤华谷涵与我作对，焉知道不是他的谎言？"蓬莱魔女道："不，我知道得清清楚楚，这祈连老怪确实是金国国师。"

柳元甲怔了一怔，道："你怎么知道？"蓬莱魔女道："我还曾和他交过手来。他杀了山东义军首领褚大海，又要杀中原四霸天中素有侠名的西岐凤，被我撞上，我对他的身份来历，已是查得清清楚楚。"当下将那日撞见金超岳的情形，约略说了一些，但却瞒过了武林天骄以箫声助她之事。蓬莱魔女之所以瞒住此事，倒不是为了面子，而是为了武林天骄也是金人，而且还是金国的贵族。说将出来，免不了要大费唇舌，解释一番。她正急于要盘问父亲与金超岳的关系，自是暂时不要涉及武林天骄为宜。

柳元甲倒有点怀疑，道，"你能是那祈连老怪的对手吗？"蓬莱魔女淡淡说道，"这老怪的阴阳二气虽然厉害，也未见得就胜得过女儿。那时他是在大战东海龙与西岐凤之后。"她所说的也是实情，以她的本领确是勉强可以和金超岳打成平手。柳元甲一想，金超岳在大战东海龙、西岐凤之后，给蓬莱魔女打败也有可能，同时他心里也有一些顾忌，便不再盘问下去了。其实蓬莱魔女之所以知道金超岳的身份来历，都是武林天骄告诉她的。倘若柳

元甲锲而不舍地追问下去，问她何以得知，蓬莱魔女就要难以回答了。

柳元甲吟沉说道：“这么说来，笑傲乾坤之言是真，金超岳果然是国师的身份了。”蓬莱魔女道：“当然是真，怎会有假！”柳元甲道：“以金超岳过去在金国的地位与所具的本领，他不出山则已，一出山自必要给金主重用，不是国师，也是高官，这一层我其实也是早已想到的了。”说到此处，已是不由他不转了口风。

蓬莱魔女道：“爹爹既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的金国武师，何以还以首席贵宾之礼款待？”柳元甲忽地又哈哈笑道：“瑶儿，听说你已是北五省的绿林盟主，也应该有点识见了。一个人行事，岂能只是有勇无谋？”蓬莱魔女道：“哦，莫非爹爹在这件事也是另有用心？”柳元甲哈哈笑道：“不错，我正是因为他不是金国的普通人物，才特别款待他的。你想，以他这样的人物，潜入江南，当然定有图谋！我要杀他容易，但杀了他却从何探听他的秘密？故而我必须先以礼相待，待探听到了他的秘密之后，那时杀他不迟。不料给笑傲乾坤来了这么一闹，却使我的打算全都落空了。”蓬莱魔女吃了一惊，道：“这老贼已经不在千柳庄了么？”柳元甲道：“你想，他若果真是金国国师身份，被人揭露之后，还敢再在此地停留么？当然早已跑了！”蓬莱魔女大是失望，连声说道：“可惜，可惜！”

柳元甲道：“现在该说到你的事了，你此来江南，又是为何？”

蓬莱魔女略一迟疑，说道：“我师父自从将我收养之后，即到处托人查访，想知道爹爹是谁，住在何方，因何缘故，抛弃骨肉。我懂了人事之后，也在明查暗访，渴欲知道自己的生身之谜。长江以北，打听不出，是以来到江南。”柳元甲道：“哦，原来你是来找寻我的，这些年来，我也找得你好苦！”两父女又不禁相对默然。

蓬莱魔女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心想：“爹爹，不是我有心瞒你，实在是我也给你们弄得糊涂了。不知你们何故互相仇恨？更不知他为了何故，叫我不可相信你的说话？”要知蓬莱魔女此来江南，原是要找寻华谷涵的，由于华谷涵送她那只金盒，她也一直以为在这世上只有华谷涵一人知道她的生身秘密，是以要向华谷涵探问。哪知尚未有机会与华谷涵交谈，她已是父女重逢了，柳元甲说得铁证如山，不由她不相信柳元甲是她父亲，因而对华谷涵那一句话也就不由得疑心大起。她一想到父亲与华谷涵既是互相仇视，因而也就不想再提她本来是要找华谷涵探询身世之事了。

柳元甲道；“除了要找我之外，也还有别的事吧？”蓬莱魔女又是略一迟疑，心想：“爹爹是抗金义士，说也无妨，何况早已有华谷涵与辛弃疾先后来到江南报讯，金兵即将南侵之事，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当下便依实说了出来，告诉柳元甲她是想到临安去见辛弃疾，与辛弃疾商量，如何与南宋的官军配合，阻挠金国南侵。

柳元甲大喜道：“瑶儿，你真不愧是我的女儿！这也真是武林佳话，咱们父女都是绿林盟主，又正是志同道合之人！”蓬莱魔女道：“那么金虏若是南侵，爹爹你也要率江南豪杰，起而抗敌了？”柳元甲哈哈笑道：“这个当然。我虽然金盆洗手，也不能坐视胡马渡江，若到其时，说不得我也只好自毁闭门封刀之誓了。”

柳元甲歇了一歇，又道：“北五省的绿林是否都听你的号令？”蓬莱魔女道：“十之七八，女儿可以指挥得动。”柳元甲道：“你离开山寨之后，谁人代你之位？”蓬莱魔女道：“是一个心腹侍女，她为人精明干练，可以

放得下心。”

柳元甲摇头道：“阻止金人南侵，这是一件何等重要的大事，你让一个侍女替你代行盟主职权，这如何教人放心得下？你离开之前，可曾有了周密的安排么？让爹爹与你参酌参酌。”蓬莱魔女心道：“爹爹你也忒轻视我了，我岂能没有妥善的安排？”正要说出，不知怎的，陡然间想起了华谷涵来，华谷涵的影子出现在她的面前，似乎是在向她说道：“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叮嘱，轻信这老贼之言？”

蓬莱魔女心头一凛，暗自寻思：“华谷涵也许是胡乱猜疑，有所误会，但我总还是以小心为妙。这些秘密的安排，也没必要让我爹爹知道。”于是改口说道：“风云变化，难以预测，事先实是难作安排。我那侍女，精明干练，我己由她便宜行事，随机应变。”

柳元甲摇了摇头，说道：“唉，你真是少不更事。你那侍女纵然怎样精明干练，也不过是个侍女，能有多大见识？她的武功威望更谈不上，又如何能够服众？这必须想个补救的法子才好。”

蓬莱魔女只得问道：“爹爹有何高见？”柳元甲道：“和金兵作战，非同小可，不能全靠血气之勇，也不能凭藉乌合之众，必须有老成持重，善于用兵的人材。”蓬莱魔女道：“这样的人材，一时难找。只好让他们一面打仗，在打仗中慢慢学会用兵吧。”

柳元甲笑道：“这就更是小孩子的说话了，金虏以倾国之兵南侵，还等得你慢慢学吗？我倒有个补救的法子，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蓬莱魔女喜道：“爹爹既有妙策，何不早说？”

柳元甲道：“打仗最紧要的是人。我的大弟子宫昭文是将门之后，熟读兵书，他以往做我的助手，战无不胜，确是一个人材。我还有六个弟子，武功智计也颇不弱。我的意思是叫我的大弟子宫昭文率领同门，潜往江北，助你们抗击金兵。你写一封亲笔书信，给宫昭文带去，让你那位代摄盟主的侍女听令于他，到时由他主持军事，调度北五省听你号令的各路义军，共襄大事，你看可好？”

蓬莱魔女心道：“合力抗金，自是多多益善。但若所托非人，祸害也是不少。我爹爹虽然要力推荐那位大师兄，但我并未深知其人，却是不敢放心。但若严辞拒绝，又恐辜负了爹爹的一番好意。”心乱如麻，转了好几次念头，最后说道：“爹爹愿意遣人相助，那是最好不过。孩儿现下精神困顿，诚恐思虑不周，待到明日，我再修书如何？”柳元甲听她已然答允，也就不便太过催迫，于是说道：“你昨晚折腾了一晚，也是太过累了。你就好好歇歇吧，明日修书，也还不迟。你可以想得周全一些，有什么要吩附你那侍女的，都写上去。好，就这样吧，我明早再来看你。”

柳元甲走后，蓬莱魔女静了下来，独自凝思，渐渐又多了几分疑心。第一件就是那祁连老怪金超岳的事情，蓬莱魔女心里想道：“爹爹说是想探听他的秘密图谋，故而以贵宾之礼相待。这话也说得通。可是当时的情景，爹爹却是全力在庇护他，显得和他十分亲近，难道这也为了掩人耳目？”

第二件是华谷涵和那金盒，这也是令蓬莱魔女百思莫得其解的事情。据柳元甲所言，那金盒乃是他的东西，内中珍藏着那片沾有血渍的破衣和写着她生辰八字的黄笺，正是留作父女相认的证物的。蓬莱魔女不禁心里想道：“我爹爹从前并不认识华谷涵，昨晚华谷涵到来的时候，还是那铁笔书生说出他的名字，我爹爹方知他是何人。然则华谷涵又从何得知我爹爹藏有这个

金盒？再说华谷涵与我爹爹的武功不相上下，他又焉能穿堂入室，予取予携，将爹爹所珍藏的金盒，如此轻易地盗去？”再又想道：“我爹爹行同恶霸，华谷涵昨晚闯到千柳庄来，或许也是像我最初一样，未曾深切明白我爹爹的为人，未曾知道他过去的经历，以致有这场误会？但他又何以两次传音，叫我不可相信爹爹的说话？依此看来，他又似乎并非只把我爹爹当作一个寻常的恶霸？”

蓬莱魔女正在苦思难解，不知不觉已是黄昏时分，有个丫头端了饭菜进来，说道：“小姐午睡过了？”蓬莱魔女道：“我一直未曾歇息。”那丫头道：“老爷有点事，请小姐一人用饭。”饭菜倒很丰盛，只是蓬莱魔女有事于心，胡乱吃了一顿，却是食而不知其味。

那丫头收拾了碗碟之后，又拿来了文房四宝，说道：“老爷说小姐等下要写一封信，叫我拿纸笔给你，墨也磨好了。老爷说请小姐早些安歇，养好精神，好写这一封信。”蓬莱魔女道：“我知道了，多谢你服侍周到。我可真有点渴睡了。”那丫头将文房四宝摆在书桌上，又燃起了一炉安息香，这才向蓬莱魔女告退。

蓬莱魔女关上房门，看了看那铺好的纸，磨好的墨，不禁又是思如潮涌。她刚才答应写这封信，其实乃是缓兵之计，有 意拖延，好腾出时间冷静思索，如今却已是越想越觉可疑。

蓬莱魔女心中想道：“爹爹好像十分重视我这封信。本来他要派人去协助玳瑁，那也是一番好意。但却又为甚要我把大权交给那个什么宫师兄？我又怎放心把北五省的义军交给一个不知底细的人调度？咦，我爹爹极力主张我写这一封信，要作如此安排，莫非、莫非是另有用心。”

蓬莱魔女想至此处，不由得翟然一惊，冷汗沁沁而出，登时睡意全消。心中只是想道：“我爹爹是抗金义士，他、他大约不会是骗我上当的吧？”但她这么想了，也正是她对这意外相逢的爹爹，已是隐隐起了疑心。蓬莱魔女独自凝思，不觉已是二更时分，月光透过纱窗，蓬莱魔女倚窗遥望，神思恍惚，心乱如麻。

神思恍惚中，华谷涵的声音又似在她耳边叮嘱：“不论这老贼说些什么，你都不要相信！”蓬莱魔女翟然一惊，蓦地想道：“不对，这里面定然有些不对，却不知是谁错了？我一定要找着华谷涵，当面向他问个明白。他是知道我生身秘密的唯一一个人！”像过往的习惯一样，蓬莱魔女一想起笑傲乾坤，跟着就会想到武林天骄，这次也不例外，笑傲乾坤的影子从她眼前晃过，武林天骄的影子立即就从她的心头泛起。

蓬莱魔女再次想道：“不对，知道我生身之谜的，也不见得就只是笑傲乾坤一人。”她想起师嫂桑白虹临终那一句没有说得完全的话，第一个告诉她，她父亲还活在人间的消息的是她师嫂，她师嫂是怎么知道的？知道了多少关于她父亲的事情？蓬莱魔女已是无法再问她的师嫂了。可是她的师嫂也是武林天骄的师姐，是那一次武林天骄将她救走之后，她在武林天骄那里养好了伤，再回到家中，第二次受到丈夫暗算，在毙命之际，才向蓬莱魔女吐露出这个秘密的。可以推想得到，她父亲在生的消息，多半是她师嫂从武林天骄那里听来！

蓬莱魔女心里想道：“若是我推想不错，这世上就最少有两个人，知道我的身世之谜，一个是笑傲乾坤，一个是武林天骄。唉，只是笑傲乾坤已经难找，武林天骄远在长江以北，他又是金国的贝子，那就更是难有机会见面

了。”本来柳元甲说得出蓬莱魔女的生辰八字，又说得出那片沾有血渍的破布的秘密，蓬莱魔女已是无可置疑。但她想起了父女相见之后的种种可疑之点，即使她仍然相信柳元甲是她父亲，但对柳元甲的其他话，已是不能完全相信，这时她心中盘桓着两个疑问：“究竟柳庄主是不是我的父亲？究竟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说的他那一段过去的经历，是真的还是假的？”蓬莱魔女心想：“要打破这两个闷葫芦，恐怕只有去问笑傲乾坤或是武林天骄了。”

蓬莱魔女正自神思恍惚，心如乱麻，忽听得一缕萧声，若断若续，飘入她的耳中，她凝神静听，蓦地跳了起来，叫道：“奇怪，武林天骄怎么到这里来了？”她最初还以为是自己心有所思，致生幻觉，但如今已是听得分明，确实是武林天骄的箫声！

蓬莱魔女精神陡振，取了拂尘佩剑，立即便推开窗子，跳了出去，循着箫声，追踪觅迹。到了园中，忽听得轰隆一声，接着是她父亲的声音喝道：“你们是什么人，因何三更半夜到我千柳庄来？”

蓬莱魔女远远望去，只见一棵柳树之下，站着两人，不但有武林天骄，还有一个手持长笛的女子！正是：

疑云心上起，又闻玉笛暗飞声。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索书不觉生疑虑 问讯何从煞费神

蓬莱魔女又是一惊，玉面妖狐怎也来了？这女子的相貌和连清波简直一模一样。昨晚和笑傲乾坤同来的那个名叫“阿霞”的少女，虽然相貌也似连清波，但多看两眼，就可分别；这个持笛的女子，蓬莱魔女已是第二次和她相遇了，兀是不能分别她是真连清波还是假连清波。

本来蓬莱魔女也早已有了疑心，心想：“敢情玉面妖狐和这持笛的女子乃是一对孪生姐妹？用剑的那个行为邪恶，乃是真的玉面妖狐，用笛子的这个却是正派中人，是玉面妖狐的姐妹。”不过，这只不过是她的假设，假设未曾证实，她也不敢断定是假是真。

武林天骄背后那座假山塌了半边，显而易见，是柳元甲用掌力摧毁假山，迫他们现身的。蓬莱魔女虽然是急于要与武林天骄相见，但此时此际，她的爹爹已经发现了武林天骄，且又正在向他喝问了，蓬莱魔女又怎好出来？她总不能当着柳元甲的面，问那武林天骄，柳元甲是不是她的父亲？何况还有一个真假未分的“玉面妖狐”在武林天骄身边。

心念未已，只听得武林大骄已在说道：“你这一记劈空掌功力大是不凡，想必你就是千柳庄的庄主柳元甲了？”柳元甲哈哈一笑，说道：“原来你这个胡儿也知道柳某的名字吗？不错，老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柳元甲是我，我便是柳元甲！你们是来找我的么？”那持笛的女子忽地“噗嗤”一笑，说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只怕未必是真的吧？姓柳大约不假，但二十年前，你也是用的这名字么？”蓬莱魔女听到此处，心头不禁“卜通”一跳，但随即想道：爹爹在金国闹出了天大的案子，来到江南又做了绿林大盗，他换个假名，那也是情理之常，不见得就是骗我？只是他刚才为什么不对我说出换名之事，嗯，也许是父女初会，要说的事情太多，这等细微末节，一时忘了？”

蓬莱魔女距离他们有十数丈之遥，柳元甲又是背向着她，蓬莱魔女自是看不见他脸上的神色，但却听得出他的声音有点微颤，喝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女子笑道：“没有什么意思，不过是提醒你二十年前的旧事罢了。”柳元甲喝道：“怎么？有话快说明白！二十年前你们还是吃奶的娃娃，知道什么？”

武林天骄道：“不错，我们当然不会很清楚柳庄主的旧事，可是柳庄主你却忘记了，你还有一位老朋友呢！实不相瞒，今晚我们来到宝庄，并不是我们有事要来找你，而是受了庄主那位老朋友所托，向你问一句话的！”柳元甲颤声喝道：“你说的是谁？要问的又是什么？”

武林天骄道：“那人托我问你，十三张穴道铜人图解，半篇指元篇内功心法，经过了这二十年，你早已揣摸熟透了吧？也应该是物归原主的时候了！”

柳元甲喝道：“你到底是奉谁之命来的？”武林天骄道：“你自己明白！”柳元甲道：“你是金国的什么人？”武林天骄道：“金超岳是不是在你这儿，你叫他出来，他自会告诉你。”柳元甲道：“你的耳朵倒是很长，不错，金超岳是到这儿给我拜寿来了，可惜，你的消息还是不够灵通，他早已走了。”武林天骄道：“那就不必多废话了，那两样东西，你是还也不还？”

柳元甲惊疑不定，冷冷说道：“我与阁下素昧平生，也不知阁下从哪里

听来这些捕风捉影之谈，什么铜人图解，内功心法，我根本不知你说的什么？”

武林天骄也不觉有点惊疑，心道：“难道是找错了人？”那持笛的女子冷笑道：“柳庄主名震江南，却想不到竟是个善于耍赖的泼皮无赖！好吧，你既推得一十二净，我就只好回去叫物主亲自来和你说话了。”

柳元甲须眉怒张，蓦地喝道：“千柳庄是什么地方，可容得你说来便来，说去便去么？”五指如钩，倏地一弹一抓，在电光石火之间，遍袭那女子的十处穴道。以他的功力，若然给他抓着，即使是最上乘的闭穴功夫，那也决难抵御！

哪知武林天骄也早已有了提防，就在柳元甲使出并世无双的点穴功夫这一刹那，武林天骄的玉萧亦已同时挥出，闪电般地凌空点下，疾点柳元甲任、督、冲、带四脉的奇经大穴。他的点穴手法虽然不及柳元甲的奥妙精奇，但却是更为狠辣，倘若双方招数用实，那女子固然要伤在他的指下，柳元甲被玉萧点中，奇经八脉受伤，只怕也得耗了十年功力。

柳元甲武功确是有惊人的造诣。就在这双方同时发难的一刹那间，蓦地身形拔起，竟似陀螺般的一拧过来，五指分成五股力道，改抓为弹，向武林天骄插下。

武林天骄的玉萧给他指力凌空一抓，登时失了准头，说时迟，那时快，柳元甲左掌又已拍下，用了八成的金刚掌力！武林天骄倏地变招，玉萧指向柳元甲的脉门，左掌也用了小天星掌力，硬接了柳元甲一掌！

刚才武林天骄的玉萧是分点对方任、督、冲、带四脉，劲力分散，故而不敌他的指力，如今是只点他脉门的一处要穴，劲力凝聚，柳元甲也不得不全力应付，奇妙的点穴招数也就施展不来。只听得“蓬”的一声，彼此都给对方的掌力震退三步，同时武林天骄的玉萧也给弹开。

武林天骄倒退三步，纵声笑道：“铜人图解的‘惊神指法’，果然是世上无双的点穴功夫！”柳元甲心头一凛，“他识得惊神指，那确是见过那人的了。早知如此，我实不该用这路功夫，如今已泄了底，那是非杀他不可了！”一声大吼，第二招闪电般地跟着发出，这一次是双掌齐挥，左掌用的是绵掌击石如粉的绝世神功，右掌则是最猛烈的金刚掌力，一掌阴柔，一掌阳刚，而且都到了极高的境界，蓬莱魔女远远望见，也觉心惊。

武林天骄一个盘龙绕步，身形一侧，玉萧一指，先化解了他的绵掌掌力，左掌则使出四两拨千斤的“卸”字决，轻轻一带，但听得“砰”的一声巨响，柳元甲一掌拍空，那刚猛无伦的金刚掌力又打塌了半座假山，山石滚下，轰轰之声，震耳如雷。

那少女见柳无甲如此厉害，也自吃惊，叫道：“师兄，怎么啦？”意思是问他有无受伤，要不要相助？她素知武林天骄极为骄傲，决不肯以二敌一，是以她刚才脱险之后，未敢即上，助他夹攻。

武林天骄吸了口气，大声笑道：“没什么，我还想见识见识柳庄主指元篇上的内功心法呢！”那少女听这笑声中气充沛，果然是毫无受伤的迹象，这才放下了心。

那少女固然吃惊，殊不知柳元甲却比她吃惊更甚，心中想道：“想不到后辈中竟是人材辈出，昨晚那个笑傲乾坤，居然和我打成平手，今晚这个小子，也绝不在笑傲乾坤之下，甚至招数还更精奇，我只道学成了两门绝世神功，已足可以天下无敌，哪知接连两晚，竟奈何不了两个后生小子。”心怀

妒忌，杀机更起，一掌紧过一掌，狠斗武林天骄。

蓬莱魔女心道：“原来这女子乃是武林天骄的师妹，这么说，那就绝不是玉面妖狐了。”但这时她亦已无暇推究这持笛少女的身份，另一个更重大的疑问己又上了心头，“武林天骄说的那人是谁？我爹爹的十三张铜人图解与半篇指元篇内功心法，难道当真是自那人手中取来，而不是从金宫所盗的么？爹爹说的过去之事,是不是骗我？若是骗我,他又怎知那片破布的来历？他又怎说得出我的生辰八字？”刚才武林天骄质问柳元甲之时，柳元甲一直含糊其辞，没有承认武林天骄所说的事实，但不知怎的，蓬莱魔女却是隐隐感觉到武林天骄比她爹爹更可以相信。

蓬莱魔女正自心思不定，忽听得有人喝道：“不能放这两个金国小贼逃了！”花树丛中假山石后，登时窜出了四条汉子，这四个人是铁笔书生文逸凡，太湖寨主王宇庭，还有南山虎南宫造与龙隐大师。

南山虎振臂大呼：“我识得这两人身份，这厮是金国的贝子，金国武士捧他为武林天骄。那女贼是助纣为虐的玉面妖狐。”武林天骄是金国第一高手，玉面妖狐也早已是恶名远扬，文逸凡等人见闻广博，虽然不识他们，这两个名字却是听过的，南山虎一将他们的来历揭穿，文逸凡等人都是又惊又怒。王宇庭喝道：“好呀，大胆的金狗竟敢潜入江南，照打！”文逸凡来得更快，一声喝道：“你这小贼有何本领，敢称武林天骄？”话声未了，一对判官笔已是向着武林天骄身上招呼！另外一边。龙隐大师则向着那持笛的女子扑去。

王宇庭一把金针撒去，武林天骄将玉萧凑到口边，“呜”的一声吹出，但见金星闪烁，那一大把金针全都吹落，俨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飘洒下来！与此同时，文逸凡此只觉一股热风，从对方洞萧吹出，触面如荡。

文逸凡吃了一惊，心道：“武林天骄果然名不虚传，竟已练成了纯阳罡气！”但他功力深湛，却也不惧，衣袖一拂，拂起一股气流，抵消了那股热风，双笔一个盘旋，合成了一道圆弧，仍然向着武林天骄戳去，左笔拖过，袭击武林天骄阴维、阳维二脉四穴；右笔拖过，袭击阴娇、阳娇二脉四穴。两笔同时点四脉八穴，当真是罕见罕闻的点穴功夫，与柳元甲五指抓十穴的功夫，有异曲同工之妙。

武林天骄一个转身，食指一弹，将一枝判官笔弹开，另一枝判官笔倏然从他胁下穿过，“嗤”的一声，已撕开了他的一幅衣襟，幸而未伤着皮肉。这并非武林天骄抵敌不住文逸凡的双笔点穴，原来柳元甲此时也并没袖手旁观，武林天骄是什么身份，在他倒无关重要，但他所怕的是，武林天骄可能将他最忌惮的对头引来，是以立心将武林天骄置于死地，遂不顾武林盟主的身份，就在文逸凡向武林天骄猛扑之时，他也同时发掌向武林天骄袭击。武林天骄要同时避开双笔一掌，他的玉萧又要用来吹散王宇庭的金针，在这样三面攻击之下，仅不过毁了一幅衣襟，武功之强，己足以震世骇俗！即使是柳元甲、文逸凡二人，也不禁暗暗吃惊！

另一边，龙隐大师向那女子扑去，发出了无相掌，南山虎也跟着攻来，发出了百步神拳。那女子在掌力激荡之下，拳风虎虎之中，秀发飘飘，却是傲然不惧，冷笑斥道：“胡说八道，谁是妖狐？”南山虎又是一拳捣来，喝道：“你这妖狐还想赖么？”那女子怒道：“你们既是蛮不讲理，我也懒得与你们分辩。”她被人误会当作“玉面妖狐”已非一次，自知也难分辩，当下只好展开家传绝学，还击敌人。

只见她踏着九宫八卦方位，把一支笛子舞弄得出神入化，龙隐大师在片刻之间，闪电般地攻出了六六三十六掌，竟是连她的衣角都未沾上，反而好几次险被她的笛子点中穴道。幸而龙隐大师的无相掌力也有了几分火候，这是佛门三大神掌（般若掌、金刚掌、无相掌）之一，练到最高境界，掌力发出，无声无息，动念伤人，龙隐大师虽然远远未到如此境界，但用于防守，亦已绰绰有余，那少女的笛子每次都是将要点中他的穴道的时候，便给他的掌力荡开。

那少女忽地一飘一闪，倏地从龙隐大师身旁穿过，笛子向南山虎点到，南山虎的百步神拳，利于远攻，不利近守，被那女子一轮急攻，手忙脚乱。

太湖十三家寨主王宇庭见武林天骄已被文、柳二人联手所困，无须自己插手，而且这三人都是一等一的上乘武功，他要插手也插不进去，当下心想：“武林天骄名头虽大，玉面妖狐恶迹更多。”见龙隐大师与南川虎战那女子不下，遂转过方向，解下软鞭，加入战团。王宇庭虽是远不及武林天骄、柳元甲等人，但与龙隐大师却是伯仲之间，比那持笛的女子也相差不远。他这条软鞭长达一丈有余，鞭风呼响，卷地扫来，对那女子来说还当真是个劲敌，十数招一过，那女子的步法渐渐给打乱，陷入了苦战之中。

另一边，武林天骄力敌文、柳两大高手，更是惊险绝伦。柳元甲掌劈指戳，招招都是向着武林天骄的要害痛下杀手，文逸凡的双笔盘旋飞舞，笔尖所指，也都不离武林天骄的三十六道大穴。但武林天骄虽是屈处下风，也并非只有招架之功，平均在十招之中，他也能还击三招。他招数精奇，每每出人意表，不还击则已，一出手还击，即使是柳元甲，文逸凡这等具有上上武功的人物，也不能不暗暗吃惊，须得小心防备。

蓬莱魔女看得惊心动魄，想要出去劝解，但武林天骄是金国贝子身份，她要给他开脱，一时之间又怎能说得明白？何况还有那个持笛的女子，虽然已知不是“玉面妖狐”，但也还未曾知道她的身份。蓬莱魔女正在踌躇，不知如何处理，忽听得“嗤”的一声，武林天骄的衣裳，又被文逸凡的铁笔撕去了一幅。

蓬莱魔女再也忍耐不住，心想：“不管别人怎样猜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爹爹把武林天骄伤了。”

正在蓬莱魔女从假山背后跳出去的时候，忽听得武林天骄冷笑说道：“素仰铁笔书生是江南一侠，怎的如此不明事理，听信奸言？”

文逸凡怔了一怔，道：“我怎的不明事理，倒要请教？”柳元甲心头一凛，喝道：“你这胡儿，还想花言巧语么？看掌。”武林天骄一个“倒踩七星步”，玉萧横挥，步法轻灵，招数巧妙，在间不容发之际，卸去柳元甲的掌力，倒退三步，嘿嘿冷笑。文逸凡喝道：“你是金国的贝子，潜入江南，意欲何为？江南豪杰，岂能容你！你笑什么？”他话虽如此，但双笔却是虚晃一招，并未点下。显然是武林天骄那几句话，已引起了他的疑心。

武林天骄仰天笑道：“金国也未必个个都是你们南宋的敌人，这且不说，我只问你，你们怎知我是贝子身份？”武林天骄的身份是南山虎揭破的，此言一出，文逸凡果然疑心大起，心道：“对呀，南山虎怎能知道？”要知武林天骄虽是名震大江南北，但武林中人却极少知道他的贝子身份，文逸凡是个聪明人，当然便会想到，倘若他身份是实，能知道他身份的人，必是和金国王族有点关系，至少在王族之中，有人是他的好友的了。

南山虎涨红了脸，叫道：“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但从何知道，

他一时间却说不出来，武林天骄哈哈大笑，接声说道：“ 不错，你当然知道。因为你的把弟北宫黝是我国的大内侍卫，你一直和他暗通消息的，是么？ ”南山虎大叫道：“ 岂有此理，你你，你胡说八道，乱造谣言！ ”声音已是微微颤抖，而且他只知咆哮，旁人一听，就知他实是心虚。

持笛那女子趁着南山虎慌张之际，倏地一个飞身箭步，绕过了龙隐大师，笛子一挥，点中了南山虎的“ 委中穴 ”，南山虎的拳力正要发出，穴道一麻内功发不出去，反震回来，登时一个倒栽葱，跌出了一丈开外。王宇庭连忙将他扶起。这么一来，就只剩下龙隐大师一人，对付那个女子了。

柳元甲喝道：“ 文兄，别相信这胡儿的挑拨离间！ ”猛地又是一掌劈出，他用力虽猛，心中却是松了口气，“ 幸亏他只是揭破了南山虎的秘密，未涉及我！ ”但也正因如此，他怕武林天骄再说出什么“ 不中听 ”的话来，故而这一掌使尽了十成功力，要把武林天骄毙于掌下。

武林天骄叫道：“ 云妹，走吧！ ”随即回头笑道：“ 柳庄主，自有人来与你算帐，我可要少陪啦！ ”笑声中玉萧点出，与柳元甲的掌心一抵，借着他那股猛劲，身形如箭，倏地飞过围墙。龙隐大师挡不住那个女子，被那女子一招迫退，就在武林天骄身形飞起之时，那女子也跟着他越过了围墙。

柳元甲正要去追，忽听得呼的一声，扭头一看只见另一条黑影，也正在越过另一处围墙。

柳元甲就听得后面似有声息，只道是自己的门人弟子赶来捉贼的，加以他那时正在全力去对付武林天骄，所以没有特别留意。如今见这条黑影倏地飞出围墙，轻功之高，决非他的弟子辈所能比拟，这才放眼望去，这一看登时令他心头大震，呆若木鸡。

这黑影不是别人，正是蓬莱魔女。她有满腹疑团，非向武林天骄问个明白不可。是以在武林天骄逃走的时候，她也当机立断，冲出了千柳庄，拼着受父亲怪责，以后再慢慢解释。但她却不能立即去追踪武林天骄。因为柳元甲、文逸凡等人正在那边，她若从那个方向追去，只怕会被父亲拦阻，耽误她的行事。故而她从相反的方向越过围墙，武林天骄既在附近，她只要逃出了千柳庄，便有找得见他的希望，总胜于自己一个人呆在庄中发闷。同时她也想到，倘若父亲向她追来，那对武林天骄也有好处，武林天骄就更可以安全脱险了。不知怎的，蓬莱魔女对武林天骄的暗里关怀，这份感情，竟还似胜于她对柳元甲的父女之情，她实是不愿武林天骄落在她父亲手中。

柳元甲是江湖上的大行家，一看出是蓬莱魔女，呆了一呆之后，也隐隐猜到了她的用心，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心里

自思：“ 清瑶、她、她和这武林天骄竟是交情不浅的朋友？她从那边越过围墙，显然不是助我追贼，而是引我追她！ ”但尽管他猜到蓬莱魔女的用意，却仍是不能不抛下了武林天骄，改了方向，急忙去追赶蓬莱魔女，要知武林天骄对他虽是关系重大，但究竟还不及蓬莱魔女。他正哄得蓬莱魔女相信，要在她身上实现一项重大的图谋，如何可以放走了她？何况，倘若让蓬莱魔女见着了武林天骄，对他更是大大的不利。

蓬莱魔女的轻功与柳元甲乃是在伯仲之间，她出了围墙之后，柳元甲才掉转头来追她，一时之间，怎追得上？

两父女都是一等一的轻身功夫，不消片刻，已是把千柳庄远远抛在后面，柳元甲以传音入密的内功，”叫蓬莱魔女回来，叫了几次，蓬莱魔女却都似充耳不闻，没有回答。她起步在先，两人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着一里有多，

沿途又是崎岖的山地，处处有树木山石挡住视线。柳元甲凭着卓绝的听声本领，可以辨别出蓬莱魔女逃走的方向，却看不见她的背影。

正在追逐之间，忽听得衣襟带风之声，一条黑影从柳元甲身边掠过，拦在他的前面，叫道：“柳翁，你怎可如此行事？请听一言！”这人是铁笔书生文逸凡，他的武功比之柳无甲略有不如，但若只论轻功，他却要比柳元甲稍胜一筹。

柳元甲正愁追不上蓬莱魔女，被文逸凡拦住去路，自是大为着急。但他深知这铁笔书生文逸凡的脾气，文逸凡虽然玩世不恭，好开玩笑，但一旦认真起来，却是丝毫也不含糊，宁死不屈，宁折不弯，什么人他都敢碰！柳元甲知道若不说个明白，要这铁笔书生让路，除非赢得了他这对判官笔。柳元甲即使可以赢他，只怕最少也得千招开外！同时，文逸凡的这几句没头没脑的说话，也令柳元甲暗暗吃惊，心道：“不知这酸丁又知道了什么？”只好自叹晦气，”停下脚步，没好气地说道：“柳某行事有何不当之处，还请文兄明白指教。”

文逸凡慢条斯理地说道：“前面这个女子是不是蓬莱魔女？”柳元甲道：“不错。”文逸凡道：“听说她是北五省的绿林领袖，是也不是？柳元甲道：“是呀！这却与老兄有何相干？”文逸凡道：“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不去捉拿金国的贝子，却来追赶同道中人，这不是轻重不分本末倒置了么？虽然她来到江南，未曾向你先递拜帖，是她失礼，但你也不该气量如此浅窄呀！外侮当头，南北绿林，虽有疆界之分，也该和衷共济，你却放过敌人，来与同道为难，焉能令人心服？”

柳元甲给他弄得啼笑皆非，心道：“原来酸丁并非知道内情，却以为我是一山不能同藏二虎。”原来前晚柳元甲将蓬莱魔女捉回家中，走的乃是后门，并没经过宴客的花园，所以所有前来贺寿的宾客，都不知道他们有“父女相认”之事。

文逸凡道：“你笑什么？我说得不对么？”柳元甲道：“对极，对极！但你却不知其中另有隐情，误了我的事了！”文逸凡道：“有何隐情，可得闻乎！”柳元甲皱了皱眉，只得说道：“她是我的女儿：你知不知道？我只想追回我的女儿，岂是与她为难？”文逸凡“呵呀”地叫了起来，说道：“蓬莱魔女就是你的女儿？这可真是意想不到！她既是你的女儿，为何又从千柳庄跑了出来？她还未曾知道你是她的父亲吗？”

这种种复杂的内情，柳元甲一时间怎么说得清楚？而且文逸凡也并非他的心腹之交，他也不愿意向文逸凡披肝沥胆，毫不隐瞒。

当下柳元甲冷冷说道：“文兄，你也问得太多了。待我找回女儿，再和你说吧！”他凝神一听，又不禁顿足叹道：“文兄，你真是误了我的事了。她如今最少已在十里开外，再也追不上了！”

文逸凡满面尴尬，做声不得，前面蓬莱魔女已是鸿飞杳杳，声影俱无，但后面的脚步却响了起来，原来是龙隐大师与王宇庭二人赶到。

他们二人不敢追那武林天骄，故而也向这条路来。王宇庭道：“可惜让那武林天骄跑了，柳庄主你追的是什么人，比那武林天骄更关紧要么？”蓬莱魔女的身法太快，刚才在园中越过围墙的时候，他们虽然也见着了蓬莱魔女的背影，却还未认得是谁。

文逸凡道：“柳庄主是追他的女儿，说来也好教两位惊喜，柳庄主的女儿正是那北五省的绿林领袖蓬莱魔女。”王宇庭果然大为诧异，连声说道：

“这可真是意想不到！意想不到！”那龙隐大师却并不怎么惊异，说道：“原来柳庄主已见着了你那多年失散的女儿。柳庄主不用烦忧，令媛既来到江南，迟早总会知道你是她生身之父。王寨主，你我也可以为柳庄主尽一点心。叫手下兄弟多加留意。”听来好似他早已知道柳元甲有一个失散的女儿，这女儿就是蓬莱魔女似的。文逸凡不觉起了疑心，“龙隐大师和柳元甲的交情并非深切，他却怎的似是颇为知道柳元甲的家事？”

柳元甲淡淡说道：“也不用这样惊师动众，多谢两位有心，只暗中访查，也就是了。”

文逸凡望了龙隐大师一眼，忽地问道：“南宫舵主呢，怎不见他？”龙隐大师与南山虎南宫造交情颇厚，故而文逸凡向着他发问。

龙隐大师沉吟未答，王宇庭已先笑道：“南宫舵主发了一顿脾气走了。”文逸凡道：“咦，他发谁的脾气。”王宇庭笑道：“正是发你的脾气。”文逸凡道：“咦，我几时得罪他了？”王宇庭道：“他说武林天骄捏造谣言，将他指责，你却似乎是相信了武林天骄的话，当时柳庄主和他全力相斗，你听了他的话，却停手旁观，让他得以胡说八道。南宫舵主也是位成名人物，气量却如此浅窄。也实是出我意料之外。”

文逸凡哈哈一笑，说道：“哦，原来如此，他是怪我不阻止武林天骄说话，那我倒要去找着南宫舵主，向他赔罪了。”原来文逸凡确是对南山虎有了疑心，他话是去找他赔罪，真正的意思却是要去查根问底，求个水落石出。

柳元甲如何不懂得文逸凡的意思，怔了一怔，连忙说道：“文兄，这些小事，何用介怀！难得你到我千柳庄来，我还未尽地主之谊呢，你再多住几天吧。”

文逸凡道：“柳庄主，我糊涂误事，令你们父女见面不能相认，实是抱歉。我也有责任给你找寻女儿。别的能力我不如你，跑跑腿的差事，自信还可胜任。

说了这话，一声：“少陪！”便即展开绝顶轻功，如飞跑了。柳元甲暗暗叫苦，心道：“这酸丁爱理闲事，没的给他越理越出麻烦！”

柳元甲担着几重心事，首先是蓬莱魔女的逃跑；其次是武林天骄来替人讨还秘笈，而那个人正是他生平最顾忌的人；再其次是文逸凡的爱管闲事，只怕也会给他惹出更多的麻烦。任柳元甲如何神通广大，总不能有三头六臂，同时料理三桩事情，对付三个武功与他不相上下的人，只有先回千柳庄，暗中再作安排，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蓬莱魔女摆脱了柳元甲之后，到离庄二十里之外，然后兜个圈子，折回来寻觅武林天骄，她一路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呼唤，总听不到武林天骄的回答。蓬莱魔女不敢在千柳庄附近多作逗留，只好跟着武林天骄逃走的方向一路追踪。

自从到了千柳庄之后，两日来所发生的事情，每一件每一桩都是出人意外。有父女的意外相逢，有华谷涵的传音告诫，有金超岳在千柳庄的突然出现，有武林天骄的半夜登门，代人向她爹爹索书。这种种事情，每一样又都藏有许多疑团，令蓬莱魔女百思不得其解。

蓬莱魔女远离了千柳庄，摆脱了柳元甲之后，精神的纷扰，也摆脱了许多。冷静下来，暗自想道：“华谷涵与武林天骄都是与我爹爹作对的。尤其是武林天骄向我爹爹索书之事，所说的言语和我爹爹的自述又大不相同。这种种可疑之点联结起来、只怕这位柳庄主即使真是我的父亲，其中也定然还

有隐情。唉，我只道身世之谜已经揭开，谁知还是一团迷雾！”她渐渐连柳元甲究竟是否她的父亲，也有点怀疑起来了。

蓬莱魔女再又想道：“上次武林天骄助我胜了那金超岳之后，曾向我倾吐心事，但却没有提起我爹爹在生之事。这事后来从师嫂口中才说出来。武林天骄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是他当时还未知道？抑或是他因为我爹爹是个坏人，不愿意让我知道？但师嫂所得的消息显然是从他那里来的，师嫂为什么又肯告诉我呢？嗯，最后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柳元甲根本不是我的父亲了？但我爹爹有破布为凭，残笺作证，又怎能不是我的父亲？”蓬莱魔女但觉疑雾重重，越想越是糊涂。

蓬莱魔女再又想到与武林天骄同行的那个女子，“这女子和玉面妖狐多半是孪生姐妹，至于那个与华谷涵同行名叫‘阿霞’的女子大约也是她们的妹妹。奇怪，玉面妖狐臭名昭彰，素为武林人士所不齿，她的两个妹妹却是武林天骄和笑傲乾坤的朋友。”

想至此处，不知怎的，心中突然有一丝酸溜溜的感觉，脸上也不禁发烧了。

要知蓬莱魔女虽然在武林中叱咤风云，但却是个初涉情场的女子，而且正陷在难于抉择的苦恼之中。一个笑傲乾坤，一个武林天骄，在她心中的位置实是难分轩轾。这两个人都是超迈俗流的豪杰，一个曾以红豆暗寄相思，一个更曾向她明言心事。这两个人不但武功相若，年貌相当，还有许多不约而同的巧合之处。他们都是知道蓬莱魔女身世之谜的人，如今他们各自和一个女子同行，这两个女子又恰巧是一对姐妹。前几天，蓬莱魔女初探千柳庄那晚，曾因笑傲乾坤和那“阿霞”同在一起，而引起心情的波动；而今她又为武林天骄和那“阿云”的形迹相亲而感到抑郁于怀了。“情似游丝无定，芳心知属谁家？”蓬莱魔女发现了自己心底的秘密，脸上发烧，情怀怅怅，过了一会，忽地不禁哑然失笑：“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管他们和什么人同行？”话虽如此，“春水”毕竟是已被风吹皱——蓬莱魔女本来平静的心湖也总是荡起了涟漪了。

蓬莱魔女施展绝顶轻功，一路追踪，不知不觉已是漏尽更残天将破晓的时分，离开千柳庄估计最少也在五十里之处，兀是不见武林天骄的踪迹。蓬莱魔女心里自思：“我索性迳赴临安，先去见辛弃疾。即使在路上碰不上武林天骄，也总可以从辛弃疾那儿查访笑傲乾坤的消息。这两个人只要见着一个，我的身世之谜也就可以揭开了。”

主意打定，蓬莱魔女趁着天未大亮，前面正是一个小镇，便到镇中，找着了一间当铺，进去盗取衣裳。原来她因为装束特别，（女装佩剑，单身一人，行走江湖，在江南甚是少见。）一路上受人注目，所以想改换男装。当铺里故衣最多，可以选得合适的衣裳。

蓬莱魔女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进那间当铺，扭烂了库房的铁锁，挑选了两套合身的男子衣裳，穿上一套，另一套留作替换，在镜前一照，好一个俊俏儿郎，蓬莱魔女不觉在镜前失笑。笑自己雌雄莫辨，也笑自己以绿林盟主的身份来作小偷。正在得意，不料天已大明，当铺的伙计已来到库房巡视，惊得忙叫“捉贼”，蓬莱魔女信手点了他们的穴道，大笑而去！

蓬莱魔女因为白天不方便在路上施展轻功，又到大户人家盗了一匹马，这才离开了那个小镇。一路快马疾驰，到了中午时分，那匹坐骑并非骏马，已累得口吐白沫，蓬莱魔女也感到有点饥饿，正想找个人家买些食物，忽听

得后面蹄声得得，有两匹快马疾驰而来，骑在马上的是两个军官。正是：

外侮当头仍不悟，缇骑四出捕忠良。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偏安犹作和戎策 报国谁知犯佞臣

蓬莱魔女只道他们是有什么公事，故此赶路匆忙，本来也不怎样在意，那两个军官并辔驰驱，一路交谈，到了蓬莱魔女背后，话声还未中断，蓬莱魔女正巧听得其中一个军官说道：“姓耿这小子真是害人不浅，累得咱们千里奔波。他迟不走，早不走，偏偏咱们来了，他就走了！”蓬莱魔女吃了一惊，连忙竖起耳朵，留心听他们说话。

那两个军官的坐骑比蓬莱魔女的快得多，话声未了，已是“从她身旁越过，只听得前头那军官哈哈笑道：“这是大好的发财升官的机会，你还埋怨什么？快点跑吧，别让人家把功劳都抢去了！”转眼间那两骑马已跑出了半里之遥，那两个军官的话声已是听不清楚了。

蓬莱魔女心头一震，暗自寻思：“他们说的‘这姓耿的小子’莫非就是耿照？听他们的口气似是去捉拿耿照的，耿照可犯了什么罪了，惹得官府捉拿？”

蓬莱魔女那匹坐骑跑不过那两个军官的骏马，她又不便在路上施展轻功，人急智生，拔剑出鞘，反手在马臀一刺，那匹马负痛狂奔，距离拉近，相距只有六七丈了，但那匹马疼痛一过，又慢下来，蓬莱魔女早已取下拂尘，趁着距离还不太远，拂尘扬空一抖，两根尘丝无声无息地就射了出去。

用尘丝当作暗器，这是蓬莱魔女的独门绝技，尘丝比梅花针还要细小，莫说是这两个军官，即使是第一流的高手，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暗算也是难以察觉。蓬莱魔女射得巧妙之极，两根尘丝恰好射中了前面那两匹马的后腿关节，经过她的内功运用，两恨细微如发的尘丝插进马腿之时，便似利针一般，那两匹骏马关节酸疼，后腿登时跛了，一跷一拐，走得比蓬莱魔女那匹坐骑更慢。

那两个军官大为着急，用力鞭打坐骑，大声斥责：“该死的畜牲，还没跑上几里路，怎的就不肯跑了？那两匹马哀声嘶鸣，越走越慢。那两个军官莫名其妙，正要下马察看，蓬莱魔女己赶了上来，朗声说道：“两位大人请慢。”

那两个军官见她是个佩剑的“美少年”，气度高华，不似常人，心中惊疑不定，齐声问道：“阁下是谁？有何贵干？”

蓬莱魔女笑道：“大水冲倒龙王庙，自家人认不得自家人了？我与两位大人一样，是奉命去追缉耿照的。他不是在虞允文军中吗，两位怎么向这回头路跑？”

其中一个军官听他说得确实，信以为真，冲口便道：“耿照早已不在虞允文那几了，你来得正好，咱们一同追吧。”另一个军官却较细心，忙道：“且慢！”

蓬莱魔女跳下马来，与那军官以礼相见，那军官道：“你说你是奉命去追缉耿照的，是奉谁之命，可有海捕文书？”蓬莱魔女道：“你又是奉谁之命？你先让我看了你的海捕文书，我再把我的给你看。此事关系重大，非是小弟多疑，你们不放心我，我也得知道你们的底细，才敢放心。”那军官道：“这么说，你是真的有海捕文书的了？”蓬莱魔女道：“这等大事，岂有虚言？”另一个军官道：“文书上当真是写明捉拿耿照的？”蓬莱魔女已听出他的口气有点儿不对，但却不明白自己有什么破绽给他识破，顺口答道：“当然是写得明明白白，要不然我怎敢到虞允文军中胡乱拿人？”

此言一出，那两个军官嘿嘿冷笑，骂道：“你这小贼撒得好一个弥天大谎！快快给我招供，你是不是耿照的党羽？”两人同时拔出兵刃，倏地就扑过来。

蓬莱魔女本来是想套取他们的说话，多探听一些事实的，“软功”不成，只好硬来，她早已有所准备，敌一动，己先动，出手如电，左手拂尘，右手长剑，一招之间，同时向那两个军官使出杀手。

左边那个军官武艺平常，怎挡得住蓬莱魔女精妙绝伦的天罡尘式？腰刀给拂尘一拂，登时脱手飞出，蓬莱魔女随手就点了他的穴道。

另一个军官可是高强得多，使的竟是“万胜门”正宗“乱披风”快刀刀法，但比起蓬莱魔女也还差得很远，那军官在瞬息之间，一口气所了七七四十九刀，连蓬莱魔女的衣角都未沾着。蓬莱魔女喝声：“着！”一剑削出，把他的衣服当中削下，分为两边，却没伤着他的皮肉，喝道：“你服不服？”

忽听得“卜”的一声，那军官衣裳裂开之后，有一封朱漆文书掉了下来，那军官大惊失色，喝道：“你敢毁坏圣旨！”蓬莱魔女一剑刺中他的穴道，冷笑说：“什么圣旨，我倒要拿来看看。”

蓬莱魔女撕开信封，取出“圣旨”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义民耿照，献书报国，朕心嘉许，着即进京觐见，钦此。”

蓬莱魔女这才知道并非海捕文书，原来是自己刚才说错了话，怪不得那两个军官起了疑心。

蓬莱魔女更是如坠五里雾中，寻思：“照这圣旨看来，皇帝老儿是因耿照献书有功，要招他去领赏的，何以这两个军官的口气，分明是当他强盗捉拿？”情知内里情由定然十分复杂，大路上不好盘问，便把这两个军官一手一个提了起来，立即施展轻功，跑到山上的丛林里去。幸亏路上恰巧没有行人，蓬莱魔女闪电般地击倒那两个军官，俘虏入林，没人瞧见。

蓬莱魔女选了一处地形险峻，常人难以攀登的危崖跳了上去，将那两个军官放了下来，喝道：“你们是什么人？这圣旨是怎么回事？快说！”其中一个紧闭双唇，怒容满面，不肯言语，另一个则似乎怕死得多，颤声说道：“他是内廷侍卫，我是禁军统领，这圣旨是他带来的，我不知情。”蓬莱魔女抖起拂尘，向那内廷侍卫一指，喝道：“这圣旨是真是假？”那侍卫一脸倔强的神色，亢声说道：“凭你也配问这圣旨的真假？要杀便杀，老子绝不皱眉！”蓬莱魔女冷笑道：“凭你这块废料，也敢妄充好汉！”拂尘在他身上轻轻一拂，一拂之下，那侍卫仿佛给无数利针刺进他的穴道，再过一会，又觉仿佛有千百条小蛇在他体中乱啮乱咬，酸、痒、疼痛，简直非言语所能形容！胜过任何酷刑。那侍卫纵是铁铸的身子也禁受不起，登时哀号道：“我说，我说！请好汉松刑。”

蓬莱魔女将拂尘移开，冷笑说道：“实话招来，若给我听出有半字虚言，我叫你受七日七夜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磨折！”那侍卫松了口气，讷讷说道：“这圣旨是真是假，我也不知。是洪公公交给我的。洪公公是司礼太监，外面呈来的奏章，内廷传出的圣谕，都是由他掌管收发的。”蓬莱魔女道：“那洪公公怎样吩咐你？圣旨是召见耿照，为何你们的口气却是去将他缉拿？”那侍卫道：“圣旨我不敢私拆来看，不知说的什么。但洪公公却是这样吩咐的，叫我将这姓耿的小子带到京师，立即送到太师府去。路上却不可让犯人知情，只说是皇上召他有赏。”蓬莱魔女道：“为何要送到太师府去，这太师又是何人？”那侍卫道：“我只知奉命行事，别的都不知道。太师就是当

朝宰相魏良臣。”蓬莱魔女吃了一惊，道：“原来是这老贼，他还没死？还居然做了宰相？”原来这魏良臣是秦桧的党羽之一，曾几次出使金国，代表秦桧“谈和”，然在爱国志士看来，实是乞降，是以蓬莱魔女知道他的名字。她之所以吃惊，并非为了魏良臣的宰相权势，而是吃惊于南宋皇帝，竟然在秦桧之奸大白于天下之后，依然重用秦桧的一党秉国当朝。

蓬莱魔女再向那禁军统领问道：“你呢，你又是奉了何人之命？”那统领道：“我是奉了顶头上司，禁军都指挥王大人之命。要我协同张侍卫办事，将那耿照骗到京师，交给魏太师。王指挥说，这姓耿的武功不弱，恐有意外，张侍卫一人对付不了。他还说这是绝顶机密之事，绝不可有半点泄漏。事情办得成功，重重有赏，办不成功，就要取我项上人头。……”蓬莱魔女不耐烦听他啰嗦，问道：“这王指挥是什么人？为何他要与魏良臣、洪太监等人陷害耿照？”

那禁军统领道：“这位王指挥就是从前岳元帅手下的副统制王俊。”蓬莱魔女这一惊更甚，大怒说道：“这奸贼坐享高官厚禄，居然又来陷害忠良！”拂尘一击，把一块石头打得火花四溅，石屑纷飞。

原来这王俊乃是当年帮同秦桧谋害岳飞的帮凶之一，本是岳家军中的副统制，屡犯军法，岳飞几次要治他的罪，为了宽大处理，希望他能改悔，一直没有从严惩处，王俊不但不知觉悟，反而怀恨在心。后来秦桧要谋害岳飞，想出了一条毒计，买通王俊，叫他诬告岳飞的副帅张宪和儿子岳云谋叛，藉此牵连岳飞。王俊遂出头自首，说张宪欲据襄阳府叛变，他是参与谋叛的一人，现在幡然悔悟，向朝廷请罪。“风波亭”的冤狱就是由这一个“莫须有”的案子引起的。

蓬莱魔女强抑怒火，冷静下来，暗自想道：“那洪太监是掌管宫廷的文书收发的，奏章都要经过他的手才送给皇帝，这么说来，耿照所呈递的他父亲那份遗书，只怕根本就未经皇帝老儿过目，而是被那洪太监私下扣留了。洪太监与魏良臣、王俊等人合谋陷害耿照，自必是因为这份遗书的关系，只不知书中有什么涉及他们，以致他们如此恐惧怀恨？莫非他们现今还是私通敌国不成？这事关系重大，内情复杂，我非得亲自到临安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那禁军统领见蓬莱魔女大发雷霆，吓得连忙说道：“王俊因何要害耿照，我实是毫不知情。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能听他差遣。”

蓬莱魔女道：“你们到了虞允文军中，不见耿照，可知他是去了哪儿？”那统制道：“听虞将军说，耿照已赴临安，正是在我们到达之前的一天动身的。但我们从临安出发，却没有在路上碰上他，也许他走的是另一条路。故而这份圣旨，我们就没有交给虞允文，要留下来准备将来当面交给耿照。”

蓬莱魔女道：“你们走回头路来追拿耿照，你们怎认得他？”心想耿照初到江南，这两个军官决计未曾见过耿照。那统领道：“我们虽未见过耿照，但魏太师交下他的图形，要是碰上了一定会认得出的。”

说罢拿出了一张画像，蓬莱魔女一看，画的果然乃是耿照。蓬莱魔女又惊又怒，这画像不啻是个证据，证明魏良臣确是暗通金国，因为金国曾挂图悬赏缉拿耿照，这张画像和金国所挂出的耿照图像一模一样，即非原图，显然也是出于一人手笔，蓬莱魔女再问：“你们刚才说怕别人抢你们的功劳，那么除了你们之外，魏良臣与王俊还有什么布置，还派了什么人去与耿照为难？”

那侍卫道：“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十二名禁军统领与七名内廷侍卫，都已奉派出来，留在沿途的各处关卡，协同当地的官兵，每日里搜查过往行人，严防耿照漏网。”蓬莱魔女大怒道：“好狠毒的布置！假传圣旨还恐有失，又来调派朝廷的军官给他们公报私仇！朝廷的官兵不用来抵御强敌，却用来对付忠君爱国的义士，哼，哼，这是什么道理？当真是令人又气又恨！”说得火起，左右开弓，僻僻啪啪地就打了那两个军官几记耳光。

那两个军官慌不迭地磕头求饶，叫道：“我们只知奉上司遣派，实是不明内情，求侠女饶命。”蓬莱魔女道：“你们若非奉命而为，我早已取了你们的性命了。但你们贪功图赏，行为卑鄙，这几记耳光也没有错打了你们。好吧，如今死罪免了，活罪难饶，我罚你们在这危崖上挨饥抵冷一日一夜！”

说罢便点了那两个军官的软麻穴和哑穴，叫他们不能叫喊，也不能动弹。蓬莱魔女用的是重手法点穴，要过了一日一夜之后，穴道方能自解。这危崖有十余丈高，谅这两人穴道解了之后，也无法自己下来，到时他们能否侥幸遇救，那就只好让他们听天由命了。

那两个军官的坐骑是久经训练的战马，兀自在山下徘徊不去，它们并没受伤，只是被尘丝刺了关节，如今酸麻已过，己可以行动如常，蓬莱魔女心道：“耿照比他们早一日动身，他的马一定不及这两个军官的马快，也许在今日还可以追得上他。”

蓬莱魔女不便在路上施展轻功，又担心耿照在前途遇险，便换乘了一匹坐骑，立即赶路。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耿照前赴临安之事，原来耿照也正是为了打听他献书之后的消息而去的。他把父亲那份遗书交给辛弃疾，由辛弃疾又交给大将军刘錡代呈皇上。耿照自己则到虞允文军中学习水战，等候消息。水战的技术已经学得差不多了，消息仍是迟迟未来，耿照惴惴不安，故而赶赴京都，想请辛弃疾帮忙打听。他哪知道，刘錡倒是替他把那份遗书呈上去了，可惜却要经过洪太监的手转呈，洪太监私自拆开那份遗书，一看之下，大惊失色，便把那份遗书扣留不发，皇帝根本就看不到。原来耿照父亲这份遗书分两部份，一部份是敌情报告，例如金国的兵力布置，国中虚实等等。另一部份则是报告南宋有哪些私通金国的奸臣，这些奸臣有些已经死了，有些却还活着，魏良臣、王俊等人都在其内。洪太监是他们一党，当然要和他们设法谋害耿照了。

耿照毫不知情，日夜兼程，匆匆赶路，这一日进了天目山口，山口有一道关卡。

耿照以前在虞允文军中，虽然未受实职，但也是个军官身份，穿的是军官服饰，身上还有虞允文给他的“路引”，所以碰上关卡检查，丝毫也不放在心上，根本就想不到会有意外，只是当作例行手续而已。

路口的哨兵见他是个军官，甚为客气，问道：“哪里来的？”耿照道：“从采石矶来的。”采石矶即是虞允文水师驻扎之地，虞允文屡挫金兵，威名远扬，采石矶是个小渔村，也因此沾光，人人都知道这个地方了。

那哨兵吃了一惊，连忙叫道：“张大人请来！”卡中一个军官急步奔出，那哨兵道：“这位大人是从采石矶来的。”那军官问道：“你是在虞将军帐下当差的吗？为何一人到此？”耿照道“我有点公事，要上京都。这是我的路引。”那军官接过一看，又惊又喜，说道：“你就是耿照？你在虞将军麾下，官属何职？”耿照道：“不错，我就是耿照，我是随辛将军的义军从江北来的，在虞将军那儿只是个客卿身份，算不得正式军官。”

那军官盘查清楚，放下了心，想道：“原来并不是虞允文手下的军官，这倒可少了一层麻烦。”原来这姓张的军官正是王俊派出的禁军统领之一，奉命留驻这座关卡，等候捉拿耿照的。他只知捉到耿照此人，就可以领功邀赏，却不知耿照是什么身份。

那军官哈哈笑道：“久仰大名，幸会，幸会，咱们亲近亲近。”耿照怔了一怔，心道：“我才到江南，你怎的就会久仰我的大名？”但也只当他是句普通的客套说话，虽然觉得他说得不很恰当，却也不怎样在意，便伸出手来与他一握。

一握之下，耿照掌心如受针刺，又痛又痒，那军官笑声未绝，忽地“哼”了一声，说时迟，那时快，随即又是一掌打出，把耿照打出了一丈开外，但耿照只是脚步踉跄，未曾跌倒，那军官却“咕咚”一声，倒于地下。

原来那军官中指上套有一个毒指环，握手之时，指环上伸出一口毒针，耿照哪有防备，当场就受了暗算。但耿照练过桑家的大衍八式，护体神功已有了几分火候，一受暗算，立生反应，那军官一掌打在他的身上，虽然把他打出一丈开外，自己也给耿照的内功反震，变成了个倒地葫芦。

这一来两人都是大大吃惊，那军官爬了起来，大叫道：“来人呀！”耿照喝道：“我犯了什么罪了？你、你是朝廷命官，怎的向我下得这等毒手，这、这简直是江湖上下三流的勾当！”骂声未了，那军官已抄起一根钢鞭，向他打来。

这一鞭势捷力沉，径向耿照下三路扫来，耿照立足未稳，脚步一个跄踉，闪过一边，膝盖没给打着，脚跟却已给鞭梢扫了一下，他的护体神功只有几分火候，脚跟是他真气还未能运到的地方，这一下打得他痛得跳了起来，落下来时已是一跷一拐，那军官得理不饶人，一个箭步赶了上来，唰的又是一鞭打出，这一鞭来势更猛，用的是“尉迟鞭”中的杀手鞭法，风声呼响，卷起了一团鞭影，将耿照的身形罩着，这根钢鞭长达一丈有余，使出了这路鞭法，不论耿照避向哪方，都是难以避免给他打中。

耿照不由得怒从心起，在这性命交关之际，也顾不得什么朝廷的命官不命官了，掣出宝剑，一声喝道：“你住不住手？”一招“八方风雨”使将出来，只见紫电腾空，银虹匝地，剑光四面展开，断金戛玉之声，不绝于耳，一刹那间，耿照的宝剑与那军官的钢鞭已接连碰击了十几下，军官的鞭梢给削去了一段，鞭身上也是伤痕累累，幸而那根水磨钢鞭重达七十二斤，耿照只能削去一段鞭梢，还未能将长鞭从中间削断。

耿照喝道：“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胆敢白日青天拦路打劫？我身上没带多余银子，要命倒有一条！”耿照做梦也想不到当朝的宰相和禁军指挥要谋害他，还只道这些人乃是冒充官兵的强盗。

那军官冷笑道：“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命，乖乖地抛下宝剑，跟我走吧，我亲自送你上京。”耿照怔了一怔，道：“我何必你送？你若是好意，为何见面就下毒手？”

那军官哈哈大笑，说道：“你到了京都，自会知道。我不给你刺上一针，你怎会听我的话？老实告诉你，这是见血封喉的毒针，任你内功深厚，不得解药，也至多一时三刻，便要毒发身亡，你还要顽抗吗？”

耿照大怒道：“岂有此理，一派胡言！你分明是个无恶不作的强盗，哼，要我屈膝求饶，那是万万不能！呸，狗强盗，你不拿出解药，我就与你拼了。”冲上去抡剑便斫，那军官欺他腿已受伤，行动不便，只是一味闪躲，不和他

真个交锋，想等待他毒发之时，便自可不费吹灰之力。将他手到拿来。

就在此时，关卡中的官兵已是倾巢而出，为首的是个手执丈二长枪的军官，这人是大内十二名头等侍卫之一，武艺在那禁军军官之上，见耿照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少年，那军官竟然战他不下，不禁心存轻视，意欲当众逞能，一马当前，抡起长枪，一招“毒蛇出洞”，向耿照当胸便刺！

耿照暗运真气，力透剑尖，搭上长枪，轻轻一带，卸去了对方那股刚猛的力道，喝道：“撒手！”一招“顺手推舟”，青钢剑贴着枪杆，迅速地便向上削，这是短剑破长枪的一巧妙招数，敌人若是不肯撒手抛枪，这一削便可以将他握枪的手指削断。

这军官身为头等侍卫，武功亦非泛泛，就在这危机瞬息之间，忽地将长枪变出了虎尾棍法，将枪尾一抖，抖起了斗大枪花，使出了虎尾棍法中的“圈”字诀，耿照削到一半，给他荡开，剑锋斜掠而出，“唰”的一下，虽没有削断那军官的手指，但剑锋过处，已裂开了一幅衣裳，在那军官的左肩上画了一道五寸来长的伤口。

使鞭的那个军官急忙一鞭打来，耿照举剑架开，两侧又有两个军士赶到，一个挥刀，一个挺矛，同时向着耿照斫刺，耿照一招“斗转星移”，反手一剑削出，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震得耳鼓嗡嗡作响，那两个军官刀断矛折，给震得四脚朝天。但耿照的虎口也隐隐作痛，这并非这两个军士的功力比那头等侍卫还高，而是耿照所中的毒已经发作。

耿照毒虽发作，神智尚清，他看见这么多官兵从那关卡跑出来，已知绝不是盗徒冒充，禁不住一阵凉气透过心头，又是气愤，又是伤心。他历尽艰难，好几次险死还生，这才冲破重重封锁，来到江南，将父亲的遗书献给朝廷，自问有功于国，却想不到军官竟要将他杀害！

耿照一口悲愤之气咽不过来，眼睛发黑，右臂亦己麻木不灵。耿照心里想道：“这样死去，也是个糊里糊涂的屈死鬼！不，我一定要冲出去，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是谁要把我置于死地？这是不是真的出于朝廷的旨意？”当下剑交左手，暗运真气抵御右臂毒气的上侵，稍稍好了一些，就以左手使剑，泼风的杀开一条血路。

可是他既要运气御毒，又是左手使剑，当然远远不及右手的灵活，他又不忍杀伤官兵，所用的战术只有两种，一是削断对方兵器，一是刺中对方穴道，点到即止，叫他失掉抵抗能力。但这么一来，他本身也要更耗精神，更费气力，不多一会，毒气又在渐渐扩散，左臂亦已有点麻木不灵了。

那两个军官看出他已是强弩之未，齐声喝道：“好小子，你真的不要性命了吗？快快抛剑投降！”耿照此时神智亦已渐渐模糊，心中只是有一个念头，要冲出去！那两个军官大为着急，生怕他毒发身亡，难以交代，那使鞭的军官叫道：“你把他的宝剑打落，我上去将他击倒！”那两个军官见耿照剑招使出，已是不成章法，料想可以将他制服，便拼着冒点危险，冲上去擒他。

耿照眼睛发黑，只听得呼呼风响，那内廷侍卫一声大喝，抡起长枪向他挑来，耿照视力模糊，一丈之外的敌人，只能隐约看到一点影子，凭着听风辨器之术，以上乘武功的“卸”字诀挡了两招，忽觉膝盖一阵剧痛，不由得“咕咚”一声倒在地上。原来是那禁军教头绕到侧边，悄无声地一鞭打来，耿照所受的毒早已发作，目力耳力都受影响，听风辨器的本领，当然也大大减弱，他全神应付那杆长枪，已是有点力不从心，那使鞭的教头十分狡狯，

在他们高呼酣斗之中悄无声地一鞭打去，耿照还焉能抵挡？冷不及地就给他一鞭打碎了膝盖了。

那两个军官哈哈大笑，争先恐后地便跑来要拿耿照，耿照心里叹了口气，正自想道：“终于还是落在奸人手上，死不足惧，但却是可惜死得不明不白！”突然间，那两个军官的笑声忽地变为厉叫，接着听得“卜通”“卜通”的两声重物坠地之声，显然是那两个军官已是在他的面前同时跌倒。

耿照大为惊诧，挣扎着爬起来，模糊中只见一圈白影在官兵丛中穿来插去，追南逐北，所到之处，如汤泼雪，裂人心肺的惨叫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耿照心道：“这人是谁，却来救我？”想要叫他不要滥杀无辜，声音竟已发不出来，他中的毒，毒气已将攻到心房，体力全已消失，只仗着一口真气，勉强护着心房，才不至于立时晕倒。

就在耿照摇摇欲坠之时，那白衣人来到了他的身前，一手将他拖住，朦胧中耿照认得是个女子，心头一震，“啊，原来是你！”这句话勉强叫了出来，细如蚊叫，那女子格格一笑，说道：“你还认得我么？算你还有一点心肝。”背起耿照，如飞而去。耿照松了口气，也就迷迷糊糊的不省人事了。

且说蓬莱魔女快马赶来，到了天目山的关卡之前，正是那一场激战之后，只见遍地血腥，横七竖八的都是尸体。蓬莱魔女在路上已曾打听得耿照是向这条路来，见了这个情形，不禁惊疑不定。心里想道：“看这情形，耿照在这里曾与官兵激战，那是无疑的了。但杀伤这许多人，却不似耿照作为。”她进关卡搜查一遍，一个活人都没见着，再到战场审视那些尸体，更是大大吃惊。那些人死状都差不多一样，不是咽喉被剑尖穿过，就是左右心房被刺个正着。可以看得出来，每个人都是被一剑毙命的。蓬莱魔女深知耿照的性格决不会这样残忍，而且这种狠辣的剑法，也决非耿照家传的蹑云剑法。蓬莱魔女心道：“这是谁干的事情？他来相助耿照，应是侠义中人，却又为何会用这种邪派的狠毒剑法，将官兵杀得一个不留？”

蓬莱魔女蓦地想起一个人来，“莫非是玉面妖狐连清波？”但蓬莱魔女与玉面妖狐曾经几度交手，仔细回想，玉面妖狐使的又不似这路剑法。蓬莱魔女正自思疑不定，忽听得蹄声得得，有如骤雨，只见一骑骏马，正自从山坡上疾驰而过。

这匹马不走大路，似乎是有意绕过这座关卡，蓬莱魔女心头一动，仔细一瞧，认得马背上的骑士正是以前在路上碰见过的，向她查问武林天骄的那个金人，也即是那晚和那个“阿霞”一道偷进千柳庄，后来又一道离开的那个汉子。

这汉子骤然见着了蓬莱魔女，又见着了关卡前面的满地尸体，也是大出意外，吃惊非小，“呵呀”一声，叫了起来，连忙扬鞭催马，跑得更加快了。

蓬莱魔女叫道：“且慢，我有话要和你说！”那汉子曾吃过蓬莱魔女的亏，哪肯听她的话？马不停蹄，绝尘而去，转眼之间，已自山路上绕过那座关卡，进入了森林。

蓬莱魔女只好上马去追，蓬莱魔女这次追他，倒并非存着敌意，而是想向他打听武林天骄或笑傲乾坤的下落。蓬莱魔女已知他是武林天骄的朋友，那晚他又曾与那个名叫“阿霞”的女子同进千柳庄，那么想必和笑傲乾坤最少也是相识无疑。

蓬莱魔女的坐骑是从那个内廷侍卫手中夺来的御厩良驹，登山涉水，如履平地，但那汉子的坐骑也是神骏异常，比起蓬莱魔女这匹坐骑有过之而无

不及，他又是跑了一程，蓬莱魔女才随后追的，越追距离越远，幸而山路湿润，蹄痕分明，不致追错了方向。

翻过了一座山头，忽听得金铁交鸣之声，隐隐随着山风吹来，蓬莱魔女定睛看去，只见下面山谷之中，有两团白光裹着两条人影，正在厮杀，距离太远，是什么人，还瞧不清楚。

那汉子已到了山腰，扬声叫道：“霞妹，别慌，我来啦！”蓬莱魔女心头一跳，“莫非就是那个阿霞？”纵马疾驰而下，到了半山，定睛看去，捉对儿厮杀的是一男一女，那女的果然就是“阿霞！”

蓬莱魔女心头大震，只一个“阿霞”，还未令她吃惊，那男的更出她意料之外，这时瞧清楚了，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师兄公孙奇。

那个名叫“阿霞”的女子，用月牙弯刀劈斫夹着刺穴，招数十分精奇，但却仍然不是公孙奇的对手，只见公孙奇的剑光已把她裹住，那女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刀之力。这时，那金国汉子，已到了谷底，拔出佩刀，便去助战。公孙奇哈哈笑道：“清霞，我是你的姐夫，对你实是一番好意，你怎么不肯听我的话？”

蓬莱魔女听得那女子的名字叫做“清霞”，心里想道：“果然是玉面妖狐连清波的妹妹。我师兄自称是她的姐夫，敢情是他谋害了妻子之后，已与那妖狐苟合了？”

连清霞气得大骂道：“下流贼子，无耻奸徒，我不杀你，难泄心头之气！”公孙奇哈哈笑道：“我倒是无意伤害你，你怎的发这么大的脾气，反而要杀起我来了，我配不起你的姐姐么？哈哈，小姨子，你还是对我好一点吧，你怎么能杀得了我呢？”连清霞给他气得七窍生烟，刀法急乱，公孙奇看出了破绽，一抓向她抓下。

那汉子正巧赶到，大怒喝道：“闭上你的嘴，看刀！”一刀斩下，公孙奇猛地缩手，侧目斜脱，嘻嘻笑道：“你敢情是我霞妹的夫婿了？你我份属连襟，怎的你一见面便是这么不客气？”连清霞与那汉子都是满面通红，双刀飞舞，联手而攻，着着都是进攻的招数，恨不得把公孙奇宰了。

公孙奇笑道：“霞妹，我看在你姐姐的份上，不想伤你。这人虽是你的夫婿，究竟隔了一层，对不住，我可要拿他试一试我新练的功夫了！”话犹未了，倏地一掌拍出，那汉子的腰刀给公孙奇的软剑裹住，急切之间，抽不出来，“蓬”的一声，两人对了一掌，那汉子晃了一晃，连退三步，急汗如雨，面色都已变了。连清霞大惊道：“宜哥，怎么了？”那汉子道：“没什么！”咬着牙根，挥刀再上。公孙奇笑道：“没什么？你这条小命保不住啦！霞妹，你另外找个男人吧。这人是个蠢材，配不上你，比他强过十倍百倍的人多着呢，我可以帮你挑选。”

连清霞又惊又怒，运刀如风，豁出了性命向公孙奇猛攻，公孙奇使出一路防身剑法，轻描淡写地将她的招数一一化开，另一只手在刀光剑影之中忽伸忽缩，仍在寻暇抵隙，意欲向那汉子再击一掌。

正在这紧张的关头，蓬莱魔女已在山上疾驰而下，赶了到来。公孙奇认出了是她师妹，大吃一惊，连忙叫道：“师妹，你来得好！这人是金国的将军，你把他拿来吧。”

公孙奇固然吃惊，连清霞与那汉子吃惊更甚，心中想道：“糟糕，这恶贼一人已难应付，又来了他的师妹，这可如何是好？”

公孙奇知他师妹痛恨金人，想激起她的同仇敌忾，哪知蓬莱魔女已是深

知他的为人，怎还肯上他的当？话犹未了，蓬莱魔女已自马上跃下，身形如箭扑来，冷笑说道：“谁是你的师妹，你花言巧语，还想骗我吗？不错，我是要拿人，我是要把你拿下！”

蓬莱魔女尘剑兼施，左手是天罡尘式，右手是柔云剑法，拂尘笼罩，封闭了公孙奇的退路，青钢剑一招“星海浮槎”，抖起了三朵剑花，瞬息之间，连点公孙奇胸前的“漩玑穴”，胁下的“愈气穴”，膝盖的“环跳穴”。这三处方位联成一条斜线，蓬莱魔女一招连攻三处，剑如飞凤，斜掠而下，当真是奇妙无比。蓬莱魔女曾和师兄两度交手，对他的本领深浅已是了然于胸，他武功虽高，却还比不上自己，只道这一路剑法使出，至不济也可点中他一处穴道。

哪知公孙奇的武功也已是今非昔比，就在这危机瞬息之间，只见他也是剑掌兼施，“呼”地一掌拍出，把拂尘荡开，尘尾松散，接着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公孙奇一招“大漠孤烟”使将出来，剑势斜飞，画了一道弧形，瞬息之间，和蓬莱魔女的青钢剑接连碰击七下，又把她那招“星海浮槎”解了。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心道：“相隔不过两月，怎的他的武功已是精进如斯！”公孙奇也是暗暗吃惊，心道：“我练了桑家的大衍八式，又练了两大奇功，看来却还是胜不过师妹。”连清霞又惊又喜，想不到蓬莱魔女竟会帮她，她正要上前助战，忽见她那同伴跄跄踉踉地连退几步，面色灰白，摇摇欲坠。连清霞只好先过去看护他。

公孙奇对付师妹已讨不了好，更怕连清霞也来夹攻，哪里还敢恋战？叫道：“师妹，你就不念同门之谊了么？”忽地唰唰两剑，猛攻过来，剑光飘飘，似左似右，剑尖指向了蓬莱魔女的两面心房，这剑势凌厉之极，蓬莱魔女不得不撤回拂尘防守，公孙奇也明知这一招决伤不了蓬莱魔女，正是要迫她防守。蓬莱魔女化解了他这一招，正要还击，公孙奇从她的拂尘笼罩之下脱了出来，已是如飞走了。

蓬莱魔女忽地心念一动：“我怎么没想起他？”原来公孙奇这路剑法，专刺心房、咽喉，那些官兵就正是如此被人杀死的。蓬莱魔女心道：“难道就是他杀尽官兵，他能有什么好心，一定是将耿照劫走，另有图谋了？”要想去追，但又不想抛下连清霞与那汉子，何况她也有紧要的事情要问他们，一时间踌躇未决，公孙奇已走得远了。

蓬莱魔女回过头来，只见连清霞正在将那汉子抱住，满面惶急的神情问道：“宜哥，你怎么啦？咦，你的手掌，你的手掌怎的变成这个样子？”惶急之中显出无限情意，蓬莱魔女怔了一怔，恍然大悟：“我只道她是华谷涵的密友，却原来她和这汉子才是一对情人！”正是：

如今始是明真相，却悔当初错怪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武学分传三弟子 奇能骇俗一神僧

那女子见蓬莱魔女已把公孙奇打跑，向她走来，有点不好意思，便把那汉子放下，换了一只手将他扶住，单掌平胸，柳腰微弯，向蓬莱魔女施了一礼，说道：“多谢姐姐救助之恩，请问姐姐高姓大名。”那晚在千柳庄前，她虽然曾与蓬莱魔女交手，但因夜色朦胧，对蓬莱魔女的面貌还看得不大清楚，蓬莱魔女此时又是作男子打扮，她看看似曾相识，一时间却认不出来。不过她听得公孙奇唤蓬莱魔女作“师妹”，已知她是个女子。

蓬莱魔女笑道：“那晚在千柳庄前我曾领教过姐姐的高招。我姓柳，名叫——”那汉子“啊呀”一声叫了出来，说道：“敢情是柳女侠柳清瑶？檀公子早已与我说过了，那日路上相逢，我已疑是你了。可惜——”蓬莱魔女也自有点尴尬，笑道：“那日都是怪我不好，鲁鲁莽莽的就和你动手了。你说的那位檀公子檀羽冲可是武林天骄？”那汉子道：“正是。我和他一道渡江的。我不是汉人，也难怪柳女侠疑心。”他说话多了，气喘心跳，连连咳嗽。

蓬莱魔女道：“你且慢说话，我给你看一看。”一看之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那汉子的一只有掌，血色毫无，就像腊干了似的。蓬莱魔女这才知道公孙奇已经练成了一种最阴毒的邪派奇功——“化血刀”。蓬莱魔女暗暗叹了口气，寻思：“桑家的毒功秘笈，到了我师兄的手中，以后又不知要害多少人了？还幸他现在只有五成火候，我须得早日将他制伏才好。唉，我师父只有他一个儿子，若是知他在歧路上越走越远，如今竟变成了邪派妖人，不知多伤心呢！”

原来“腐骨掌”与“化血刀”乃是桑家秘传的两大毒功，公孙奇之所以娶桑白虹为妻，主要就是为了盗取这两大毒功。那晚他与玉面妖狐害死了桑白虹之后，公孙奇便得到了这毒功秘笈。不过这两大毒功练起来危险得很，桑白虹的父亲桑见田当年就是因为练“化血刀”而致败血身亡的。功夫越深，危险越大，公孙奇凭着本身有正宗内功根底，练这毒功进步神速，但到了五成火候，已察觉有对身体不利的迹象，所以不敢往下再练。

“化血刀”是这毒功的名称，其实练的却不是毒刀而是毒掌，只因练成之后，掌劈赛如刀斫，给他“斫”中之处，血液受毒干枯，故而名为“化血刀”。幸而公孙奇只有五成火候，若是给他练到最高境界，“斫”中一处，毒素即可以迅速蔓延全身，一时三刻之内，便要成为“人干”，死状之惨，实是难以形容。蓬莱魔女的师父公孙隐是一代武学大师，见多识广，他虽然不懂练“化血刀”，却识得有这毒功，曾与蓬莱魔女讲过急救之法。

蓬莱魔女细察了那汉子的伤势，固然暗暗吃惊，但也看出了公孙奇火候不足，这伤还不是无可救冶，松了口气，说道：“幸好你内功深厚，化血刀只是毒害了你的一只右掌，还未曾彼及虎口以上。你将丹田真气，循着少阳经脉，运到虎口的关元穴，连转三转，使到新血冲下，冲开败血。霞姑娘，你也来帮忙帮忙。”蓬莱魔女与连清霞备出一掌，一掌贴着背心，一掌抵着胸口，各以本身功力，助他运气疗伤。她与连清霞都是身有上乘内功的人，加上了那汉子本身的功力，过了半炷香时刻，新血果然源源注入掌心，蓬莱魔女用剑尖轻轻刺穿他的中指，把 毒血渐渐挤出，毒血溅在青葱的野草上，野草都立即干枯。连清霞与那汉子都不禁怵目惊心，矫舌难下。

蓬莱魔女道：“毒血已排除净尽，以后就只需好好地调养了。你多吃点

补血的药物，让身体尽快复原。还有，你这只右手，在这个月内，绝不能用来与人动武，也不能提举重物。”那汉子面有难色，连清霞柔声说道：“宜哥，这个月内，我绝不会离开你，你要办的事情，我也总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那汉子对蓬莱魔女十分感激，说道：“柳女侠，我真不知怎样谢你才好！。”蓬莱魔女道：“这算得了什么，你的好朋友武林天骄也曾助过我打败那祁连老怪。嗯，我还没有请教你们的姓名呢。”

那女子道：“我复姓赫连，名叫清霞；他是我的表哥，复姓耶律，名叫元宜。”赫连、耶律都是辽国著名的大姓，蓬莱魔女道：“哦，你复姓赫连？那么你们是辽国人不是金国人了？江湖上有个绰号玉面妖狐的女子，她名叫连清波，她、她是——”赫连清霞已知她想说什么，眉蹙神伤，黯然说道：“她正是我的大姐，赫连这个姓氏一说出来，人人都知是个辽姓，容易惹人注意，我们也不愿意给人家知道我们是亡国之民，（按：其时辽国早已被金国所亡。）汉人有个‘连，姓，所以我们碰到陌生人就改姓连了。”停了一下，很不好意思地接着说道：“我和大姐多年不见，我也知道她这几年来行为很坏，这次我潜来江南，原因之一，就是要找我的大姐。柳女侠，你那晚一见我就下杀手，我知道你一定是把我当作我的大姐了。当时我未认识你，家丑不便外扬，所以没有向你解释。”

蓬莱魔女道：“我有好些事情，想要问你。只是耶律大哥可得找个地方歇息才好。”

赫连清霞道：“我也有些话要和你说，请到我的临时住址坐一坐吧。”扶了耶律元宜，往前带路，将蓬莱魔女带进一个山洞。

这山洞通爽干净。地上铺有两床锦褥，看来他们二人已在这里住了多天。蓬莱魔女道：“你们不是和华大侠、华谷涵在一起的么？他到哪几去了？”赫连清霞道：“华大侠正是去寻找你的，他到临安去了。”蓬莱魔女道：“他可曾与你说起我的什么事情？”赫连清霞笑道：“他说姐姐是当今第一位女豪杰，他对姐姐佩服得紧。你们以前见过面么？”蓬莱魔女道：“见过一次，未有交谈。”赫连清霞笑道：“华大侠对你可是早已仰慕的了。那晚你与我动手，事后他知道了，他也猜到是你，叫我以后若然再碰上你，就不妨把真相告诉你，免得你误会我是大姐。姐姐，你看，你虽然未和他正式见过，他却早已把你当作好朋友看待了。”蓬莱魔女面上一红，说道：“那晚你和他夜探千柳庄，他可有说起什么？比如柳元甲的身份，他可有提及？”赫连清霞道：“奇怪，那晚他邀我夜探千柳庄，我说一个土霸做寿，有什么好看，他说这姓柳的庄主，只怕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土霸，他正是要去查究他的身份。姐姐，你现在也这么问，想必你已另有所知，这柳元甲到底是什么身份？”蓬莱魔女好生失望，心想：“我的身世之谜，原来华谷涵并未与她谈过。”当下说道：“柳元甲是江南武林盟主，当然不是个寻常的土霸。”耶律元宜道：“岂止如此，他和金国的国师金超岳还是好朋友呢。将来金兵万一渡江攻宋，只怕他会在江南内应。”蓬莱魔女心头一震，说道：“你可拿到了什么凭据？”耶律元宜道：“他那晚是怎样款待金超岳的，柳女侠，想必你也见着了，这不就是凭据？”蓬莱魔女心道：“这个我爹爹已对我解释过了。”但耶律元宜虽然未能添上什么新的“凭据”，经过他这么一说，蓬莱魔女心上已是多了一个疙瘩。

蓬莱魔女道：“耶律将军，你不是金国的军官么，怎的听你的口气，却似乎是助宋反金？”耶律元宜苦笑道：“我辽国被金国所灭，我纵不肖，也

绝不能屈膝事敌。我做金国的将军，那正是为了等待时机。我在金国，颇得信任，不瞒你说，这次我潜入江南，就正是奉了金国总帅完颜郑嘉努之命，前来刺探军情的。哈哈，这就是我报复的时机到了，我乐得在江南赏玩风景，将来回去，给他一个虚报军情，叫金兵一败涂地！”蓬莱魔女肃然起敬，说道：“耶律将军原来是怀有如此苦心，那日我几乎坏了你的大事，真是惭愧得紧。”

蓬莱魔女转过话题向赫连清霞问道：“玉面妖狐是你大姐，那么你还有没有其他姐妹？”赫连清霞道：“我们共有姐妹三人，还有个二姐名唤清云。”蓬莱魔女道：“她是不是惯用笛子作兵器的？”

赫连清霞道：“不错，我们三姐妹的兵器各个不同，大姐用剑，二姐用笛，我用月牙弯刀。这么说，我的二姐，你也是见过的了？”蓬莱魔女道：“在我师嫂家里见过一次，她是和武林天骄一同来的。那晚我师兄用毒药害我师嫂，幸得他们救了。”当下说了当晚的事情，叹口气道：“可惜，我师嫂终于还是上了我师兄的当，她第二次回到家中，你的大姐和我的师兄，合谋将她害了。”赫连清霞低下了头，黯然说道：“我大姐害死了你的师嫂，我，我真是惭愧得紧。”

蓬莱魔女道：“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你姐姐做的坏事与你何干？我只是不明白，你们两姐妹都很好，何以你大姐却与你们完全两样？”

赫连清霞道：“柳姐姐，你救了我和宜哥的性命，我们不能将你当作外人，我把我的身世对你说了吧。我给你先说一个故事。

“大约四五十年之前，金国有一个武林奇人，他父亲是金人，母亲是宋人，妻子是辽人。那时，宋金辽三分天下，互相攻战，他甚是伤心，遂不问世事，遁迹山林，先后收了三个徒弟。一个是金人，一个是辽人，一个是宋人，一视同仁，不分畛域，按三个弟子性之所近，各个授以平生绝技。……”

这个故事，蓬莱魔女曾听武林天骄说过一遍，但却不知这故事与赫连这一家又有何关系，当下说道：“那位奇人的金国弟子，是武林天骄的师父；宋国弟子则是我师嫂的父亲桑见田。”

赫连清霞道：“哦，原来这故事你是早已知道的了？”蓬莱魔女道：“不，并未完全知道。那辽国的弟子，我却不知是谁。”赫连清霞道：“是我的父亲。”蓬莱魔女颇感意外，说道：“哦，原来你和武林天骄、和我的师嫂，都是同一根源的师兄妹了。这可真不是外人了。”

赫连清霞点了点头，说道：“我爹爹是辽国的羽林军统领，金国灭辽那年，我大姐七岁，二姐五岁，我才三岁。我爹爹誓死报国，事先遣散妻女，独自留在京都守卫。金兵大举入侵，破了我国京城，我爹爹虽具绝世神功，毕竟寡不敌众，可怜他浴血苦战一日一夜，杀了金国数百武士，终于筋疲力竭，死在敌人乱箭之下。

“我母亲带我们三姐妹回乡，兵荒马乱，不幸大姐又在途中失散。我和二姐跟着母亲，躲到深山，她母兼父职，白天教我们练武，晚上教我们读书，还教我们一不可忘了国仇，二不可忘记了要找回大姐。可怜她忧患余生，未曾得雪国耻，未曾得见大姐，就在今年春头过世了。

“我们两姐妹丧了母亲，正拟下山访寻大姐，可巧就有一个知道大姐消息的人来了。”

蓬莱魔女道：“这人可是、可是笑傲乾坤？”赫连清霞道：“不，是武林天骄。他是从宜哥那儿得知我家所在的。”

耶律无宜道：“我和霞妹两家是世交。他爹爹是羽林军统领，我爹爹是副统领。金兵攻破我国京城之日，赫连世伯对我爹爹说道：‘国破家亡，主辱臣死。要有人死节，也要有人复国。死节易，复国难，我是统领，理当效忠皇上，为国捐躯，就让我选择这条较容易的路吧。你比我坚毅，忍辱复国的艰难任务，就只有请你勉力为之了。’我爹爹在他劝说之下，假意投降了敌人，保全了羽林军的一部份力量。可惜在我爹爹在生之日，始终没有机会复国。我爹爹死后，我继承了他的遣志，也继承了他的爵位，做了金国的世袭龙骑都尉，开封府兵马总管。

“霞妹这一家人藏匿的地址，只有我和爹爹知道，我每年总要到山上几次，探望她们，告诉他们外间的消息。我爹爹是三年之前过世的，我做了掌握兵权的将军，就不能擅自离开职守了。武林天骄的堂兄檀道隆是金国兵马大元师，正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做了将军之后，不久，也和他相识了。渐渐，我们彼此知道了对方心事，我要复兴辽国，他则要挽救金国，免得金国在暴君的穷兵黩式之下，自趋灭亡。抱负虽不相同，但要推翻完颜亮的目的则一。

“我和檀公子做了好朋友，他有一天与我谈起他的师门来历，说是要去遍访他的同门，却不知辽国这一支人的下落。我见过霞妹的武功，不过她的武功是母亲传授的，她对自己的师承来历，也不清楚，只知是爹爹小时得自一个异人的传授，那异人收有宋、金、辽三个弟子。我听了檀公子的话，两相符合，就把我记得的霞妹武功家数，练了几招给他看。檀公子一看，就说定是他的师妹霞妹无疑。因此，我也就把霞妹这家的藏匿所在告诉他了。”

赫连清霞接着说道：“那日，他来到我家，最先见到我的二姐，一见就吓了一跳，嚷道：‘你、你不是玉面妖狐？，二姐一听，登时起了疑心，盘问他谁是玉面妖狐，两人动起手来，檀公子才知不是。我二姐和大姐长得一模一样，比我更为相似，柳女侠，这是你早已知道的了。

“檀公子解释了这个误会，我们才知道大姐的消息，知道了她己变成了江湖上臭名昭彰的‘玉面妖狐’，且又认贼作父，当然极是痛心。于是二姐留下我看家，她就跟了檀公子下山，找寻大姐。”

蓬莱魔女恍然大悟，心道：“原来她的二姐乃是冒充玉面妖狐，意图套取我师兄和她姐姐之间的秘密的。怪不得在两人对话的时候，许多环节都凑合不上，教我师兄起了疑心。”耶律元宜道：“听说檀公子也到了江南，柳女侠，你可知道他的行踪么？”蓬莱魔女道：“前几天晚上，我在千柳庄还见过他，他却没有见着我，那晚他正是和赫连姑娘的二姐来找柳庄主的晦气的。”耶律元宜道：“找什么晦气？”蓬莱魔女道：“我也听得不大明白，只知他是受人之托，要向千柳庄的柳庄主讨还一本武功秘笈，你们可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耶律元宜诧道：“檀公子与我无活不谈，这事他却从未对我说过。柳女侠，那晚你也在千柳庄吗，为何未曾与他们见面？”蓬莱魔女不愿说出她和柳元甲的关系，便含糊答道：“不错，那晚我正巧路过千柳庄，远远看见他们和千柳庄的人打斗，我要过去帮忙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赫连清霞道：“可惜，可惜，原来二姐也到了千柳庄，要是她早来个两三天，我们就可以遇上了。”

蓬莱魔女道：“我还想冒昧再问你一桩事情，你和笑傲乾坤华谷涵华大侠是怎么结识的？你二姐不是留你看家的么，你怎么又与华大侠同到江南来了？”

赫连清霞道：“说起来我认识笑傲乾坤还远在认识武林天骄之前。这事

须得从一个老和尚说起。”蓬莱魔女道：“什么老和尚？”赫连清霞道：“在我们隐居的那座山上，有座古庙，是以前山里猎人供奉的药王庙，连年战祸，壮丁抽调一空，山里猎人也不能免役，这座古庙年久失修，也根本没有什么香火了。但庙里却有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可有点古怪。”蓬莱魔女道：“有些什么古怪？”

赫连清霞道：“他从来不出庙门，长年在云房里打坐，有一个小沙弥服侍他，我小时候最顽皮，也常到庙里玩耍，只知有这么一个老和尚，但他总躲在云房里面，我也没见过他。听小沙弥说他是个残废人，已经半身不遂，不能行动了。后来过了几年，他的病忽然渐渐好了，有时我在庙里也能见着他了，但他从不张口说话，偶尔开口，也只是念经，神情十分肃穆，我可不敢惹他。他虽然能够走动，面上还带着病容，加上那肃穆的神情，令人看了有点害怕。

“又过了几年，大约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忽然有外面的人常来看他了，这人是个相貌俊雅的书生，一来就陪那老和尚下棋。这书生也极是古怪！”

蓬莱魔女心知她说的这人定是华谷涵无疑，心道：“华谷涵有狂侠之称，在一个小姑娘眼中看来，当然是行为怪诞的了。但这老和尚却是什么人呢？华谷涵经常去拜访他，自必也是大不寻常的人物了。”

赫连清霞道：“这书生的古怪，当真是令人难以想象，那么大一个人，就似小孩子一般。”这说话蓬莱魔女听来，倒是觉得又新鲜，又古怪，禁不住问道：“怎么似小孩子一般？”赫连清霞道：“他和那老和尚下棋，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又饮酒狂歌，似哭似笑，哭笑不分，有一次我在旁边观棋，他们也不理我，那书生有一只角被老和尚的白子侵入，他忽地推棋而起，长叹一声：‘偏安之局，终不可保！”竟然就大哭了一场，我从来没有见人哭得这样伤心的。我就上去替他下了两子，对他说道：‘这局棋还可似挽救，你怎么就认输了？你看我这两颗黑子一下，这只角不是也可以保全了吗？书生大哥，你不用伤心啦。’那书生看了一看，收了眼泪，忽地又大笑起来，说道：‘不错，不错。我可没有想到可以用围魏救赵之策，你来打我，我也可以跑去打你，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确实是个高明的战略。小姑娘，你的棋下得不错呀。’那老和尚每次和那书生下棋，任那书生哭哭笑笑，他总是不出声的，这次却开口了，说道：‘老僧老矣，这局棋是应该由你们年少的一辈继续下了。”他举袖一拂，把全盘棋子尽都搞乱，那书生棋兴未已，就拉我陪他下棋。

“就这样，我和这书生交上了朋友。我说我可以陪你下棋。但你给我什么酬报？这回轮到那书生觉得奇怪了，他不住地打量我，说道：‘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要什么酬报？’我说：‘我知道你是个读书人，我妈每天都要我做功课的，我陪你下棋，功课就没有工夫做了，这样吧，我陪你下一盘棋，你给我做一道课题。’那书生笑道：‘你今天要做什么功课？’我说：‘我妈要我学做诗，今天你给我做两首律诗，不瞒你说，我连平仄对仗都弄不清楚呢。’那书生大笑道：‘我道要什么酬报，原来如此，这个容易，容易！我替你做四首律诗，明天的功课，也可以交卷了。’我见那书生经常饮酒狂吟，猜想他必会做诗做词，果然不错，那晚我妈大大夸奖了我，说我进步神速，诗做得比姐姐还好了。她一高兴，就要当面考我，我通红了脸，只好把实话说出来，我妈起先是生气责备我一顿，说我不该请人作枪，欺骗了她，后来又高兴道：‘难得有一个满腹诗书的饱学之士来到这儿，明天你请

这客人到咱们家里来吃一顿便饭吧。我要瞧瞧他是什么人？从这两首诗看来，他倒似是个伤时忧国之士，但你也不要把咱们的身份泄漏了。’”

蓬莱魔女笑道：“你们没有泄漏身份，笑傲乾坤华谷涵的身份，这一回大约是要给你妈妈看破了？”赫连清霞道：“哦，原来你已猜到这书生就是笑傲乾坤了。他可是聪明得很，恰恰相反，我妈没有看破他，我们的底细却反而给他看破了。”

赫连清霞接着说道：“那一晚他来我家作客，我还担心他疯疯颠颠的样子，会得罪了我妈，谁知他狂颜故态尽都收敛，对我妈毕恭毕敬，完全是守着小辈见长辈之礼，我妈也敬重他是个读书人，请他多指点我们姐妹的功课，他们二人谈得很是投机。

“华谷涵说他不能在我家教馆，但答应时常来往，我妈说你肯指教小女，那就是她的老师了，我敬华先生一杯。我妈给他敬酒，我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

蓬莱魔女道：“你妈暗中较量他的武功？”赫连清霞道：“不错，我妈以隔物传功的绝技，将酒杯递去，瞧他是否察觉？只要他一接到手中，我妈的内力就可以震伤他的手少阳经脉，令他残废。我不知妈为何如此，还来不及拦阻，华谷涵已经把酒杯轻轻巧巧地接到手中，神色丝毫未变，客气两句，就把这杯酒喝了。”

蓬莱魔女笑道：“这么一来，他的上乘内功不是已显露出来了吗，怎说还没有给你妈看破？”赫连清霞道：“他并没有显露上乘内功。当时我也很疑惑，席散之后，我妈对我说道：‘我几乎误伤了华先生，原来他当真是不会武功的。’我疑惑道：‘他不是把你那杯酒接下了吗？’我妈笑道：‘若然他具有上乘内功，酒杯一触及他的手指，他就会立时生出反应，我也会立时察觉。但我丝豪未感到他的内功反击，一个人总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所以我才敢断定他不懂武功。’原来我妈的内力已到收发随心之境，微微一沾，察觉他不懂武功，就立即把内力收回了。他不但骗过了我，还骗过了我妈。”

说到这里，赫连清霞忽然杏脸泛红，接着说道：“宜哥，你是不会猜疑我的。可笑我妈竟然还不知道我的心事，她以为我喜欢那华谷涵，对我说道：‘这书生人品不错，但可惜不会武功。咱们要报国仇家恨，你们的丈夫非是武林人士不可。’我说就是他会武功，我也绝不会嫁他，我只是觉得这个人很好玩罢了。我心已有所属，还有谁好得过我的宜哥？”赫连清霞性子坦直，在人前也不掩饰，耶律元宜大为高兴，笑容满面。

蓬莱魔女道：“你什么时候，发觉他会武功？”赫连清霞道：“有一天他在庙里下棋出来，大约是下了什么妙着，津津回味得意忘形，在一棵大树下手舞足蹈，我恰巧在树后草丛里捉蟋蟀，看他似乎没有发觉我，我顽皮性起，就捉弄了他一下。”

耶律元宜笑道：“你这顽皮的小丫头，怎么样捉弄人家了？”赫连清霞道：“我捏了一团泥巴，悄悄地打去，打他腿弯的软麻穴，想叫他摔个四脚朝天。”耶律元宜摇头道：“你真是淘气。”赫连清霞道：“我可没有打着他。也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恰巧在那瞬间踏出了一步，那小泥团就落在他的身后了，他听得声响，回过头来，说道：‘哎哟，你怎么这样淘气？瞧你的两只手这样肮脏，你也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还像小孩子一样玩泥沙！’我很不好意思，就往家里跑。他忽然把我叫住，正正经经地对我说道：

‘霞姑娘，我走了之后，你若有什么事情，可到庙里求那个老和尚。’我和他已经很稔熟了，不觉有点惜别之情，连忙问道：‘你又要走了？什么时候动身，到哪里去？你有家么？’这还是我第一次问及他本身的事情。他凄然说道：‘我从来处来，也从去处去，有家亦无家，浮云游子意。人生知何似？飞鸿踏雪泥，鸿爪偶留痕，哪复辨东西？’这几句话像诗又像佛偈，我可听不懂。我想他大约是因为和那老和尚长日作伴，也学得满口禅机了。他说了这几句似诗似偈的怪话，便回那破庙去了。我刚刚作弄了他，不好意思再去追问他。我便也回家，准备明天再去找他，给他送行。

“我回到家里，妈一见我，就吓了一跳，说道：‘三丫头，你是怎么搞的，怎么你的头发都弄肮脏了？’我只道我的双手肮脏，不料我妈却说我头发肮脏，我连忙接过镜子一照，只见头发上满是泥沙！我妈沉着脸道：“你再顽皮，也不会把头埋到泥沙里去，是谁在你头发上撒了一把沙？”我呆了半晌，我在山上除了华谷涵之外，根本没有碰见第二个人，我大叫道：‘一定是华先生！’我立即跑到破庙去找他，已经见不着他了。我想向老和尚打听他的消息，老和尚又已把自己关在云房里面坐禅，小沙弥说，他一坐禅，就似聋了瞎了一般，这叫做‘入定’，你在他面前大叫大嚷，他也不会听见的。而且小沙弥也不肯放我进去骚扰他的师父，我只好怏怏回家。

“这么一来，我妈和我都知道华谷涵是具有上乘武功的了。我妈惭愧走了眼睛，当时看不出来。她着实把我埋怨了一顿，埋怨我不该用泥团打他，泄漏了自己的功夫，不过我妈也深信华谷涵是个好人，纵然知道了我们武学世家，也绝不会向外面张扬的。

“我心里却在记挂着华谷涵的那句说话，他叫我有事可去找那庙里的老和尚。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会有什么事情？那老和尚半死不活的，又能帮得了我什么忙呢？”

赫连清霞喝了口茶，接着说道：“可笑我那时想得糊涂，我一点也没想到武功上头，我自作聪明，这样想道：‘华谷涵大约是因为他不能再教我念书了，所以转托那老和尚帮忙我。要是我功课做不出来，可以向他请教。那老和尚相貌清癯，看来很有书卷气，多半也是个学问很好的人。唔，华谷涵那句话的意思一定是这样子。哼，那老和尚十天半月也不开一次口，古肃得令人可怕，我才不想向他请教呢。’幸喜在华谷涵走了之后，我妈加紧督促我练家传武功，倒不在乎我念不念书了。

“过了一年多，华谷涵始终没有再来过。宜哥，那时你已经做了什么将军，也没有再上山了。你可不知我多想念你呢！”耶律元宜笑道：“我三年没有上山，连华谷涵和你结识的事情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我还以为你忘记了我呢。”赫连清霞睨他一眼，道：“呸，你也这样想么？”耶律元宜连忙说道：“我这是和你开玩笑的，你心里喜欢我，我怎会不知？”

赫连清霞道：“可笑我姐姐也误会了我呢。华谷涵显露了武功之后，便一去不回，我不免和姐姐常常提起他，姐姐竟以为我是喜欢他了。那时我还未知道你是否真正喜欢我，怕姐姐笑我单相思，也就不敢向妈和姐姐吐露心事。姐姐她误会我，我只是一笑置之。”说着，说着，又不禁笑了起来，“宜哥，你当真心里一点也没有芥蒂么？”耶律元宜大笑道：“我要是有半点猜疑，后来我也不会与华谷涵成为好友了。”

赫连清霞是顺便向耶律元宜解释，蓬莱魔女听了，却是有点惭愧，同时也恍然大悟：“怪不得我师嫂以为华谷涵是个用情不专的薄幸男儿，想必是

从她二姐赫连情云那里听来了她妹妹这段事情。”

赫连清霞继续说道：“我妈死了之后，武林天骄又来约我二姐下山找寻大姐，留我一人看家，我更是寂寞了，我想起那老和尚来，很想找他聊聊。除了寂寞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因为那武林天骄和那老和尚似乎也是很要好的朋友。”蓬莱魔女心头一动，连忙问道：“你怎么知道？”赫连清霞道：“那次武林天骄在山上三天，就是住在那破庙里。我偷偷问过武林天骄，那老和尚到底是什么人？武林天骄也像华谷涵那样回答我，‘小孩子别理人家闲事，但我和你姐姐走了之后，你若碰到什么应付不来的事情，倒可以请那老和尚帮忙。’这么一来，我才怀疑起来了，敢情那老和尚是个隐姓埋名的武林异人？华谷涵那句话的意思，指的不是功课，而是那老和尚的武功本领可以帮我的忙？”蓬莱魔女忙问：“那老和尚果真是武林高手么？”

赫连清霞道：“这老和尚身怀绝世神功，依我看来，只怕还在武林天骄与笑傲乾坤之上！”蓬莱魔女骇然问道：“你见过他的武功了？”赫连清霞道：“他不是专为演给我看的，这说起来又是一个故事。”蓬莱魔女道：“对啦，你刚才说到想找那老和尚聊聊，他与你说起他自己的故事了？他究竟是什么人？”

赫连清霞发觉蓬莱魔女神色有异，不觉有几分奇怪，“她对这老和尚似乎比对笑傲乾坤还更关心！她为什么这样急于要知道那老和尚的来历？”当下继续说道：“我想找那老和尚聊聊，但他整天把自己关在云房里面，我去了几次，没有见着，就懒得去了。他惜话如金，怎肯向我说他的来历？”蓬莱魔女大为失望，说道：“然则你后来又怎样见到了他的本领？”赫连清霞笑道：“柳姐姐，你别着急，我就要说到了。”

赫连清霞接着说道：“我姐姐与武林天骄走了之后，大约过了半个月，有一天晚上，我在房内打坐练功，忽听得瓦面有悉悉索索的轻微声响，我家养有一只大花猫，我想莫非是这只花猫跑到屋顶去了，可真是淘气。心念未已，忽觉有一股异香，钻入鼻孔，令人懒洋洋的有说不出的舒服。我吃了一惊，我虽然没有江湖经验，但也听我妈说过，江湖上有一种下三流的采花贼专用迷香掳劫少女，莫非来的就是这种不要脸的淫贼？我运了口气，把浊气吐了出去，故意打了两个呵欠，接着发出鼾声。过了一会，果然听到外面有声音说道：‘看这小妮子能有多大道行，何须这样小心谨慎？’另一个声音道：‘咱们不是怕她武功，郑亲王吩咐，不许伤她的。打斗起来，就不好了。好，现在是时候了，听这鼾声，她已熟睡无疑。你们两人进去，把她装在这布袋之中吧。’我早有防备，那两人一进来，我就突然跳起，每人给他一刀！

“可惜我临敌经验不足，这还是我第一次和人动刀，我斫下一个贼人的手臂，第二个贼人却只被刀锋伤了一点，便逃出去了。我追上屋顶，只见有七八个人向我攻来，这些人都是金国的武士服饰。我爹爹是死在金狗手中的，这时我已知道这些人多半不是采花的采花贼了，但我更恨金国的武士，一交手就用最狠辣的刀法，每一刀都劈向他们的要害，转眼间又给我斫伤了两个人。

“有个武士似是他们的首领，大声叫道：‘你是赫连家的三姑娘吧，你姐姐叫我们来请你的。’我分明听得他们刚才说的是什么郑亲王，哪肯相信他们现在的鬼话，何况我痛恨金狗，就算真是我大姐叫他们来的，我也非把他们杀个落花流水不可。那武士也几乎给我所中一刀，他大叫道：‘这小妮子不知好歹，大伙儿别再顾忌，杀了她由我担承！’”

赫连清霞接续说道：“那头子振臂一呼，他手下的武士都发狂向我攻来，不消多久，我已是筋疲力倦，大汗淋漓，一个疏神，给一个武士欺到跟前，击了一掌，掌力委实不弱，我的护身真气，竟给他击散，背心如受铁锤，立足不稳，踏碎了一片瓦，就从屋顶掉下去了。但那武士被我反手一刀，也削去了他的膝盖，他也骨碌碌地跌了下去，来不及再击我一掌了。

“那武士倒了下去，就爬不起来，我提一口气，却还可勉强支持，心想双拳难敌四手，只好逃了性命再算。哪知屋前屋后，还埋伏有人，我奋力冲杀出去，激战中身上又受了两处伤，幸喜不是伤及要害。

“那头子叫道：‘暗青子招呼，不许用喂毒的。’他虽然下了格杀不论的命令，但还是想把我活捉最好，也幸而他们没使用喂毒的暗器，要不然我还能有性命在？

“我一面逃一面舞刀防身，背后暗器如蝗，纷纷向我攒射，我腿上又中了一枝甩手箭，我咬牙抵受，虽然还能继续奔跑，轻功已是大受影响。

“那头子叫道：‘这丫头已受了伤，谅她逃跑不了。暗青子停发，将她活擒！’他们越追越近，我则越来越没气力，要想逃下山去，那是决计不能了。

“我正想横刀自刎，免得落在金狗手中，遭受侮辱。猛一抬头，看见山上那座破庙，蓦地想起笑傲乾坤华谷涵临别那句话：‘有事可到庙里求那老和尚帮忙。’此时我已是毫无办法，再也无暇思量那老和尚是否有能力帮忙我了，我有了一线希望，身上也忽地生出了力气，就急急忙忙向那古庙逃去。

“我前脚跨进庙门，他们也跟着追了进来。只见神案上一灯如豆，那老和尚正在神案之前，盘膝坐在蒲团之上，数着念珠念经。他面向神像，背向我们，那班武士气势汹汹地大叫大嚷冲了进来，他竟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在喃喃地念他的经。

“我冷了半截，心想：‘这老和尚病骨支离，看来只会念经，焉能救我？没的反连累了他。’哪知心念未已，忽听得惊呼惨叫之声，不绝于耳，那些武士，一个个都噗通倒地，我定睛瞧时，只见倒在我身边的那几个武士顶门上都开了一个小洞，嵌着一颗小小的念珠，血流如注，显是不能活了。我吓得呆了，这才知道那老和尚确是身怀绝技，武功之高，简直是匪夷所思，他坐在蒲团，头也不回，发出念珠，就把这一大群凶狠的武士，全都打死，一个不留，我连他发念珠的手法，也没瞧见，我本来已是筋疲力竭，见了武士们倒毙的惨状，一惊之下，便再也支持不住，双腿一软，倒下去了。”

蓬莱魔女连忙问道：“后来怎样，这老和尚对你如何？”赫连清霞道：“老和尚这才回过头来，只听得他声音充满愤激，恨恨说道：‘我在荒山破庙里躲了二十年，你们还是放不过我！害死你们的是差遣你们的完颜亮，也是你们自己的功名利禄之心，可休怪老和尚大开杀戒了。’我很是奇怪，那些武士分明是来捉拿我的，怎的这老和尚却把事情扯到自己身上，言下之意，好似那些武士是冲着他而来？还有那些武士已透露出背后的指使人是什么郑亲王，而这老和尚却说成了是金主完颜亮，他从不离开庙门一步，又从何得知？

“心念未已，那老和尚已把我扶了起来，换了慈祥的面目，柔声说道：‘赫连姑娘，老衲这回连累你了，这班强盗是老衲的仇家，想必是你恰巧碰上他们，他们看出你会武功，就对你也下了毒手了。你别害怕，我给你治伤，你损耗的真气，老衲也加倍奉还于你。略表老衲的歉意。’说罢就把一颗药

丸纳入我的口中，同时把手掌轻轻贴着我的背心。那颗药丸，果然是灵效无比，一服下去，痛楚立止。但背后心却有一股热气传了进来，疼痛一止，便即感到全身发热。那老和尚移开手掌，道：‘你用你本门吐纳之法，将老衲赠与你的真气纳为己用吧，这个老衲可不能帮忙你了。’”蓬莱魔女心道：“怪不得赫连一家三姐妹之中以她武功最强，原来是得此奇遇。”

赫连清霞继续说道：“我忙着运功收束真气，一时间也无暇与他说话。那老和尚将小沙弥唤了出来，说道：“你把这班强盗都收拾了吧，免得玷污了华殿。’那小沙弥应了一声：‘是’，拿出一个长颈瓶子，说道：‘弟子早已准备好了。’瓶子里盛满了药粉，他在每一具尸体上撒了一撮，片刻之间，只见地上都是一滩滩的血水，十几具尸体连根骨头都没残留，全都给那小沙弥用药溶化。

“我一向知道这老和尚是个有道高僧，却不知他还有狠辣的手段，吓得我闭了眼，不敢观看。那老和尚道：‘小姑娘，你别吃惊，不是老衲狠心，下得毒手，实是老衲身负家国深仇，若不是把金廷鹰爪毁尸灭迹，还有无穷祸患！这些人都是满手血腥，不知杀害了多少无辜百姓，你也不必为他们可怜了。’

“这时我已收束了真气，只觉精力充沛，有说不出的受用。我睁开眼睛，那小沙弥也已把污秽血渍扫抹干净，我没有那么害怕了，说道：“多谢老师傅救命之恩，我也是身负家国深仇，痛恨金贼，决不可怜他们。不过，有件事情，我可要对老师傅禀告，这班强盗是我的仇家，不是你的仇家，他们是来捉拿我的。’老和尚听了，神情似乎比我刚才还觉奇怪。”正是：

家国深仇留待报，身怀绝技一奇僧。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痴情何托怜娇女 毒计重施骗小姨

蓬莱魔女听到这里，心里也是极为奇怪，暗自寻思：“这老和尚在荒山破庙里躲了二十年，柳元甲所说的金宫盗宝也正是二十年前之事；笑傲乾坤是这老和尚的忘年好友，武林天骄和他的交情也很不浅；笑傲乾坤叫我不可相信柳元甲的话，武林天骄则是替一个人向柳元甲索书；这老和尚身怀绝技，又有家国之仇……”这种种各不关联的事实凑合起来，串在一起，似乎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嗯，莫非这个老和尚，他，他就是我的，我的……”但蓬莱魔女却不敢马上就作出这个结论，又自想道：“柳元甲知道我的生辰八字，还有那破布残笺，这两件事又如何解释？我总得查个水落石出，才能知道哪一个真正是我爹爹。”蓬莱魔女收束了纷乱的思绪，听赫连清霞继续说话，“哪老和尚很是奇怪，怔怔地望着我。我便将事情经过告诉了他，那老和尚苦笑道：‘不管是你的仇家还是我的仇家，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老衲的行藏已经暴露，这破庙是不能再住下去了。你也得赶快下山，不可再在这里耽搁了。’说罢，他叫那小沙弥草草收拾经卷衣物，便即飘然而行。”蓬莱魔女连忙问道：“那老和尚走向何方，你可曾问他？”赫连清霞道：“我想与他同走，那老和尚却说：‘你不宜与老衲作伴，认得老衲的仇家很多，你与我同走，对你反而不利。好在这班强盗都已尽数除了，他们一时间未必就会继续派人前来捕你。你从未离开此山，江湖上没人识你，你的武功也很有根底了，敌人倘非一流高手，你也足可以应付了，你趁着敌人未有再来之前，快快走吧。”他不肯携我同走，我心里正在慌乱，一时间也就忘记问他的行止了。不过，他既然为的是远走避仇，我就是问他，他大约也不会告诉我的。”

赫连清霞说了半天，已是有点口渴，耶律元宜给她倒了一杯热茶，她喝了之后，继续说道：“那老和尚吩咐我几句话，便即携了禅杖，与那小沙弥匆匆走了。我这才看出，他双足不良于行，这二十年来，他以深厚的内功，自疗了半身不遂之症，但究竟还是未曾痊愈。但是他以禅杖代步，却是快得出奇，只见他禅杖在地上一点，便掠出数丈之外，双足根本元需着地。只听得禅杖触地之声，叮叮不绝于耳，转眼间已走得无影无踪。那小沙弥飞跑追随，轻功也大是不弱。

“那老和尚走后，我回到家中，含着眼泪，把我从来未离开过的老家一把火烧了。我想来想去，只有下山去找宜哥。他是金国的将军。我躲到他的军营之中，那自是安全不过的了，我刚刚走到山腰，忽地见有一人迎面而来，令我又惊又喜。柳姐姐，你猜猜是谁？原来就是那笑傲乾坤华谷涵。”

赫连清霞接续说道：“华谷涵的神色也是又惊又喜，一见面便大大夸赞我道：‘你这顽皮的小姑娘这一年来倒是很用功啊！’我说：‘你怎么知道？’华谷涵笑道：‘你的功夫深浅，我还能看不出来吗？在这短短的一年之内，你武功竟尔精进如斯，当真是可喜可贺！’

“我听了暗暗好笑，他以为我是用功习武得来的本领，却不知实是出于那老和尚之赐。我暂不揭穿，先问他道，‘这一年来你到哪里去了？今天才回来？’华谷涵道：‘我去的地方多着呢，咱们到那庙里再说吧。’我说：‘我不回去了。那庙里也没有人了。’华谷涵连忙道：‘怎么庙里没有人了，那老和尚呢？对啦，你又为什么单独下山？’

“我这才把昨晚种种的离奇遭遇告诉了他。华谷涵很失望，黯然说道：‘我正有个好消息，带给老和尚，谁知他已经走了。’我忍不住好奇，问他：

‘那老和尚端的是什么人？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带给他？’华谷涵笑道：‘小姑娘总是好管闲事，你自己的事情已经够麻烦了，还是先管管你自己吧。如今你已是无家可归了，你怎么办？’我正为此事烦扰，便道：‘我要到开封去找一个金国的将军，你可肯陪我同往？那人虽是金国将军，但却是好人。’

“华谷涵哈哈大笑，说道：‘你要找的可是耶律元宜，不错，他是个好人，要不然你这个小姑娘也不会喜欢他了。但我却要劝你不要白走这一趟了，因为他早已经不在开封了。’

“原来华谷涵早已知道我和宜哥的事情，还知道宜哥奉了主帅之命，已潜入江南探军情。这消息是武林天骄透露给他的，据他说，他曾在泰山玉皇顶见过武林天骄。”

蓬莱魔女曾听得东海龙说过此事，不过当时说得不详，如今经过赫连清霞的补述，才证实了华谷涵那晚所遇的确是武林天骄。蓬莱魔女心里想道：“他们两人虽然曾有比剑之约，但武林天骄肯把这样机密的事情告诉他，可见他们二人也是惺惺相惜呢。”华谷涵与武林天骄曾经见面，对她并不是新鲜消息，但赫连清霞所说的另一件事情，可就大大地引起她的注意了，“华谷涵说有个好消息要带给那老和尚，莫非就是指他曾经送礼给我之事？或者是指他在桑家堡曾见过我之事？”

真相虽尚未明，但蓬莱魔女已是隐隐觉得，那老和尚一定和她有点关系。

赫连清霞道：“就这样，华谷涵带我偷渡长江，直到那天晚上，他和我夜探千柳庄才见着了宜哥。”

赫连清霞说了半天，才把过去的事情说了个清楚，耶律元宜接着说道：“后面这一段我替你说了吧。

“那一晚在千柳庄中，我和霞妹都各自接了柳元甲的一掌，我稍微受了一点内伤，得华大侠赠我一颗小还丹，也就没事了。霞妹功力比我深厚得多，照理更无妨碍，谁知她因内功正在精进之中，老和尚输进她体内的真气和本身的真气尚未能水乳交融，受了柳元甲的掌力之后，真气忽地逆行，虽然没受内伤，但倘若不找个静室，静坐运功，调匀气息，功力必将大受亏损。附近没有可以借宿的庙宇，普通的人家，又不适宜，最后找到了这个僻静的山洞。

“经过了数日的调治，霞妹已将真气纳入丹田，大功即将告成。但我们所携带的干粮已经吃光，因此由我出去采购粮食和一些日常用品，哪知就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竟给公孙奇找上门来，发现了这个山洞。”

赫连清霞道：“幸亏他到来的时候，我恰巧功行完满，倘若他早来片刻，那就不堪设想了。”

蓬莱魔女心感不安，歉然说道：“惭愧得很，这公孙奇正是我的师兄，却使你们受了伤害。霞妹，你和他激战半天，可有影响？”赫连清霞笑道：“我的大姐更是对不住你。要说到‘抱愧’二字，我更无颜见你了。柳女侠还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说得好，龙生九子，各个不同。是好是坏，只看本人。我不能为姐姐负罪，你师兄做的坏事，更是与你无关。公孙奇的本领确是历害，我打是打不过他，但他的功力，比之柳元甲似乎尚有不如，我并没受伤，真气也能运用自如，可说完全没有影响。”

但蓬莱魔女不仅仅是为师兄抱愧，还为的公孙奇的父亲是她的恩师，眼看着师兄在歧途上越陷越深，这份难过的心情也就不用再提了。心里想道：“师兄现在的功力，虽是比不上我的爹爹，（唉，柳庄主究竟是否我的爹爹

呢？）但倘若给他练成了那两大毒功，只怕非但是我不能制伏他，即使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出手，也未必准能赢他了。现在他毒功尚未大成，可是，唉，我又能把他怎样？要是他不听我的劝告，难道我还能把他杀了？”

耶律元宜道：“山口那座关卡，死了那许多官兵，这是怎么回事？柳女侠，我在那里遇见你，你是否正在查究此事？”蓬莱魔女道：“我有一位朋友在那里遇险，看情形是有人杀了官兵，将他劫走。我正在为此事伤神。”耶律元宜道：“何以你知道是‘劫走’而不是‘救走’？”蓬莱魔女便将心中怀疑之点说了出来，耶律元宜与赫连清霞异口同声说道：“这么说，这一定是公孙奇干的好事了。”

蓬莱魔女听了，心中更是郁闷难宣，当下问道：“你们行止如何？已否定夺？”耶律元宜道：“霞妹已经痊愈，我们明天就准备回江北去了。目下军情紧急，金国大军即将南下，我须得早日回到军中，预作安排，以期有助于宋。柳女侠，你呢？”蓬莱魔女道：“我想到临安去走一趟。”赫连清霞微微一笑，似含深意，说道：“华大侠此际正在临安，但愿你们能够见面。”耶律元宜却忽地叹了口气，说道：“檀公子也到了江南，可惜咱们却不知道他的行踪。柳女侠，请你代为留意，若是碰上了他，请你代我问候。”原来武林天骄也曾在耶律元宜面前，透露过一点他对蓬莱魔女的倾慕，这情形正如笑傲乾坤曾对赫连清霞透露心事相同。赫连清霞和华谷涵的交情好一些，所以她比较偏袒于华谷涵，心里希望蓬莱魔女能与华谷涵结合，而耶律元宜则与武林天骄的交情好一些，故比较偏袒于武林天骄，私心盼望蓬莱魔女能接受武林天骄的爱意。不过他是个男子，与蓬莱魔女又是初初相识，所以说话要比赫连清霞含蓄得多。

蓬莱魔女何等聪明，当然是闻弦歌而知雅意，但这正是她最感烦恼的问题之一，不便有所表示，实在也难作表示，当下脸上一红，说道：“他们两位都是我的朋友，我会留意他们的行踪的。我还想探听耿照的下落，追查我那不肖的师兄，要先走一步，后会有期，告辞了！”

蓬莱魔女别过他们二人，趁着天色未晚，就向着公孙奇所逃的方向，追赶下去。耶律元宜、赫连清霞在洞口向她挥手道别，蓬莱魔女无意中结识了他们，听到了许多她想知道的事情，心中端的是百感交集。

赫连清霞的一席长谈，破解了她心中的许多疑团，玉面妖狐的家世来历，真假妖狐之谜，武林天骄、笑傲乾坤与她们的关系，他们夜探千柳庄的原因等等，她都知道了。但赫连清霞却也给她添上了一个新的疑团，一个新的烦恼，那老和尚是什么人？武林天骄代人向柳元甲索书，原书的主人是否就是那老和尚？要是那老和尚仍然留在原来的破庙，她还可以请赫连清霞带她去找，但如今那老和尚又已是不知去向了，倘若老和尚当真是她的爹爹，岂非父女重逢之望，又成泡影。

另二个烦恼就是公孙奇给她的了，那老和尚之事还可以在见到武林天骄或笑傲乾坤之后慢慢打听，但倘若耿照是落在公孙奇手中，救他出来，这却是急不容缓的事了。但公孙奇的武功如今已是与她约略相当，她要在公孙奇手中夺人，也殊无把握，何况还涉及她恩师的关系？耿照是否真的落在公孙奇的手中呢？

蓬莱魔女却不知道，耿照此时已经获救，但也是像她一样，陷入了感情的苦恼之中。

暂且按下蓬莱魔女不表，旦说耿照那日在天目山的那座关卡之前，遭受

暗算，身中毒针，在官军围攻之下，正自摇摇欲坠之际，忽地有个白衣人前来，将官军杀得一个不留，那时他已是迷迷糊糊，待到那白衣人将他抱起，他隐约认出是个女子，而且是个他所不愿意相见的女子，登时心头一震，就晕了过去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耿照才似是从恶梦中醒了过来，只见阳光炫目，花香透窗，自己正躺在一张床上，床前的小几上烧着一炉安息香，对面是一张梳妆台，两侧是绿玉屏风，四壁挂有字画，看情形竟似是豪富之家千金小姐的闺房！

耿照咬了咬手指，很痛，绝不是身在梦中。“咦，我怎么到了这儿？这又是什么所在？”他定下心神，追思往事，渐渐恢复了记忆，想到了天目山口的那场恶战，想起了是个白衣女子将他救了出来，“唉，这不是梦了，难道当真是她，是她，又一次救了我的性命？”

就在这时，那白衣女子轻轻走进房来，又出现在他的面前了。这女子眉弯新月，嘴绽樱桃，在朝阳渲染之下，杏脸飞霞，更显得明艳动人，但她嘴角挂着的微笑，如怨如慕，似喜似嗔，却令得耿照蓦地一惊，不由得坐了起来，“啊呀”一声叫道：“桑姑娘，果然是你！”这白衣少女不是别人，正是他所最不愿意见的——桑家的二小姐桑青虹。

桑青虹笑道：“耿公子，你醒过来了，怎么样，觉得好了些么？”耿照吸了口气，只觉得浑身疼痛，胸中气闷，但他却不愿向桑青虹诉苦，只是怔怔地望着她。桑青虹笑道：“不认识我么？你以为救你的是谁？”到了此时，耿照不能不向她道谢了，只得说道：“桑姑娘，真想不到又是你救了我的性命。”

桑青虹笑道：“蓬莱魔女那个丫头呢？那个丫头名字是叫做珊瑚吧？怪好听的。她怎么不和你一道了？你想不到是我，那么你想到的是她吧？耿照被她撩起了心中的伤痛，果然就想起了珊瑚来了，珊瑚的影子与秦弄玉的影子同时在他心头泛起，这两个他最是心中悬挂，急于想见的女子没有见着，却见着了他所要躲避的桑青虹。造化弄人，当真是人所难测。

桑青虹笑道：“那丫头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对她念念不忘？你可知道，你这条小命是怎么保全的？”耿照道：“桑姑娘，我多谢你救我的性命。但请你不要调侃我的朋友。”桑青虹“噗嗤”一笑，伸手一拉，三指就扣着了他的手腕。

耿照吃了一惊，要想挣脱，却没气力。桑青虹道：“别慌，我给你把脉。”过了半晌，说道：“你中的毒，厉害无比，幸亏你练过我桑家的大衍八式，人虽昏迷过去，真气仍是运行不息，护着心头。要不然，你焉能还有命在？你还记得当初我要你练这大衍八式的时候，你坚不肯练，后来我略施手段，教你练了，你不领我的情，反而骂我不该骗你练功吗？现在你可知道我这大衍八式的好处了吧？你还埋怨我吗？”

武林规矩，学了某一派的功夫，即算未曾正式拜师，也得算是那一派的记名弟子，从此要受那一派长辈的管束。耿照当初不肯要桑青虹所授的武功，就是为此。后来他被桑青虹用“封穴逆息”的邪派手法，令得他真气逆行，浑身发热，神智迷糊，不知不觉之间，自自然然地就要练那石壁上的“大衍八式”以求自解，这“大衍八式”不是武术招式，而是上乘内功中“导气归元”的八个图式，内功练成之后，举手投足，便会自然而然地运用出来，要甩也甩不掉了。

耿照这才知道是“大衍八式”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这“大衍八式”虽不是他自愿练的，但总是练了，这桑青虹是传授他图式之人，即使她不以师父自居，也可以根据武林规矩，算得是耿照的“本门”长辈，可以命令耿照听她的话了。何况她现在于耿照又有救命之恩，耿照心里即使有一百个不愿意，也不能和她反脸。耿照听了她的话，只有暗暗叫苦，心想：“造化弄人，我又落在她的手里，受了她的恩惠，只怕更难摆脱她的纠缠，要任由她的摆布了，这却如何是好？”

桑青虹替耿照把了脉，接着说道：“你已昏迷了两日两夜，虽得真气护着心头，我又给你服了解药，但你中的毒太过历害，只是服药尚难拔除干净，必须再运玄功，方能奏效。你现在要听我的指教，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当下与耿照双掌相握，说道：“你把那股真气自明夷穴开始，循中府、璇玑、长强、开元、玉堂、地藏而下，归回丹田，如此往复循环，运气七遍。你身中的毒素，便会蒸发出来。”耿照已无力自行运功，桑青虹紧握他的双手，以她本身的真气，从耿照掌心输入，助他运功。

耿照想起了家国之仇，想起了本身的责任，还有，他受朝廷军官暗算之谜，到底因何，也还要查个水落石出，只好让桑青虹助他，两人肌肤相贴，幽香微闻，耿照连忙按捺心神，如老僧入定，全神运功。真气循环往复七遍之后，耿照大汗淋漓，精神顿爽。桑青虹放开了手，笑道：“尽管你对我不住，我对你总是好的，如今你已拾回了性命了，你如何对我，但凭你的良心吧。”

耿照好生为难，踌躇半晌，说道：“桑姑娘大恩大义，耿某自是感激不尽……”桑青虹笑道：“就只是空口道谢么？”耿照道：“大恩难报，我也不知该当如何？但桑姑娘他日若有危难，我这条性命是桑姑娘给的，我也就能舍了性命报答姑娘！”这番话对耿照来说，已经是说得非常诚挚，但桑青虹听了，却是大不满意，冷冷说道：“原来你是要等到我有危难的时候，才肯报答我。”耿照当然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报答”，那是他不能给予的，他只好默不作声。

桑青虹道：“你想想看，这大衍八式是我桑家不传之秘，我姐夫想学，我姐姐还不肯教他，我却为什么拿来传与你？”这即是说，她对耿照，比姐姐对她丈夫还亲，她心目中早已把耿照当作她的什么人，也就可想而知了。耿照满脸通红，讷讷说道：“桑姑娘这，这……”想要婉拒这颗少女的芳心，却不知如何措辞方好。

桑青虹忽地面色一端，盯着耿照问道：“你叫我什么？”耿照一怔，道：“桑，桑姑娘，这，这又有什么不对了？”桑青虹冷笑道：“你已学了我桑家的武功，还能称我做桑姑娘么？”耿照瞠目不知所对。桑青虹道：“不错，你本来不想学的，但这大衍八式，如今已是与你凝成一体，即使你不甘心，你也是我本门的弟子了。除非你自断四肢，否则你一举手，一投足，就要用到我桑家的武功！”耿照欲哭无泪，恨不得立即死了，但想到他父亲当年如此忍辱负重，尚且要留有用之身，以图报国，他岂可为了这一点感情上的烦恼，便自轻生？只听得桑青虹接着说道：“我与你年纪相若，不能做你师父，但依武林规矩，我入门在先，你最少也得称我一声师姐。”耿照心道：“只是叫声师姐，那也算不了什么？”便道：“师姐在上，请恕小弟病中不便行礼，病好之后，再给师姐磕头。”桑青虹这才展眉一笑，说道：“磕不磕头，那也罢了。我来问你，你可知道，师弟应如何对待师姐？”耿照道：“做小

辈的应尊敬长辈。”桑青虹道：“还有呢？”耿照道：“应该听长辈吩咐。”桑青虹笑道：“这就对了。那么以后你就该听我的话了！”耿照正色说道：“师姐的吩咐，只要是不违正义，合乎道理的，小弟无不依从！”桑青虹面色微变，说道：“哼，你还要和我讲价钱呢！”耿照道：“倘若是要我作良心有愧之事，小弟宁愿给师姐处死，也决不能违心行事。”桑青虹忽地又格格笑道：“也好，就是如此吧。师姐难道还能叫你作对不起良心的坏事么？”

刚刚说到这里，忽地有个小丫鬟进来报道：“二姑娘，大姑爹来了。”桑青虹吃了一惊，道：“姐夫他怎会寻到这儿？”

耿照曾在公孙奇手里吃尽苦头，听说是他到来，也是吃惊不小，桑青虹悄声说道：“师弟，你别着慌，有我在这里护着你呢，我决不能让姐夫与你为难。你躺着不要出声，待我出去会他，瞒得过那是最好，要是给他发现，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姐夫怕我姐姐，我姐姐要让我几分，所以他是不敢奈何我的。”桑青虹那次负气离家之后，不久，就为了追踪耿照，渡过长江，来到江南，家中发生之事，她毫不知闻；耿照虽曾和蓬莱魔女见过面，但因彼此匆忙，要说的事情很多，况且她和耿照也还不是深交，因此也没有谈及她师兄之事。可怜桑青虹只知道姐夫一向对她姐姐言听计从，奉命唯谨，却不知这个貌似畏妻如虎的丈夫，早已做了杀妻的凶手。

桑青虹走出客厅，只见公孙奇颜容憔悴，神色忧伤，桑青虹诧道：“姐夫，你怎么啦？你不在家陪伴姐姐，来到江南作甚？是姐姐叫你来找我回去么？”公孙奇黯然说道：“青妹，你躲在这里快活。可怜你姐姐想要见你，已是见不着你了。”桑青虹吃了一惊，道：“你说什么？我不能见着我的姐姐？你是怕我不肯回家么？”公孙奇神色更是哀伤，也不知哪里来的一副急泪，哽咽说道：“迟了，你回去也不能见着姐姐了。她、她已经死了！”

桑青虹尽管时时在她姐姐跟前闹一点小性子，但姐妹之情，还是非常好的，骤闻噩耗，俨如晴天起了个霹雳，吓得呆了，过了半晌，大叫道：“你说什么，我姐姐已经死了？”公孙奇道：“不错，她早已在两个月前，与你幽冥路隔了！”桑青虹大叫道：“我不相信，我姐姐是怎么死的？她身体强健，内功深湛，没病没痛，好端端的，怎么突然间就会死了？”公孙奇哭丧着脸道：“说来也是我连累了她。华谷涵是我的大仇人，你是知道的，你去了之后，华谷涵邀了蓬莱魔女，再一次登门欺负咱家，你姐姐助我与强敌死战，不幸给华谷涵伤了奇经八脉，当晚就含恨而死了！她临终之际，念念不忘的，不是别人，就正是你！”

华谷涵那次上桑家堡与公孙奇算帐，大战他们夫妇，后来蓬莱魔女来到给他解围，两师兄妹言语不和，蓬莱魔女马上又离开桑家堡去追踪华谷涵了。那次事件发生之时，桑青虹还在家中，见过华谷涵与蓬莱魔女的本领。公孙奇说是别人，桑青虹不会相信，说是华谷涵杀了她的姐姐，那就不由得桑青虹不相信了。华谷涵一人的本领已胜过她的姐姐姐夫，何况还有蓬莱魔女相助？桑青虹呆了半晌，这才蓦地哭了出来，叫道：“姐夫，你要给我姐姐报仇！”

公孙奇道：“我当然要替你的姐姐报仇的，但敌人实在太强，却不知你肯不肯依从你姐姐的吩咐？”桑青虹道：“我武功远远不及姐夫，只怕做不了你报仇的帮手。但为了给姐姐报仇，我舍了性命也是愿意的，姐姐临终对我有何遗嘱？”桑青虹只道姐姐的遗嘱无非是要她协助姐夫报仇，不料公孙奇说出一番话来，大大出乎她意料之外。

公孙奇道：“青妹，你暂且抑下伤心，听我细说。唉，这，这，这却不知从何说起？青妹，你可不要怪我唐突才好！”桑青虹拭了眼泪，双眼睁得又大又圆，望着她的姐夫说道：“到底我姐姐是要我如何？”她对姐夫的话，实是莫名其妙。

公孙奇道：“你别怪我唐突，我先问你，你一心一意要追那姓耿的小子，可找到了他没有？”桑青虹面上一红，道：“没，没有。怎么样？”公孙奇道：“这姓耿的有何好处，你对他如此痴心？据我们所知，这姓耿的实在是天下一个最薄幸的男子，本事低微，只是个偷香窃玉的高手。他和蓬莱魔女的丫头勾搭，而且还不止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他的表妹，也是他的情人。他对你只是假情假义，即使他对你敷衍，用意也无非要偷学你桑家的武功。你姐姐临终之时，一直以你为念，就是怕你上了这姓耿的当！”

桑青虹心里一片辛酸，她虽然不能同意对耿照的这番指责，但耿照另有心上之人，对她并无情意，这却也是事实。她呆了半晌，强抑辛酸，淡淡说道：“咱们报仇之事，和这姓耿的又有什么相干？我喜不喜欢他，那是另一回事！只要能够给姐姐报仇，我性命都可舍弃，难道我就非嫁人不成么？姐夫，你别再提他了。”

公孙奇抹去眼泪，笑道：“只要你肯下这个决心，那我就不再提这姓耿的小子，和你好好商谈给你姐姐报仇之事。”

公孙奇顿了一顿，若有所思地望了小姨一眼，继续说道：“敌人本领太强，你我就是拼了性命，也未必赢得了那华谷涵，何况他还有蓬莱魔女相助？这蓬莱魔女不错，她是我师妹，但她如今已热恋上华谷涵，不惜和我作对。她本门武功在我之上，我若用本门武功替你姐姐报仇，那更是必败无疑的了。”桑青虹急道：“这么说，难道这仇就不能报了？”

公孙奇道：“你姐姐深知我的武功，当然也会想到了这一层。所以她临终之时，把你们桑家的两大毒功传了给我。”

桑青虹惊诧非常，说道：“这两大毒功我姐姐也不敢练的，她传了给你？”公孙奇举起双掌，在桑青虹面前晃了几晃，说道：“不信，你看！这是不是腐骨掌和化血刀的功夫。”

只见公孙奇右掌掌心如摊开了一团墨渍，“墨渍”由淡而浓，又由浓而淡，但淡至极处，掌心流转的黑气也还是隐约可见。桑青虹骇道：“果然是腐骨掌的功夫，你已有了四成火候。”再看他的左掌，掌心红若涂殊，转眼之间，由红转紫，浓到极处，再由紫转青，青中泛红，色素瞬息间变了三次。桑青虹更是骇道：“姐夫，你练得真快，这化血刀的功夫已有了五成火候！”要知桑青虹自小见她父亲练过这两大毒功，她父亲虽然不许她练，但火候深浅，她却是一望便知。

公孙奇道：“你相信了吧。你姐姐就是为了要我给她报仇，才在临终之际，将这两大毒功传给我的。”桑青虹哪里还有怀疑，但却叹口气道：“姐夫，你可知道，我爹爹当年就是因为练这两大毒功，以至败血而死的？”公孙奇道：“我知道。但我与你姐姐夫妻情重，她因我而死，我岂可爱惜自身？我非练这两大毒功，不能给她报仇，只好冒一冒性命之险了！”桑青虹眼眶湿润，含泪说道：“姐夫，想不到你对我姐姐这样的好！”公孙奇道：“我对你姐姐如何，你是应该知道的。我一向把她看得比我性命还更宝贵，要不是为了留这身子给她报仇，我早已追随她于地下了！”

桑青虹更受感动，若有所思，嘴唇开阖，似乎想说什么，却又没有说出

来。公孙奇本要等她说话的，等得不耐烦了，忍不住便问道：“岳父当年练这两大毒功，已练到八成火候，听说他临终之际，已参悟了克制练功时毒性反袭自身的法子？”桑青虹道：“这是姐姐告诉你的吧？不错，我爹爹是参悟了克制毒性的妙法，但必须我本门的内功练到最上乘的境界，才能运用自如，否则凶险更甚，而且这只是我爹爹临终之时所‘参悟’的，未经过实验，是否一定灵效，我爹爹也殊无把握。他因这两大毒功，太过狠毒，又因练时凶险太大，故而临终之时，曾郑重吩咐我们姐妹，不许我们练它。至于传给外人，那更是不许可的了。我姐姐没把其中的利害详细对你说么？”桑青虹受了姐夫的感动，不由得暗暗埋怨姐姐。觉得姐姐要丈夫以性命作为赌注来给她报仇，未免有点自私，虽然她自己也是愿意舍弃性命，给姐姐报仇的。

公孙奇道：“你姐姐那时已命在垂危，当然不能细道其详了。但我早已说过，即便是送了性命，我也非练这两大毒功，给她报仇不可的。”

桑青虹道：“姐夫，你当真要练？”公孙奇道：“不错，你姐姐也知我心意已决，因此才要我来与你商量。不知你可肯听你姐姐临终的吩咐？

桑青虹道：“姐夫，你快点说吧，但能给我姐姐报仇，我无不依从。”公孙奇道：“你姐姐要你帮我练成这两大毒功。她，她有一个心愿，盼，盼你……”桑青虹道：“什么心愿？姐夫？你为何吞吞吐吐？”

公孙奇脸上一红，好似怪不好意思地说道：“我与你姐姐并无一男半女，你姐姐的心愿，她，她盼你，你我二人再续鸾胶，你做了我的妻子，一来可以助我练成这两大毒功，给你姐姐报仇；二来将来生下儿女，也可承接咱们两家的香烟。”

原来公孙奇练那两大毒功，练到了四五成火候，发现凶险，不敢再练下去，他武学深湛，推究其中原故，乃是因为自己运气的法门不对，欲竟全功，非得详参桑家的内功心法不可。他虽然也已练了桑家的“大衍八式”，这“大衍八式”是桑家内功的基础，用处当然很大，但这并不等于就是桑家的内功心法，它不过是桑家内功的扎根功夫，要练了这大衍八式，才能进一步参悟更微妙的内功心法。

桑家的内功乃是正邪两派之外，首屈一指的功夫，它揉合正邪两派，非正非邪，另辟蹊径，前无古人，其中精微奥妙之处，决非外人所能参透，即算有人讲解，也必须时刻在旁提示，否则练功运气之时，稍有不对，不但前功尽废，还会走火入魔。公孙奇是最会为自己打算的，固然他可以骗得桑青虹传他内功心法，但却怕她不肯尽心传授，或者因她本身武学造诣尚不够深，对其中精微关键之处，一时有想不到的，事先未能提示，到了练功之时，才发现不对，那时她不在旁，要想补救，可就难了。因此公孙奇想来想去，最好的法子莫如娶桑青虹为妻，桑青虹年轻识浅，比她的姐姐更易于受骗，何况自己的藉口又是为她姐姐报仇，哪还怕她不肯尽心传授？

哪知公孙奇的算盘打得太如意了，反而功亏一篑。桑青虹本已相信了他，倘若他只要桑青虹传他内功心法，桑青虹当不吝惜，但如今他却是要她嫁他，桑青虹可不能不踌躇了。

这一瞬间，桑青虹又是羞惭，又是惊诧，这太出乎她的意外了，她绝对想不到她的姐姐要她嫁与姐夫。刹那间，她转了好几个念头，“听不听姐姐的话呢？”“我嫁了姐夫，还怎好与耿照相见呢？”她想起了耿照的无情，想起了姐姐的恩义，姐夫风流潇洒，也可以算得是个“不错”的丈夫。但尽管她想贬低耿照，给自己嫁与姐夫找个藉口，可是心底下终是舍不了耿照。

她满面通红，好半天这才说道：“姐夫，这，这，这，请恕我不能从命。”公孙奇眉头一皱，忽道：“你不能答应，这可是为了那姓耿的小子么？嗯，是谁在你的房中？！”正是：

如此鸾胶焉可续，小姑自有意中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暗把毒刀伤侠士 为持正义斗师兄

耿照毒伤已愈，功力未复，正在房中静坐运功，那“大衍八式”果然奇妙之极，气透重关，运行三转，出了一身大汗，登时便觉精神奕奕，便似未曾受伤一般。但他在受伤之后运功，呼吸的气息未免稍粗，公孙奇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他到来不久，在和桑青虹说话的时候，已察觉房中有人，而且从重浊的呼吸中还可以分辨出是个男子。

桑青虹大吃一惊，要想拦阻，已来不及。公孙奇一声奸笑，说道：“你我是就要做夫妻的人，我也无须讲究什么避忌了。”身形一起，倏地就闯进了桑青虹的卧房。

耿照从床上一跃而起，公孙奇狞笑道：“好呀，果然是你这小子！”说时迟，那时快，已是张开了手掌，五指如钩，一抓抓下！

桑青虹大叫道：“姐夫，你、你要是杀了他，我、我……”话犹未了，只听得“砰”的一声，两人已对了一掌。

幸而耿照功力已复，而公孙奇又因有所顾忌，不敢将他杀死，这一抓只用了三分力道，意欲将他的琵琶骨捏碎，哪知耿照练了“大衍八式”，已是今非昔比，他双掌齐挥，全力拍出，荡开了公孙奇的一抓，不过倒退一步，公孙奇也晃了一晃。公孙奇冷笑道：“我忘记你练过桑家的武功了。”左掌拍出，加了两分内力，耿照练成大衍八式，虽是功力大增，但比起公孙奇来，那还差得太远，公孙奇用到五成内力，他还焉能抵挡，只听得“蓬”的一声，已是跌了个四脚朝天。

桑青虹已然赶到，拦在两人当中，尖声叫道：“姐夫，你不能在我房中，下此毒手，他，他是我的师弟！”公孙奇笑道：“你别慌，这小子还没死呢？怎么，你已认了他做师弟了？”桑青虹道：“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了他吧。你要是杀了他，我，我……”公孙奇道：“你怎么样？”桑青虹道：“我，我也宁愿死了。”公孙奇道：“你不想给你姐姐报仇了么？”桑青虹道：“耿师弟和咱们报仇之事毫不相干，你为何定要杀他？”

耿照站起来叫道：“桑，桑姑娘，你别相信你姐夫的鬼话！柳女侠决不会是杀你姐姐之人，那日她在桑家堡还救过你的姐姐呢。你姐夫和那玉面妖狐勾结，才真的不是个好东西。我看，你的姐姐多半是玉面妖狐害的。”耿照并不知道桑白虹受害的详情，但他一来相信蓬莱魔女，二来他自己被玉面妖狐害得极惨，而玉面妖狐与公孙奇勾结的事情，他却是知道的。他依理推测，猜想桑白虹是公孙奇所害，虽不全对，却已相差不远。

但他给蓬莱魔女辩护，只强调她不会是杀人凶手，却也说不出证据。桑青虹当然也不能这么轻易地就相信了他的话。

不过桑青虹虽不信耿照的话，对他仍是爱怜备至，决不愿见他伤在公孙奇之手，连忙说道：“耿师弟，你，你少说两句，快快走吧！”心里暗暗埋怨耿照不识时务，又惊又急，生怕耿照触怒了公孙奇。

话犹未了，只见公孙奇果然面色一沉，冷冷说道：“青妹，你把这小子认做师弟，你还记得桑家的规矩吗？”桑家武功，不许外传，所以公孙奇当年以夫妻之亲，尚自要千方百计骗取桑白虹的传授。桑青虹当然知道这个规矩，怔了一怔，道：“姐夫，桑家的规矩你就别管了吧。”

公孙奇板着脸道：“你姐姐已经死了，我不管谁管？你姐姐一直怕你上这小子的当，哼，你现在果然是上他的当了！”桑青虹急忙扯着他的袖子，

说道：“ 姐夫，桑家的武功，你不是也练了吗？桑家这一条规矩，我姐姐也曾遵守的。 ” 公孙奇怒道：“ 这小子怎能与我相比，我是你们桑家的女婿，女婿份属半子，算得是你桑家的人。他是什么东西？ ”

桑青虹见形势危急，忙向耿照抛了一个眼色，叫道：“ 耿师弟，你，你快说呀，你，你与我—— ” 公孙奇圆睁双眼，喝道：“ 什么，你们也已经是夫妻了么？哼，好不要脸！ ” 桑青虹正是要耿照如此答复，好有个藉口维护耿照，至于公孙奇什么要不要脸的指责，待耿照肯于认他们是夫妻关系之后，她自可以据理力争。哪知耿照是个行事方正的少年君子，也不知他是不领会桑青虹要维护他的心意，还是领会了却不愿说谎，只见他面上一红，非但不接下桑青虹的话，反而向公孙奇大声说道：“ 你休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与桑姑娘清清白白，决无半点私情！ ”

公孙奇侧目斜睨，翘起嘴角笑道：“ 青妹，我看你可别痴心了。你是神女有心，人家可是襄王无梦呢！ ” 桑青虹又惊、又气、又急、又伤心，但眼看公孙奇就要对耿照痛下杀手，心中又是不忍，连忙紧紧扳着公孙奇手臂，叫道，“ 姐夫，不可，………

话犹未了，公孙奇身子一拧，已是把桑青虹挣开，冷冷说道：“ 看在你的份上，我可以饶这小子一命，但他所练的桑家武功，我却要给你讨回。只有这样，我才对得住你的姐姐！ ” 所谓“ 讨回 ”，即是要把耿照的武功废了。他情知杀了耿照，桑青虹决不肯依他，倒不如把耿照变成废人，好断了桑青虹的念头，而又不至于太过伤心。

桑青虹大叫：“ 耿师弟，跑呀，跑呀！ ” 耿照也知事情危急，这才“ 砰 ” 的一拳，击碎窗户，窜身飞出。可是他前脚刚到屋外，公孙奇已跟着他的后脚追来。

耿照的宝剑尚悬在腰间，桑青虹给他治伤之时，并未曾将它除下，公孙奇跟踪追出，耿照早已拔剑出鞘，一觉背后微风飒然，唰的便是反手一剑。

耿照家传的蹑云剑法本是以飘忽凌厉见长的上乘剑法，以往因他功力未到，剑法的威力也难以发挥，如今他已练了桑家的大衍八式，内力大增，自是今非昔比。公孙奇骈指如戟，正点向耿照背心的“ 大椎穴 ”，耿照反手一剑，恰对着他的手指削来，耿照用的剑又是把削铁如泥的宝剑，公孙奇虽不惧他，却不能不有几分顾忌，当下化戳为弹，“ 铮 ” 的一声，把耿照的宝剑弹开。

耿照宝剑给他弹中，虎口倏地一阵酸麻，就在此时，桑青虹已然赶到，一把扯着公孙奇的衣角，叫道：“ 姐夫，你饶了他吧，我、我愿意依从姐姐的话了！ ” 公孙奇哈哈笑道：“ 这么说，咱们就是夫妻了，你更不应阻拦我了，夫妻应该同心合力才是，你怎可以向着外人？ ” 桑青虹道：“ 你放过了他，我以后再不见他，也就是了。 ”

公孙奇的用心只是在取得桑家的内功心法，听得桑青虹答应嫁他，目的已达，本来便想罢手，但转念一想，桑青虹是为了要救耿照才答应自己的，她对耿照的爱意实是深厚之极，谁能担保他们以后不再见面？职照与蓬莱魔女又是相识的,若给他见过了蓬莱魔女再与桑青虹见面,岂不要把真相揭穿？纵使自己能言善辩，也总是麻烦。如此一想，恶念陡生，立即使出“ 沾衣十八跌 ” 的上乘内功将青虹摆脱，冷冷说道：“ 我又不是要取他性命，不过是要讨回你私授他的桑家武功而已，你何必这样袒护他？ ” 说罢，左掌划了一道圆弧，“ 呼 ” 的便向耿照击下。他说是不取耿照性命，其实却是要用“ 化

血刀”的功夫暗害耿照，教他中了一掌之后，并不立时毙命，而是在三个月之后，败血身亡。他的“化血刀”已练到五成火候，倘若用尽了功力，可以令对方登时血液干枯，中掌之处，肢体僵硬，三天之内，便即死亡。但若只用一成功力，以毒质袭入对方穴道，中毒的迹象却不会显露，估量桑青虹也未必看得出来。

桑青虹给他震退数步，但因他不敢令桑青虹太过难堪，用的劲力恰到好处，没有将她震倒，桑青虹跄跄踉踉地又追上来，叫道：“姐夫，你对我姐姐千依百顺，对我却一句也不肯听从，叫我如何能够甘心情愿地跟你？”公孙奇挥袖隔断她和耿照，柔声说道：“青妹，我是为了你好。你姐姐也是为了你好，才千叮万嘱，叫我照顾你，不让你上这小子的当的。好吧，如今我就听你的话，既不杀这小子，也不把他弄成残废，只是消去他练了大衍八式之后所增的功力，好顾全你桑家的规矩，这你总可满意了吧？”

桑青虹道：“我不相信，哪有消去他的功力，却能令他不伤残之理？”公孙奇道：“你桑家的大衍八式虽是神奇，我爹爹也是当世的武学大师，我的家传武功，其中精奥之处，你还未知道呢。不信，你看！”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说话之间，掌劈指戳，已是闪电般地向耿照攻出了六六三十六招。桑青虹被他挥袖阻隔，又惊又急，却也无可奈何，只是想道：“但愿姐夫没有骗我。”要知公孙奇的父亲公孙隐，乃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桑青虹的父亲桑见田一生与他不和，但即使是桑见田在生之时，对公孙隐也是极为佩服。桑青虹见道公孙家的家传武功，心想或者真有可以克制大衍八式、消去功力而不伤人身的妙法，对姐夫将信将疑，她哪知道，她姐夫的心肠歹毒，远远在她想象之外。

耿照心中倒是想道：“我正后悔练了桑家的武功，要甩也甩它不开，倘若公孙奇当真能够给我消去，这倒是求之不得。”但他年来闯荡江湖，曾经历练，已不是像从前那样的天真了，他早已知道公孙奇与玉面妖狐乃是一路，认定他是坏人，对他的言语还焉能相信？因此还是决不敢让公孙奇的手掌打到他的身上。

耿照舞起宝剑防身，他的蹑云剑法虽然也很精妙，却怎敌得过身兼两大名家所学的公孙奇。只因公孙奇要伤他而不现痕迹，功力必须用得恰到好处，而他又有宝剑防身，这才挡得三十六招。要是公孙奇毫无顾忌的话，早已在十招之内，将他杀了。

掌风剑影之中，忽听得“铮”的一声，耿照的剑把又给公孙奇一指弹个正着耿照和他拆了三十六招，早已气力不加，这次再给弹中，已是禁受不起，“铮”的一声，宝剑便即脱手飞出。

公孙奇轻飘飘地正要一掌拍下，忽觉微风飒然，似有梅花针之类的暗器从背后袭来，不禁心头一凛：“难道是我师妹已经追到？”连忙侧身闪开，但他也没有放松耿照，他左掌打不中耿照，右掌化掌为弹，力透指尖，一指弹出，耿照衣裳穿了一个小洞，虽没给指头触及，指力亦已透入了他的穴道。

耿照一个跄踉，向后跌倒。就在此时，一条人影已是从树林中如飞赶到，娇喘吁吁地叫道：“休得伤害我的耿照大哥！”来的并非蓬莱魔女，却是蓬莱魔女的心腹侍女珊珊。

珊瑚已尽得蓬莱魔女所传，所以也能用尘尾当作暗器发出，不过功力却是大大不如。公孙奇心道：“原来是这丫头，却吓了我一跳。”以公孙奇此刻的本领，对蓬莱魔女尚且不惧，珊瑚自是更不在他心上了。珊瑚拦在他与

耿照之间，他只是衣袖轻轻一拂，便把珊瑚的拂尘荡开。

耿照跌倒与珊瑚出现是同一时间的事情。桑青虹一见耿照跌倒，早已是吓得尖叫一声，便立即向他奔去，待她看清楚来人乃是珊瑚的时候，虽然亦是心头一震，却并没有停下脚步。

公孙奇正要向珊瑚施展杀手，忽见桑青虹向耿照奔去，心念电转，突然改了主意，荡开了珊瑚的拂尘，倏地一个转身，又抢过了桑青虹的前头，将她拦住。

桑青虹收势不及，跌入姐夫怀中，公孙奇在她耳边悄声笑道：“人家的情人已经来了，已无需你献殷勤啦，你还过去，不害臊吗？”

珊瑚已是把耿照扶了起来，吓得花容失色，慌忙问道：“照哥，你怎么啦？”耿照只是觉得胸部的“委中穴”略感酸麻，而且只是瞬息之间的感觉，如今早已过了。他试一试气，穴道并未受封，真气运行无阻，身体毫无异状，功力亦无减损，只道是他所练的大衍神功，果生奇效，公孙奇的点穴奈何不了，哪知公孙奇的歹毒指力早已透入他的穴道，以后方始慢慢发作，到了三个月后，便将是致命之伤了。

耿照又惊又喜，说道：“珊妹，我寻得你好苦。我没受伤，你放心吧！”他拾起宝剑，与珊瑚紧紧相靠，准备公孙奇再度扑来，他们两人便即并肩御敌。

公孙奇却并未扑来，只是对着桑青虹哈哈笑道：“青妹，你听见了么？他并没有受伤，我不是骗你了吧？我本来要消去他练成大衍八式之后所增的功力的，看在你的份上，连这一点我也放过了。我没有动这小子一根毫毛，青妹，这你总可以满意了吧！”

珊瑚放下了心上的石头，但也感到十分意外，公孙奇哈哈一笑，又转过头来说道：“珊瑚姑娘，我是你家小姐的师兄，清瑶虽是对我有所误会，我总不能不顾着师兄妹的情谊。就看在你家小姐的份上，我成全了你们二人吧。”“成全”二字有正反两面的解释，可以是善意的“成全”，也可以是恶意的“成全”，那便是要取对方的性命了。珊瑚凤眼圆睁，拂尘一举，冷冷说：“好，你要如何，那便来吧！”公孙奇哈哈笑道：“我若要取你们性命，早已取了。我是见你们二人诚心相爱，有意成全你们，你们走吧！”原来公孙奇目的已达，估量耿照在三个月之后，不死亦将残废，全身不能动弹，绝不能再来私会桑青虹的了。因此不如将他和珊瑚一同放走，便可以绝了桑青虹的痴念，这要比他用强迫的手段要桑青虹与耿照断绝好得多了。

珊瑚、耿照二人不相信公孙奇有此好心，但不管他出自何因放走他们，这总是个脱险的机会。珊瑚道：“好，照哥，咱们走吧。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话犹未了，桑青虹忽地喝道：“耿师弟，我不许你和这贼人同走！”珊瑚怒道：“你这妖女待要如何？”耿照忽地“卜通”一声，跪倒地上。

珊瑚大吃一惊，只道耿照中了暗器，心急未已，耿照已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说道：“桑师姐，多谢你救命之恩，小弟粉身碎骨不足图报。请恕我不能随侍在侧，师姐的大恩大德，我只有铭记于心了。”

江湖上有句口头禅是：“杀人不过头点地”，意思是即使是杀了人这样的大仇大恨，磕头赔罪之后，也应该可以得到对方原谅；反过一面来说，救人性命的德，身受者磕头谢恩之后，施恩者也不能对他有什么需索了。珊瑚这才明白，耿照之所以向桑青虹磕头，原来是向她叩谢救命之恩，并含有请她“高抬贵手”，放他过去的意思。

桑青虹受了耿照这三个响头，一时手足无措，心底但觉一片苍凉，她已知道耿照是决意离开她了，但却还不甘心让他就走，希望能够挽回，当下说道：“起来，我只问你一句话。”耿照道：“师姐有何吩咐？”桑青虹道：“你既认我师姐，你就该听我的话。你也早说过唯我之命是听的了，你这么快就忘记了么？”耿照道：“小弟怎敢忘记？”桑青虹道：“那你又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了？”耿照道：“我说过，师姐的吩咐只要是合乎道理的，小弟无不依从。我和玉姑娘是结拜的异姓兄妹，我和她同走，并无不当之处，这是小弟的私事，请恕小弟难以接受师姐的管束。”公孙奇冷冷说道：“你听清楚了没有？人家心目中只有这位玉姑娘呢！你虽然硬把人家认作师弟，可总没有人家结拜兄妹那么亲，你凭什么拦阻他们。”

桑青虹面上一阵青一阵红，是啊，耿照心中喜欢的并非自己，自己还凭什么去拦阻人家？还有一样，公孙奇虽说已答应放走耿照，但桑青虹也不能不提防夜长梦多，说不定她姐夫会突然变卦？

桑青虹呆了好一会儿，蓦地挥手，颓然说道：“好，你们走吧！”耿照也怕夜长梦多，说声“多谢师姐恩德”，就与珊瑚手牵着手走了。

桑青虹目送他们二人的背影没入树林之中，心情落寞之极，最疼爱自己的姐姐已经死了，自己所欢喜的人又弃她而去，做人还有什么趣味？

桑青虹正自感伤，公孙奇在她耳边柔声笑道：“青妹，还有我在你身边呢。咱们回家去吧。”桑青虹木然说道：“回家？”公孙奇道：“是呀，你我从此是夫妻了，桑家堡正等待你这位女主人呢。”原来公孙奇还有一个企图，桑家堡的四个老仆人已经走了，剩下的也多是桑见田的旧属，他希望桑青虹以桑家唯一后人的资格，替他收拾旧部，重整旗鼓，这样，就连桑家堡的基业也仍然可以保全了。

桑青虹脑袋里似是嗡嗡作响，一时间思路还未能清晰，茫然问道：“姐夫，你说什么？”公孙奇笑道：“青妹，你怎么还把我叫作姐夫？你不是已经答应了我么？”桑青虹道：“答应什么？”公孙奇道：“答应依从姐姐遗命，与我续弦，我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姐夫了！”

桑青虹虽是阅历无多，不识人心奸险，但经过了刚才这一段事情，她已隐隐感到公孙奇似乎不像从前那个姐夫，她从前的印象，公孙奇是一个对她姐姐百依百顺的好丈夫，但从现在亲身的感受，公孙奇却是软硬兼施，似乎总是要自己屈从他的意志，又似乎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似的。桑青虹不知怎的，忽地对这个姐夫隐隐感到有点儿害怕了。

公孙奇笑道：“别再想这姓耿的小子了，你我已是夫妻，从今之后，你心目中只应有你的丈夫，不可再想第二个男子了。何况这姓耿的小子如此薄情，也不值得你再去怀念。”桑青虹呆了半晌，忽道：“姐夫，不，不……”公孙奇皱眉道：“还叫我姐夫，不什么？”桑青虹道：“我有点害怕，我不想嫁你。”公孙奇道：“害怕什么？”桑青虹道：“害怕你欺负我。”公孙奇笑道：“这怎会呢？我对你姐姐体贴得无微不至，你又不是不知道的。我将来对你，也一定象对你姐姐一样，做一个最好的丈夫。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呢？”桑青虹退一步，避开他的爱抚，说道：“姐夫，你另外找个人吧。”公孙奇道：“怎么，你又改了主意了？你不想替你姐姐报仇了么？”桑青虹道：“我把我桑家的内功心法，尽我所知，都写出来给你，你自己练吧。”公孙奇道：“这怎比得上陪着我练？何况你姐姐还希望你我生下一男半女好承继你桑家的香烟。”桑青虹满面通红，说道：“姐夫，你暂且不要迫我，

待我好好想想。”公孙奇道：“对，你想想练这两大毒功多么危险，要是咱们不同心合力，怎练得成功，练这种毒功，须得最亲近的人在旁照顾，你不做我的妻子，万一我练功之时稍有疏虞，岂不前功尽弃？我练不成功不打紧，你姐姐的血海深仇可就难报了。你可要知道，你姐姐的两个仇人一个是笑傲乾坤华谷涵，一个是蓬莱魔女柳清瑶，都是厉害之极，武功远胜于我的仇人哪，你不助我练成这两大毒功，我怎样替你姐姐报仇？”桑青虹一想，姐夫说的也是实情，心里思量：“姐姐一生疼我，我难道就不能委屈一下自己，助姐夫练功，给她报仇？”心中有点动摇，可是仍然感到对公孙奇似有难以名说的恐惧，正自反复思量难作决断的时候，忽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冷笑道：“公孙奇，你真是不知羞耻，刚害死了姐姐，又来诱骗妹妹了！”

冷笑之声，初起之时，还似在里许之处，转瞬之间，便到眼前！公孙奇这一惊非同小可，抬头看时，只见一条人影疾驰而来，背插拂尘，腰悬长剑，可不正是蓬莱魔女是谁？

这一瞬间，桑青虹也吓得呆了，但仇恨之火，迅即燃起，桑青虹唰的拔出剑来，说道：“好呀，你这狠毒的魔女，你杀了我的姐姐还想来杀我吗？我打你不过也要和你拼了，姐夫，上呀！”

蓬莱魔女身法如电，焉能给她刺中？一飘一闪，已是拦在她与公孙奇之间，喝道：“公孙奇，你说她姐姐是谁杀的？”公孙奇骑虎难下，硬着头皮说道：“清瑶，你放过了白虹的妹妹吧，你杀了她的姐姐，也已够了。”

蓬莱魔女又是生气，又是伤心，在此之前，她念在恩师公孙隐份上，对师兄还有几分情谊，几分姑息，想不到师兄竟是坏得不可救药，杀了妻子，反而诬陷她是凶手！蓬莱魔女一气之下闪开了桑青虹的一剑，立即说道："青妹，你要知道你姐姐的仇人是谁吗？你的姐姐就是你的姐夫和玉面妖狐串同谋害的！你别再糊涂，上你姐夫的当啦！”

此言一出，宛如晴天起了霹雳，平地响起焦雷，把桑青虹弄得心头大震。但她从来也不会想致姐夫会是杀害妻子的凶手，（要知在她印象之中。姐夫可一向都是对姐姐千依百顺的“好丈夫”啊！）一时之间，她又焉能便即听信了蓬莱魔女的话？

公孙奇也变了面色，陡起杀机，猛地喝道：“清瑶，你含血喷人！”呼的便是一掌拍下，腥风扑鼻，掌力也排山倒海而来，蓬莱魔女早有防备，拂尘一挥，身形疾起，青钢剑亦已出鞘，一招“横云断峰”便截着他的掌势，冷冷说道：“是谁含血喷人？哼，你想杀人灭口，竟敢用毒掌对付我吗？青妹，我给你证据！”

公孙奇一击不中，双掌迅即又平推过来，左掌是“腐骨掌”，右掌是“化血刀”，两大毒功，同时使用，饶是蓬莱魔女本领高强，一时间也自应付不暇，那“证据”也就拿不出来了。桑青虹喝道：“你说，什么证据？”她口中说话，手底也没放松，仍然运剑如风，狠狠向着蓬莱魔女后心击刺，蓬莱魔女背腹受敌，桑青虹武功虽是与她相差极远，但她对桑青虹的攻击却只能闪避，不能还击，这么一来，桑青虹的攻击也就起了牵制作用，教她不能放手去全神对付公孙奇了。

公孙奇占了上风，得意地笑道："青妹，你别信她胡说，她有什么证据？”着着进攻，掌力催得更紧了！

蓬莱魔女沉着应付，“听风辨器”，辨别桑青虹出剑的方位，步法轻灵，腾、挪、闪、展，将桑青虹的剑招一一闪开，左手拂尘护身，右手长剑攻敌，

公孙奇稍稍占了一点上风，但要想突破她的防御，却也不能。蓬莱魔女心道：“ 这两大毒功果然厉害，看来比祁连老怪的阴阳二气还要胜过一筹。幸而他的功力尚不够火候。可是我也只能勉力与他周旋，却腾不出手来，这却如何是好？ ”

蓬莱魔女人急智生，本来她的功力稍胜师兄，虽处下风，还足以从容应付，未曾觉累，她却暗运玄功，迫出了一身大汗，气喘吁吁，装作很吃力的样子，公孙奇得意笑道：“ 柳师妹，咱们到底是有同门之谊，只因你迫我太甚，你无义我也只能无情了。你若肯发下毒誓，从今之后，金盆洗手，退出武林，永不管闲事，我也未尝不可以放你过去。 ”要知公孙奇也有顾忌，他深知师妹本领了得，轻功尤高，自己虽占了上风，只怕也未能轻易地杀了她，要是万一给她逃脱，那时她师兄妹之谊已绝，以后。必出辣手报复，可就后患无穷。何况他更顾忌的是，他父亲最疼爱蓬莱魔女，过去还是靠着蓬莱魔女给他说情，他父亲才不追究他，只是不认他作儿子便算了事。倘若他即使真能把蓬莱魔女杀了，这事也不能永远瞒得过父亲，父亲知道之后，要取他性命，那时他还有何人说情？

公孙奇一来是自忖未必有把握杀得蓬莱魔女，二来顾忌他父亲知道，三来他虽然坏透，也还有一丝良心未泯，蓬莱魔女是自小和他一同玩耍的师妹，有一个时期他也曾对蓬莱魔女有过爱意，若是当真要取她性命，他也还有点于心不忍。有这三样原因，故而他想出这个主意，迫蓬莱魔女发誓退出武林，不再管他闲事。他知蓬莱魔女最重诺言，若肯应允，自己便可无忧，那是比杀她强得多了。

蓬莱魔女在生气之中也感到有一丝欣慰，心道：“ 师兄总算还未良心尽丧，也罢，今次我且暂时不下杀手，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不过真相总是要揭穿他的。 ”当下，作出沉吟的样子说道：“ 公孙奇，原来你是怕我管你闲事？也好，待我思量一下。 ”

桑青虹不知公孙奇的打算，急道：“ 姐夫，你只顾念师门之谊，却不想夫妻之情了吗？如今有机会可以杀掉一个仇人，你怎么又要将她放过了？难道你当真有什么把柄被她拿在手里？ ”桑青虹攻得更紧，但公孙奇却以为蓬莱魔女已是强弩之末，只想迫她发下盟誓，虽然并未停手，仍在进攻，但却未免稍稍有点轻敌。

蓬莱魔女蓦地笑道：“ 青妹，你不知道，他正是有把柄在我手里！ ”笑声中倏地身形拔起，一招“ 鹰击长空 ”，已是向公孙奇当头刺下！

剑势如虹，凌厉之极，公孙奇大吃一惊，双掌连忙推出，蓬莱魔女拂尘亦已扫下，用的是“ 天罡拂尘三十六式 ”中威力最强的一式“ 雷电交轰 ”，拂尘本是极轻柔之物，经过她玄功妙用，当头击下，竟是“ 轰轰 ”作响，配合她右手的剑招，光疾电闪，当真便似雷电交轰一般！

公孙奇双掌之力，被蓬莱魔女那一拂抵消，就在这闪电之间，公孙奇只觉头顶一片沁凉，蓬莱魔女已脱出他掌力笼罩的范围，斜掠出三丈开外！这还不止，剑光过处，公孙奇的头发也削去了一片，公孙奇这才知道，师妹刚才还未用尽全力，她的气喘、汗流，不过是诱敌之计而已，自己即使步步小心，也还未必是她对手，如今稍一大意，当然就要大大吃亏了。

蓬莱魔女身形一落，立即腾出手来、摸出一只黑黝黝的哨子，说道：“ 青妹，你姐姐临终之时，将你付托给我，就是怕你上了姐夫的当！ ”桑青虹冷笑道：“ 我姐姐和你的交情有这么好？我不信！ ”蓬莱魔女道：“ 不信，你

听这哨子！”呜呜的吹了起来，三长两短，接连吹了三遍，桑青虹听了，登时呆若木鸡。

原来这个哨子乃是她爹爹的遗物，留下来给她姐姐掌管的，这个哨子是通天犀的犀角所制，声音特异，她爹爹生前，就是用哨声来指挥下属的。这三长两短的吹法，只有她姐妹二人和桑家几个老仆知道。桑见田临终时，立她姐姐桑白虹为桑家堡的主人，将哨子移交给她，那意思即是等于把桑家堡的指挥权移交给他的大女儿了。但桑白虹做了堡主之后，却并不依照父亲生前的习惯行事，因为她父亲那几个老仆，都是原来在武林中颇有身份的人物，又是多年追随她的父亲，故而桑白虹待他们以伯叔之礼，从来没有端过主人的架子，也从来没有用过哨声指挥他们。她只是把哨子当作父亲的遗物珍重保藏，不但未用过来指挥老仆，对桑家堡的任何人等都未用过，她和公孙奇结婚，是在父亲死了多年之后，故而连公孙奇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哨子。

公孙奇怔了一怔，喝道：“清瑶，你捣什么鬼？你哪里找来一个小孩子玩的哨来吹，这算得是什么凭据？青妹，她是你杀姐的仇人，她想挑拨离间咱们，你可别相信她的胡说八道！”

但他吃蓬莱魔女一剑削去了一大片头发，锐气顿挫，心中虽是发怒，却已不敢再扑向前，只是把眼睛瞅着小姨，看桑青虹如何行事？要是桑青虹仍然肯和他联手夹攻，有桑青虹从旁牵制，他还可以有一两分取胜的把握，又即使不能取胜，最少桑青虹也还是他的人。

桑青虹心头大震，呆了一阵，方始稍稍冷静下来，心里想道：“这蓬莱魔女是怎么取得这个哨子？若说是从我姐姐手中强夺，她又怎么识得用这哨子指挥的暗号？即使我姐姐是在她威胁之下，但倘若不是心甘情愿，我姐姐也不会向她吐露这个秘密呀！”这么一想，不由得对蓬莱魔女的话信了几分，但也还是有点怀疑，“桑家堡是我父亲传下的基业，我姐姐死了也还有我，她怎能把桑家堡轻易交给外人？”要知道哨子乃是代表一种权力，桑家堡的上一代传给下一代，谁得了这个哨子，就是桑家堡的主人，故而桑青虹有此怀疑。桑青虹倒并非贪图要做桑家堡的主人，而是不敢相信姐姐会轻易把桑家堡“送”给蓬莱魔女。桑青虹哪里知道，她姐姐当时是在只剩下一口微弱的气息，根本无力吹这哨子的时候，请蓬莱魔女代她召集仆人的。蓬莱魔女也只知道这哨子是桑家的一个秘密，可以用作凭据，证明桑青虹的姐姐临终时是如何信任她，才把这个可以指挥仆人的哨子交给她，但可惜蓬莱魔女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还不太清楚这哨子是代表了权力的转移。

桑青虹将信将疑，一片茫然，一时之间，也不敢断定谁是杀她姐姐的凶手，但这哨子如今是在蓬莱魔女手上，是姐姐自愿给她的，这一点可以无疑！因此当桑青虹稍稍冷静下来之后，就不由得不对蓬莱魔女的话多相信了一些，而禁不住用怀疑的眼光看她的姐夫了。

公孙奇何等聪明，一看桑青虹这一副茫然的神色，怀疑的目光，便知这哨子定有古怪，是他还未知道的秘密。他也看得出来，桑青虹已是对他隐隐起疑，不那么容易再骗她了。

蓬莱魔女拂尘一指，冷冷说道：“你是怎么害死妻子的？是你来说，还是让我代你告诉青妹？”公孙奇已知桑青虹再不会帮他，只怕耽搁下去，待到真相大白，桑青虹还会与蓬莱魔女联手攻他，那时连自己的性命也怕要丧在蓬莱魔女剑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下一声冷笑，说道：“青妹，你若是要相信仇人的话，那也由你！”扔下了这句话，立即转身便逃。他走的

不是大路，而是逃入林中，为的是怕在前头碰见耿照、珊瑚，稍有纠缠，也是对他不利。他目前最紧要的已是要逃脱性命，避免给蓬莱魔女追上了。至于其他的一切企图，那只有等待机会，将来再说了。

蓬莱魔女本来不想取他性命，而且她也还有另一件紧要的事情，要向桑青虹查问的，因此也就没有去追赶公孙奇。

蓬莱魔女转过身来，笑道：“青妹，你相信了我么？”桑青虹一副茫然的神色，半晌说道：“这哨子、这哨子，我姐姐和你说了些什么？”蓬莱魔女也有点奇怪，寻思：“她何以不急于查问她姐姐被害的情形，却先问起这哨子来了？”当下说道：“对了，这哨子是你姐姐的遗物，你收回去吧。我还有许多话要和你说呢。”桑青虹怔了一怔，道：“你肯将它还给我？”蓬莱魔女笑道：“这是你家的东西，我要它做什么？”桑青虹却不急于收下哨子，心里想道：“这魔女大约是有求于我，却不知她求的什么？但她肯把哨子交我，显然她是无意占我的桑家堡了。”

桑青虹对蓬莱魔女又相信了几分，但她是邪派中人，对侠义的胸襟根本不能理解，何况她刚才还险些受了姐夫之骗，因此她对别人的好意，总是怀疑有什么企图，当下便道：“你要说些什么？说吧。”

蓬莱魔女道：“你姐姐被害之事，慢慢我和你说。我先问你一件事情。”桑青虹道：“何事？”蓬莱魔女道：“耿照是不是给你姐夫擒了，你可知道他在哪儿？刚才我远远听得这儿有金铁交鸣之声，和你姐夫动手的那人又是谁？”原来蓬莱魔女一路追踪，正是听到这边厮杀之声而急忙赶来的，可惜还是迟了一步，公孙奇伤了耿照之后，已经把他“放”走了。

桑青虹不觉有点酸溜溜的意味，心道：“原来她是为耿照而来。那丫头是她的心腹侍女，她当然是要为她的丫鬟打算了。耿照本来喜欢那个丫头，如今又有蓬莱魔女给那丫头作主，他们的婚事自是水到渠成，我还有什么指望。”

不过桑青虹虽然心怀妒忌，她的本性也还不算很坏，蓬莱魔女将她从她姐夫的魔掌中救了出来，她也不能不有几分感激，当下就依实说道：“耿照日前在天目山口遭遇官军围攻，是我将他救出来的。这笔帐倒不能算在我姐夫头上。”蓬莱魔女吃了一惊，道：“哦，原来那些官军都是给你杀掉的，不是你的姐夫。”心想：“她小小年纪，竟是手段如此狠辣。我虽号称魔女，也还不是滥杀无辜。她姐姐将她付托给我，以后我倒要好好的教导于她了。”

桑青虹见蓬莱魔女面有不悦之色，冷冷说道：“怎么，是我救错了么？”蓬莱魔女道：“多谢你救了他。他的伤怎么样？”桑青虹道：“刚才和我姐夫交手的就是他，他的伤当然是已经好了。”

蓬莱魔女又是一惊，道：“他和你的姐夫交了手？糟糕，你快说，他现在怎么样了？”耿照的武功与公孙奇差得太远，蓬莱魔女是知道的，只怕他又受了公孙奇毒掌之伤。

桑青虹神色黯然，却慢条斯理地说道：“你不用担心，他早已走了，而且是称心如意地走了。”蓬莱魔女道：“这是什么意思？”桑青虹道：“你还不知道么？”蓬莱魔女道：“知道什么？”桑青虹道：“那丫头不是你派她作先行的么？”蓬莱魔女道：“哪个丫头？”桑青虹冷冷说道：“还有哪个？就是你所调教出来那位，那位才貌双全、与耿照称兄道妹的玉姑娘！”言语之中，充满醋意，蓬莱魔女喜道：“哦，原来是珊瑚找着他了。”她听得珊瑚的消息，又惊又喜，一时之间，也无暇去细品桑青虹话中的醋意了。

桑青虹道：“耿照毫发无伤，他是和你这位丫鬟一同走的，这还不是称心如意得很么？”蓬莱魔女听说耿照没伤，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但另外一块大石却又压上心头，她是怕公孙奇追上他们，再施毒手，或是把他们拿作人质，来要挟自己。她却不知，公孙奇也正怕被她追上，哪里还敢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要知耿照与珊瑚的本领亦已不弱，以公孙奇的本领当然可以把他们活擒，但也不是在十招八招之内所能办到，公孙奇只道蓬莱魔女随后就会追来的，他当然是只顾逃命，甚至要避开耿照这一路了。

不过，蓬莱魔女即使知道公孙奇的心思，她也还是不敢完全大意的，公孙奇那两大毒功太过厉害，她总是要见着了耿照与珊瑚二人，才敢放心。于是连忙问道：“他们走的是哪一条路？”

桑青虹指着正中的大路道：“我姐夫是看在你的份上，将他们放走的，他们无须担惊害怕，当然是大摇大摆走的大路了。”蓬莱魔女怔了一怔，心道：“我师兄能有这样好心？他连我都想置之死地，怎会看在我的份上放过他们？其中不知有什么古怪？”如此一想，更觉不妙，此时她早已听出桑青虹的醋味十足，但也无暇去开导她了。当下说道：“好，我追上去看看他们。青妹，你等我们回来，我受了你姐姐重托，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桑青虹淡淡说道：“多谢了！”看着蓬莱魔女如飞而去，眼角不觉沁出两颗晶莹的泪珠。

且说耿照与珊瑚跑了一程，看看公孙奇并没追来，这才惊魂稍定，停下脚步。耿照情怀激荡，又是欢喜，又是感伤，他在秦弄玉与珊瑚之间，也是取舍为难，论到感情的深厚，他与秦弄玉是青梅竹马之交，当然不是珊瑚所能相比，但珊瑚对他的恩义——万里护送，几度患难相随——这也是他决计忘怀不了的！不过，尽管他有一份异常复杂矛盾的感情，他与珊瑚久别重逢，总是喜悦多于伤感。

耿照说：“瑚妹，你怎的来到此间？”珊瑚道：“我的仇人乃是江南一霸，我到处搜查他的行踪，偶然路过此地，想不到遇见了你。”其实珊瑚对耿照的行踪也很注意，她暗中一路追随，不让耿照发觉。耿照在天目山遇难与被桑青虹劫走之事，她都知道。但因她赶不上桑青虹的快马，今日方至此间。

耿照道：“你那日不辞而行，令我很、很是难过。幸亏今日又得相逢，而且这么凑巧，你又一次在我遇难之时救了我，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呢！”珊瑚还未放心，问道：“耿大哥，你当真没有受到暗伤么？”耿照深深吸了口气，道：“当真是一点也没有。”珊瑚这才喜逐颜开，笑道：“这不是我救你，倒是公孙奇这恶贼当真手下留情了。”耿照道：“奇怪，这恶贼怎的强盗突发善心，猫儿不吃老鼠？难道真的是如他所说，他看在你家小姐的份上？”可怜耿照被人暗下毒手，自己一点也未知道。

珊瑚七窍玲珑，早已想到公孙奇手下留情的原因，心道：“这贼子要娶他的小姨，恐防耿大哥作梗，故而让他与我同走，好断了他小姨的念头，这哪里是有什么好心了？”珊瑚可说是看透了公孙奇的心思，但可惜也只是猜中了一半，耿照所受的暗伤她可看不出来。

珊瑚在庆幸耿照没有受伤之余，却也不禁心中伤感，想道：“公孙奇与那妖女都以为耿大哥是喜欢我，却不知他心上另有人儿。”耿照凝视着珊瑚的眼睛，笑道：“咱们意外相逢，应该欢喜才对。瑚妹，你在想些什么？”珊瑚强抑心中的酸痛，笑道：“我是很欢喜呀，但我遇上了你，却不能不想

起另外一个人了。”耿照道：“谁？”珊瑚道：“秦姑娘呢？你为何不是与她一起？”耿照道：“就在那日你走了之后，不久，她也像你一样，不辞而别了。”珊瑚道：“你不知道她的行踪？”耿照道：“她留下一信，说是要回家去安葬她的父亲。我却因有要事，只能先到江南。”

珊瑚神色黯然，她本是有心成全秦弄玉与耿照的，想不到秦弄玉也是她一样心思，暗自想道：“回家葬父，这只不过是一个藉口而已，看来秦姑娘也是有意离开耿照，好成全我的。唉，这可叫我越发心里不安，我是决计不能跟着耿大哥了。”耿照听得珊瑚提起他的表妹，不觉心如乱麻，一时之间，竟不知说些什么话好？珊瑚道：“耿大哥，你上哪儿？”耿照道：“我要往临安访辛弃疾，你和他是相熟的，咱们一同走吧。”

珊瑚忽道：“请恕我不能陪伴你了。”耿照惊道：“这却为何？”珊瑚道：“我已打听得我仇人的踪迹了。我父仇未报，哪有闲情游玩京部？”

耿照道：“上个月我曾碰到柳女侠，她也曾谈起你报仇之事。你的仇人是——”珊瑚道：“就是四霸天中的南霸天南山虎。”耿照道：“南山虎在四霸天中排名第二，武功想必很是高强。你的杀父之仇也已忍了这许多年，不如再等些时，待我到临安见过辛大哥之后，再与你同去。”珊瑚道：“你不是江湖中人，不知江湖规矩。杀父之仇，必须是做儿女的亲自报的，碰上这种事情，双方的亲友，谁都不能插手。要是父仇可以请人代报，我早已央求我家小姐了。”耿照红着脸道：“我只是放心不下……”珊瑚道：“你尽可以放心，小姐已把天罡拂尘三十六式和柔云剑法传了给我。倒是我对你有点放心不下，你欠缺江湖经验，人又太过忠厚，不识人心奸险。”耿照道：“好在此去临安不过三百多里，我处处小心便是。”珊瑚沉吟半晌，说道：“你如今已练会了桑家的大衍八式，武功今非昔比，只要公孙奇不再与你为难，我也可以放下了一半心事。好吧，咱们都各自有事在身，早晚终须一别，耿大哥，你多多保重，小妹就此告辞

珊瑚固然是为了要寻觅杀父的仇人，但此时她离开耿照，更大的原因则是为了不愿在情海中越陷越深，也为了要成全秦弄玉与耿照的一段姻缘。但虽然她已决定牺牲自己，心中究属悲酸，转过身来，泪水已自夺眶而出，她不想给耿照知道，笔直便走，竟自不敢回头一望。

耿照心中也是充满惆怅，但在这样情势之下，除了和珊瑚分手，还能有什么两全其美之法？他送别了珊瑚，也不禁想起了他的表妹秦弄玉来，她们是同一天离开自己的，如今和珊瑚虽是匆匆一面，到底也算是见着了，和表妹却还不知相见何时？

耿照怅怅惘惘，走了一程，忽听得后面有人追来，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叫着自己的名字，迷茫中耿照还以为是珊瑚回来，回头一望，却原来是蓬莱魔女。

耿照又惊又喜，说道：“柳女侠，你也来了？”蓬莱魔女道：“咦，怎么只你一人，珊瑚呢？”耿照道：“她刚刚走了不久，你要想见她，趁早还可以追上。”蓬莱魔女想了一想，已是明白了珊瑚的心事，喟然说道：“她是但求心之所安，就让她独自走吧。”耿照细味“但求心之所安”这一句话，这也才对珊瑚的心事恍然大悟，心道：“珊瑚可以求心之所安，我却是心里不安了。”

耿照正自心里不安，蓬莱魔女已到了他的面前，向他仔细打量，忽地问道：“耿公子，你究竟有没有受伤？”耿照颇是奇怪，道：“没有呀！”蓬

莱魔女道：“ 当真没有？让我看看。 ” 拿起他的右手，就给他把脉。正是：

哪识魔头施毒手，灾星已是暗缠身。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第四十回应有豪情消芥蒂又来佞仆进奸言蓬莱魔女替耿照把了把脉，脸上露出大惑不解的神气，叠声说道：“ 奇怪，奇怪，真是奇怪！ ” 耿照才真正是觉得奇怪，他吃了一惊，连忙问道：“ 柳女侠，我的脉象有何奇怪？我自己可并没觉得受了伤呀！ ” 他还以为蓬莱魔女是发现他受了稀奇古怪的暗伤。

蓬莱魔女道：“ 不错，你丝毫没有受伤。因此，我才会觉得奇怪。 ” 原来蓬莱魔女虽是识得公孙奇那两大毒功，但却也还不是深悉其中的奥妙。公孙奇的“ 化血刀 ” 倘若是下了重手的话，对方被斫中的部位血液干枯，那自是一望便知，但如今他却是以指力透过耿照穴道，使耿照内脏受毒，要三个月之后方始发作的，这就连桑青虹也看不出来了，何况蓬莱魔女？耿照的身体毫无异状，脉息也很正常，蓬莱魔女的医学造诣亦只是普普通通，因此她在摸过了耿照的脉后，竟给这假象瞒过，以为耿照是当真没有受伤了。

耿照更是放心，笑道：“ 这也没甚奇怪，公孙奇早就说过，他是看在你的份上，所以放了我与珊瑚的。 ” 蓬莱魔女摇了摇头，说道：“ 公孙奇已给我赶跑了，他刚才和我动手的时候，还曾经想用那桑家秘传的两大毒功将我置之死地呢，你说，我怎能相信他对你所说的话？怎能相信他有那份好心？ ” 耿照笑道：“ 不管他存心如何，或者，他不伤我，是另有用心也说不定？不过，反正我也没有受伤，那就算了。 ”

蓬莱魔女百思不得其解，心道：“ 也对，反正耿照没有受伤，那就算了。 ” 当下说道：“ 耿照，你在天目山口遇险与被救之事我都已知道了，你不必忙着告诉我，咱们先回去吧。 ” 耿照道：“ 回哪儿呀？ ” 蓬莱魔女道：“ 回去接桑青虹。 ” 耿照吃了一惊，道：“ 回去接桑青虹？我可是要赶着进京去见辛弃疾的。 ” 蓬莱魔女道：“ 我也是要往临安去的。可以让青虹跟着咱们同走。反正回去这一段路很短，也耽搁不了多少时候。 ” 耿照更是惊奇，道：“ 你要让桑青虹和咱们作伴？这个，这个，恐怕不大好吧？ ” 蓬莱魔女笑道：“ 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怕她纠缠不是？这个你不用顾虑，我自会给你疏解的。要是你不愿意和她一路，我也可以让她和你分开的。你先进京，我在后面暗中照顾你，那就不怕公孙奇的暗算了。咱们分开走，我让青虹和我作伴。不过，无论如何，咱们现在总应该先回去接她，你和她之间的麻烦，也应该当面和她说个清楚，免得彼此心存芥蒂。要知从今之后，她就等于是我的妹子了，会常常跟着我的。你们见面的机会很多，彼此说个明白，也免得以后见面不好意思。 ”

耿照诧异不已，说道：“ 公孙奇诬陷你杀了她的姐姐，她对你已是含恨在心，纵然你把她当作妹妹看待，她又怎能信赖你呢？ ” 蓬莱魔女笑道：“ 此事我早已向她解释清楚，水落石出了。 ” 耿照道：“ 她的姐姐端的是何人所杀？我怀疑是玉面妖狐，不知可对？ ” 蓬莱魔女道：“ 对了一半。另外还有一个凶手，正是她的姐夫。 ” 当下将桑白虹被害之事告诉了耿照，接着说道：“ 她姐姐临终之时郑重嘱托我照顾她的妹妹，生怕她上了公孙奇的当，如今我已然遇上了她，你说我怎能将她抛开不管？难道要让她再落在公孙奇的虎口之中吗？ ”

耿照这才明白蓬莱魔女何以对桑青虹如此之好，耿照本来就是个心地纯厚的人，尽管他心中另有所属，并不喜欢桑青虹，但桑青虹对他的种种好处，

尤其是今番救了他的性命，他还是非常之感激的。此际，他明白了事情的经过，不禁为桑青虹洒下同情之泪，深感她的命运坎坷，觉得她很是可怜了。心里自思：“即使我与她只是普通朋友，也应该去向她慰问，何况她还是我救命恩人？”于是就答应了蓬莱魔女，一同回去接桑青虹。

两人脚程迅疾，不多一会，已回到原来的地方，蓬莱魔女道：“桑家的四个老仆如今在我的山寨里安身，我打算助她将来恢复桑家堡的基业。”但桑青虹已经不在那儿，想必是进屋去了，但见那间房子大门紧闭，蓬莱魔女便叫耿照上去拍门。

耿照虽说已同意与桑青虹会面，但心中还是忐忑不安，“不知她可肯原谅我？我应该如何措辞呢？”他拍了几下大门，里面毫无反应，蓬莱魔女叫道：“青妹，是我回来了！”仍然没有回声，蓬莱魔女甚是奇怪，心道：“我已和她说得清清楚楚，马上就回来接她的，她难道又已走了？还是出了意外？”再叫两声，不见答应，蓬莱魔女只好破门而入，只见里面空空荡荡的，果然已是没有半个人影！蓬莱魔女的一番好意固是落空，耿照的惶惑心情刹然间也为恐惧所替代了？桑青虹是出了意外，还是她不愿再见耿照呢？她到哪里去了？

桑青虹到哪里去了呢？这儿需要交代一下。

且说蓬莱魔女离开桑青虹之后，桑青虹怅怅惘惘，回到房中，思如潮涌，蓬莱魔女揭破她姐姐被害的真相，这事太过出她意外，她还不能完全相信，心道：“我不能听她片面之辞。我必须找着一个桑家堡的旧人，才能加以证实。”她正在这样想的时候，恰巧就有一个桑家堡的旧人来了。

这个人乃是孟钊。孟钊是公孙奇的心腹，担任他的“记室”（即书记），在桑家堡的时候，他曾对桑青虹大献殷勤，颇有非份之想，桑青虹不理睬他，后来他又勾搭上桑青虹的贴身侍女碧绡。桑青虹对他，一向都很讨厌，听得丫鬟禀报，不觉皱起眉头道：“这小子来做什么？”丫鬟道：“孟钊哭丧着脸，说是有一件非常紧要的事情，要当面禀告小姐。不过，小姐，你若是不喜欢见他，那我就叫他滚吧！”

桑青虹虽然讨厌孟钊，但她此时正想找一个桑家堡的人探听消息，心里想道：“这小子虽是我姐夫的心腹，但也不妨问一问他，且看他对我姐姐之死，又是如何说法？”便道：“也好，你就叫那小子进来见我吧。”

孟钊踏进房间，桑青虹还未曾开口问他，他就先哭了起来，说道：“二小姐，请恕我给你带来一个坏消息，主母，她，她已经死了。”桑青虹淡淡说道：“你就是为了此事来给我报讯的么？”孟钊见桑青虹并不如何伤心，登时露出了非常惊诧的神色，讷讷说道：“二小姐，这事你、你早已知道了么？”桑青虹道：“你不用管我是否知道？如今是我问你，你只须回答我的问话！”孟钊垂下手道：“是。小的正是为了此事，来给小姐报讯！”桑青虹道：“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有人差你来的？”孟钊道：“是有人叫我来的，但即使那人不是这么吩咐，我也会想到要来给小姐报讯的。”桑青虹冷笑道：“差遣你来报讯的那个人，他自己早已来过了。好吧，你如今给我说实话，他……”桑青虹正要盘问孟钊，好拿他的口供来与公孙奇的说话对照，话犹未了，孟钊忽地颤声叫道：“二小姐，你说什么，那个人，她、她怎能够来到此间见你？她是早已到了坟墓里去的了！”桑青虹吃了一惊，道：“你说的是谁？不是你主人差遣你来的么？”孟钊道：“是主母差我来的！”

此言一出，桑青虹更是吃惊，连忙问道：“什么，是我姐姐叫你来的？”

孟钊道："正是。你姐姐临终之时，咽着泪嘱咐我，要我务必给你送讯……"桑青虹心道："我姐夫这么说，蓬莱魔女又这么说，如今你这奴才也这么说了，哼，想你不过桑家堡的一个奴才。我姐姐会让你接受她的临终遗命？"心里既不相信，口中也便冷冷说道："我姐姐嘱咐了你什么？"孟钊道："主母要我把她被害的真情告诉你！"桑青虹道："是给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害死的不是？"她只道孟钊与公孙奇同一鼻孔出气，说话也必相同，哪知孟钊却连连摇手道："不是，不是！"桑青虹喝道："那么是谁？"

孟钊嗫嗫嚅嚅地道："我，我不敢说。"桑青虹道："为何不敢？"孟钊道："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桑青虹喝道："信不信是我的事，快说！"孟钊身躯颤栗，忽地似下了决心，大声说道："杀主母的凶手，不是别个，正是主人！"说罢，冷眼偷觑桑青虹的神色。

桑青虹对这消息并不感到突兀，但因为孟钊是她姐夫的心腹，这消息从孟钊口中说出，桑青虹却不能不感到惊奇，脸上露出一片惶惑的神色。

孟钊连忙说道："主母就是怕你不信，她有一件信物给我，请你过目。"说罢拿出了一只玉钏，这是公孙奇给他妻子的聘礼之一，桑白虹经常戴着的，桑青虹自然认得，当下接了过来，问道："我姐姐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给你的，她和你又说些什么？"

孟钊流下了几滴眼泪，哽咽说道："这是主母临终之时交给我的。她说她与那贼子已是恩断义绝……嗯，这'贼子'二字指的就是主人了。我不敢以下犯上，我只是转述主母原来的言语。"

桑青虹道："我正是要听我姐姐原来的言话，你无须忌讳，快说！公孙奇他杀了我的姐姐，还怕什么叫他贼子？"

孟钊接着说道："主母言道，她、她与那贼子已是恩断义绝，这个玉钏，她是绝不愿再戴着它，让它陪同入土了。因此，她把玉钏除了下来，一来是不愿睹物伤情，二来也好拿与我给你作个信物。你看这玉钏上还有你姐姐的血渍！"

倘若孟钊单单凭着这个玉钏，桑青虹还未必会相信他，因为他是公孙奇的心腹，也可能是公孙奇交与他的；但如今孟钊是拿了这个玉钏来指证公孙奇是杀人凶手的，公孙奇绝不会差他来指证自己！因此尽管桑青虹初时对孟钊极是怀疑，到了此时，却不能不相信了他的说话。她哪里知道，公孙奇杀妻的事实是真，但孟钊的说话却仍然是假。这玉钏是桑白虹在气愤之下，摔出窗外，给孟钊拾获的。

孟钊拭了泪珠，接着说道："小的多承主母信赖，粉身碎骨，不足图报，赴汤蹈火，亦所甘心！主母要我与你设法给她报仇，如今就听二小姐的吩咐了。"桑青虹道："且慢，我有事还要问你。"孟钊道："二小姐还不相信么？你姐夫表面对妻子恭顺，实在已是处心积虑，早已想谋杀你的姐姐了！"桑青虹道："我不是说的这个。据你说，我姐姐临终是你在她身边，除了你之外，还有没有别人？"孟钊道："哪有别人，就是小的一个！"桑青虹道："但我却听得有个人说，她当时也在我姐姐身边，她却没有提到你。"

孟钊道："你说的这个人，想必是蓬莱魔女了？"桑青虹道："不错。我听到的是：我姐姐临终之际，只有蓬莱魔女在她身边。"其实还有桑家那四个老仆当时也是在场的，但刚才因为蓬莱魔女无暇与桑青虹细说，是以桑青虹未曾知道，便以为只有蓬莱魔女一人。

孟钊眼珠一转，作出惊惶焦急之状，说道："二小姐，你可曾上了蓬莱

魔女的当？”桑青虹道：“上什么当？你不是说，我的姐姐不是蓬莱魔女所杀的么？”孟钊道：“可是这魔女却另有用心。我将当日的情形说出来，你也可以想得到她是什么用心了。”桑青虹道：“好，你说吧！”

孟钊早已打好腹稿，当下说道：“这事还得拉远一点来说。不错，你的姐姐并非蓬莱魔女所杀，但却也不是与蓬莱魔女毫无关系。你的姐夫与蓬莱魔女是师兄妹，他表面和妻子十分恩爱，其实心中暗恋的却是这个师妹。二小姐，这你可想不到吧？”

桑白虹素来多疑善妒，生前为了窥破她丈夫暗恋蓬莱魔女之事，已不知和公孙奇吵斗过多少次了，作为桑白虹的妹妹，桑青虹当然是知道的。她听了孟钊的话，“恍然大悟”，说道：“哦，我知道了。公孙奇是为了这个魔女，这才对我的姐姐下了毒手的！可是据我所知，蓬莱魔女却不似喜欢他呀？”孟钊道：“你姐夫是色迷心窍，他怎知道他这师妹后来会那样待他？他只是片面单思，便对妻子下了毒手，我想他如今也应该是后悔莫及了。”桑青虹打断了孟钊的“评论”，说道：“蓬莱魔女后来怎样对他？闲话少说，你只是说当日的情形吧！”

孟钊道：“那一日晚间，我忽被哨声惊醒，匆匆跑出去察看，只见杨大叔、何大叔他们一共四个人向主母所住的那幢楼房的方向跑去。我知定是出了事情，我受了桑家厚恩，自是不能坐视，便也跟着他们跑去。不料我还未追上他们，他们也还未曾赶到，就在园中那个荷池前面，便碰上主人了。奇怪的事突然发生了，我知杨、何、萧、李这四位大叔都是你们桑家几十年的老仆人，不料主人却突然向他们四位痛下杀手，哎呀，将他们全都打伤了！”

孟钊说得活龙活现，不由桑青虹不信，她大惊之下，叫起来道：“好狠毒的公孙奇！唉，这四个老仆对我姐姐忠心耿耿，我姐姐叫他们前来救助，却累他们受了横祸了！快说，后来怎么样？这四位老人家可是都丧在那贼子手下了？”孟钊道：“第二件奇怪的事接着发生，临时来了救星，这四位老人家虽是受伤，却幸得保存了性命。”桑青虹道：“是谁救了他们？”孟钊道：“是蓬莱魔女！”

桑青虹刚刚得过蓬莱魔女的救助，虽然两人仍是格格不入，但心里对她己是多少有了几分好感，便道：“这魔女倒是有点儿侠义心肠，她不耻她师兄所为，救了咱家这四位老仆，那也并不奇怪。”

孟钊叹了口气，说道：“二小姐，你若是这么想，那就错了。”桑青虹道：“难道这魔女是别有用心？好，你说下去吧，后来怎样？”

孟钊叹过了气，接着说道：“蓬莱魔女现身之后，把主人打得大败而逃，主人中剑受伤，逃出了桑家堡。蓬莱魔女也不去追赶他，却独自走上主母的楼房。”桑青虹道：“哦，这么说，她是曾经和我的姐姐见过面。”

孟钊道：“不错，但主母临终的时候，却只是小人在她身旁。”桑青虹道：“那时你也跟她上去？”孟钊道：“不，这些事情来得太过意外，我不明底细，怎敢露出行藏？主人伤害那四位大叔之时，我是匿在假山石后，吓得呆了，直到蓬莱魔女走了之后，我才敢出来。”桑青虹道：“哦，蓬莱魔女只是进去一会，便又走了？”孟钊道：“大约是半炷香的时刻，蓬莱魔女便匆匆走了。看情形她是去追赶主人。”桑青虹道：“别把那贼子再称作主人了。”孟钊道：“是。小人称呼惯了，一时改不了嘴，请二小姐宽恕。”桑青虹道：“那魔女走了之后，你怎么样？”孟钊道：“我知道定是出了事情，那魔女走了之后，我便上楼去探望主母。我未经传唤，私自闯进主母的

房间，实是无礼得很，但那时也顾不了这许多了。”桑青虹道：“没人再追究你这些小节了。快说下去吧，那时我的姐姐如何？”

孟钊又挤出了两滴眼泪，哽咽说道：“可怜主母已是面如金纸，奄奄一息。幸亏她知道我一向对她忠心耿耿，对我还能相信。她一见我进来，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叫我在她身边坐下，叫我不可白费力气救她，只许我听她说话。”桑青虹心道：“大约是我姐姐伤得太重，已知回生乏术，故而急着交代后事。但她却怎么这样相信孟钊？”

孟钊接着说道：“主母将她遭受主人，不，遭受那贼子毒手之事告诉了我，嘱咐我两件事情，要我牢牢记着转告你的。”桑青虹道：“哪两件事情？”孟钊道：“一是给她报仇，二是要你当心，不可上了蓬莱魔女之当！”桑青虹道：“哦，姐姐怕我上当？蓬莱魔女有什么可疑之处给她看破了？”孟钊道：“据主母说，蓬莱魔女见了她之后，就声言给她报仇，但却要向她索取你们桑家的武功秘笈。”

桑青虹心想：“我道蓬莱魔女有如此好心，原来如此。她也是像她师兄一样，觊觎我桑家的绝世武功。”连忙问道：“我姐姐可曾上了她的当？”孟钊说道：“主母老练精明，她知道那么嘱咐你，她自己还能上当？她当时假装昏迷过去，蓬莱魔女在她身上搜不出什么武功秘笈，便拿了那个哨子走了。”

孟钊编造的那个长篇故事有真有假，两三成真，七八成假，正因假中有真，而且合情合理，连每一个小节都照顾周全，等于给桑青虹心中的疑问一一作了解释，不由得桑青虹不信！桑青虹心道：“怪不得那哨子到了她的手中，原来是我姐姐曾在遭难之时吹过那个哨子召集仆人，蓬莱魔女那样聪明的人，当然知道了这哨子的用处，并牢牢记下了如何吹法了。哼，这魔女虽不是杀害我姐姐的凶手，用心却也是奸险无比！”孟钊的厉害就正在此等地方，他并不把蓬莱魔女完全说成坏人，却使得桑青虹自然而然地在听了他的“故事”之后，对蓬莱魔女生了恶感。

此时桑青虹心上只有一个疑团，她望了孟钊一眼，淡淡说道，“孟钊，公孙奇一向把你视同心腹，何以你不帮他，反而效忠主母？”孟钊突然满面通红，现出忸怩的神态，嗫嗫嚅嚅地说道：“奴才不敢说。”桑青虹道：“为什么不敢说？”孟钊道：“我、我、我怕二小姐你听了，生、生气，我、我担当不起！”桑青虹道：“我只要你的真话，决不怪责你便是，你放胆说吧！”孟钊低下了头，轻声说道：“奴才的心事二小姐想必也约略知道了？奴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明明知道是得不到的，但只要能为我敬慕之人稍尽一点心意，我此生也是可以无憾了。而且主人虽是待我好，我总是桑家的仆人，我只知道要效忠主母和你二小姐。主母她、她也是知道，知道我这个心事的。奴才这点痴心，求小姐鉴谅，小姐你若生气，打我，骂我，杀了我，我都甘心领受！”

桑青虹杏脸飞霞，有几分着恼，但也有几分欢喜，要知她刚刚受了耿照的冷淡，正在感到羞辱，心中也正是对耿照由爱生恨，失意非常的时候。想不到世上竟然有个男子，将她视作天人，对她倾慕备至，虽说这人是个下人，但却也多少满足了她的自尊。何况孟钊出身也并不低微，他是名武师之后，还曾经是珊瑚的情人，而珊瑚正是桑青虹当作情敌的。少女的心理就是这样奇妙，桑青虹本是对孟钊殊无好感，但他来得正是时候，话又说得恰到好处，桑青虹听了，反而对他起了怜悯之情，同时又为珊瑚的旧情人对她如此倾倒

而骄傲，因此尽管她还是不爱孟钊，但对他已是改了观感，不似从前那样讨厌他了。

桑青虹似喜似嗔，看了孟钊一眼说道：“多谢你对我两姐妹忠心耿耿，有一些话本来不是你应该说的，我也不怪责你了，以后不可再说。”孟钊道：“奴才知道。奴才不过是表明心迹而已。”

桑青虹道：“你这次对我桑家立有大功，你本来是我姐夫的记室，亦非一般仆人可比，以后可不必再自称奴才了。你年纪比我大，我应该叫你一声孟大哥。咱们彼此以平辈之礼相待。”孟钊大喜，却仍然作出惶恐的神气说道：“这不是折杀了小的么？奴才不敢！”桑青虹道：“孟大哥，你再客气，那就是与我见外了。改过称呼，我还有话要问你呢。”孟钊垂手说道：“是。桑、桑姑娘。”

桑青虹道：“孟大哥，那四个老仆人呢，是否还在桑家堡？”孟钊道：“那四位大叔都给蓬莱魔女带走了。”桑青虹道：“哦，带走了？她是什么用心？那四个老仆人又怎肯听她的话？”孟钊道：“她救了这四位大叔，又声言要给咱家的主母报仇，他们当然是依从她了。她是什么用心，我不敢妄自猜测。”桑青虹想了一想，自言自语道：一个人说这话市恩于我家老仆，看来也无非是想将来并吞咱们的桑家堡，最少也是要桑家堡归附于她。”孟钊道：“对，主母也正是这样想的。”

桑青虹沉吟不语，孟钊说道：“本来这魔女武功高强，她觊觎桑家堡基业与武功，不惜与她师兄反目，要为你的姐姐报仇，你也可以假手于她，报这大仇的。只不过这代价却是太大了。”桑青虹忿然道：“咱们自己设法报仇，决不受她恩惠，也免得受她挟制。我也告诉你实话吧，这魔女刚才来过了，她还想要我跟随她呢。”当下将刚才发生之事，大略告诉了孟钊，孟钊道：“桑姑娘，你可愿跟随她么？”桑青虹想起蓬莱魔女是去追寻耿照，而耿照又正是与珊瑚一路，越想越不是味儿，心道：“莫说这魔女别有用心，即使是一番好意，我也不能跟随她，看着她的丫鬟与耿照卿卿我我，我好好一个桑家堡的主人不做，难道却要做她的侍女么？”妒火中烧，立即咬牙说道：“我就是死了，也绝不会跟随这个魔女。孟钊，如今只有你是忠心于我的了，你可得给我出个主意，教我报仇。”孟钊见桑青虹完全堕入他的算计中，大喜过望，但神色仍是丝毫不露，说道：“小的本领低微，只怕帮不了小姐什么忙。幸亏主母早有指点，而又机缘凑巧，如今却是有个报仇的法子了。”桑青虹道：“我叫你不要再自称小的了。孟大哥，有何妙法，你快说吧。”孟钊从怀中掏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递给桑青虹道：“桑姑娘，你看这是什么？”桑青虹打开一看，立即就叫起来道：“这是我爹爹的笔迹。”

孟钊道：“你再打开看看。”桑青虹看了几页，越发惊诧，手指颤抖，几乎掌握不牢。心道：“这莫非是我爹爹的那两大毒功秘笈？！”原来这毒功秘笈由他的姐姐桑白虹保管，她也从未见过。桑白虹是怕她不知利害，见了要练，所以根本就不让她看。

桑青虹正在惊诧，孟钊已然说道：“二小姐，这是你爹爹的毒功秘笈，你当然是知道的了。要给你姐姐报仇，可就得指望它了！”桑青虹其实并不知道这秘笈是真是假，但她认得是她爹爹的笔迹，书中写的又正是练那“化血刀”与“腐骨掌”的法门，她哪里还有半点疑心，当然就以为这是她爹爹所传的那本毒功秘笈了，哪想得到是孟钊与公孙奇串通了伪造一本假的骗她？

桑青虹又惊又喜，连忙问道：“这毒功秘笈，你从何处得来？”孟钊道：“主母曾向我提及这毒功秘笈，说是已给公孙奇抢去，但他不知桑家的内功心法，最多不过练得五六成功夫，但这五六成功夫己足以称霸武林，无人能敌了。所以若要制他，除非是桑家的人也练这毒功秘笈，练到十成功夫，那么以毒制毒，便可以制他死命。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便伪装仍是忠心于主人，跟随公孙奇这贼子。”桑青虹道：“哦，你是从公孙奇那里偷来的？”孟钊道：“幸亏这贼子对我毫不起疑，终于给我得手。”这一番话说得令桑青虹半信半疑，但是孟钊本来是公孙奇的心腹，他说是用尽心机盗取来的，却不由得桑青虹不相信了。

桑青虹道：“孟大哥，你冒了性命之危，给我桑家盗回秘笈，大恩大德，请受一拜。”孟钊装模作样地叫道：“这、这、这不折杀了小人了？”还礼之后，说道：“桑姑娘，你得回这毒功秘笈，想来咱们是可以无须借助外人之力，便可报仇了？”桑青虹迟疑片刻，说道：“我爹爹曾有遗命，严禁我们姐妹练这两大毒功。唉，但是事到如今，我要给姐姐报仇，也只得、只得……”原来桑青虹之所以迟疑，还不仅是为了她父亲的遗命，而是因为练这两大毒功太过危险，她虽然识得桑家的内功心法，心里也着实害怕。怕自己功力未到，稍一不慎，便要反遭其害。

她话犹未了，孟钊忽地“扑通”跪倒，桑青虹吓了一跳，连忙将他扶起，说道：“孟大哥，你这是干嘛？”孟钊道：“二小姐，我对你是一片忠心，不知你可肯把我当作自己人一样？”桑青虹道：“你如此苦心为了我们姐妹，我对你当然是推心置腹，绝无见外之意！”孟钊道：“只要二小姐相信小人，小人也就不避嫌疑，大胆说了！”正是：

一计不成生二计，可怜孤女总难逃。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